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天方夜谭

天方夜谭

〔阿拉伯〕 著

刘可欣 译

前　　言

《天方夜谭》又名《一千零一夜》，是一部中世纪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产生年代约为九世纪，被口头流传的年代则在八世纪阿巴斯王朝的前期。《天方夜谭》中共收集了一百三十四个故事，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故事集的核心，由波斯语翻译成阿拉伯文，又名《一千个故事》；第二部分则讲述了伊拉克阿巴斯王朝的故事，阿巴斯即黑衣大食；第三部分的故事是关于玛穆鲁克王朝的，即埃及的一些传说。

在十一至十三世纪，由于十字军东侵，《天方夜谭》被传往欧洲。一七○四—一七一七年，法国人加朗依据叙利亚抄本，率先将《天方夜谭》译成法文本出版，在此之后，它陆续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出版。二十世纪初叶，《天方夜谭》传入中国，由纳训从阿拉伯原文选译出的《天方夜谭》三卷本在四五十年代出版，大受欢迎。

《天方夜谭》是阿拉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充分体现了阿拉伯民族勤劳、聪慧、骁勇善战的性格。它的结构精巧，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方法，叙事手法生动、引人入胜，散发着迷人的气息、洋溢着强烈的激情。全书的楔子是第一个故事——《国王山鲁亚尔和他的兄弟的故事》。古代萨桑国的国王山鲁亚尔，因为受到妻子的蒙骗，愤怒之下立誓绝不再信任女人，他每夜由民间选拔秀女陪他过夜，次日即处斩，一时间，民不聊生。宰相之女山鲁佐德聪慧绝伦，为了制止屠杀，她自愿进宫，以讲故事的方式吸引了凶残的国王，使他逐渐迷恋上了自己，终于废除了屠杀令。《天方夜谭》中的故事便由此而来，其中天文地理、风土人情、鸟兽鱼虫、爱恨喜怒，无所不包。

《天方夜谭》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丁、乔叟、卜伽丘、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大文豪对此书赞赏有加，它也给予了他们灵感，间接地促使了《神曲》、《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堂吉诃德》等名作的诞生。

一九九九年八月

国王山鲁亚尔和他的兄弟的故事

传说古代有一个萨桑国，地处古印度和中国的海岛上，那里的国君拥有千军万马，后宫仆役也为数众多。他有两个勇猛的儿子，均是骑手。次子沙宰曼不如长子山鲁亚尔英武。山鲁亚尔继位后，统领天下，以其一身正气而令万民都敬爱他。沙宰曼被分封到撒马尔罕当国君。两兄弟各自掌管自己的疆土，在国民面前表现得非常正直；他们的国势在二十年内蒸蒸日上，他们也和老百姓共享欢乐人生。

山鲁亚尔国王遣丞相去撒马尔罕，想把沙宰曼接来，因为他思念弟弟了。丞相听令而去，即刻出发，平安抵达撒马尔罕，拜见沙宰曼之后，他转述了国王的问候和思念之情，并请求沙宰曼去见国王。

沙宰曼很爽快地答应了丞相，立刻办妥路上用的帐幕、骆驼、骡马和随从等，还命他的丞相暂理政事，便上路了。他刚走了没一会儿，猛然忆起宫里的礼品还未带上，于是回头去拿。刚进到宫里，他就发现乐工和王后正在一块儿坐着唱歌、打闹。此情此景，令他犹如五雷轰顶，眼前一片漆黑。他说："这等事居然在我没远离首都时就发生了，假如我在兄长处呆的时间长了，天知道这恶棍将做出什么样的坏事！"便举剑结果了乐工和王后的性命，急忙走出宫外，下令动身，他带领手下穿山越岭，往哥哥的都城走去。

沙宰曼在都城外遣使去通报。山鲁亚尔到城外欢迎弟弟，问长问短，喜形于色，还特地为他将城池装扮一新，热情地招待他，与他促膝长谈。

沙宰曼愤恨于王后的行径，所以愁容不展，瘦了下去。山鲁亚尔还当是弟弟起了乡愁，故而虽然发现他变了，但并不放在心

上，也未询问。一日山鲁亚尔问沙宰曼："兄弟啊，看你愁容不展，也瘦了下去，究竟怎么了？"

"大哥！我心里难受啊。"他不愿吐露他的故事。

"你还是陪我到山里狩猎去吧，愁绪或许因此而消除掉。"

沙宰曼不想去，于是山鲁亚尔独自率众进山狩猎。沙宰曼单独在宫里待着。从他所下榻的殿堂回廊往外看，可以看见宫廷花园。那日他倚窗远望，发现宫女和仆役从宫廷门口排成一列步入花园中，他们各有二十人，王后也混杂于其中，妆扮得美艳绝伦。她们缓缓来到喷泉边，坐下来享受着佳肴琼浆，载歌载舞，这狂欢场景持续到黄昏时分。

此情此景，令他思忖道："跟这儿比起来，我的遭遇根本不值一提！"他的愁绪便消逝了。后来他又想道："这儿比起我的遭遇来，更是糟糕至极！"因此他又变得正常了，恢复了饮食。

狩猎回宫后，山鲁亚尔抓起弟弟的手以示亲热，发现他气色好多了，面泛红晕，胃口大开，便询问道："兄弟，过去你面无血色，如今居然面泛红晕，身体复元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别瞒着了。"

"我会告诉你我面无血色的原因；可我不能告诉你我为何康复，请不要怪我。"

"行，你可以先告诉我你为何面无血色。"

"哥哥呀！先前你遣丞相去邀请我，我已处理好所有事情，从都城启程了。我在路上记起有一串珍珠丢在宫里了，那是赠给你的礼物，于是回去拿。到了宫里，我发现乐工和王后在一块儿坐着唱歌打闹，这两个混蛋被我挥剑刺死，随后我就跋涉到你的国都来。然而我始终对此事耿耿于怀，所以身体受到影响，变得瘦弱不堪。可是希望你能谅解我不告诉你复元的缘故。"

"向安拉发誓，你必须对我说出你复元的缘由。"

沙宰曼道出了他的所见。山鲁亚尔闻知后告诉弟弟："我必须亲自目睹一次。"

“你带着手下外出狩猎，随后偷偷潜回到我房中去监视。等你目睹之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山鲁亚尔国王马上宣布去狩猎，随从们跟着他驻扎到了野外。他在帐幕里待着，并告诉手下不许擅入。然后潜回宫里，藏到沙宰曼房中。片刻之后，坐于窗边的他就发现王后与宫女、仆役们缓缓步入花园，一块儿游玩嬉闹到了黄昏；这番景象和沙宰曼之言一模一样。山鲁亚尔目睹之后，愤怒不已，状似疯癫。他准备负气离去，便告诉沙宰曼：“兄弟，我们的王者之尊被这宫闱秽乱玷污殆尽。走吧！我们放弃王位，出外畅游吧，瞧瞧天下有何人与我们的不幸相似？如果找不着的话，我们干脆自杀得了。”

沙宰曼听从了山鲁亚尔的话，兄弟俩便一同潜出宫殿后门，连续奔波了几天几夜，来到了海边的草地上。他们在大树下纳凉，畅饮甘泉。一小时之后，他们猛地看见海上暴风骤起，狂涛怒吼，只见一根黑色风柱直抵九霄。他们被这异变惊得灵魂出窍，急忙爬上树藏起来，窥探着事态的发展。片刻后一个妖怪浮出海面，他壮硕无比，头颅奇大，膀阔腰圆，头顶一口箱子，从海中走上岸来，坐在山鲁亚尔兄弟俩栖身的树下，接着从箱内拿出一只盒子，顺手揭开，一个美艳动人的女子从盒里走了出来，她的笑靥好似阳光一般明朗，这正像诗人所描述的：

黑暗被她的光芒点亮，
明朗的白天随后降临。
林木花卉闪耀金光，
那是被她的熠熠光辉所映照。
她解下面罩，露出真容，
她的神情送给旭日更多的光芒。
当她从敞开的幕布后现身时，
芸芸众生为之倾倒。
当她那炯炯眼神稍有黯淡，

眼泪就像雨水一样绵绵不绝。

妖怪淫笑着对女子说："我得歇息片刻，无牵无挂的小美人，我先打个盹吧。"便俯下身去，把女子的膝盖当做枕头入睡了。

女子仰面发现两个国王藏于树冠，于是抬起妖怪的脑袋，把它放在地上，随后迅速地起身立于树下，示意兄弟俩安心地下来。他们回绝说："向安拉发誓，你饶了我们吧，别逼我们下去。"

"向安拉发誓，你们别呆在树上了！要不然，我把妖怪叫起来干掉你们。"

女子的逼迫令兄弟俩魂飞魄散，不得不下了树。来到他们跟前的女子命令道："来，放心大胆地和我做爱吧！要不然，我把妖怪叫起来揍你们。"

女子的命令让山鲁亚尔胆战心惊，他跟沙宰曼说："弟弟，你就听她的话去干吧。"

"不行，你先来，我后来。"沙宰曼犹豫着。两人彼此对视着不愿同女子做爱。

"你们俩互相看什么看？"女子发火了，"你们要是再拖延，我立刻把妖怪叫起来揍你们。"

兄弟俩只得乖乖地、不情愿地和女子做爱，只求能免遭妖怪的荼毒。完事之后，女子吩咐兄弟俩在一边坐下，随即在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包，又在包里拿出了一串戒指，一共有五百七十枚。她让他们俩观赏着戒指，又问他们："你们可知它们来自何处？"

"不清楚。"

"凡是趁妖怪入睡、大意之机和我做过爱的人，都要给我戒指。如今该你们给我戒指了。"

兄弟俩只得遵命将自己戴着的戒指立即褪下来交给她。

女子拿起戒指说："我也曾为人妻，是这妖怪在我的洞房花烛之夜抢走了我。我被他关在盒子里，盒子又放在箱子里，上了七把锁，沉在怒涛翻卷的海底。他这么防范我是由于他清楚无人

能阻止得了我们女人想要做的事，我们一定会做成的。这就像诗人所描述的：

勿信女人，勿信其誓言。
她们的欢乐与哀愁，
全都与她们的肉体有关。
她们的爱是谎言，
衣裙下藏尽凶险。
必须提防女人的狡诈，
不能再像约瑟夫那么冤。
难道你忘了先祖亚当的遭遇，
她们才是被赶出乐土的根源！

女子的肺腑之言令山鲁亚尔和沙宰曼惊讶万分，互相交头接耳："这个法力无边的妖怪，被女人骗得比我们的遭遇还惨。看来，我们大可不必那么生气了。"两人便高兴地辞别女子，马上赶回故国，连着奔波了几天几夜，最终安然抵达山鲁亚尔的王国，他们到宫里斩杀了放荡的王后跟奸诈的宫女、仆役。自此山鲁亚尔憎恶女人，决心报仇，他每日纳一妃，过夜之后便于第二天杀死，然后再纳新妃，这样足足过了三年。人民都惊恐万分，纷纷携女逃亡。然而国王依旧要残杀妇女，逼迫丞相帮他物色。都城里的女子，死的死，逃的逃，都没有留下来的了。有一天丞相遍访万家，连一个女子都找不着，便忧心忡忡地回到自己的府宅里。

丞相育有二女，长女叫山鲁佐德，次女叫敦亚佐德。山鲁佐德学识丰富，看过大量史书，对古代王室传记和各地民族的历史都了然于胸。有人说她藏有数千本文史典籍。那一日丞相回来后闷闷不乐，于是她询问道："父亲！您怎么愁容满面，忧郁万分？昔人有云：

对忧郁的人说，
痛苦只是暂时的。
痛苦亦会消逝，
有如快乐的逝去。”

女儿的安慰令丞相说出了国王逼他去干的事。山鲁佐德听罢，说：“向安拉发誓，您让国王来娶我吧。没准儿我嫁给他之后，能和他一直过下去；为了挽救千万姐妹的生命，我甘愿奉献出自己。”

“向安拉发誓，女儿呀，你绝不能轻举妄动。”

“事已至此，只能这样了。”

“我担心驴子、水牛和农民之间发生的故事，将再次发生在你身上，假若你执迷不悟的话。”

“爸爸，驴子和水牛发生了什么事？您给我讲讲吧。”

驴子和水牛的故事

过去有个生意人，他既有经商的资本，还熟知兽语。他跟老婆孩子在一个小村子里住着，家里有一匹驴子和一头水牛。一天水牛进了驴子住的棚里，发现驴子正悠闲地卧着歇息，身上被冲刷得一尘不染，切碎的草和烧熟的糠放在槽里供它食用。就算主人偶尔有事骑它出门，很快就会回来。所以水牛特别艳羡驴子的待遇。某日，主人听到了水牛和驴子之间聊天的内容。那时水牛跟驴子说：“祝贺你呀！你总是闲着，主人关心照料你，给你切碎的草吃。尽管他偶尔要用上你，也只不过让你驮着他出门转一圈就回家了。可我却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要么下地犁田，要么在屋里转磨。”

“等到农民牵你下地时，你不能让他给你上轭，要使劲挣扎。”驴子教了水牛一招，“如果他要打你，你就卧倒好了，要不就乱蹦一气。如果他把你牵回来，你就假装劳累不堪，不要吃他给

的草。要是你想舒舒服服地生活，只消三两天之内绝食，就能不用再干活了。”

那天晚上，水牛几乎没吃农民带给它的草。第二天凌晨，农民牵着牛去下地，发现水牛衰弱不堪，便动了恻隐之心，说：“都是由于昨天干得太累了！”便向生意人说了这事：“主人，昨天晚上，水牛一点儿东西都没吃，现在奄奄一息地在棚里歇着，没法耕地了。”

主人早已了然于胸，听完农民的话，便告诉他：“把驴子换上，替下水牛去犁田。”

驴子从清晨累到黄昏才回家。水牛由于有驴子代替干活，已经歇了一整天，它向驴子致以谢意。然而驴子并不领情，只觉得极度恼火。翌日凌晨，农民依然把驴子牵到地里干活去了；等到黄昏归来时，驴子的肩都蹭伤了，疲倦不堪。水牛对它既怜悯又感谢，便使劲地赞美它。驴子感叹说：“就算我累成这样，也只是白费力气呀！”然后它就跟水牛说：“主人发话了：要是水牛再躺着的话，就给屠户杀掉算了，把皮和肉都切开，这可是我给你的忠告啊。就因为这事，我真是担心你的安危。你想法子自救吧，我已告诫过你了。”

水牛极为感谢驴子的告诫，它不情愿地说：“我得像从前一样了。”然后又开始贪得无厌地猛吃起来。

生意人再次听到了驴子和水牛的这番交谈。第二天一早，生意人和妻子一同去驴棚，遇见农民牵着水牛下地去。看到了主人，水牛就立即摆出一副高兴的样子，生机勃发，尾巴抖来抖去。生意人被这景象惹得捧腹大笑，笑得差点儿摔了一跤。不明就里的妻子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快活？”

“我知道一个不能告诉别人的秘事。这兽语的秘密如果让别人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

“你是死是活跟我无关。但你必须说出你笑的原因。”

“我不会说的，因为我不想丢掉性命。”

“你笑的原因，就是要嘲弄我。”

生意人被妻子的死缠硬磨搞得无计可施，只好投降了。他打算先当众立好遗嘱，再讲出秘密，然后死掉，于是他派儿子去把法官和见证人请来。他觉得自己已是个一百二十岁的老人了，而他妻子则是他叔叔之女，他孩子的妈妈，他也一直很爱她，因此宁愿自己去死，也不想令妻子难堪。那时，他对请来的亲朋友邻们表白了自己面临的结局：在吐露兽语的秘密之后，他就会死去。在场的人们都规劝他的老婆说：

“向安拉发誓，你别再坚持了，要不然你老公，也就是你孩子的爸爸就会丧命的。”

“我就要坚持；无论死活，他都得对我说出秘密。”

人们被她的固执搞得哑口无言，无计可施。此刻生意人起身告别亲朋友邻，洗澡去了，这是为死亡而做的准备活动。他家中有一条狗、一只公鸡和五十只母鸡。当他从鸡窝前走过时，听见那条狗正在斥责公鸡：“主人都快没命了，你怎么还那么快活？”

“发生什么事了？跟我讲讲。”公鸡问道。

狗便说起主人的遭遇来。公鸡听罢，说：“向安拉发誓，主人实在是太蠢了。我有五十个老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和任何一个老婆亲热。主人只因仅有一个老婆，难道就制服不了啦？他干吗不去掰几条桑枝，在屋里狠抽她一顿，就算抽不死她，至少也能让她求饶改正，不会再有恃无恐了！”

狗与鸡的对话被生意人牢牢记在心中。

驴子和水牛的故事说完之后，丞相又对女儿说：“我会像生意人对待他妻子那样对待你，假如你还是坚持己见的话。”

“他是如何对待她的？”

他便折了几条桑枝，带进屋里收起来，随后告诉他妻子说：“过来，我要对你说出秘密，随后就在屋里死去，我不愿被别人看到。”生意人待妻子一进屋便紧闭屋门，取出桑枝，使劲鞭打着她的身体。她被打得死去活来，终于求饶了，说：“我悔过！宽恕我

吧！”她跪倒在地，不停地亲着他的手和脚。生意人原谅了她，夫妇俩便步出屋门，重修旧好。亲朋友邻也满意于他们的握手言欢，都轻松畅快地分别散去。

山鲁佐德听完父亲的讲述，说道：“爸爸，事到如今还是性命最要紧，所以尽管您说得对，我还是要坚守立场，希望您准我入宫去。”丞相也无计可施，不得不为了办好国王的事情而准备把女儿送入宫去。

山鲁佐德在入宫前告诉敦亚佐德说：“妹妹，待我入宫之后，会派人把你也接进去。当你见到我时，要这么跟我说话：‘姐姐，为了能愉快地度过一宿，您给我说个故事吧。’然后我就借机讲故事给你听。如果安拉同意的话，我的故事兴许可以挽救别人的性命呐。”

丞相镇静地送女儿入宫，与国王见面。国王看见丞相来了，很高兴地问：“你带来了我想要的东西吗？”

“是的，我已带来了。”

刚见到国王，山鲁佐德就失声痛哭起来。国王问她：“你为何难过啊？”

“陛下，我想再和我的妹妹聚一次，权当做诀别。”

国王遣人去丞相府上把敦亚佐德接来。入宫之后，见着了姐姐，敦亚佐德便快乐地搂抱着她，和她一起在床脚边坐着，聊起天来。敦亚佐德说：“向安拉发誓，姐姐，为了使我们能高高兴兴地度过今晚，您说个故事给我听吧。”

“我当然很想说了，只是不知仁慈善良的国王准不准许。”

本来国王就烦躁不安，难以入眠，如今他听故事的欲望又被姐妹俩的交谈勾起来了，于是颔首同意。这样，山鲁佐德在这一千零一夜的头一夜里，讲起了下面的故事——

生意人和恶魔的故事

过去有个富有的生意人，家财万贯，生意遍及各地。一天，他纵马远离家门，到外地做生意去。路上高温酷热，于是他来到路边树园中的一棵老树下坐着歇息，抓出几个鞍袋里装着的枣子填填肚子。吃完枣后，他漫不经心地乱丢着枣核，猛地，一个恶魔来到了他跟前，膀大腰圆，手执利刃，对他说道："起来！你把我儿子给杀死了，我也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儿子怎可能是我杀的呢？"

"我儿子路过此地，不巧被你丢的枣核砸中前胸，顿时就咽了气。"

"不行呀，我们死后都必须回到安拉身边，我们是安拉的仆人！惟愿全能的安拉施以援手了。就算他被我杀了，也算不上是蓄意谋杀，求求你放了我吧。"

"没门，我必须报复！"恶魔用利爪攫住生意人，将其抵在地上，提剑便欲刺死他。生意人呜咽着说："我就全指望安拉了！"然后念道：

时间有两日：
一日安心，
另一日则可怕。
生活有两边：
一边快乐，
另一边则苦恼。
告诉那些遭受厄运的人吧：
遭受厄运的人都优秀高雅。
是不是你未见过狂风？

一旦它扑过来，
倒下的林木都很高大。
是不是你未见过大海？
随波逐流的都是尸首，
珍宝却在大洋底层留下。
虽然那命运戏耍我们，
老是让我们遭受劫难，
可是，宇宙繁星中，
惟有日月或圆或缺；
苍茫土地上茂盛与枯死的林木众多，
惟有结果实的好树才会被糟蹋。
你算准了走运的时刻，
然而忘记了厄运的责罚。

生意人念完后，恶魔嚷道："别啰嗦了！向安拉发誓，我不得不杀你。"

"魔头，我恳请你放我一马，你想想，我家里有财宝、妻儿老小、以及未还的债、未赎的当票，我得把这些事情全部处理好。我赌咒明年一月一日，我肯定会再来这儿，把自己交给你。安拉在上，我说的都是真话。"

恶魔信了他的话，就让他走了。生意人一回到家，就急着料理各种债权事务，整理与典当有关的事务，告诉家人全部实情，又立下了遗嘱，与妻儿老小们一同平静地过日子。新年来到了，他于是就洗浴燃香，极不情愿地与至亲友邻们作别，用胳膊夹着寿衣，在亲友们的呜咽声中，径直前行到路边的树园中，寂寥地在树下坐着，为自身的厄运而恸哭。此时突然有一个老者走来，牵着一头挂着铁链的羚羊。他来到生意人跟前，致意之后问道："你为何独自坐于这妖魔肆虐之地？"生意人告诉了他一切。老者惊讶地听完，说："年轻人！向安拉发誓，你的遭遇真是不寻常，你

的负担也太重了，如果能写下这些事，对将来的人来说，还真是一种借鉴呢。”他便坐在生意人旁边，又说道：“年轻人！向安拉发誓，我要目睹一下这恶魔如何对付你，所以我不会走的，我会和你在一块的。”

两人聊着天，忧愁、惊恐煎熬着生意人，正在这慌乱之时，突然又出现了一位领着两条黑狗的老者。他向他们致意，并说道：“两位何以在这妖魔肆虐之地逗留？”两人又告诉了他一切。在这老者落坐于他们身边之时，一位领着一头花骡子的老者又出现了。他向他们致意，又问他们为何在此地停留。他们又告诉了他一切，然后他也和他们坐在了一起。一阵风暴在第三位老者刚坐下之时吹了起来，在荒野中掀起遮天蔽日的沙尘。片刻沙尘消退，他们面前显现出一个恶魔。一把离鞘的利剑在他的大巴掌上抓着，双眼火光闪烁，好似灯笼；他用巨爪攫住生意人，叫道：“起来！你把我儿子给杀死了，我也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生意人痛哭流涕，三位老者也不禁掬一把怜悯之泪。他们全都立起身来，牵着羚羊的老者奋勇前行，亲了亲恶魔的爪子，说：“大魔王啊，我想告诉你我与这羚羊的往事，如果你觉得这事情不可思议，那么你就赏个脸，减去这生意人三分之一的罪孽吧。”

“好吧，老家伙，你说吧。要是你的故事的确稀奇古怪，我就看在你的份上，减掉他罪孽的三分之一。”

第一位老者与羚羊的故事

这头羚羊本是我叔叔的女儿，我和她还是血亲呢。我在她尚未成年时便与她成亲了。婚后三十载，未有一子半女。我于是又纳一妾，给我生了个儿子。小孩相貌堂堂，仿佛旭日一般美丽迷人。我细心养育他直到他整十五岁，那一年我带了很多物品出门做生意。我叔叔的女儿——就是这头羚羊，小时候学过法术，所以乘我出远门之机，她用法术把我的妾变为一头黄牛，把我儿子变为一头小牛，全送给牧牛人去放牧。我于许多年之后回到家

里，询问妾和儿子去哪里了。她回答说：“你的妾故去了，你的儿子不晓得跑到何处去了。”我自此整天以泪洗面过了一年。在牺牲节时，为了找到好祭品，我派人去牧场让牧牛人挑一头肥壮的黄牛来。牧牛人领来一头肥胖的母牛，它本是我那被施了法术的妾。那时我挽起袖口，举刀割去，黄牛居然热泪盈眶，吼叫不停。我立于一边静静地看着，感到有些不对劲，便下不了手，于是吩咐牧牛人说：“再牵一头过来。”那时我叔叔的女儿叫道：“这头牛是牧场里最壮的，就应该杀它。”黄牛在我靠近它要举刀时又吼叫起来，我就让牧牛人去杀。那母牛被杀之后，把皮一割开，才发现全是皮毛与骨骼，根本没有肥肉和油脂。我就把这副皮包骨头的遗骸给了牧牛人，心中后悔已来不及了，便让他再去挑一头小肥牛。这次我儿子被他牵来了。它看见我后，就扯断绳子，向我跑来，在我身边缠绵着，泪水涟涟，不停地哀号着。我下不了手，就吩咐牧牛人：“我不想杀它，再去牵头黄牛来。”那时我叔叔的女儿，就是这头羚羊又叫道：“今天过节，仪式应该盛大，需要杀掉一头最棒的牛，牧场里就数这头小牛最棒了，要杀还是得杀它。”

“听你的话就对吗，方才那头黄牛怎么样？糟糕至极，我后悔得不得了，大家也都灰心了。这头小牛我可不杀，不能再依着你了。”

“向安拉发誓，今天过节，仪式这么盛大，就得杀它才行。如果放了它，你就不配成为我的夫君，我也不愿意做你的妻子了。”

我搞不清她心里有何打算，竟讲出如此绝情的话，我便举着刀走近小牛——

看到东方已破晓，山鲁佐德就停住不再说了。敦亚佐德说：“姐姐，你的故事真好听！真动人！真是妙趣横生啊！”“如蒙陛下恩典，”山鲁佐德说，“让我还能活着的话，那我明晚还会讲故事给你们听的，而且那故事比今天的更加妙趣横生。”姐妹俩的交

谈让国王听见了，他思忖道：“向安拉发誓，先让她把后面的故事说完吧，这条命暂时留着。”这一晚就在讲故事当中度过了。国王早起上朝处理国事，丞相已做好为女儿料理后事的准备了，入宫时还带上了寿衣。他发现国王整整一天都未下令再去寻访女人，而是专心致志地处理朝政，发布其它的命令，他感到很惊讶。国王晚上去后宫歇息。敦亚佐德对山鲁佐德说：“姐姐，今晚把昨晚没说完的故事接着说下去吧。”“要是陛下同意，”山鲁佐德说，“我很乐意再说下去。”国王闻言，道：“行，你说下去吧。”山鲁佐德便接着说了起来：

我还是下不了狠心去杀那头小牛，于是嘱咐牧牛人：“牵走这头小牛，把它同其余的牛一起放养。”我叔叔的女儿——这头羚羊，一直目睹着那时的场景，还不停地怂恿说：“杀了这头小牛吧，它真的很棒。”但我下不了手，便让牧牛人牵着它回去了。

第二天，我正抑郁地待在屋里，突然牧牛人来向我报告说：“主人，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们都会为这事儿感到高兴的。”“是什么事？讲来听听。”我命令他。他说：“主人，我的女儿小时候学过法术，是一个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老妇人教给她的。我昨日遵你的吩咐牵回那头小牛，看到它之后，我女儿就掩面而泣，然后又大笑不止。她对我说：‘爸爸，你让我见着了陌生人，这说明你一点儿也不在意我的自尊心啊！’我说：‘哪里有陌生人？你又哭又笑是什么原因呢？’她说：‘你牵来的小牛，原来是中了法术才变为小牛的，它本是主人之子。我笑是因为他们母子被他的大老婆施了法术；我哭是因为怜悯他的妈妈。他爸爸干吗要把她杀掉呢？’我对女儿所言惊讶不已，因此一大早就跑来告诉你。”

他的话令我心花怒放，手舞足蹈，马上就跟他去了他家。他女儿向我问候，亲着我的手。那小牛也凑上来与我缠绵不已。我问她：“这头小牛的来历真是如你所说的那样吗？”她说：“是的，主人，它是你的骨肉，你的宝贝啊！”我说：“小丫头，我会赠给你

这牧场中由你爸爸照管的所有牲口和钱财，要是你能救他的话。”她莞尔一笑说：“主人，我不爱钱财，我只有两个要求：一，让我和他成亲；二，由于你老婆无恶不作，所以我想用法术制服她，将她束缚起来，要不然我还会担心的。”我说：“我答应你的全部要求。我还是要把你爸爸帮我照管的牲口和钱财全赠给你。而且，就算你杀死我老婆也不算违法。”

见我应允之后，牧牛人的女儿就拿了一只盛满水的碗，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往小牛身上泼水。她一面泼着，一面念道：“如果你是天生的小牛，你就不用变身了；要是你被施了法术，那么在安拉的准许下，你还是早点变回原样吧。”说完之后，小牛真的变回了人形。此时我坐倒在地，把孩子抱在胸前，说：“孩子呀，向安拉发誓，你妈妈和你是怎么遭到她的毒手的？快跟我说吧。”他就告诉了我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我说：“孩子呀，派人来拯救你，让你重新拥有你的权益的，是安拉呀。”我便让牧牛人的女儿和我的儿子成亲了，要她施法术让我妻子变为羚羊。那时候她告诉我：“羚羊不像野兽爬虫那么令人厌恶，还算是比较温柔秀美的。”

过了一阵子，我儿子的妻子就早逝了。我儿子在她去世后就远行去了印度，也就是那个和你之间有纠纷的生意人的老家。这头羚羊跟着我辗转各地，四处周游，打听我儿子的下落。在冥冥之中，我就这样来到此处，发现生意人在树下坐着恸哭。我的故事说完了。

听完第一位老者和羚羊的故事，恶魔说：“真是不可思议，给你一个面子，减去他罪孽的三分之一。”

此时第二位老者，即两条猎狗的主人，借机上前对恶魔说：“你来听听我和我的两位兄长——这两条猎狗的故事吧，要是你觉得难以置信，那就请看在我的份上，减去生意人罪孽的三分之一吧。”恶魔说：“要是你的故事的确离奇，那么我会同意你的要

求。”

第二位老者与猎狗的故事

这两条猎狗本是我哥哥，我是他们的兄弟。我们在爸爸去世后各分得了他那三千金币财产的三分之一。我用这份财产作为资本，开了一家商店做买卖，两位哥哥每人也都开了一个店铺为生。然而没过多长时间，我的长兄——这两条猎狗中的一条，就把他的商店和商品卖了一千金币，又弄了其它一些货物，到外地做买卖去了。他去后过了有整一年，一日我的店门口突然来了一个要饭的，我跟他说："希望安拉拯救你。"他抽泣着说："你都认不出我来了！"我认真地端详着他，发现他竟然是我的长兄。我站起来欢迎他，把他带回家，想与他共叙离别之情。他告诉我："我不想说那些丢人的事情了，总之没钱了。"我领他去洗澡，让他穿我的衣裳，住在我家里。过后我盘点资金，发现我的纯利有一千金币。因此我将其中的五百枚金币送给他，告诉他："你有了这些钱一定要好好过，别四处乱闯了。"他兴高采烈，又经营了一家店铺。

没过多久，我的二哥——这两条猎狗中的一条，也把他的商店和商品卖掉了，想集资出外做生意；我使劲劝他，他只当耳边风，最后拿上货品，与同伴们一起上路了。过了一年，他也如老大一般落魄地回乡了。我问他："二哥，你为何不听我的话，还要乱闯呢？"他抽泣着说："弟弟，我就是这种命啊，现在我不名一文，成了一个叫花子了。"

我领他去洗澡，让他穿我的新衣，给他吃给他喝，并告诉他："二哥，新年伊始总是我盘点资金的时候，今年所得的收益，我们两人二一添作五算了。"我便去盘点资金，发现利润是两千金币，我感谢并颂扬安拉，我拿出一半送给二哥，供他作为开店维持生活的资本。

过了不久，两兄长一块儿来看我，撺掇我和他们一起外出经

商。我否决道："你们都出去过，到底有没有发财？怎么可能我一去就会发财呢？"他们没有说服我，我们依旧各开各的店。但自打那次开始，他们每到新年伊始便撺掇我出外做买卖，我一直都不答应。这样六年过去了，我终于愿意同他们一起出外经商了。我告诉他们："两位兄长，我可以与你们一起到外地去做买卖，但你们得让我知道你们的资本。"

他们居然一分钱都没有，这太令我吃惊了。他们俩成天不干活，惟一的一点资本都浪费在下馆子、玩女人和赌钱上面了。我沉默着清点自己的利润，把现钱和商品算在一起，一共是六千金币。我欣慰万分。那时我将资金对半分开，把三千金币藏在一个挖好的洞里，那是一种预防措施，如果生意没做成，落了个我哥哥那样的下场，我还能再回来取钱重操旧业。另外三千金币的安排，我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把这三千金币随身携带，这就是我们去外地做生意的资本。"他们俩都同意了。我自己拿上一千金币，剩下两千他们每人分一半，然后各自去准备拿到外地出售的商品，为出发做着预备工作。

事情全办妥之后，我们便把商品装在租来的一艘船上，顺风远航在大海上。日子一天天逝去，我们一直在一个月之后才抵达一座都市，把商品搬下船，运到城里以十倍的价钱销售。商品销售一空，我们便打点行李，正当要动身之时，海边来了一位穿着破烂衣衫的女子。她亲着我的手，说："先生，你想助人为乐、救人脱离苦海吗？我会报恩的。"我说："不错，我很喜欢助人为乐、救人脱离苦海，而且也无需你报恩。"她说："先生，你和我成亲，再带我回你家吧。我把身体奉献给你，希望你帮助我。若你真的乐于助人，我肯定会报恩的；不要被我的外表蒙蔽了。"

我被她的话给打动了，起了恻隐之心。我于是把她领上船，拿出好衣裳让她穿，还准备好舒服的床褥给她睡，并非常尊敬她。我的两位兄长在返程时，由于贪恋我的财富而妒忌心起，便阴谋要暗害我，掠夺我的财富。他们俩商量道："要是把弟弟干

掉，我们就可以瓜分他的财富了。”在恶魔的指使下，他们做好了准备，最终在我入睡之时，暗暗地把我和我老婆扛出来扔入大海。

我老婆猛然惊觉，转瞬化为一个仙子，她拯救了我，把我放在一个岛上，便忽然离去了。她于翌日凌晨回来，对我说：“你是我的主人，在安拉的准许下，我将你救出海面，放到岛上。告诉你，我是笃信安拉与穆罕默德的仙子，我对你一见钟情，爱上了你。虽然那时我的外形变得那么脏乱不堪，但你依然和我成了亲。我挽救了你，但却要杀掉你的兄长们，因为他们太令人讨厌了。”

我惊诧于她的话。我向她表达了谢意，并说：“你也不一定非得杀掉我的兄长们。”接着我就把自己和兄长们的事情向她和盘托出。她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告诉我：“今晚我飞到船上弄沉它，让他们成为大海的祭品算了。”我再三恳求说：“向安拉发誓，这么做不好，昔人有云：‘恶人必将自食其果’。反正希望你考虑一下，他们毕竟是我的亲兄弟啊。”她说：“向安拉发誓，必须杀死这两个祸害。”

她携我飞回我家里，我挖出了埋在洞里的钱，探望了亲友，又购买商品开店做生意了。

傍晚我的店打烊了，我便回家吃晚饭，看见这两条猎狗绑在家中。它们看见我来了，就立起身来，泪水涟涟地在我身边不愿走开。我正觉得有些奇怪，我老婆就告诉我说：“这两条狗就是你的兄长。”我问她：“他们变成这样，究竟是什么人干的？”她说：“他们被我弄到我姐姐那儿，是她让他们变成了狗。他们一直要到十年之后才会变回人形。”

如今，已过去整整十年了。现在我领着这两条猎狗去寻访她，好让他们俩变回人形。我来到这里碰到这生意人，听说了他的情况，我就决定不走了，想知道你和他之间最后的了断。我和两条猎狗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恶魔听罢第二位老者的故事，说："你的故事很离奇，给你个面子，就减去他罪孽的三分之一吧。"

此时第三位老者——花骡子的主人来到恶魔跟前说："魔界的统领啊，我要告诉你一件比前两位老者的故事更加不可思议的事，希望你看在我的份上，赦去生意人最后的罪孽吧。"恶魔说："行，你开始吧。"

第三位老者与骡子的故事

这头花骡子本是我的老婆。我有事出门远行，过了一年才又踏入家门。这段时间里，她举止放纵，成了一个荡妇。看见我回家了，她就立即提来一壶水，口中念念有词，并往我身上泼水，还念道："由人变犬。"她的魔咒刚一说出，我就马上成了一条狗，她便把我赶出家门。我这丧家之犬只能四处游荡了。某一次我来到一家肉铺咬骨头吃，被屠夫发现了，他收养了我，并领我回他家。然而他的女儿一看到我就掩面说道："爸爸，你领回家的是一个男子。"屠夫说："哪里有什么男子？"她说："这条狗就是一个男子，他中了他妻子的法术，我可以救好他。"屠夫说："向安拉发誓，女儿，请你动手吧。"

屠夫之女提来一壶水，口中念念有词，并往我身上泼水，还念道："回复原形。"我立刻又变了回来。那时我亲着她的手以示谢意，并请求她："希望你用法术去对付我的老婆，就像她用法术对付我那样。"她便送给我一些水，说："在她熟睡时往她身上泼水，你想要她变成什么，她就会变成什么的。"

我随身携带着水，来到家里，发现妻子已入睡了，于是泼了一些水在她身上，并念道："由人变骡。"她马上就成为了一头骡子。魔界的统领啊，现在在您眼前的这头骡子就是她呀。

恶魔非常惊诧于第三位老者的故事，便转身问骡子："千真万确？"骡子点头示意说："不错，向安拉发誓，我的情况的确是这

样的。”恶魔感到离奇至极，又被他们打动了，便告诉老者说：“给你个面子，他最后的罪孽也赦免了；如今他是你们的了，让他跟着你们吧。”

生意人来到三位老者跟前，千恩万谢，老者也祝贺生意人捡回了性命。他们彼此告别，各走各的路了。生意人赶回家，与家人们重新团圆，依旧过着他的日子，一直到年老谢世。

这个故事说完之后，山鲁佐德发现天空已经非常明亮了。敦亚佐德说道：“姐姐，你的故事真好听，真动人，真是妙趣横生呀！”“如蒙陛下恩典，”山鲁佐德说，“让我还能活着的话，那我明晚还会说出更好听、更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呢。”姐妹俩的话被国王听见了，他思忖道：“先让她继续活着，这些故事这么离奇，还是要听她再说下去。”早上国王上朝，接受官员跪拜，然后就在御座上开始日理万机，发布敕令了。傍晚他就去后宫歇息。敦亚佐德恳求姐姐说：“姐姐，你再说个故事让我们欣赏吧。”山鲁佐德回答说：“行，我很乐意。”然后她就说起了以下这个故事：

辛巴达航海远行的故事

很久以前，当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当政时，搬运工辛巴达居住在巴格达，他靠运货为生，日子过得很是艰难。一天骄阳似火，他背的东西又很沉，不禁使他汗流浃背，劳累至极。当他从一户富人家门口走过时，就把货卸下来，在门口宽阔、干净的阶梯上坐着歇脚、纳凉。

就在坐下去的同时，辛巴达猛然嗅到房内有馥郁芳香袭来，又听到连绵不断的乐曲声和动听的歌声。他凝神静听，从那动人的乐曲声中分辨出了金丝雀、夜莺、山乌、斑鸠和鹧鸪等鸟儿的叫声。他的心绪被这各种各样的音乐逗弄得极不安静，他高兴得失了控，下意识地偷偷走近门口，探头探脑地看着。门内有一个豪华高贵、宽敞明亮的院子，院内下人、仆役众多，恍若是王公贵族的府宅。食物的香气随着清风扑鼻而来，他不禁食欲大动，沉醉在这安逸的氛围中。后来他仰面朝天，低声喟叹："安拉！天地由你创生，幸福由你赐予，你若想赐予哪个人幸福，你就会慷慨地赐他富足的享受。安拉！请你宽恕我的罪过，接纳我的悔过。安拉！你是万能的，随心所欲的，所以谁都抵抗不了你的判罚和权威。安拉！颂扬你，你想赐予谁富有，谁就会富有；你想赐予谁贫困，谁就会贫困；你想赐予谁高贵，谁就会高贵；你想赐予谁低贱，谁就会低贱。安拉！只有你一个神，你太强大了！太威严了！统治得太英明了！只要是你中意的奴仆，都能尽享你的恩宠，就好比是这大宅子的主人，穿着绫罗绸缎，吃着山珍海味，安享着世间的幸福生活。反正是你掌管着人的生命，让有的人劳累、贫穷，有的人安逸、悠闲，有的人享受、幸福，有的人却如我一般，劳苦、贫贱一辈子。"然后他悲凉地念道：

天下太多凄惨的人，
贫无立锥之地，
只得依靠他人的施舍。
我也是其中之一，
疲倦不堪，
天天耗尽体力，
日子难以为继，
身上的重负，
把我越压越低。
其他人快乐、安逸，
舒适无比，
从未度过我这般的日子。
他们生活富裕，
享尽珍奇，
一生愉快至极。
人都是父母所生，
我与他亦是同类，
根本上全都一致；
然而却被一道裂缝隔开，
好比是酒、醋之异。
我并未乱放厥词，
只由于你是执法者，
愿你判罚得公正。

搬运工辛巴达念完诗句，扛起货物，就打算离开，这时有一位青年仆役从房内走出来，他眉清目秀，仪表堂堂，服饰华美，他抓住辛巴达的手说："我们老爷有请，他要跟你说话，跟我进去吧。"

搬运工准备推辞离去，却又难以割舍，于是让看门人先照管

一下他的货物，便跟着仆役进了门。这庄严矗立、豪华至极的宅子里，充满着快乐、庄重的氛围。坐在座位上的，好像都是显贵；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果、美酒和佳肴。花儿的芬芳与食物的香气混合成一种欢快的气息，令人沉迷不已。拿着乐器的乐工依次排开坐着，正预备着表演精彩的节目。一位白发老者端坐在上座，他相貌清朗，举止庄严肃穆，显然是一位大富大贵的有福之人。搬运工辛巴达被这种排场给吓得失魂落魄，他心想："向安拉发誓，这儿是一片乐土，要不就是君王的离宫。"然后他就谦卑地向他们致意，并颂扬他们，还跪倒亲吻了土地，最后虔诚地垂首侧立一边。

主人叫他到自己身旁坐下，跟他很热情地聊着，还请他吃美味佳肴，以示好客之道。搬运工辛巴达赞美了安拉之后开始吃起来。酒足饭饱之后，他又说道："颂扬安拉，我已不能再吃了！"便起身净手，随即有礼貌地感谢主人。主人问他："你来做客，我们很高兴，希望你万事顺心，永远幸福。你怎么称呼？干什么工作？"

"我叫辛巴达，是个搬运工。"

主人听罢颔首道："我和你的名字一模一样，我是航海家辛巴达。我想听你再念一次刚刚在我门外念过的那首诗。"

搬运工辛巴达顿感羞愧，他红着脸迟疑地说："向安拉发誓，我腆着脸瞎说一气，都是因为我又累又苦又穷；希望主人能谅解、宽恕。"

"勇敢一点，如今我们是兄弟了，放心地念吧。我对你在门外念的那首诗很感兴趣。"

搬运工辛巴达于是遵命又念了一次。这诗令主人深受感动，他很佩服这首诗。他告诉搬运工："我要告诉你，搬运工：我曾度过一段神奇惊险的岁月。我如今的快乐以及你所看到的这种排场，是通过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的斗争才获得的，所以我要告诉你在如今这种身份和享受之前我的种种经历。我有过七次航海远行的经历，每次都碰上恐怖万分、永远超乎人们想像的艰难困

苦。一句话,所有的东西都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的事你必须接受。”

第一次航海远行

我父亲是个商人,生意做得很红火,家财万贯,一生乐于疏财助人,在那时真是屈指可数的集巨贾与大善人形象于一身的商人。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丢下了大量的现金、地产、商品等等遗产。我长大之后,财富由我掌管,日子过得很奢靡,吃美味佳肴,穿丝绸锦缎,居住在大楼广厦里,来往的都是一些酒桌上的哥们、花花公子,我一掷千金、肆意挥霍。那时我觉得我的资产足以保证我花销一辈子,因此始终漫不经心地过着奢华、浪费的日子。

到我醒悟到自己的愚昧时,已经迟了,我的钱袋已经空空如也,境遇、地位也都一落千丈。我孤身一人,一文不名,将要堕入郁闷、恐慌的深渊了。此时我猛然想起父亲说过圣苏里曼的箴言:“有三件事要强过另外三件事:死的那天胜过生的那天,活着的狗胜过死的狮子,墓地胜过贫穷。”我重新振作,把剩下的家具、服装和地产,拿去拍卖换来了三千金币,我要拿它作盘缠,保证我远行到外地做买卖的需要。

一旦作出决断,我就整理起来,购买了商品和旅行必备用品,打算走海上路线。我和别的生意人一块儿来到巴士拉,坐船在海里度过了几天几夜,途中路过了很多小岛。我们到达一处就去做生意,时而还来一些物物交换,我觉得航海生活令人非常愉快,充满乐趣。

一日经过一个小岛,岛上风光旖旎,如天堂一般,所以船长下令船泊在岸边,扔下铁锚,铺设跳板。乘客们全都上了岸,扛着炊具去生火做饭的也有,洗洗涮涮的也有,四处饱览景致的也有。大伙儿就餐、游玩,各得其乐,正在这愉快忘归之时,船长突然大喊道:“朋友们!快点儿上船吧,以免遇上什么变故。快回来

吧，把东西都丢下别管了，保命要紧。我告诉你们：这是浮在水面的一条大鱼，不是小岛。天长日久，它的身躯上落满了泥土，因此有植物长出来，变成一个小岛的模样。它已觉察到你们烧火做饭的热度了，已经在游动了。一旦它潜入水下，你们就都没命了。你们丢掉杂物，快点回来。”

船长的一席话使得乘客们丢掉东西，争分夺秒地往船上赶去。有的人已上了船，有的还在岛上，而岛屿已撼动起来了，旋即没入海中，乘客们纷纷坠海。

我也坠入了海中。幸亏有安拉佑护，在我即将溺水而亡之时，我看见有一只被乘客丢掉的大木盘浮在我附近，于是用手抓住木盘，趴在盘上，双脚来回抖动，发挥船桨的作用，竭力与狂涛对抗，力图游回船边获救。但船长任由乘客淹死，径直扬帆离去。看着船的背影逐渐消失，我绝望至极，心想自己肯定会被水族吞吃掉。

在海面上我就这样任由风浪摧残，一直飘荡了一昼夜。翌日，狂风巨浪将我送到一座不知名的岛上，我握住了低伏在海面上的树枝，挣扎着上了岛，鱼把我的双脚咬得鲜血淋漓。虚弱、刺痛令我瘫软在地，似乎离死不远了，我就这样晕厥了过去。一直晕厥到第二天旭日初升，我才渐渐醒来；然而我不得不贴在地上爬着，因为双脚浮肿了，疼痛难忍，无法步行。

岛上果实种类繁多，也有泉水。我吃着果子填饱肚子，喝着泉水止渴，平静地休养了几天，渐渐地，元气与体力都恢复正常了，走动起来也比较方便了，于是决定探寻脱险之策。我掰断树枝杈作手杖，拄着它在海边散步，欣赏着各种奇特、迷人的景色。

我一直在海边走着。一天我看见极远处有一个朦胧的身影，我推测是兽类，要不就是海洋生物，便疑惑地往那边踱去，走近一细看，竟然是一匹高头大马，被系在海边。我走上前去，它突然嘶吼起来，惊得我身子一颤。我正欲离去，不料从地穴里爬出一个人来，怒吼着来到我身边，问道：“你是什么人？从何处来？来

干什么？”

“我是坐船去外地做买卖的，途中遭遇险情，我和一些乘客坠入海里，幸亏我发现一个大木盘，在海浪中漂荡了一昼夜，才被狂风巨涛送到此地。”

他听完后，拉着我的手说：“随我来。”便带我来到地穴的大厅里，要我坐好，给我东西吃。那时我饥肠辘辘，猛吃了一餐。然后他探问我的家世、来历，我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我的故事。他听后非常惊讶。我又问他：“向安拉发誓，你已知道了我的故事，请不要感到太意外。如今我愿你能回答我：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居住在地穴大厅中？你把马系在海边有何用意？”

“我们是迈赫勒琼国王的牧马人，散布在岛的各处。我们挑选大块头的母马，在月圆时把它系在海边，随后藏在这地洞里，仔细观察。片刻之后，闻到母马气息的海马就会从海中跃出来挑逗母马，要把它带入海中。但母马被系住了，走脱不掉。它们便互相嘶叫，然后打闹、交配。听到声音，我们就跳出来用吼叫声把海马吓走；而怀孕的母马则会生下混种小马，长得极为漂亮，一匹就值一库银子。如今已到了海马上岸之时，如果安拉准许的话，我会领你去谒见迈赫勒琼国王，领你看看我们的国家。我跟你说吧，要是你没碰上我们，肯定会在这杳无人迹之处寂寥地死去，到那时也没有人能够发现你。我们之间的偶遇，正说明你的性命可以保住，回家也有望了。”

我为他祈福，感谢他的好心。一匹海马在我们交谈之时上了陆地，嘶叫着来到母马跟前，想把母马勾引走；然后它们打闹着，母马不停地嘶叫。牧马人听见嘶叫声便提着剑与盾牌，奔出地穴，高声向他的同伴传达信息：“海马上岸了，大家赶紧现身吧！”

他一面叫唤一面敲打盾牌，一下子很多人涌了出来，手执利器，由各个方向跑来，吼声惊天动地，水牛般肥壮的海马终于受惊逃走了。

一眨眼的工夫，那些牧马人一人牵着一匹好马走上前来。他

们发现我跟他们的同伴在一块儿，就询问起我来。我告诉了他们我的遭遇，他们都很可怜我，来到我身边，坐在地上，摊开垫子，放上吃的，大家围坐着进餐。吃完后大家上马启程，我也上了一匹马，一直往前走，从野外来到了城市，进了王宫。他们先拜见、通报了国王，等国王同意了，才领我进殿。我谦逊地向国王请安、致意。他很高兴我的拜谒，也很敬重我，询问我的遭遇，我原原本本地向他述说了我的情况。他大感讶异，说："年轻人！向安拉发誓，你已安全了。你会高寿的，否则你逃脱不了那灾祸。颂扬安拉，你终于安全了。"他对我很好，敬重我，温言劝慰我，让我在宫廷中当官，负责掌管海港、登录往来舰船等事务。

自此我就勤劳谨慎地工作着，为宫廷效劳，赢得国君的青睐、喜爱，穿上他赐给我的华美服装，常伴君王左右，也讨论国家大事，为百姓着想。我在这个国家就这样住了许久。当时，只要我一去海边，就常询问旅客和航海家巴格达在什么地方，盼望着有谁会去那里，这样我就能同他一块儿回故乡了。然而一直无人知悉巴格达的方位，也无人想去那里，我极为沮丧，生了许久的闷气。一日，我进殿拜竭迈赫勒琼国王，遇见一批印度人也在殿上，便上前致意。他们很高兴地回应着，与我聊天，还询问我是哪国人。

我询问他们的故乡，听说他们不是同一族的，有人是沙喀尔族，这个民族友善、老实、对人很公正；有人是婆罗门族，他们滴酒不沾，生活条件好，日子过得很富足，长相美丽，多愁善感，还精于豢养牲畜。他们对我说，共有七十二个民族生活在印度；我大吃一惊。

有座小岛叫科彼鲁，也归迈赫勒琼统治，那里不分昼夜都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本地人和航海家对我说，岛上的百姓聪明过人。在那边的海里，我见到过长达二十丈的大鱼，还见到过猫头鹰鱼。另外还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古怪离奇之事，要一件件说来，可就打不住了。

在那儿，我依旧在手杖的帮助下走路，巡察整个海滩。一日，我发现一艘满载乘客的大船即将靠岸。靠岸后，船长下令降帆下锚，铺设跳板，海员把商品运出来，我就进行登录工作。我问船长："船上有没有别的商品了？"

"先生，还有；有一批商品还放在船上；可是其货主已经在其它岛上坠海身亡了，所以我们替他保存着他的商品。我们准备变卖他的东西，换成钱好拿回巴格达给他的亲属。"

"货主名叫什么？"

"他已经死掉了，人称航海家辛巴达。"

我听罢船长的话，再细细打量他，马上认出他来，便忍不住大叫一声，我对他说："船长！我告诉你，我正是那名货主呀！我正是那天和乘客们一块儿上岛的那个航海家辛巴达呀！那时我们在大鱼的背上，后来它动了起来，你就高声召唤我们尽快回到船上去；然而有回去的，也有没来得及回去的，都掉进海里。我也是掉在海里的一员。多亏有安拉佑护，我抓住一个被乘客丢弃的大木盘。趴在上面，海浪将我送到这座岛屿上来，偶遇国王迈赫勒琼的牧马人，领我去拜谒国王，我向国王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受到了国王的青睐、喜爱，让我来掌管海港业务。我勤奋工作，一片忠诚，深得国王信赖。你船上的商品都是我的东西呀！"

"不行，盼望全能的安拉来挽救了！看来世间只剩下狡诈阴险之徒了。"

"船长！你何以对我的话反应这么激烈？"

"因为你是冒名顶替者，妄图霸占商品，你已听说商品的主人已死掉了。这种事真是奸人所为啊。我们目睹了商品的主人与别的一些客人一起坠海而亡，没有一个逃脱的，你为何冒名顶替呢？"

"船长，你先听我说说我的遭遇，了解实情，这将是我没有冒名顶替的明证；以谎言来诈骗，那不是君子所为。"

我便向船长原原本本地讲述了自巴格达启程到海岛遇险的

经历，商品有多少种，还有中途我跟他订过的协定，以及两人之间的交往。这下船长和生意人才认出我来，知道我没有信口雌黄。大伙儿眉开眼笑，庆贺我安然无恙，说道："向安拉发誓，是安拉令你重获生命，我们根本就没想到过你会安然无恙。"然后他把商品转交给我；商品一件不少，我的签名犹在。我从商品中挑了几样最珍贵的，当做礼品，由海员拿着跟我进宫去送给国王，我对他说，我原先搭乘的货船抵达了海港，我的东西还都在船上，因此挑了一些东西当做礼品献给他。国王惊讶万分，他更加宠爱我、敬重我，还给了我不少礼品，因为这证实了我以前告诉他的均是实情。

把商品售完后，我得了一大笔钱，便开始购买本地的土特产，运上船去装好，我在商船即将回航时，去拜谒国王，感激他的恩典，并恳请他同意我回国。国王欣然同意，还赠给我不少特产。我便向国王告辞，同生意人一起再次踏上旅途。在无垠的大海中，我们的孤帆夜以继日地行驶着，最终平安抵达巴士拉。我为能安然返家而兴高采烈。在巴士拉我停留、歇息了数日，接着装满了商品返回故乡；回到巴格达，来探望我的亲友有好多。

我把做生意的盈利花在制作家居设备、添置仆役车马、投资田庄地产等方面，在不长的时间内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我的财富远远超过我父亲的遗产。自此我常结交有学识之人，并广结善缘，每天都安然享乐，日子过得比以前更为闲适、舒畅。以前的那一幕幕危险经历全都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我第一次航海远行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安拉首肯的话，第二次航海远行的故事就到明日再叙吧。

讲完第一次航海远行的故事，航海家辛巴达款待搬运工辛巴达及友人们一起吃晚饭，还让仆役拿来一百枚金币赠给搬运工辛巴达，说道："今日多亏你的到来，使我们得到了安慰。"

搬运工辛巴达向航海家辛巴达道谢辞行，并揣着他赠的金

币回去了。他在途中一直沉思着自己和他人的际遇，体会到了万分的惊讶。

从当晚到翌日凌晨，搬运工辛巴达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好觉，然后如约前往航海家辛巴达府上，受到主人的热烈迎接与敬重，主人让他跟自己坐在一块儿，等剩下的亲朋好友逐渐来齐之后，才开始请他们用餐。然后航海家辛巴达在轻快的氛围中，讲起了他第二次航海远行的故事：

第二次航海远行

我告诉你们，朋友们，就跟昨日我对你们描述的那样，我回来之后的日子异常舒适、欢乐。然而某一天我猛地有了一种想去远行的欲望，我希望去海上饱览他乡的风貌，顺便做做买卖，盈利之后回家过舒适的生活。我便取出很多钱，买了在国外畅销的商品，包装完毕送到海边去。正好那里泊着一艘新商船，乘客云集，口粮也非常充裕，正扬帆待发。

旅行用具和商品都被我运上了船，我于是同生意人、乘客们一块儿启程。那段日子天高云淡，旅途非常顺当；不停地从这个海湾到那个海港，从这个小岛到那个国家。我们在每个地方都登陆去做生意，和那里的商人、官员们来往；大伙有买有卖，有的还以货易货，不停地做着各种贸易。

一日，我们经过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岛，岛上林木茂盛，果木繁多，花草缤纷，禽鸟鸣唱，流水淙淙，可惟一的缺憾就是无人居住。船长将船靠了岸，商旅都登陆去饱览秀色，大伙都颂扬安拉创造的美丽的大自然。我随身携带了吃的，独自在林间觅得一个溪流涓涓之地，悠闲地坐着，一边就餐一边观赏美景。当时天气清朗，微风习习，四处寂然，我不由自主地在这造化的温床中睡着了。

当我从寂静而又馥郁的树荫下苏醒过来时，其他人早已不见了。商旅们早就上船离去，这个岛上如今只有我一个人了。我

顾盼四周，不要说人，就连人影也见不着，我惊恐万分。我忧惧、惆怅、沮丧，差点儿都吓死了。那时我独自被抛于无人岛上，没有吃的，劳累至极，苦闷、茫然，见不着一线生机，我忍不住喃喃道："坛子虽然第一次摔不碎，不意味着永远摔不碎。尽管第一次侥幸有人指点我，可这次要想再碰上可以领我到人口聚居之地的人，那可比登天还要难！"

我不禁痛哭流涕，茫然不知所措，责备自己的举止；舒舒服服地在家里吃着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还有享不尽的财富，这种幸福的日子不想过，非要远离家乡，出海远行，我对这种自寻死路的行径极度悔恨、气愤。再说头一次航海远行就碰到过极度险情，几乎丧命，可这次竟然又远离巴格达，再度出海，我对这样的选择也懊丧不已。我愤怒得失去了理智，不晓得该怎么办，颓然长叹："安拉是我们的主，我们死后都得回到安拉的身边。"

我惊慌失措，害怕得无法在一处静静地停下来，因而我茫然四顾地徘徊着。此后我攀上一棵大树远眺，眼前是碧空如洗，水天一色，下面是树林、飞禽与戈壁。我认真地巡视了一遍，最终看见有一个巨大的白色物体，便赶忙下了树，朝那里前行。我一直来到那里，才发现它是一座庞大壮观的白色穹顶物体。我在它附近转了一圈，但却找不着入口。我也爬不上去，因为它太平滑了，又是圆形的。我又转了一圈，边走边计算着步伐，得出它的周长约有五十大步。那时已近黄昏，我很想进到屋里休息。猛然间夕阳消失，地上顿时被黑暗笼罩了；因为那时正是夏天，我还当是乌云蔽日才会造成这种景象呢。我觉得惊惧不已，仰面凝视着天空，才发现一只身形巨大、双翼宽广的巨鸟正在盘旋着。地面变黑的原因就是由于太阳被它的身躯给挡住了。这幅场景令我更加惊惧不安。

我突然想起过去有个旅行家告诉过我的一件事：传说有些岛屿上生活着一种身躯巨大的鸟类，叫做神鹰，它们经常把大象抓来给小鹰吃。这说明我发现的那座白色穹顶物体就是神鹰的

蛋，我忍不住惊叹安拉创造生命的玄妙。此时神鹰翩然降落，双脚笔直地往后伸展，收起羽翼，巍然伏在蛋上。

我立即除下头巾，搿起来揉成一根绳子，绑住我的腰身，然后把身子紧紧地缚在神鹰的腿上。心想："它有可能带我去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否则在无人岛上住着实在太恐怖。"我一夜未睡，担心神鹰会在我熟睡之时飞走，我来不及做准备。

第二天一早，神鹰立起身来，引颈长啸，载着我振翅冲上高空，我感到越来越高，几乎已触着天顶了。然后它又缓缓下落，终于降在了一片高原上。我惶惶然除去头巾，脱离了神鹰腿；尽管我自救成功，然而依旧战战兢兢，恍恍惚惚。

神鹰攫起地上的某样物体，又往高空飞去；我细细一看，它攫住的竟然是一条既粗且长的巨蟒，这令我惊讶不已。我步行着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我立足在很高的地方，脚底是幽谷，四周是万仞摩天的峭壁，根本爬不上去。我深悔自己不应冒此风险，喃喃道："真希望我没做过这件事，那么我还会在岛上；岛上饿了可以吃果实，渴了可以喝泉水，可这儿荒芜一片。刚出牢笼，又入虎穴，我的命太差了。我无能为力了，只盼望着全能的安拉来救我了。"

我大着胆子，聚精会神地来到了幽谷中，看见到处都散落着那天下硬度最高、最珍贵的钻石，人们用它们在铁器或瓷器上钻洞。这里也是巨蟒的乐园。巨蟒的身子有如枣树一般粗壮，一口吃掉一头大象也没问题。白昼时它们都藏在洞穴里，担心神鹰的袭击，故不敢露面，要到晚上才出动。我置身于此地，后悔不已，喃喃道："向安拉发誓，我真是自绝生路啊。"

夕阳西下，夜晚来临了，我忌惮巨蟒，饥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幽谷中颤抖着寻觅一处容身之地。后来找到一个洞口窄小的洞穴，我爬进去，把身边的一块巨石挪到洞口封好，在洞里安全地藏着，喃喃道："藏到洞里，我的性命暂时无碍了。等明日出洞再觅生机吧。"然而我一转身就发现一条巨蟒盘在洞里，

正孵着卵，我吓得直筛糠，如同摔了一个倒栽葱似的昏昏然。没办法，我只好任由命运摆布了，忐忑不安，一直不敢入眠。

终于把夜晚捱过去了，我看见天色已明，便挪开洞口巨石，跳出来在幽谷中徘徊。然而一夜未睡，又加上没吃没喝，令我整个人犹如醉鬼一样，踉踉跄跄地走着；正当我踽踽顾盼之时，猛地半空中摔下来一头被杀死的牲口。我细细观望，并无人迹，不禁惊讶万分。

我记起过去商人和旅行者告诉过我的一件事：传说钻石都产在深幽的谷底，人们想要采摘却无路可寻。可钻石商竟然设计出一条妙计，即把死羊身上的皮给扒下来，丢进谷底，羊肉上便会嵌进一些钻石，而山谷中巨大的秃鹰则会抓起血肉模糊的羊肉飞至山巅，准备美餐一顿，而这时钻石商们就会吼叫着冲出来撵走秃鹰，把嵌在肉里的钻石取下，再弃下羊肉给鹰吃，而将钻石拿走。传说这是钻石商能取得钻石的惟一途径。

那头被杀死的羊令我记起这件事来，便立即开始搜罗大量的钻石，藏在兜里、头巾、衣裳和鞋子里，随后仰面躺下，把羊拉过来压在身上，并用头巾把我和羊缚在一块儿。片刻之后，一只秃鹰飞了下来，抓着死羊向上飞去，飞到山巅降下，它正打算吃羊肉，悬崖后面突然传来吼叫和击打木板的声音，秃鹰吓得盘旋而去，我便立即除去头巾，站了起来，身上到处都是羊血。然后那个吼叫的钻石商立刻跑来了，发现我立在羊的跟前，惊讶得噤口不言，浑身颤抖。他拨弄着羊肉，发现没有钻石，愤怒地叫出了声：“太沮丧了！无奈何，惟求安拉来拯救了。这个恶魔从何而来？求安拉助我们赶走它。”他无精打采，悔恨地击掌长喟：“痛苦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走上前去。他惊讶地问道：“你是什么人？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是个正人君子，你不要担心。我本是个商人，见识过各种神奇怪异的东西；我为何在这幽谷之中，说起来也是极端怪异的。你不要担心，我有好多好多钻石，我要送给你的钻石数目，将

会令你觉得非常满意的。我这儿随便哪颗钻石都要比你所能够弄到的更加珍贵。你就不要伤心、沮丧了。

钻石商感谢我，还恭祝我有好运，和我亲热地交谈。其余的那些来山里宰羊弄钻石的商贾们，看到我在跟他们的同伴交谈，便纷纷上前向我致意，恭祝我有好运，请我跟他们在一块儿休憩。我告诉了他们我的经历以及来到幽谷中的前因后果，为了补偿钻石商的辛劳，我还送了很多钻石给他。他兴高采烈，恭祝我有好运，还表达了无尽的谢意，他说："向安拉发誓，是安拉令你再获生命。过去来此地之人全都丧命，只有你幸运。颂扬安拉，他佑护着你，令你化险为夷。"

我化险为夷，心中快乐异常，因为终于可以脱离巨蟒谷、奔赴有人居住的地方了。我和商贾们一道，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宿。第二天，我跟他们启程下山，依稀发现谷底有巨蟒，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我们一直穿行着，最终来到一片开阔的平原，到处都是高耸的樟脑木，随便哪棵树下都容得下一百多人纳凉。只要在树上敲个窟窿，窟窿里就会淌出液体，这就是樟脑，想收集樟脑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树木在液体流干后便会枯死，逐渐化作朽木。

平原的林木中生活着犀牛。它和我们故乡牧场里的黄牛、水牛一样，在林中栖息；然而犀牛的身躯比牛要粗壮，脑袋上有一只角，长约十尺。旅行者曾说过，犀牛能顶死大象，把大象挂在脑袋上，还能很轻松地四处狂奔。此后大象体内的油脂被日光晒化了，就淌入犀牛的眼里，犀牛就瞎了，不知该往哪走，只得卧倒在水边，常常让神鹰抓去给小鹰吃。另外，那里还栖息着多种多样、数不胜数的野兽，如野牛等。我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奔走着，用钻石交换商品，搬到各处去出售，获利颇丰。

长时间的旅途中，我走过很多城市，后来游历回国，先抵达巴士拉歇息几日，再装满钻石、钱财、商品，顺利归抵巴格达，与亲友们重逢。我赠他们礼品，还大做善事，赈助可怜的贫苦人。我本人依旧锦衣玉食，广厦高屋，四处结交，过着享乐安适的生活；

把以前的那一幕幕危险经历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很多人听说了我的遭遇，他们不顾路途遥远，都要来见我一面。我告诉他们旅行中的异事奇闻；他们都惊讶万分，并恭贺我化险为夷。

说完了第二次航海远行的故事，航海家辛巴达又说道："如果安拉首肯的话，我明日继续对你们讲第三次航海远行的故事。"他接着命令准备晚餐，款待亲朋好友和搬运工辛巴达，又赠给他一百枚金币。

搬运工辛巴达讶异、感动于航海家辛巴达帮助他的大方举动，他把金币装好回家，默默为航海家祈福。

第二天一早，搬运工辛巴达晨祷结束后，便如约前往航海家辛巴达府上，向他致意、问候。航海家辛巴达欢迎他，并让他挨着自己就坐，守候着剩下的亲朋好友，等到齐之后就款待他们酒食。他要人们使劲吃喝，在大家都神清气爽、兴高采烈之时，就讲起了他的第三次航海远行的故事：

第三次航海远行

朋友们，我要说的，就是最奇特的第三次航海远行的故事了。就像昨日我告诉你们的那样，我第二次航海后回乡，获利颇丰。我为自己能化险为夷而欣喜不已，由于安拉把我浪费掉的财物又补贴给了我，这令我更为兴奋。自此我非常快乐、安闲地在巴格达又生活了一段时间。此后我又有了一种想去国外做买卖，并欣赏风土人情的欲望；昔人有云，人的本性就是贪婪。我便买下了很多在国外畅销的商品，带上旅行用品，决绝地从巴格达出发，赶到巴士拉。来到海边，已有一艘船泊在那里，船上全是正派老实的商旅。

我上了船，与商旅们一道，在大海中持续行驶，从这片海域到那片海域，从这个岛到那个岛，从这个城镇到那个城镇；我们每路过一处，都兴高采烈地登陆去观赏风景，做生意。一日，商船

正飞速疾驰，船长在甲板上观望着，突然他惊呼一声，不停地甩自己耳光，拽唇上的髭须，扯所穿的衣裳，举止怪异，不知出了什么变故。我们赶紧去抚慰他，并问："船长，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乘客们！我告诉你们，商船被操纵我们的狂风刮到了险恶的猿猴山附近了。山中的居民形似猿猴；无论什么人路过此地，都必死无疑。所以我感到我们大限已到，都活不下去了。"

船长话音刚落，猿猴就来到了；它们分布在山间各处，数不胜数，从各个方向朝我们袭来。它们为数众多，气势汹汹，让人心惊胆战。我们担心被它们杀死，或是财物与食品会被它们夺走，因此不做任何反抗。它们的毛发有如狮鬃，长相恐怖，脸灰目黄，五短身形，真是最丑陋的动物。没有人通晓它们的话，也不知道它们的来历。

刹那间，猿猴攀上船来，把缆绳都啮断了，船渐渐歪倒在沙滩上，商旅全被驱赶到陆地上，成了囚徒。它们洗劫了财富，连商船都运走了。后来它们突然散去，不知所踪。

置身小岛上的我们既没吃的，又没喝的，不得不取果实填饱肚子，饮泉水止渴。然后有人看见岛内有一座房子，我们便上前窥视。这是一座安如磐石的大楼，院墙耸立，两扇檀木做的门大开着，进门后，有一个异常开阔的庭院，四周户牖高耸，形状巨大的凳子置于大厅里，厨房里放有多种炊事用具，旁边有密密麻麻的死人骨，堆积如山，可是寂静的房内杳无人迹。

这幅场景令我们惊讶万分；大伙坐在房内，过了片刻没见有什么情况，就都卧在地上大睡起来，这一觉从清早睡到黄昏才苏醒过来。此刻大地突然在颤抖，轰鸣的声音从空中传来，只见一个高大的黑巨人，长得像枣树，从楼上往下走。他的双眼有如火炬，牙齿有如猪牙，阔嘴有如井口，下嘴唇像骆驼唇一样耷拉在胸口，耳朵像两片毯子挂在肩头，手指有如狮子的利爪。这个巨人令我们胆战心惊、失魂落魄。

他来到厅堂里，坐在大凳子上，片刻之后来到我们跟前，一

把将我捏住，拿在手心里端详着。在他手心中的我，勉强可供他吃上一口。他一直在观察我，像屠夫在观察牲口的肥胖程度。我由于多次旅途劳顿，体格瘦弱，皮包骨头，他觉得我不够胖，便丢下我，捏起下一个伙伴，再端详、考虑，最后丢掉，就和对待我一样。我们全都被他端详过了，均不符他的标准。他最终发现了船长，觉得很满意；因为船长在我们当中最为健硕，虎背熊腰，浑身牛劲。他像屠夫抓住了肥牲口一样，兴高采烈地捏着船长，并将其扔在地上，用脚扭断他的脖颈，再将船长的尸首插进一把大铁叉，放在火中，转动着炙烤起来，然后如人们吃家禽那样将其放在跟前，缓缓地撕咬着。吃完后他丢掉骨骼，坐了片刻，就在大凳子上睡着了。不久就传来了他的呼噜声，如同待宰牲口的喘息声一般，他直睡到第二天凌晨才醒转，踉跄着离开了。

确定他已远离后，我们才交谈起来，不禁伤心痛哭，大伙儿悔恨地说："早知不如坠海而亡，要不让猿猴杀死，也强过被巨人烤着吃掉。向安拉发誓，这种死法太残忍了；咱们也跑不掉了，都得死于此地。无计可施，只盼全能的安拉来挽救了。"

我们大着胆子来到了房外，想寻觅藏身之地或逃亡路线，以摆脱被巨人烧烤之苦。然而我们走了一整天，到处都没有藏身之地，晚上不得不置安危于度外，战战兢兢地走回房内歇息。我们一坐下，大地就开始颤动了，然后黑巨人又来了，跟昨天一样，把我们挨个捏起来端详，最终寻得一个合乎标准的，如昨天对待船长一般，弄死、烤熟，再美美地吃掉，随后卧在凳上熟睡，呼噜声有如雷鸣，到次日天亮方醒，随后又从容离去。

我们在巨人离去后，聚集起来讨论该怎么办。有的说："向安拉发誓，这种杀戮太残忍了；干脆咱们投海自尽得了，也要胜过被烤死。"然后有人又说："他这样残害我们，不如我们出个计策弄死他，除掉这个孽种，省得我们每天惶恐不安。"后来我提议道："朋友们，要想除掉他，我们先得弄些木料扎成木筏，再想计策干掉他。然后我们坐木筏出海，要不暂留此地等待过往商船搭

救。如果没把他杀死，我们也能坐木筏逃亡，哪怕坠海而亡，也要强过被人烤死。要是我们走运的话，就能化险为夷，要不我们就坐以待毙吧。”

“向安拉发誓，我们都赞成这最为英明的决断。”伙伴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迅速工作起来，将木块、木料运出房外，扎成木筏，拴在海边，在木筏上还搁了些食物；预备工作完成后，我们才潜回房内。晚上，大地又开始颤动了，然后巨人出现，像条饿犬一般，将我们挨个检查一遍，挑了一个胖一些的，像前两天一样弄死、烤着吃，吃罢卧于凳上，打着震天响的呼噜入睡了。

等他睡熟了，我们抬起两根铁叉，在熊熊大火中烧红，我们使劲地把叉子拿到巨人身边，用尽所有人的力气，瞄准他的双眼就刺下去，他的眼睛终于被刺得失明了。他怒吼着，有如雷鸣一般，令我们恐惧万分。他哆嗦着立起身来，东摸西摸地想抓住我们。我们心慌意乱，到处乱跑，惶恐不已，又万分沮丧，以为必死无疑了。但他并没有抓到我们，而是摸出大门，怒吼而去。他的叫声令山谷回响，土地颤动。

片刻之后，那巨人又领来一对更为庞大凶恶的同伴。那凶残可怖的模样令我们肝胆俱裂，我们拼命逃到海边，坐上木筏驶离陆地。然而那两个巨人竟追赶过来，举着大石头砸我们，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坠海、或被石头压死，最终只有我和另两个伙伴侥幸活命。

我们三人坐着筏子，由海风吹至另一个岛屿。我们觉得逃生有望，兴高采烈，继续奔走，想寻得生还之道。我们跋涉得疲惫不已，晚上便卧在地上入睡。然而片刻之后我们就吓醒了，原来有一条巨蟒向我们进攻，一个伙伴不幸遭其吞噬；那时他的骨头在蛇肚子里断裂的声音都清晰可闻，惨烈无比。我们对他的死伤痛不已，同时觉得自身性命也难保，惶惶不安，万分悲伤，喃喃道：“向安拉发誓，刚逃出巨人魔爪，我们非常高兴，不料又碰上这样

的灾劫；并且灾劫一次比一次恐怖、古怪。无计可施，只望安拉援救。向安拉发誓，我们已逃出巨人魔爪，也未被海洋吞噬，然而我们如何才能逃过眼前这一劫呢？”

我们又在岛上穿行，一路上吃果实、饮泉水。黄昏时抵达一棵大树，于是攀上树去睡觉。我攀上树冠，在密叶中藏起来入睡。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晚上又有一条蟒蛇探头探脑地游至我们周围，然后爬上我们睡觉的大树，它一下子就把我那剩下的伙伴的头和肩膀都吞了进去。我只能干瞪眼看着，此时传来他那骨头碎裂的声音。巨蟒最终将他全吃了进去，然后下了树，扭曲着游走了。

我在树冠上藏了一整夜，翌日凌晨我才下了树。那时我被极度忧郁与恐惧给折磨得思绪紊乱，麻木得如行尸走肉；失望透顶，想了结自己，蹈海而亡，脱离这世间苦厄。不过人有求生的本能，尽管我那时已疲倦得无法再走下去，然而为了求生，我又寻得几根木板，脚上横着捆一根，脑袋上捆一根，然后前胸后背左臂右膀都各捆上一根；这样我全身都捆上了木板，仿佛被关在木头囚笼里。然后我才能在地上安卧歇息。巨蟒晚上依旧游至树下，并来到我眼前。然而它却吞不下浑身捆着木板的我，无奈地围着我打转。我盯着它，不禁胆战心惊。它时而远离，时而趋近；整整一个通宵，它来回游走，但却总是吞不了我，于是便沮丧地离去了。

我把木板从身上卸掉，立起身来，奔走在岛上，最后来到海边极目远眺，发现远方海里有一艘船。我折了一根长枝条，一面伸出去摇晃，一面高声叫喊。船上的人听见声音，说：“岛上肯定有人，我们得去察看一番。”他们把船靠了岸，将我领上船。他们询问我的经历；我原原本本地把我的历险经过跟他们娓娓道来。他们非常惊诧，让我穿他们的衣裳，准备吃的给我充饥。我酒足饭饱，化险为夷，立即又觉得意气风发，兴高采烈，真心颂扬安拉，谢谢他帮助我逃离险境。我死里逃生，备受考验，变得更加坚

毅了，那逝去的往事犹如一场大梦。

我们一直前行，在海洋上顺利地行驶着，停靠在一个岛上，名叫塞廖赫垂。生意人带上商品登陆去经商。那时船长瞟着我说：“你要知道，你是个远离家乡的穷苦人，听说你的经历异常离奇古怪，我想给你一些钱好回故乡，将来你会感恩于我、为我祈福的。”

“不错，我会为你祈福的。”

“我告诉你：过去我们船上有个商人，可是他半路上不知下落，杳无音讯，也不清楚是不是还活着。我想让你把他的商品去卖掉，在赚得的钱中分给你一些，剩下的我们来保存，回到巴格达后，还给他的家人。你答不答应我的要求，把这些商品拿到岸上去，学着生意人的样子去卖掉？”

“我懂了，你真是好心肠，我答应。”

我颂扬、感激了他。然后他让海员把商品拿出来给我。船上的记账员说：“船长，这些商品在哪个人的账上记着呢？”

“在航海家辛巴达的账目上记着吧，他坠入海里，不知死活。我让这异乡人卖掉他的商品，然后在赚的钱中分给他一些，剩下的由我们携回巴格达还给他，若他仍未回家，就给他的亲人。”

“你的计划很不错。”

船长说起了我的名字，我心想：“向安拉发誓，航海家辛巴达就是我。”我便不露声色地问船长：“主人啊，我将要出售的这些商品的货主是什么人呀？你能跟我说一说吗？”

“我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但是他叫航海家辛巴达，是巴格达人。一次我们中途经过一个岛屿，有几个乘客在那里溺死了，他也不知去向，到现在还杳无音讯。”

我大吼道：“船长！你要知道：航海家辛巴达就是我，我没死，活得好好的。是这么回事，那天和乘客们一起登陆的我，携带了粮食，独自在一个僻静之地坐着就餐，觉得非常快活，不由自主地睡了一觉。醒来后，我看不到一个人，船也消失了，我被独自抛

于岛上。最后我浪迹到钻石山，遇到了找钻石的商贾，对他们说了我在岛上睡觉、你们离去的事，还告诉他们旅程中的各种事。那些钻石商都知道我是航海家辛巴达；这些商品都是属于我的。”

商旅们听罢，都拥上来，有的信有的不信。当我说起了钻石山，他们当中有个人便迅速起身来到我跟前，说：“我来告诉你们吧，过去我对你们说过我和伙伴在钻石山杀羊丢到深谷里收集钻石，结果我的羊和一个人一起被送回山巅，你们全都否认有这种异事，都嘲笑我是个骗子。如今铁证如山，那日和我的羊在一起的就是他；他送给我很多昂贵的钻石作为弥补。我还和他一起跋涉到巴士拉，随后才分道扬镳；那时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是航海家辛巴达。你们要知道：如今他在此地现身，就是要证明我过去告诉你们的都是真事，你们必须信服。他和我们相逢于钻石山时，曾说过这些商品是属于他的；他是个老实人，这是有明证的。”

听罢钻石商之言，船长走近我，怔怔地盯着我问：“你的商品上有印记吗？”我告诉了他有几种商品、有什么标记，还有我在巴士拉上船后与他的关系，他终于认出我就是航海家辛巴达；便热情地搂着我，向我致意，为我祈福，说道：“向安拉发誓，老朋友，你的奇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颂扬安拉，他让我们重逢，他让你的商品物归原主。”

我收回商品后能获得丰厚的利润，我异常兴奋，觉得我能化险为夷，拿回商品真是幸运。我立即同生意人一块儿上岸经商，然后又航行到塞乃德继续做生意。我发现那儿海里有多种多样难以尽数的怪物；有长得像黄牛、驴子似的鱼，以及一生都在海里度过、还在海中孵蛋的海鸟。

我们一直行驶下去，顺利地抵达故乡，与亲朋好友团聚。他们看见我毫发无损，高兴万分。那以后我广做善事，赈济贫穷、悲惨的人们，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我还常常呼朋引伴来会餐；我

的衣食住行都追求高层次的享受，把以前的历险经过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过着安逸享乐的日子。

第三次航海远行的故事说完了，航海家辛巴达又说道："如果安拉首肯的话，比第三次更离奇的第四次航海远行的故事我将于明日告诉你们。"他又让仆役拿一百枚金币赠予搬运工辛巴达，又款待了亲朋好友。大伙酒足饭饱，纷纷告辞。

搬运工辛巴达心情讶异地拿着金币辞别，返回家中睡觉。第二天一早，结束晨祷之后，他如约抵达航海家辛巴达的府上，主人热情地接待他，让他就坐，并等候其他亲朋好友，大伙来齐之后就举行宴会，宾主极其欢洽。大伙酒足饭饱之后，他就讲起了第四次航海远行的故事：

第四次航海远行

兄弟们，你们要知道：第三次航海远行回家之后，我和亲朋好友团聚，日子过得比以前还要舒适、安逸，每天消闲玩乐，大宴宾客，把以前的历险经过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所以又受到了贪欲的蛊惑，还是想着外出远行，盼望同各色人等交往，经商赚钱。我就购买了很多在国外畅销的贵重商品，装载完毕，数目比过去都多，我到达巴士拉，与那里的巨商一块儿坐船启程。

船行驶在大海上，持续地从这片海域到那片海域，从这个岛到那个岛，终于一日遇上风暴，巨浪滔天，船长下令马上下锚泊船，以防险情。那时我们诚挚地祈求安拉的拯救。然而肆虐的狂风刮裂了帆，吹折了桅杆，终于船倾覆了，商旅货物全坠入海里。我使劲游了很长时间，已经疲倦不堪，眼见就要沉入海底，突然我攀住了一块在海面漂着的破甲板，我和其他一些保留住性命的乘客一块儿趴在甲板上，在狂风巨浪的摆布下，飘荡了整整一昼夜。

第二天，狂风巨浪把我们带到了一片海滩上，大家都又饿又

冷，极度恐慌和疲惫使我们无精打采，形销骨立。可巧岛上植被繁盛，我们吃着野草维持生命。大伙卧在沙滩上，直睡到第二天日出时才醒转过来。我们便一起顺着海滩探望前行，不经意间看见远处仿佛有幢房屋，我们迅速跑到那房屋前。房内忽然冲出一帮裸男，沉默着把我们抓起来，领着去见国王。国王让我们就坐，要手下送来一些我们不知其名、也未见过的东西让我们吃。伙伴们饥肠辘辘地大吃起来，可我却没有食欲，便不去吃那东西——安拉让我一向就吃很少的东西，他的这种设计令我得以保全性命。

吃完那些东西后，伙伴们便思维紊乱，都变成了傻子，他们像疯了一般使劲地吃着，这情形简直糟糕透顶。然后别人又拿椰子油给他们喝，还抹在他们身上。喝下椰子油，他们全都变成了行尸走肉，目光呆滞，可是吃起东西来却更加起劲。这场面令我心焦，我也担心那帮裸男也要对我下手，因此忧郁不已。

我小心察看，发现他们是袄教徒，国王叫乌鲁。他们只要发现有人踏上了他们的国土，便会把人抓到国王跟前，让人吃那种东西，还给他椰子油喝，并涂在他身上，使他的消化系统超强运转，能够吃、喝得更多，同时失去理性，无法思想，麻木得如同骆驼一般；然后再给他多吃那东西，多喝椰子油，把他饲养得肥肥嫩嫩，最后杀掉给国王吃。他们是食人生番。

这情景令我忧惧。伙伴们完全成了白痴，受人控制，像牲口那样被驱使出去放养。我极端恐惧，又加上挨饿，所以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样，这样他们反而不来算计我，根本不理我，慢慢就把我淡忘了。我便偷偷潜出那里，赶忙奔向前方。跑了一会儿之后，我突然看见高坡上坐着一个裸男，细细端详，他就是管理饲养我的伙伴以及其他牺牲者的牧民。他发现我仍有意识，与其他人不同，便在远处告诉我说：“你回身向后，再往右边去，就能发现出口。”

我遵循他的话，转向后方，看见右边有一条大道，便马上跑

过去，一直前行；时而因担心追兵而飞奔，时而为歇口气而缓步，我在走出那牧民的视力范围之外，我也看不见他时，这才安下心来。然而此刻夕阳已西下，天色阴暗，我止住步伐歇息，想卧在地上就寝；然而过分的惊惧、饿肚子与劳累令我失眠了。我大着胆子，午夜里就启程，不断地跋涉直到天亮。此刻我饥饿难耐，疲倦劳累，只能以吃果实维持生命，但还是一直前行，没日没夜地穿行着，肚子饿了就吃果实，就这样七天七夜过去了。第八日，我发现远处显现出朦胧的身影，就走上前去；我不停地走着，直到黄昏才抵达那里。不过由于以前两次遇到过麻烦，所以我惴惴不安地从远处窥探他们，发现他们在摘胡椒。

我缓缓靠近他们。那些人发现了我，都奔过来询问："你是什么人？打什么地方来？"

"你们要知道，我太惨了……"我立刻对他们说了我的情况以及各种奇遇。

"向安拉发誓，这太吓人了。你如何逃出他们的控制？你怎能斗胆路过那里？他们为数众多，分散各处，喜欢吃人，没有人能从他们那里逃出来，谁都没有胆量到那里去。"

我原原本本地向他们讲了我和伙伴被抓，还有伙伴品尝不知名食物的经历。他们惊讶不已，并宽慰我，为我祈福，要我与他们呆在一块儿，让我吃咸的东西来填饱肚子，歇了一个多小时，再让我上他们的船，驶往他们所生活的岛屿，还带我拜谒他们的国王。

我为国王祈福，并向他致意，赢得他的欢心与敬重，他对我的遭遇非常关切。我把自己的情况以及自巴格达出发之后在旅程中所发生的奇遇，都娓娓道来。国王和大臣听罢，颇为诧异。国王给我赐坐，让手下款待我吃的。我酒足饭饱之后，净了手，感激、颂扬安拉，接着便去观赏这座城市的景色。

这城市贸易发达，人口众多，各种物品一应俱全，商旅熙来攘往。我觉得在这城市里非常愉快，和本地人相处异常舒畅；而

且国王非常敬重我，我比大臣的身份都要高贵。我发现所有当官的都骑着没有鞍的马匹，感到很不解。一日，我问国王："陛下，你们怎么骑没有鞍的马？坐在鞍上不仅舒服，还能让人神清气爽呢。"

"鞍是什么玩意？我们根本没见过，也没用过。"

"陛下能准许我做出一副来给您坐上试一试吗？"

"行，你去做吧。"

"请赐我少许木材。"

国王命令手下去准备我所需的木料，还召来一个头脑灵活的木工。我指挥他怎么做鞍架，披上毛皮，再装上皮兜胸、腹带，鞍褥则用棉布做成，又喊了个铁匠，指导他锻造出一副脚蹬子，拿索带绑在鞍上；最后找来一匹御马，装上鞍辔，带去拜见国王。国王看后非常欣喜，极为感谢我，并上马检验了一番，觉得舒适异常，便封赏我颇丰。

丞相艳羡我为国王所制的鞍辔，让我帮他也做一副；我便为他做了一副一模一样的。这下群起仿效，当官的都让我为他们做马鞍。我应允了，指导木工做鞍架，指导铁匠锻脚蹬，做出来许多马鞍，出售给各级官吏以及其他行业的人士，我大赚一笔，大家极为敬爱、喜欢我；我的身份在国王、大臣和各色人等中极为崇高。我志得意满，日子过得快活非凡。一日国王告诉我："我跟你说：我们非常敬爱你，你已是我们国家的人了，我们无法失去你，也不能让你从此地出走。我如今想告诉你一件事，望你服从我，别违抗我。"

"陛下吩咐的事，我可没胆量违抗，我简直无法报答您对我的细致关心与呵护；颂扬安拉，我就是您的仆人。"

"我想让一位纯洁、漂亮、可爱又富有的女子和你成亲，使你定居此地，与我一同生活在宫廷中。望你服从我，别违抗我。"

国王的话令我赧然，垂首不发一言。他问："年轻人，为何沉默？"

“一切都由您作主吧，随陛下的意愿而定。”

国王命令手下马上把法官与见证人喊来，立下婚约，当场让一个高贵、纯洁、漂亮、有很多土地的有钱女子嫁给我，还赠我一处高贵美丽的宫室，遣仆役侍奉我，每月都给我薪金。我把以前那种种奇遇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日子过得特别舒心。我心想：“我若想回故乡了，就把她也带回去。命里注定的事肯定会出现；再说将来会有什么变故，也不好说。”我和老婆彼此深爱对方，两情相悦，互相敬重，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就这样过了多年。一日，和我关系最不错的一个邻人的老婆去世了，我前往吊丧，发现他愁容满面，忧心忡忡，看上去惨兮兮的。我开导他说：“你可要节哀顺变呀，别过分沉溺在丧妻的哀痛之中；祈盼安拉偿还你所失去的，添加你的财富、寿命。”

“兄弟啊！”他痛苦万分地说，“我只能再活一天了，如何再续弦？安拉如何能偿还我所失去的？”

“朋友，镇定一点；你很健壮，不要让你的心灵去求死。”

“兄弟，用你的灵魂发誓吧，你明日就会与我分别，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了。”

“为什么？”

“我们这里的传统就是：妻亡夫殉葬；夫亡妻殉葬；今日他们为我老婆出殡之时，就会把我也葬入她的墓里去的；所以说，夫妇中无论少了谁，剩下的那个也就无须再过日子了。”

“向安拉发誓，这是一种会把人逼疯的丑陋传统。”

我和邻人正在交谈之时，不少当地人也进来了，吊唁亡者，准备出殡。他们抬来一个木盒，将尸首殓入，丈夫跟在旁边，他们将尸首和那男人送到郊外海边的大山上，掀起一块巨石，将尸首丢入一个像井一样的洞穴里，再用绳索绑着那男人，将他也投入洞内，并留给他一壶水、七张饼的饮食。他在洞里把绳子卸掉，外面的人就拉出绳子，把巨石依旧掩在洞口上，然后一块儿归去。

参与了这次丧葬后，我喃喃道：“向安拉发誓，这么死太残忍

了！”我便拜见国王，问道：“陛下，贵国为何殉葬要用活人呢？”

“我告诉你，我国有这种传统，夫亡妻殉葬，妻亡夫殉葬；这样无论生死，夫妻俩永在一起，不会分开，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如果有个人，和我一样是个外地人，那么他的老婆在这儿去世了，你们也要他去殉葬吗？”

“不错，就像你看到的那样，所有事宜都按我们的传统来办。”

国王的话令我恐惧万分，愁眉不展，胆战心惊，魂不守舍，生怕老婆先我而去，我就成了牺牲品。后来我又自我解嘲说：“命中注定的事，哪个人能搞清楚？没准我比老婆先死呢。”我便强撑着上班，想忘掉这事。然而不久之后，老婆染病，没几天就故去了。好多当地人赶来安慰我，安慰她的亲戚，国王也依传统来安慰我。然后他们叫来殓尸者，为尸体洗浴，并以最华贵的服装、最珍奇的珍宝来妆扮她，随后殓入木盒，扛到郊外海边的大山上，掀起洞口的巨石，将尸首投入洞内，人们聚过来与我辞别。那时我高呼着：“我不是本地人，我不想按你们的传统……”然而他们充耳不闻我的恳求，捉住我，用暴力捆起了我，把我同一壶水、七张饼一同投入洞内，说道：“卸开绳索。”我不想卸，他们便丢下绳索，掩上巨石，分别回家了。

这个洞位于山坡下，洞内尸骨堆积如山，到处是一片腐臭之气。那时我只顾自责，喃喃道：“向安拉发誓，我必须承受这所有的灾劫，不就是由于我在此地成家立业了吗？无计可施，只盼全能的安拉援救了。不就是这样吗？刚从一种灾劫中抽身出来，又陷入了更恐怖的灾劫中，永无宁日。向安拉发誓，这么死太不值了，被人家丢进来殉葬，倒还不如坠海而亡，要不就像前几回那样在山里死去。”我不停地自责，躺在尸骨上睡着，求安拉救助我，并且我也盼着死去，然而又没有那么快。

一段时间之后，我又饿又渴，费力地坐好，摸着了饼，咬了几

下，又喝了点水，打算走一走。我察觉到这个洞穴异常开阔，到处是尸首和白骨。在离腐尸较远处，我安置了歇息之地。那时我每天、或者隔几天才吃少许饼，喝一点水，生怕还没死时就断炊了。然而不管如何省法，食物总会吃完的。

在这无望的、漆黑的墓穴里，我生活了几日，在我忧伤地思索着食物吃光之后如何是好之时，头顶的洞里忽然猛烈地颤动起来，一阵巨响过后，洞内射进一缕阳光。我愣住了，说："看！怎么了？"我仔细观察着，发现有一伙人在洞口站着。随后一个男人的尸体和一个抽泣不已的女子被他们扔了进来，而且也丢下了水和饼。那时女子发现不了我，我却把她端详得一清二楚。

那些人掩上出口，分别回去之后，我立起身来，拿起一根死尸的腿骨，潜到那女子身边，抓住她的脑袋，用腿骨击倒她，然后又补了两下，把她给打死了。她衣着华丽，还装饰着贵重的珍宝。我抢走她的口粮，躲在我藏身之处，备加节省，每日只进食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少许食物，以防东西吃完，只能饿死渴死。

以后每到上面办葬礼时，我就干掉殉葬的，抢走他的口粮，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就这样我在洞中居住了很长时间。某一日，我被身边发出的响声惊醒，我感到很害怕，心想："什么东西？"我便立起身，手执一根死尸的腿骨，去有动静之处检查。那是一头野兽，被我的步履声给吓跑了。我跟着它追了一会儿，突然发现前方有微弱的光芒，时明时灭。我向那微弱的光芒赶去，离的距离近了，那光芒也由一点变成了一块，这说明那是一个出口。我心想："没准这洞口还有别的出口，这或许是其它的裂隙。"我认真思索了半天，大着胆子来到那光芒跟前，发现这是动物挖开来以便进洞吃死尸的一个出口。

我的心情因找着出口而转为宁静，想到自己又有了生机，不禁感觉像做了一场梦。我费力钻出洞外，来到了海边的大山上。大海把这座山与城市、岛屿都隔绝开来，非人力所能跨越。我欢欣鼓舞，精神百倍，虔诚地感激、颂扬安拉。最后我又爬回洞里，

把剩下的食物收起来，找了一套死者的服装穿上，搜罗了很多殉葬者带来的珍宝饰物，装在死者的寿衣里，取出后放在山上。每日我都要进洞搜罗殉葬的财宝，就这样过了许久。最后我在海边坐着，守候着来往船舶，好向他们呼救。

一日，我依旧在海边坐着，思考如何脱身，突然看见有一艘船在巨浪翻滚的海上行驶着。我在树枝上绑着一件白色寿衣，高高扬起，顺着海滩一边走一边摇晃，还高声叫喊。船上的人循声而至，他们抛下一艘快艇，海员们把小艇驶到我跟前，问："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在这里？此地杳无人烟，你是如何来的？"

"我是个商人，我的船翻了，我趴在一块甲板上，身上携带着一些财物，在海上漂流，幸亏安拉保佑，我最终流落至此。"

我从洞里搜罗来的宝物被他们运上了快艇，他们又领着我上大船拜见船长。船长问我："你怎么流落至此？这大山的背后是一座大都市，我在海上开了一辈子的船了，经常路过这座高山，从未发现过有人，只有鸟兽栖息；你是如何来的？"

"我是个商人，坐一艘大船去外地做买卖；不料途中遇难，船翻了，我携带了一些资财，趴在一块甲板上，被狂风吹到这儿的海边。我从此望眼欲穿地守候着，盼望有过往船舶来救助我。"

我隐瞒了我在那座都市里的生活和遭到殉葬的灾祸，因为我担心船上有来自那座都市的商旅。我给了船长一批宝物，说："你救了我，这里是一份薄礼，送给你以表感激之情。"

他拒绝了，并说："只要我们发现有坠海的或是置身孤岛的人，肯定会去救助他，并把他带上一块走，给他提供吃的和穿的；但我们不收礼。抵达邦德尔之后，我们还会送他一些礼品，使他能够谋生。我们都是看在安拉份上才做善事的，不索要回报。"

我谢过船长，为他祈祷，祝福他。这以后，我跟着他们奔波在海上，从这片海域到那片海域，从这个岛到那个岛，持续地行驶着。一路上，当我记起被葬在洞穴里的情景时，就忍不住惊恐万分；当我记起被商船搭救，化险为夷时，又欣喜若狂，高兴不已。

最终我安然无恙地来到巴士拉，停留了几日，接着启程回到巴格达，与亲朋好友团聚。他们看见我安全回家，全都高兴地祝贺我。我贮存起财宝，自此广做善事，赈济可怜的穷人，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我又过上了以往那样的奢侈日子，常常与亲朋好友欢宴，大吃大喝，自由自在地尽享人间富贵。以上就是我最离奇的第四次航海远行的故事。

说完了第四次航海远行的故事，航海家辛巴达告诉搬运工辛巴达："朋友，今晚还是在这里吃吧。明日你过来，我再对你讲述更加奇妙的第五次航海远行的故事。"然后他让仆役给搬运工辛巴达一百枚金币，又拿出饮食，大家共享晚宴。

搬运工辛巴达和客人们都认为这次航海远行的故事比以前的几次更加离奇，不禁讶异万分。吃完饭，众人辞去。搬运工辛巴达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搬运工辛巴达梦醒之后便洗漱、做晨祷，随后如约去航海家辛巴达的府上，问候他。航海家让他在身旁就坐，等候着剩下的亲朋好友，等人到齐后便请他们用餐，大伙酒足饭饱，每个人都觉得兴高采烈，于是他就说起了第五次航海远行的故事。

第五次航海远行

朋友们，我告诉你们，我第四次航海远行后回乡，获利颇丰，所以全身心地吃喝玩乐、嬉戏玩耍，把以前的历险经过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日子久了，环境变了，我的贪欲又出现了，渴望去国外经商、观光；后来我作了决定，抖擞精神，购买在国外畅销的贵重商品，装好由骡马拉到巴士拉，发现海边泊着一艘性能优良的新船，我非常喜欢，便收购下来，招募了一个船长和一些海员，还安排了仆役，装上自己的商品启程了。那时众人都兴高采烈，昭示出前景美好、买卖兴旺的景象。我们持续行驶，从这个岛到那

个岛，从这片海域到那片海域，到许多都市中去观光、经商。某一日途经一座无人居住的荒岛，岛上仅有一座白色穹顶物体，我们就停船上岸去观光。我明白这穹顶物体就是一枚硕大的神鹰卵，但是此前商旅们并不知情，他们用石块击碎它，里面溢出很多液体，他们还把一只未长成的小鹰拖出来杀了，切下了很多肉。那时我没下船，来了一位乘客告诉我说“走吧，主人，去瞧瞧你曾称之为穹顶物体的蛋吧。”我来到那里，发现商旅们敲碎了神鹰卵，不禁大惊失色，叫道：“你们别再瞎胡闹了，神鹰会来报仇的，要是把我们的船给毁了，那就完蛋了。”

可众人无视我的警告，老是在瞎胡闹。他们正在乱敲乱打之时，突然阳光消失了，顿时我们面前一片漆黑，长空里黑云密布。我们仰望天空，才明白神鹰用羽翼遮住太阳，令地上变得漆黑。神鹰飞来发现自己的卵已遭毁坏，长啸一声，引来了母鹰；两只神鹰在天空里回旋，啸声有如雷鸣。我命令船长和海员们：“立即启航，在灾祸降临之前迅速寻找逃生之路。”商旅们也飞快地跑回船上，船长和海员们马上扬帆启航，驶离孤岛。

船驶得飞快，只求及早远离那片区域，以防遇上危险。然而还没驶出多远，神鹰们已追踪而至，两只神鹰各攫着一块巨石，飞临我们头顶，瞄准后往下丢。幸亏船长及时转弯，大一点的石头掉入船边的海里，掀起狂涛有如高山，几乎将船卷翻。随后母鹰丢下一块小一点的石头，砸中船舵，船尾被毁掉了，整条船也随之倾覆，人们和财物全部坠入海中。我拼命在海里试图逃生，最终还是安拉保佑我，让我攀上一块碎甲板，在海上漂着，任由狂风将我吹至一座孤岛。那时我累得几乎都快死掉了；我由于极度的恐惧和饥饿而变得十分落魄，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我卧在海边，慢慢地等待精力复元，情绪稳定下来后，才站起来缓步而行。我觉得这孤岛似乎是片乐土，林木茂盛，流水淙淙，禽鸟欢歌，树上野果众多，地上百花盛开。我以吃果实、饮泉水维持生命，虔诚地颂扬、感激安拉。

由于极度恐惧与劳累，我仿佛是个伤员，在这孤岛上逡巡，成天都见不着一个人。我晚上就卧在地上入睡。第二天一早，我起身来到树丛中的一条小河边，发现有个老者坐在那里，长相庄严，身穿树叶编成的裤子。我思忖着："或许他就是坠入海中的商旅里的一员，也漂流到此。"我上前向他致意。他默不作声，挥舞着手势作答。我问："老大爷，你怎么坐在这个地方呢？"他摆摆脑袋，以示烦恼、忧虑，然后做着手势示意我把他驮过河去。我心想："索性做做好事，驮他过河吧；我这么帮他，没准还会获得报答呢。"我便很利索地背起了他，把他背到了对岸，然后对他说："老大爷，你下来时小心一点。"可是他没有下的意思，反倒拿双腿死死地勒住我的脖子。我俯视他的双脚，竟如水牛的脚爪一般黝黑结实，我吓坏了，试图把他掀倒在地，然而他死命地勒着我，令我无法呼吸，眼冒金星，最后摔倒在地，昏死过去。

他把双腿的力气松了松，对着我的后背和肩头一通狠揍，我痛彻心扉，难以忍受，只得勉强立起身来，不顾疼痛、劳累，任由坐在我身上的他肆意驱使，他命令我走入树丛，把最美味的果实采下给他吃。我略有迟滞，他便施以拳打脚踹，真是比鞭刑还厉害的酷刑。他不断奴役着我，逼我背着他去他想去的地点，我简直是他的囚徒，稍稍不合他的心意便要挨揍。他整天在我脖子上呆着，连屎尿都排在我身上。想入睡时他就勒紧双腿，卡住我的脖子；可是他只打个盹，片刻之后又会揍我起身，背他前行。我无法抗拒他的凶恶行径，只埋怨自己起初不应怜悯他，更不应背着他。

我就这样被役使，劳累不堪，心想："我好心帮助他，却反遭奴役，向安拉发誓，我今后永不再行善举。"这非人的对待令我沮丧万分，试图一死了之。我隐忍着这苦役，度过了很长时间。一日，我背他来到一片南瓜地，地里的很多南瓜都干枯了。我挑了一个大个的，在瓜蒂处掏个窟窿，将瓤倒掉，又到葡萄藤下采了些葡萄放在瓜内，封上窟窿，在日光下曝晒几日，便成了葡萄酒，

每日喝上一些，好抚慰我所受到的苦难。酒醉之后，我就变得意气风发，兴高采烈。一日，我像往常一样饮酒消愁，他指着酒问我：“这是何物？”

“它是一种让人兴奋的液体。”

那时我已半醉，快活异常地背着他在丛林中穿行，兴高采烈，哼着小调，手舞足蹈。他发现我如此兴奋，便做手势让我把酒给他。他的指示我没有胆量违抗，不得不给他南瓜。他拿起南瓜一下子饮尽了瓜里的葡萄酒，将南瓜抛于地上，摔得稀巴烂。饮完酒后他很激动，醉醺醺地扭动着，然后烂醉如泥，肌肉也变得松软了，慢慢歪倒在一旁。我发觉他喝多了，已不省人事，丧失了意识，我于是拼命用手掰开他那死死勒在我脖子上的粗壮双腿，他被我摔倒在地。我终于不受奴役，逃离苦海了，然而那时我还无法置信。

我考虑到他酒醒之后会来揍我，因此我跑到树丛中搬来一块巨石，瞄准他的头就砸了下去，他的头立即被砸得稀烂，他终于毙命了。希望安拉切勿可怜这个坏蛋。自此我无拘无束，舒适快乐地在孤岛上过日子，吃果实，饮泉水，总是在海边逡巡、远眺，守候着过往的船舶来搭救我。我回忆着我的家世和种种奇遇，喃喃道：“看哪，安拉要我好好活着，要我迟些日子再回归故里与亲朋好友重逢。”

我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地在这无人岛上守候着。又是几天过去了，一日，我总算发现有一艘船来到海边靠岸，乘客们纷纷上了岛。我立即上前同他们打了个照面，他们马上聚过来，问我的经历，询问我如何来到此地。我告诉了他们我的奇遇，他们惊讶地说：“那个要你背着他的怪物叫海老人，只要背上了他，没有人能再活命；你真是幸运啊。颂扬安拉，是他让你化险为夷的呀。”然后他们便供给我吃穿，还携我一块旅行。

在无垠的海洋上，商船行驶了几天几夜，抵达了猴城，这里的房屋都很庞大，而且所有宅子的户牖全都对着海洋。传说市民

们一到晚上就弃家出行，坐船到海上去睡觉，为的是不被夜间入侵的猴群骚扰。我起了猎奇心，便入城观光。当我兴尽而归时，却发现海边不见船的踪影，它已离去了。我觉得难过，深悔不应上岸游览，又想起以前遇到猿猴的事，还有伙伴的下场，不禁在海边坐下痛哭起来。那时一个当地人过来询问道："朋友，你大概是外乡人吧。"

"对，我是个孤零零的外乡人。我本是坐船出海做买卖的，途经这里，便上岸观光，等我回到岸边时，船竟然离去了。"

"走，坐我们的船去海上休息吧；你要是晚上呆在城里，会遭到猴群的袭击。"

"我知道了，这就跟你走。"我一边答应着一边迅速起身，上了他们的船，驶到离岸一里左右的海面上睡了一宿。第二天凌晨，人们驶回岸边，分别回家。这已形成传统了，他们夜夜都是这么过的。要是晚上还待在城里，猴群就会来把你杀死；这岛上有庞大的猴群，白昼抢夺郊外果圃里的果实，藏在山中休息，到晚上便蜂拥入城，杀人作恶。在猴城中，我遇上了一件最为离奇的事情，有一个曾与我同在一艘船上过夜的人问我："朋友，你是外乡人，在城里有没有活干？"

"向安拉发誓，我没有活可干，我也不知该干什么。我本是个腰缠万贯、乐善好施的商人，自己有一艘装满金钱财物的大船，在海上经商，然而途中遇难，船翻了，幸亏有安拉保佑，我因攀上一块碎甲板而保住性命。"

那当地人听罢，递给我一个布兜，说："你拿着它和别人一块到郊外捡石块去。走，我领你去和他们认识，你跟着他们就行了。他们如何行事，你就照办。或许因此你能赚到一些钱，也算是回故乡的盘缠吧。"他便领我去郊外，捡了整整一兜石块，片刻之后，城里走出一些人。他把我介绍给他们："他是异乡客，让他跟着你们学习采集术，他也可以借此谋生了，你们做善事会有善报的。"

“知道了，我们听你的。”他们应允了，让我跟着他们。与我一样，他们一个个都提着一兜石块，一直走到一片开阔的谷地中，谷地里有参天大树，数不清的猴子居于其间；我们一来，它们就溜回树上藏起来。兜里的石块被伙伴们取了出来，他们不停地拿石块砸猴子，猴群仿照他们的行为，采下树上的果实砸过来。我定睛一瞧，被猴群掷过来的竟然是椰子。

明白了同伴的意图后，我便挑了一株最为高耸的、挤满了猴子的椰树，从兜里取出石块，一古脑地往树上扔。猴子就以树上的椰子还击。地上已落满了椰子，而我的石块还没扔完。我捡了整整一兜，同伴们也都捡了不少，我们这才凯旋。我寻访到那个帮我忙的本地人，送给他我捡回的椰子，还向他致以诚挚的谢意。他告诉我：“你出去把它们卖了，收入全归你自己。”他又把他家一间小屋的钥匙给我，告诉我说：“没卖完的先存在这里。今后天天你都要如今日这般，和他们一道去采集，捡来的椰子，要知道有优劣之分；好好管理你赚来的钱，有的要存起来，逐渐你的积蓄就会增多，可以当做你以后回故乡的盘缠钱。”

“太感谢你了，希望安拉降福予你。”

在他的指导下，我天天捡一兜石块，与同伴们到谷地里去采集椰子。同伴们领着我，寻觅果实累累的椰林，我每日捡一兜，一直捡了许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有了很多存货，也售出了很多，获利颇丰，便选购了不少喜欢的东西，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感到凡是我路过的地方，我都会很幸运。

一日，我来到海边，发现有一艘货船开来，停在岸边；登陆的生意人拿着商品到城里去卖，并收购椰子和别的东西。我回去对房主说我想坐船返回故乡。他说：“由你决定吧。”我对他的应允表示了谢意，辞行后来到了船上，跟船长交涉，随后又将椰子和别的货物运到船上，从此告别猴城，再度在海上漂泊。

我们不停地行驶着，从这个岛到那个岛，从这片海域到那片海域，所到之处，皆停船观光、经商。我出售椰子，偶尔也用它来

换其它商品。我所失去的财物全都可以用我所赚来的钱补上,还略有盈余。

一日,我们来到了一个出产丁香与胡椒的岛屿,商旅们说,他们曾见过每根胡椒上都长着宽大的叶子,使胡椒免受阳光和雨水的摧残;一俟太阳下山,暴雨停歇,叶子就歪倒在胡椒的一边。我在这里用椰子交换了不少胡椒和丁香随身携带。后来我们又路过盛产檀香的古玛尔岛和一个方圆五百里、也出产檀香的大岛,当地人作恶多端、嗜酒、不信宗教,对祷告、悔过毫无概念。我们接着又路过出产珍珠的海域,我拿椰子送给采珠人,告诉他:"借着我的好运,你为我采一次吧。"

采珠人沉入海底,采出很多珍贵的宝珠,他们告诉我:"先生,向安拉发誓,你的运气真不错。"我接过宝珠,乐不可支。我同商旅们又往前行,幸有安拉保佑,我们平安来到巴士拉,停留了几日后,我装满货物返回巴格达,与亲朋好友团聚。他们兴高采烈,欢庆、祝贺我安然无恙地回家。

我贮存起财宝商品,随后大做善举,赈济贫穷、孤苦之人,赠给亲友们礼品,常把他们喊来畅饮。我这次的盈利,是我在海里损毁物品价值的四倍。以后,我又过上了以前那种安逸、悠闲的日子;把历险的种种经过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说完了第五次航海远行的故事,航海家辛巴达又说道:"以上就是我第五航海远行当中最为离奇的经历;下面我们开始就餐吧。"吃完之后,他让仆役赠给搬运工辛巴达一百枚金币。

收下赠金的搬运工辛巴达,心中充满了惊讶之情,他走回家里休息。第二天凌晨,晨祷完毕之后,他如约来到航海家辛巴达的府上,问候他。主人请他就坐,与他一起聊天,等候着剩下的亲朋好友,大伙来齐之后就款待他们酒食;待他们酒足饭饱、神清气爽、兴高采烈之时,主人就讲起了他第六次航海远行的故事:

第六次航海远行

朋友们,我告诉你们,第五次航海远行后回乡,我觉得非常快乐,每天吃喝玩乐,把历险的种种经过全部抛到了九霄云外。某一天,我正在家中纵情欢乐之时,突然有一帮商旅来访,他们一脸沧桑,露出怡然自得的神色。他们的到访使我想起远行返家时与亲友团聚那一刻的快乐,又勾起了我出门远游经商的欲望。我便作了决定,购买了不少在国外畅销的贵重商品,装好运往巴士拉。有艘装满商品和乘客的大船正扬帆待发,我就上了船与他们一道启程。

我们持续地行驶着,从这个地点到那个地点,从这个城镇到那个城镇,经商、观光,从商旅生涯中获得快乐。一天,船正在航行着,船长猛然怒吼起来,扯下头巾,拽着髭须,甩自己耳光,不停地痛哭流涕。人们被他的举止搞得惴惴不安。大伙非常慌乱,聚过去问他:“船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乘客们,你们要知道:我们已抵达了一片从未到过的海域,这是由于行程计算有误造成的。若是安拉不来拯救我们,我们就死定了。我们开始虔诚祈求吧,愿安拉救助我们!”

船长边说边攀上桅杆,准备把帆降下来。然而狂风肆虐,刮断了桅杆;巨浪掀烂了船舵;没有舵的船被潮水推向一座大山。船长从桅杆上下来,感慨道:“无计可施,只盼全能的安拉来救助了!天不遂人愿;向安拉发誓,我们遭遇灾劫了,没有人还能活命。”那时我们非常沮丧,众人痛哭流涕,仿佛自己已成鱼儿的食物,互相诀别。然而,船触礁了,粉身碎骨,商品和乘客全都坠入海中。有的人溺死,有的挣扎着登上了山。我也上了山。这座山其实就是一个孤岛,数不尽的船只残骸与财宝散落在海边,这说明此处是船只遇难多发之地;狂风和巨浪又把残骸中的财宝卷上了岸。

幸存的人们稀稀拉拉地站在孤岛上,面对着海边难以尽数

的财宝，再加上过度的惊吓，人们都有些神志不清，说话行为都有些疯疯癫癫。我爬到山巅，四处徘徊，看见有一条涓涓细流，从这边山腰中流向对面的山腰中。河底以及周边地带，到处是翡翠玉石以及种种贵重的矿产，璀璨夺目，如夜晚繁星一般数不胜数。那儿还有贵重的沉香和龙涎香。其状如蜡的龙涎泉受热之后就化掉，淌到海边，散发出馥郁芬芳，抹香鲸特别喜欢喝这种东西；到了鲸鱼肚子里，它就发生了改变，后来又被抹香鲸吐出来，板结成块状，在海上漂流，色泽、外形都有所改变，最终被送到海边，见多识广的商旅就会把它藏起来，价格非常昂贵。那儿的龙涎泉源自险峰峭壁之中，谁都爬不上去。

来到孤岛上的我们，瞪大了惊讶的双眼，端详着天地间的景色，赞叹安拉造物之精妙。那时，一想到生命的安危，我们就惊恐不已。在海边，我们觅到一些食物，贮存好，每日或每隔一日才吃少许，生怕没有食物后在饥饿中死去。我们当中每日都有死掉的。我们为死者沐浴，给他穿上衣裳或从海边找来的布匹，然后安葬。随后死去的人数日渐上升，幸存的人越来越少，还都得了肚子疼的疾病，衰弱疲惫。最后幸存者渐次死去，只留下孤独的我在孤岛之上。那时食物即将告罄，我为自己而伤心，不禁痛哭慨叹道："真希望我早一点死去，还有人安葬我，那才叫有福气呢？无计可施，只盼全能的安拉来救助了。"

几天之后，我觉得死期已近，就挖了一个大坑，喃喃道："待大限来到之时，我就卧在里面等死，希望狂风卷来沙尘，把我的尸首遮掩住，以防暴尸荒岛。"那时我深深悔恨，自责我的蠢笨，自责我总是喜欢远离家乡去海外游历，而不顾遇到过五次险情；并且这些险情，一次比一次厉害；非得到了死亡线上，我才后悔、抱怨，立志再也不航海远行了；而且我外出冒险、奔走是没有什么原因的，因为我过着舒适的日子，我的财富任我花销一生也用不完；这岂不说明我是自讨苦吃吗？最后我思前想后，思忖道："向安拉发誓，这条河肯定有源头和入海口，肯定会流经有人居

住之地。我应该做一艘只坐我一个人的小舟，推入河里，随波漂流，这才是上策。如果安拉首肯的话，一路顺顺利利，那么有可能脱险；要是这一路遇上阻碍，那么就算毙命于河中，也胜过在此地坐以待毙。”我便立刻干了起来，极为困难地弄到了一点沉香木，在河岸上平整地排开，我用在残骸中发现的绳子把木头绑起来，又在其上面垫了几张平整的破甲板，也死死地捆好了，两边各弄来一块小木板，权当做船桨，最后一艘宽度比河底还要狭小的小舟制成了。我在小舟上载满了搜罗来的宝石、财物和龙涎香，还带上了仅存的一点食物，我充满豪情地念道：

走吧，
脱离这险境，
大胆前进，
哪怕丢掉房屋，
任建造者哀叹、伤心。
天涯处处是你家园，
然而你只有一副肉身。
不要因为瞬间的灾祸而恐惧，
什么灾祸都会有止境。
若他命该绝于这里，
便不可能死于其它地方。
大事勿要请人代劳，
因为你能信赖的只有你自身。

小舟被我拖下河，我在舟中坐好，顺流而下；走了一段路，便到了山洞里，小舟笔直前行，四周伸手不见五指。随后来到一个狭小之处，船抵着岸边，头上的石壁又顶着我的脑门。那时已不可能再后退了；故而我责骂自己考虑问题不仔细，慨叹道：“如果这里再狭小一点，小舟进退两难，那我岂不得在此处等死吗？”我

无计可施，只好把一张脸使劲压着小舟，任由河水带着我走，漆黑中，我不知昼夜，胆战心惊，极为恐惧。洞里一直是漆黑一片，时而宽一些，时而窄一些；我倦了，便不由自主地昏昏睡去。搞不清又漂流了多长的路程，又经过了多长的时间，我才苏醒过来；眼睛一张开，只看见一片光亮，我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小舟泊在岸边，好多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站在我身边。他们发现我苏醒了，便跟我说起话来。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不能跟他们对话，这令我感到自己似乎还在做着梦。最后我身边来了一个人，用阿拉伯语问我："朋友！你怎么样了？你是干什么的？你从何处来？你来这里想干什么？山的另一边从不曾有人过来；山的另一边究竟是怎样的？"

"你们是什么人？这是哪里？"我问道。

"朋友，我们是农夫，在此地耕作；我们发现你在小舟里睡着了，就拽住它，让它停在岸边，守候着你逐渐苏醒。让我们知道你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向安拉发誓，我的朋友！让我先填饱肚子吧，我吃完了再告诉你们吧。"

他们马上端来了吃的；我大口大口地吃着，肚子饱了，精力逐渐恢复，心情渐趋平和。安全抵达有人居住之地，这令我欣喜万分，我虔诚地感激、颂扬安拉。我原原本本地把自己的经历、漂流的艰辛，全都娓娓道来。他们听完说道："我们应领他去拜谒国王，这些事情应由他本人来说。"他们拿着我的财宝，带我入宫拜谒国王。

国王向我致意，他高兴我的到来，并询问我的遭遇，我就原原本本地把我的家世和奇遇都向他娓娓道来。国王诧异不已，祝贺我化险为夷。我取出一些小舟上装的宝石和龙涎香献给国王，我赢得了他的敬重，把我视为贵客。自此我就住在宫廷里，与高官显贵交往。

我的经历流传在外，很多当地人和外地人都到宫里来找我，

询问我故乡的事情;从他们那里,我也知道了各国的风俗习惯。一日,国王询问我巴格达的概况和哈里发的政权。我向他描述了一番哈里发的仁政,他大为羡慕;他告诉我:“向安拉发誓,哈里发的政策很明智,老百姓也衷心拥护他的统治;我万分仰慕、崇敬他,我要请你代我送一份礼品给他。”

“我懂了,我听您的。我会把主上的礼品带到哈里发的宝座前,并向他叙述主上的仁政。”

在宫廷里,我生活了很长时间,一直受到敬重,日子过得非常闲适。一日,有关商人预备好船舶去巴士拉做买卖的传闻被我得知了,心中因而想道:“能和生意人一道返回家乡,真是太棒了。”我便赶忙拜谒国王,亲他的手,说明我极为想家,决定和生意人一道坐船回乡。国王说:“由你自己选择吧。有你在我们身边,我们都备感欣慰;如果你想定居在此地,我们会非常高兴的。”

“向安拉发誓,陛下,您的恩典荫庇着我,我永生不敢忘怀。然而我极为想家,恳请您允许我回去,与亲友团聚,享受家的乐趣。”

国王了解到我返家的愿望非常强烈,就把那些即将出海经商的生意人叫来,让他们把我捎上,他还为我置办旅行用品,盘缠钱也由他掏,还嘱咐我送一份贵重礼品给何鲁纳·拉施德哈里发。辞别国王及认识的伙伴之后,我便和生意人启程了。我们路上很顺利地持续行驶,从这片海域到那片海域,从这个岛到那个岛,最终安抵巴士拉。

在巴士拉我停留了几日,悠闲地休整一番,随后带上财宝返回巴格达。我先把礼品送入宫廷,随后返家,与亲人团聚,贮存起财宝,款待亲朋好友,赠他们一些礼品,然后广为施舍,赈济贫穷的人们。数日后,哈里发宣我进殿,问我礼品从何而来。我告诉他:“向安拉发誓,我根本搞不清那里是什么地方,也不清楚如何去那里。起因是那时我们的船只遇难,我漂流到一个孤岛上;我

做了一艘小舟，推进河中，顺流而下，希望能得救……”我告诉他旅行中的经历，怎样漂到有人居住的都市，在那里的日子，还有国王派我带礼品的过程。哈里发诧异不已，非常尊敬我，下令记载历史的官员记下我的遭遇，当做史料放在内府中，供将来的人研究。自此我在巴格达城中生活，又过起了以前奢侈的日子，把历险的种种经过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每天欢宴游玩，不亦乐乎。

说完了第六次航海远行的故事，航海家辛巴达又说道：“朋友们！以上是我第六次航海远行的故事，如果安拉首肯的话，明日我要说最为离奇的第七次航海远行的故事给你们听。”随后他款待众人酒食，还赠给搬运工辛巴达一百枚金币。

用餐完毕，亲朋好友四散离去。搬运工辛巴达揣着金币，心中回荡着诧异的心情，返回家中休息。

第二天做完晨祷，搬运工辛巴达如约来到航海家辛巴达的府上，同别的客人们一同享受饮食。用餐完毕，航海家辛巴达讲起了第七次航海远行的故事：

第七次航海远行

朋友们，我告诉你们：第六次航海远行回乡之后，我获利颇丰，又过上了以前那种奢侈的日子，每天欢宴游玩，挥金如土，这样舒适的生活没过多久，我又起了贪欲，想去海外观光，渴望能出海远行、做生意、饱览各国风光。我便作了决定，准备了好多贵重商品，装起来运往巴士拉。有一艘装满商品和乘客的大船正扬帆待发。我便上了那艘船，又同商旅们一道生活了，这令我快活非凡。

船行驶在海上，借着晴空万里，无风无浪，顺利地来到了中国的边境。那时我们正兴高采烈地聊着经商秘诀，在远行中感到非常快乐，猛然间狂风突起，随即暴雨如注。我们一边在商品上

盖好毯子、袋子，以防渗水，一边伤心地祷告，请求安拉的拯救和佑护。船长奋不顾身地扎好皮带，攀上桅杆，巡视八方，随后跳回甲板，盯着我们，绝望地甩自己的耳光，拽掉唇上的髭须。我们万分诧异，问他："船长，到底怎么了？"

"我告诉你们：风浪把船推到了大洋的尽头了，我们真心祈求安拉救助，都去办后事吧！"他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袋子，抓出袋中的一把泥土，掺上水，片刻之后嗅了嗅，然后从柜子里又拿出一本小册子，掀开看了看，说："乘客们，我告诉你们：奇闻异事都记在这小册子里面，它说此地乃圣灵所居，圣苏里曼·本·达伍德便是在此去世的；因此没有一个抵达这里的人能够生还，必定会遇害。像大山一般的鲸就生活在此地，只要是到达这里的船舶，全都会被鲸吃掉。"

船长的话令我们惊惧不已。他的话音刚落，船身就晃动起来，猛地被抛到半空，然后又坠入海里，随后传来雷鸣般的声响，我们胆战心惊，觉得马上就会被鲸鱼吃掉。刹那间，一条山一般的鲸鱼浮出海面，我们惊呆了，痛哭流涕、无可奈何地坐以待毙。此刻，又一条更为庞大的鲸鱼浮现出来。我们哭天喊地，无计可施，互道诀别，准备让它们吃掉。然后一条更为巨大、凶恶的鲸鱼出现了。三条凶狠的鲸鱼围攻着小船，眼看它们就要把船、乘客及货物都吞掉了。我们都惊恐得不知所措。在这危急时刻，突然狂风大作，巨浪滔天，小船碰到礁石，粉身碎骨，乘客和商品全部坠入海中。

我立即除去衣衫，只剩下一件衬衣，在海浪中挣扎着，划了一阵子，攀上一块碎甲板，就这样漂在海上，随便海浪怎么耍弄我。置身于此绝境，我只得自责道："航海家辛巴达！你执迷不悟，虽然多次历险，仍然想出海远行；就算是悔过了，但也只是做做样子。这一切全是由于你贪婪而要承受的惩诫，所以尽管你富可敌国，依旧要承受这灾难。"

随后我渐渐让理性战胜了情绪，告诉自己说："有了这次惩

诚，我幡然醒悟，真心悔过，永远不再渴求，也不再谈起航海远行了。”我不停祷告，诚心祈求安拉；又因想起往日那闲适、游乐的岁月而悲伤。就这样过去了两天，最终我来到了一片海滩。我上了岸，才发现是一个面积不小的岛屿，岛上有林木、溪流。我就吃果实、饮泉水，使自己活了下来，我的精力逐渐复元，心情平静，胸襟开阔，毅力坚定。

我在孤岛上奔走，想找条生路，随后我看见一条湍急的大河，不禁想起上回乘船的遭遇，心想：“我得造艘小舟，就跟上回一样，或许我可以逃生。如果可以逃生的话，那我就真心悔过，痛改前非，终生不再航海远行了。如果途中遇险，我就死了算了，远离尘世之苦也不错。”我便找了几根木头，又弄来一些树枝和枯草，做成绳索，紧紧地捆扎成一艘小舟。我对它说道：“要是这次得救的话，一定是安拉在暗中佑护我。”我把小舟拖入水中，坐在舟中，顺流而下。

小舟持续行驶了很长的路程；一日，两日，三日，不停前行。我在舟中安睡，三天里只饮了些河水，什么东西都没吃。极度的劳累、惊恐与营养不良，令我仿佛一只病鸡。最后河流流进一座山峰，从山洞里穿流进去。我担心洞中又如上回那样因狭小而出现险情，便试图把小舟泊住上岸；可是水势湍急，我没法泊舟，只得顺流进入洞中。我觉得必死无疑了，慨叹道：“无计可施，只盼全能的安拉来救助了。”

所幸片刻之后，河水便从洞里流了出来，来到一片旷野，我面前出现广阔无垠的低地，河水倾泻而下，激流声有如电闪雷鸣。小舟挣扎在激流中，我胆战心惊，死死握住木板不敢轻举妄动，生怕坠入河中。小舟在湍流中飞驰而下，在这危亡时刻，我既驾驭不了小舟，又没法登陆。最终，我来到了一座都市近郊，那里屋舍俨然、人口众多。河边的居民发现我在小舟中坐着，被激流挟持而下，便立即扔出绳子和鱼网，将我救离险境。我一来到岸上，便由于极度的营养不良、惊惧和失眠而昏死过去。他们赶紧

抢救我，才使我复苏过来。他们当中的一位老者特别慈祥，对我十分关切，把他的衣裳脱下来让我穿，领我到城里去洗澡、用香熏身，请我喝美味的酒水，还领我上他家，在客房里坐下，为我准备可口的饮食。我酒足饭饱，仆役便呈上开水让我刷牙净手，还给我手绢擦拭。随后老者整理好一间偏房，让我住着，还要仆役悉心服侍我。他视我为贵客，我的膳食很不错，住得也很舒心。三日后，我的精力慢慢复元，心情平静，胸襟开阔，恢复了正常。第四日，老人过来探望我，说："年轻人，你给我们带来了安慰；颂扬安拉，是他令你化险为夷。如今你想不想陪我去集上逛逛，把你的东西售出，再买点儿其他的货物？"

我不知他在说什么，沉默着暗自思忖："我有什么东西可卖？他干吗这么说？"然后老人又说道："年轻人，走吧，我们一同到集市上去吧，你不要再迟疑了，要是谁开出了你满意的价格来买你的东西，你就卖吧；要是价格不高，那么先把东西暂留我处，待价格上扬时再出售也可以。"

我想了想，暗自嘀咕："先跟他去，瞧瞧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就告诉他："我知道了，我听你的。老人家，每件事我都会遵从你的教导，你的行为可以修来福运的。"

我跟着他上了集市，发现人们已经劈开我坐的小舟，放在集上请人在卖，原来，那些木块都是檀木。拍卖开始了，生意人互相竞价，价位上升到一千枚金币时，就停住了。老人转身告诉我："年轻人，你要知道：当前的市场价就是这么高，你想不想卖？要不先等一等，我帮你存储好，待行情再攀升时再脱手？"

"老人家，由你做主了；你想怎么处理都行。"

"年轻人，我再加上一百枚金币，你出售给我行吗？"

"行，那就给你吧。"

老人命令仆役抬着檀木回去，存储在收藏室里。我随他返回家里，相伴而坐。他给了我金币，他还借给我一个兜，装起金币，用锁锁好，随后给了我钥匙。片刻之后，老人问我："年轻人，有件

事我想征询你的意见，希望我的打算能被你接受。”

“老人家，有事就请讲。”

“我告诉你：我都六十岁了，却没有儿子，惟一的一个女儿，长得还算漂亮、可爱，也有一些财产；我想让她跟你成亲，和你过日子。我死后，你要继承我所有的积蓄和在商务机构里的官职。”

我一言不发。老人又说道：“年轻人，你听我的话，接受这门亲事吧；我都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你听了我的话，我把女儿嫁给你，那么你就是我的儿子了，一家人在一块过日子，我的现金和田产都是你的。将来没有人会管着你，你想经商也行，想返回故乡也行。总之财物都是你的，任由你支配。”

“老人家，向安拉发誓，你就好比是我的生父。在历经艰险、尝尽苦难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主见了。你做主此事，随你的意愿而定吧。”

老人让仆役把法官和见证人喊来，立下婚约，准我和他的女儿成亲，又大办丰盛的喜酒，款待来宾。新婚之夜，妻子妆扮得华美、艳丽，简直美艳绝伦。她的陪嫁饰品，款式多样，每件都是由价值几万枚金币的玉石、珍珠制成，有的饰物简直价值连城。我们互相深爱对方，感情真挚。自此夫妇过上了琴瑟和谐的日子，两个人相依为命。

此后丈人染病而亡，我收殓、葬好他的尸首，接管了他的一切；财产都归我，仆役由我驱使，生意人都拥戴我就任他本来担任的官职。在商务领域，他的岁数最大，威信最高，所有的贸易交往都得经他首肯后才得以生效。生意人在他辞世后拥戴我继任，所以我频繁地与城中的人们交往。时间一长，我就了解到他们每个月都有一次变身。每个月的开头几天，他们身后就生出双翼，在半空中飞翔，而女人和孩子则留在城中。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心中狐疑，暗自想道：“等到下个月的头几天，我去跟某个人聊一聊，知道是怎么回事，没准他们肯背上我一块去飞翔呢。”我一直守候着，到了下个月的开头，我发现他们的肤色与身体都有

了改变，就去拜访他们中的一员，跟他聊天，求他说："向安拉发誓，把我也背上飞一次吧，然后再背我下来。"

"不行，绝对不可以。"他一口回绝。

我死缠硬磨，终于获得了允诺。我瞒着家人，由他背着，与他们一起翱翔在天宇中，他们直飞上九霄，这里连神仙颂扬安拉的嗓音都清晰可闻。我惊异艳羡，于是顺口说道："颂扬安拉！多谢安拉！"

话音刚落，天上就燃起神火，几乎烧着了他们。他们疾速躲藏，瞬间就降落在一座大山之巅。他们责怪我、愤恨我。他们把我丢在深山里，四散飞去。我于是自责道："刚逃过一劫，马上又陷入更危险的灾劫之中，我太不幸了。无计可施，只愿全能的安拉来救助了。"

在山上逡巡的我，不知该怎么走，正当我惊恐不安，觉得自己要命丧于此的时候，忽然有两个有如明月般可人的小孩来到我面前，他们一人倚着一根金手杖。我上前致意，并问道："向安拉发誓，让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我们是安拉的忠实信奉者。"他们边说边把一根金手杖交给我，然后飘然离去。我倚着金手杖穿行山间，一面很诧异地回想着两个小孩的举动。猛地，有一条巨蛇出现在我面前，它正在吞噬着一个男子。已被蛇吞噬到腹部、即将毙命的男子惨叫着呼救，喊道："祈盼安拉消解掉救我之人的灾劫。"我循声上前，挥杖击毙巨蛇，把他给救了出来。他走过来，激动地说："你有恩于我，我再也不会与你分开，我想一辈子跟着你。"

"行，很高兴你和我在一起。"我对他说，然后我们共同上路。片刻之后，对面有一伙人走过来。我凝神细看，看见他们之中有个人，正是刚才背我上天的那个人。我上前向他致以歉意，说好话宽慰他："兄弟！你怎能这么对付兄弟呢？"

"就是因为你颂扬安拉，我们才遭到火烧。"

"我不知情呀，不要再怪我了，以后我保证不再说话。"

他要求我别开口颂扬安拉，然后才答应背我回去。随后他载着我，顺利飞回城里。老婆迎上来，祝贺我毫发无损地回家，还提醒我："今后不要与他们出游，不要同他们交往。他们无宗教信仰，不懂得感激、颂扬安拉，他们是恶魔的同党。"

"那为何你爸爸过去同他们交朋友呢？"

"父亲同他们不是一路人，也不做他们那种勾当。既然我父亲已经故去，我觉得你应该把他的地产、商品全都出售掉，换成金钱回故乡去。反正我的父母都已亡故，我对这里也无眷恋之情了；我要与你一道回去。"

我接受了老婆的提议，把岳父留下来的物品渐次出售掉，并打点行装，准备有人远行时，可以随时跟他一起回故乡。最后，城里有人想出海远行经商，然而找不着现成的商船，只得购置木料，自行建造了一艘大船。我把盘缠钱交给了他们，携着老婆与财宝，丢下各类产业，离城出发。商船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中，从这个岛到那个岛，从这片海域到那片海域，一路上风和日丽，万事如意，最终安全抵达巴士拉。

在巴士拉我并未停留，而是乘船直往西行，最后来到巴格达，与阔别多年的亲朋好友团圆。他们告诉我，自我第七次航海远行出发直到回乡，一共过了二十七年。他们没有我的音讯，在这悠悠岁月中始终伤心失望。我意外返乡，与他们团聚，描述行程中的经历。他们觉得诧异不已，对我的化险为夷感到非常高兴。

我贮存起带来的财宝，随后真心实意地进行了悔过，保证以后再也不外出航海远行了，也断绝了做生意的欲望。我记起多年来闯荡海外，历经艰险，随时都有可能死掉，幸亏有安拉佑护，使我可以安然无恙地返回故里，与亲人们共享家的温馨，过着闲适的隐逸日子，颐养天年，我真诚地感激安拉，这一切都是拜他所赐。

说完了第七次航海远行的故事，航海家辛巴达又跟搬运工辛巴达说："我的历险、奇遇和毕生的功业，如今你应该都知道了吧，我的陆上辛巴达先生！"

"向安拉发誓，祈求你能谅解我，是我看错你的为人了。"

航海家辛巴达乐于助人、勤于赈济，毕生待人豪爽大方，常常款待亲朋好友，同他们一块饮食、聊天、游玩，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安适，一直到年老谢世。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

高西木和阿里巴巴

传说在古波斯的一个城市中,有这么两个兄弟。哥哥名叫高西木,弟弟名叫阿里巴巴。父亲死后,他们二人分家另过了,各过各的日子,不过,分家后没多长时间,由于继承来的财产不多,他们的钱都折腾干净了,日子一天天难过起来。兄弟俩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只得辛辛苦苦地想办法谋生。

不久,高西木娶到了一位阔佬的女儿,他凭着岳父的宠爱得到了些财产,就开始经商,开设店铺、买卖货物,他财源广进,规模日渐扩大,他的店里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许多昂贵的货物存放在仓库中,另外,他又埋起他积攒的财宝,日子过得很是顺心、舒服,他声名远扬,是闻名全城的商业巨头。

阿里巴巴的妻子来自蓬门小户,夫妻二人的所有财产除去一间旧房子,就是三头毛驴了,日子过得很是艰难。阿里巴巴以砍柴卖薪当做谋生的手段。每天,他牵着三头毛驴到山林中去,砍了柴背到集上去卖,这就是他生活的依靠了。

山林之中

一天,和往常一样,阿里巴巴牵了三头毛驴,到山里去砍柴。他将枯枝和干木头伐下来堆做一堆,捆扎好让毛驴来背,正在他想要下山时,一大团烟雾在他的右方升腾起来,向他飞了过来,速度很快,渐行渐近。定睛一瞧,他这才发觉向他这里逼近的是个马队。他发现了这一点后大惊失色,战栗不已,惟恐会同强盗相遇,遭到杀害不说,毛驴也会被夺走,于是他转身便逃。可是,

他觉得奔出山林是没有时间了，那支马队正在逼近，于是他只好把背负木柴的驴子往林间小径里一赶，然后便躲到了一株大树上。大树的旁边有块巨型石头。在枝繁叶茂的树上藏着的他能把树底下的事儿瞧个一清二楚，但是树底下的人不会发现他。那支马队与此同时奔到了树底下，在石头前面，他们全都下了马。瞧上去，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年少勇猛、机灵而富有生气。认真将他们端详过后，凭着他们的动作、形象，阿里巴巴认定他们是群劫匪，很明显，他们刚刚拦路抢劫了一伙商队，带着金钱和货物到这里来，不是想分赃就是想藏宝。在心里盘算着这些的同时，阿里巴巴也数清了他们的人数是四十。

在树底下，他们把马拴好，将显然装满了金银财宝的、沉重的鞍袋摘了下来。那里面有个人像是首领，他也把沉沉的鞍袋一背，穿过山林，来到大石头前面自言自语道："芝麻，芝麻，开门吧！"大石头在首领的叫喊声中闪现了一条宽广的路。劫匪们依次进入，那个首领殿后。大门在他一进了洞之后就自动关上了。

阿里巴巴在强盗走入山洞后一直在树上藏身，悄悄探望，他只怕他们会猛地出洞，那他就会被他们抓住，引来杀身之祸，因此他没有胆量从树上下来。最后他决定偷走一匹马，然后将自己的驴赶上，逃回城中去。然而，山洞的门在他打算下树时猛地打开了，第一个出山洞的是劫匪的首领，他在门前站住，瞧着手下，点着数，随后便念着咒语说："芝麻，芝麻，关门吧！"果不其然，洞门在他的叫喊声里自动关闭了。

芝麻，芝麻，开门吧！

那些手下等着首领清查完毕之后便走到自己的马旁边，在鞍子上放置好了鞍袋，然后便都一跃上了马，在首领的带领下风驰电掣而去。阿里巴巴依旧在树顶藏身，打探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远去后好一阵，他才有胆量爬下树来。刚才，他惟恐那些人中的某一个会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返回，那他就暴露了，因此才

迟疑不决。然后，他对自己说：“我得看看这个咒语是否应验，这个洞门在我的命令下是否开关自如。”因此，他放声叫起来：“芝麻，芝麻，开门吧！”山洞大门等他的话音一落便訇然洞开。他进门后抬眼望去，这是一个封着顶的大山洞，洞很高，光由洞顶的透气孔中泄入，明亮得像是灯光。他开始觉得强盗们的窝里不可能有什么东西，只是黑乎乎的一片。但是，一切大出他的所料。望着堆了一洞的财宝，他瞠目结舌。在这里面，一堆又一堆的丝绸、彩缎、绣着花的衣裳一直挨到了洞顶，还有成堆的彩色毯子和不计其数的金银货币，散落在地上或是搁在皮袋子里。阿里巴巴望着这大宗的金银财宝，他坚信这些财宝是强盗们历代抢劫和收藏下来的，并非只是几年的收藏。

走进山洞之后，山洞的门就自动关上了，但是阿里巴巴还记着那能让门打开的咒语，他并不害怕无法出洞，因此有恃无恐、心安理得。与此同时，对于洞里面的财宝，他无动于衷，最令他动心的是钱。所以，他计算好毛驴的载货能力，决定拿几袋金币藏到柴捆中，让驴驮回去。他觉得这么办，人们发现不了钱袋，会依旧把他当做以砍柴为生的樵夫。

依照着自己的想法，阿里巴巴收拾好了一切后说：“芝麻，芝麻，关门吧！”山洞大门在他的叫喊声中关上了。这句咒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洞门会在有人进洞时自己关上。正相反，人们要是来到了洞的外面，洞门只有在说完：“芝麻，芝麻，关门吧！”之后才会关上。

吐露秘密

带着这些钱，阿里巴巴牵着驴飞速赶回了城，他一进家门就把门关好，将柴捆卸下来打开，把一袋金币带到屋子里给妻子看。她发现这是一袋金币，就害怕阿里巴巴拦路抢劫，犯了罪了，因此，她破口大骂，说他不能只为了获得钱财就去犯罪。

“我没当土匪呀。我做的事，只能是你同意的，有助于我们的

生活的。”阿里巴巴解释着，接着就对妻子讲述了山林中的那一幕以及他的举动，然后他从钱袋里倒出了金币让她来瞧。

听罢，阿里巴巴的妻子欣喜若狂，那金光闪烁的钱币直晃她的眼睛。这会儿她往地上一坐便数起钱来。阿里巴巴说：“唉！蠢东西！按照你的数法，哪年哪月能数完呢？倒不如我挖个洞藏好这些金币，别让这个秘密被别的人探听了去。”

“你这么想很正确，就这么办好了。但是，我得称称这些金币有多少，心里好有个底。”

“你因为这事开心，这也难免，可是得小心呀，一定别告诉别人。”

阿里巴巴的妻子匆忙地到高西木家去了，要借他们的升来用，高西木正好不在，她就告诉他的妻子：“嫂嫂，把你们家的升借给我用用好不好？”

“你要用大升还是小升？”

“请把小升借给我吧，我不用大升。”

“稍等片刻，我来拿。”高西木的妻子嘴上应着，私下里却在升的底上涂了些蜜蜡，她坚信，不管阿里巴巴的妻子用这升称量什么东西，这蜜蜡上总会粘上一丁点，她因此好知道他们打算称量些啥。高西木的妻子打算用这个办法让她的好奇心获得满足。

对于她的阴谋，阿里巴巴的妻子一无所知，她把升拿回家就开始称量金币，与此同时，阿里巴巴继续挖洞。阿里巴巴等她称量好金币后把洞也打好了，就这么着，这夫妇俩一同把金币藏到了洞里，他们万分谨慎，把土掩到洞口埋好，再把地上踏平。

在称量好金币之后，一枚金币粘在了升中的蜜蜡上，可是阿里巴巴的妻子却并没留意到这点。然后，这位善良的妇女到她的嫂嫂那里还升。发现是金币粘在升底的蜜蜡后，高西木妻子的羡艳妒忌之心立刻被煽动起来了，她于是喃喃自语道：“哦！他们用我的升称量的东西是金币。”她惊奇不已，因为想到了阿里巴巴是个不名一文的人，居然会拿升来称量金币。

高西木逼迫阿里巴巴

因为这桩事，高西木的妻子一直在揣摸、考虑，久久不能忘怀。她等到太阳落山、高西木风尘仆仆地归来后，便急不可耐地告诉他：“你这个家伙！一直以来，你觉得自己是大富贾，是很有钱的。然而，你醒醒吧，同你相比，你的弟弟阿里巴巴却富比王侯呢。比起你来，他的财产多多了，他得用斗来称量他积蓄下的金币呢。你攒下的金币有多少，只要数数就能清楚。”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高西木半信半疑问道。

高西木的妻子便细数起阿里巴巴的妻子借升和还升的事，还有那枚粘到升上的金币被她瞧见的事，接着她便给他看了那枚金币，那上面还铸造着古代帝王的名字和年号。

对这事儿知道得一清二楚之后，高西木的心中也油然升起了惊羡和怀疑，贪欲和梦想产生了，一整夜他都无法入眠。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便起身找阿里巴巴去了，他说：“弟弟呀！看上去你穷兮兮的，可怜巴巴的，实际上你是个闷声不响的有钱人呀。你囤积了大笔钱财，多到甚至得用斗称量才行呢。”

“你在说些个啥？我听不懂。你来讲讲明白吧。”

“我在讲什么你一清二楚。别打算装傻充楞来糊弄我。”高西木怒气冲天，给他看了那枚金币，“你拥有不计其数的这种金币，这一枚只不过是粘到了升里，让我的妻子发现了。”

顿时，阿里巴巴醒悟了，看来高西木和他的妻子已经晓得了他埋藏金币的事，他暗自揣想：“看来是无法再对这件事藏着掖着的了，这样会带来厄运和祸事，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他在这样的情势下很是为难。最后，他无可奈何，在逼迫之下，只能竹筒倒豆子，将强盗和洞里的金银财宝一古脑地告诉哥哥。

听罢，高西木疾声厉色：“你发现的那个藏财宝的山洞的地点，你一定得一五一十地对我讲，同时，还要告知我能开关山洞大门的那两句咒语。我这会儿先告诉你：倘若你不把一切都毫无

保留地告知我，我会把你告到官府里去，你的财宝会被长官没收，你也要被抓到监狱里，最后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阿里巴巴就原原本本地将山洞的地点、开门和关门的咒语说了出来。高西木听得全神贯注，他死死记下了所有的要点。

高西木在洞里

次日，天刚亮，高西木就把雇来的十头骡子一起牵进了山，他依着阿里巴巴所言来到了他躲藏过的那株大树下，强盗的窝被他找到了，他发现，眼前的一切与阿里巴巴的叙述大致不差，便坚信自己已经来对了地方，他因此大叫起来："芝麻，芝麻，开门吧！"

山洞大门在高西木的叫声中洞开了，一条通衢大道展现出来。进入山洞后，高西木就看见大堆的金银珠宝和稀世的物品摆放在那儿。一等他进了洞，洞门就自己关上了。他认认真真地鉴赏起物品来。这大宗的金银珠宝一落入他的眼中，他就大发赞叹，眼睛都不够用。他打起精神把金币收妥，足够十匹骡子背的，将金币装袋后又把袋子背到洞口，打算往洞外背，再由十头骡子往家里运。可是，事情并未遂他的心意，大出他所料。这会儿，那句让洞门打开的咒语让他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高声叫着："大麦，大麦，开门吧！"山洞大门紧闭如故。他一下子手忙脚乱了。他思索着，把所有的庄稼、粮食的名称统统叫了一遍，惟有"芝麻"他却忘了个干干净净。他忧愁万分，惧怕不已。在山洞里，他来回地踱着，对于在洞门旁堆放好、打算拿走的金币，他也没有什么欲望了。他被关在了洞里，忐忑不安，极度的惊慌失措。那些金银珠宝片刻之前还令他大喜过望、欣喜若狂，如今却引发了灾难和懊恼。

高西木死了

因为高西木的贪心和妒忌过了头，他已大祸临头，非但所有的指望都已渺茫，还招来了杀身之祸。他被关在洞里已濒临绝境，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强盗们在那一天的午夜抢劫之后回来了，远远地，那一群牲畜便映入了眼帘，他们十分惊讶，因为不晓得骡子到这里来做些什么。这是因为高西木为了不让它们走散，把骡子的脚用线绳捆住了，它们便全部进了林子，找些小草来吃。大盗们并不过分关注这群骡子，以为它们是迷了路，没什么不对头，只有一点挺怪，它们迷路的地点未免离城市太远了。

率领着手下，强盗首领来到了洞前，大伙下马后念动了咒语，洞门便随声洞开。在山洞里，那得得的马蹄声早已传入高西木的耳中，并渐渐逼近，他晓得大盗们来了。立刻便浑身酥软，觉得大限已到了。他壮壮胆，怀着点儿侥幸心理等洞门一开，便一下子闯了出去，打算逃出生还。然而，兵械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和大盗的首领迎面碰上。他将高西木一刀砍翻在地，一个手下在旁边拔出剑来一挥，高西木被劈为两半，一命呜呼。

强盗们奔到山洞里清点物资，那宗金币本已被高西木放入袋中，在门边摆好打算拿走，现在也被他们放回原处，继续存放。大盗们在此事之后并不把阿里巴巴拿走的那些金币放在心上。然而，别的人会破门而入这件事却让他们莫名其妙。因为这个地点天生险峻，歧路丛生，满是悬崖峭壁，要想到这儿来真是要历经千辛万苦，何况倘若任何人不晓得开门关门的咒语，想进入山洞是门儿都没有的事。他们一想至此，便将高西木的尸身当成了出气筒，他们一气儿将他的尸体大卸成四块，在山洞门里面悬挂，每一边挂两块，告诉有胆子来到这儿的人，他们会落得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一个榜样。把这惩戒之策付诸实施之后，他们出了洞。依然关好了门，随后上了马，一阵风似地离开了。

高西木的尸体

高西木直至夜半三更仍然没有归来，他妻子的忐忑、焦急和担忧之心也渐渐滋生。她慌忙来到了阿里巴巴的家倾吐苦水："弟弟呀，一大早高西木就出了门，这会儿还没回家。你清楚他干啥去了，我害怕会有什么不幸发生，很是牵挂，要是那样就完了。"

阿里巴巴也有预感，高西木肯定是遇到了不测，因此才无法准时归来。尽管他惴惴不安，却依旧开导着高西木的妻子："嫂子呀，也许他迟归是出于细心，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干的事，他回城时绕了远道。我觉得再过上一阵子他就会回家了。"

听罢，高西木的妻子多少有了点指望，她怀着侥幸之心回家，安安心心地等着丈夫。可是，夜深人静时依旧不见他归来。她惶惶不可终日，心慌和害怕已趋极致，她不禁嚎啕大哭起来。可是，她惟有压低喉咙，小声地哽咽，惟恐左邻右舍得知个中原委，她自怨自艾，后悔莫及："为什么我非得把阿里巴巴的秘密告诉他不可，让他因此又羡慕又妒忌？这明显是要自寻烦恼，自作自受呀。"

高西木的妻子坐立难安、手足无措，她终于等到了天明，便又慌里慌张去了阿里巴巴那儿，她哀求着他，让他千万要去打探哥哥的下落。

阿里巴巴对嫂子好言相劝，随即便牵上三头毛驴上山去了。走到大石头的附近时，地上的血迹映入了他的眼帘，可是他的哥哥和骡子却踪影全无。他发现这个噩兆后，便晓得大事不妙，因此不胜恐怖。他来到石头前面，朝着洞门念道："芝麻，芝麻，开门吧！"门一下子打开了。举步进入山洞后，高西木的尸体进入他的视野，右边悬挂了两块，左边也同样有两块。阿里巴巴吓得魂飞魄散，可是只好强打起精神，将哥哥的尸体整理好，扎成两捆，用柴火裹好装成柴火捆，打算让一头毛驴来背。另外，他像捆扎尸

体一样捆好几袋子金币，用柴火仔细地掩饰好，捆成两捆，打算让另两头毛驴背。诸事完毕后，他念动咒语，关好洞门，随后便在高度戒备之中牵着驴子下山去了。他一路小心翼翼，将尸体和金币搬运了回来。

把背负着金币的毛驴牵回家后，阿里巴巴叮嘱妻子埋藏好金币，但是，他却缄口不言高西木的事。然后，他牵好背负着尸体的毛驴，径直前往高西木家。听到动静后，高西木的女仆玛尔基娜开了门，把阿里巴巴和毛驴让到了院子里。

从驴背上，阿里巴巴卸下了高西木的尸体后告诉女仆："玛尔基娜，着手处理老爷的丧葬，让他入土为安吧。我这会儿得先去给嫂嫂报丧，接着就去给你打下手。"高西木的妻子正巧在这时从窗子中发现了阿里巴巴。于是便问："阿里巴巴，我丈夫到底咋样了？看来情况要糟，一看你阴着脸我就晓得。赶快讲讲事情怎么样了？"

阿里巴巴就一五一十地向嫂子报告了高西木的事，还有他将尸体偷偷运回来的事。

安葬高西木

把情况从头至尾讲述完毕之后，阿里巴巴便说："嫂嫂，事情至此已不可挽回了。尽管很惨，可是为了保住我们的身家性命，我们必须死死守住秘密。"

晓得丈夫命丧黄泉后，高西木的妻子痛哭失声，她告诉阿里巴巴："我的丈夫就是这个命，能怪谁呢，命数所限罢了。我如今为你的生命着想，会对这桩事守口如瓶的。"

"安拉的决定是不可违背的，只有安心接受，如今你可以放下心来歇歇了。我等你守寡的日子过后就纳你为妾，你会过上舒心日子的。我妻子心肠好，待人很不错，她既不会妒忌你，也不会让你烦恼，对此你大可不必操心。"

"就这样好了，只要你认为好就行了。"说罢，她不禁放声大

哭。

哥哥的死也叫阿里巴巴流下了眼泪。从嫂子那里出来后，他同女仆玛尔基娜讨论起哥哥的丧葬事宜来。他等商量完毕并且可以付诸实践后，才赶着毛驴回家去了。

玛尔基娜等阿里巴巴离开后便立即去了家药店，她行若无事似地和店主聊起来，问他什么样的药可以医治奄奄一息的患者。

“哪一个病到了要吃这种药的程度？”店主问玛尔基娜。

“我家主人高西木呗，他生了病，快要不行了。他话也说不出，饭也吃不下，都好几天了，我们都快对他的康复不抱指望了。”说罢，她便买了药回家。

次日，玛尔基娜又去了药店，她买的这一服草药药劲很大。她换上了愁眉苦脸的样子哀叹道：“恐怕他根本没有能力服药了，只怕他不等我回去就不在了。”

阿里巴巴在玛尔基娜有所举动时也打点好了一切。在家里，他等候着，只要一有痛哭和哀嚎的声响从高西木家里传出，他就会装出满腹伤痛的样子，前去协助处理丧事。

第三日，玛尔基娜在天刚蒙蒙亮时就蒙好面纱去了裁缝店，她要找缝纫高手巴巴穆斯塔法。她把一枚金币递给他之后说：“把你的眼睛用布遮住后，请你同我去我家。”

巴巴穆斯塔法不愿意。玛尔基娜再次递过来一枚金币乞求他，要他前往家中。

被蝇头小利打动了的巴巴穆斯塔法应允了下来，他把自己的双眼用布遮好后，就在玛尔基娜手牵手的带领下来到了黑屋子里，高西木的尸体放在那儿。玛尔基娜在这会儿将遮眼的布解开，她指点说，他得将高西木的尸体拼凑起来并天衣无缝地缝好，她把一匹布往尸体上一抛说：“你抓紧点儿，先缝好尸体，再按照死人的身体做套寿衣给他。你把这些事做好了，我会再加薪水的。”

依着玛尔基娜的叮嘱，巴巴穆斯塔法真的缝好了尸体并做好了寿衣。玛尔基娜认为不错，于是再次将一枚金币给了巴巴穆斯塔法，同时，她把他的双眼再度遮好，拉着他的手让他返回裁缝店。

玛尔基娜接着便马不停蹄地往家里赶，她伙同阿里巴巴将高西木的尸体用热水洗净，为他穿上寿衣，装殓完毕，停放妥当，安葬前的手续一一完备后，她便去清真寺中向阿訇报告了噩讯，并且说死者亲属正等候着他，要他前去主持葬礼，为死者祈祷。

阿訇依言，同玛尔基娜一块来到死者家中，为死者祈祷并行葬礼，随后，尸匣由四个人抬着，从家中送到祖坟中去安葬。依照风俗，远亲近邻们也参加了葬礼。在送葬队伍中，玛尔基娜站在前排。她头发散乱，捶胸顿足，哭嚎不止。在她身后，阿里巴巴同别的亲朋好友鱼贯而行，也都流露出了伤痛之态，到达坟场安葬尸体之后，大家这才四散而去。

在家中，高西木的妻子悲泣不止。城里的女人都来到了她家吊唁，人们很可怜她，好言相劝，让她别太伤心了。

因为哥哥去世，阿里巴巴按照规矩闭门不出，以示悼念之意。

高西木之死的秘密在城里无人知道究里，这是因为玛尔基娜和阿里巴巴随机应变，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惟有他们俩和高西木的妻子是知情者。

等到四十天的守丧期过去后，阿里巴巴在公众面前，用他的财产的四分之一下了聘礼，纳他的嫂子为妾，他指点高西木的大儿子子继父业，再度经营已关了门的店铺，买卖货物。这个侄子跟随一个巨贾做买卖已经很长时间了，在熏陶之下已有了不少长进，在商业领域中堪称前途无量。

巴巴穆斯塔法和大盗

一天，同往常一样，大盗们回山来到了他们的老窝，发现高

西木的尸体失了踪。他们认真清点后得知，不少金币也踪影全无，这桩事令他们奇怪之极，不知如何是好。首领说道："如今，我们得仔仔细细地把这事儿弄个明白，要不然我们长年累月攒下的金银珠宝非得给渐渐偷光不可。"

对于首领的观点和主意，大盗们都很赞成，他们都觉得，那个被他们杀掉的人是晓得开关山洞的咒语的。另外，那个将尸体弄走、又偷了不少金币的人同样知晓咒语，因此，为了斩草除根，他们一定要花大力气去做调查，非要揪出那个人不可。详细讨论过之后，他们打算让一个机灵鬼假扮成外地的商贾，在城里的各处遛达，打探打探城里有哪个人在这几天里死了，他又是住在哪里。如果目的达到了，那事情就有了眉目，可以将他们的目标找到。

"进城打探的事儿就让我来好了。"一个强盗毛遂自荐道，"我能在短时间内打探好一切，倘若事情不成，我以死谢罪。"

首领应允了这个强盗的申请。他乔妆改扮后趁夜进了城，埋伏妥当。次日天刚亮，他便走动起来，他发现市面上的铺子除了巴巴穆斯塔法的店之外全都关着门，而且还正在做活计。强盗惊讶地问候他说："天才放亮呀，怎么你就干上活了？"

"瞧上去你是打外地来的。别说我上了岁数，我的眼睛好使着呢。我昨天在一间黑乎乎的屋子里还缝好了一具尸体呢。"

听到这儿，强盗暗自想道："我循着这一点线索就可以如愿以偿了。"他又告诉裁缝："我觉得你是在逗我开心呢。你是不是想说，你为一位死者做了套寿衣，换句话说，你的老本行就是制做寿衣。"

"你别东问西问了，这件事与你是不相干的。"

强盗在这时递给裁缝一枝金币说："我没有窥探他人隐私的意思。我是个老实人，我也会守口如瓶。我只是想搞清楚，昨天要你帮忙的是哪一家？你可不可以告知我那个地点，要不就领我去上一次？"

拿着金币的裁缝无法再缄默了，于是就说了实话："我没能亲自瞧见去往那一家的路径，是有一个女仆带我去的，那里我不是太熟，她把我的眼用手绢遮好，我被她领到了一间大宅的黑屋子中，她于是去掉挡住我眼睛的手绢并指点我，要我先缝上一具被肢解的尸体，随后再做套寿衣给他。女仆等我的工作完成后就又把我的双眼用手绢遮好，把我引到她在那之前蒙我眼睛的地方。所以，我不能告知你房子的位置。"

"尽管那所房子在哪里你不晓得，不过，那个女仆把你的双眼遮起来的地方你总可以领我去吧。我在那儿可以把你的双眼也遮上手绢，和那个女仆一样引着你前行，或许你凑巧会来到那间房子前面。我这儿还有枚金币，只要你伸伸援手，我就以此来酬谢你。"强盗又给了裁缝一枚金币。

将两枚金币收入口袋中后，巴巴穆斯塔法马上走出铺子，他引着强盗出发，一直走到玛尔基娜把他的双眼蒙起来的地点，他叫强盗把他的双眼用手绢遮好，然后领着他前行。巴巴穆斯塔法这个人本来就思维敏捷、条理分明，他由强盗带领着没一会儿就进了条巷子，那是玛尔基娜领他来过的。他前行着，同时也在心里回想着，他数着步子，慢慢地走。在走动中，他猛然收住了脚步说："我那次跟着女仆走，就在这儿停下了。"

巴巴穆斯塔法和强盗这会儿站着的地方从前住的是高西木，现在则是他的弟弟阿里巴巴了。

玛尔基娜之智

寻找到了高西木的家后，强盗只怕再来复仇时迷失道路，因此在大门上，他用白粉笔留了个印记。接着，他兴高采烈地替巴巴穆斯塔法解开了眼前的手绢说："巴巴穆斯塔法，太谢谢你了，你对我的帮助很多，只求伟大的安拉因此赏赐你。请你现在告知我，住在这所宅院中的又是哪一个？"

"实话告诉你吧，我全然不知。我不是很了解这一片地方。"

强盗又对裁缝千恩万谢，随即便放他走了，因为他晓得从他那儿也榨不出什么来了。然后，他也匆忙返回山洞汇报去了。

没等裁缝和强盗离开多久，玛尔基娜有事要办，便出了门，门上的白印子不经意落入她的眼帘，她大惊失色。思考了片刻，她认定是对方想要对主人不利，以此来辨别他们。因此，她在左邻右舍的大门上都留下了一样的粉笔印子。她的嘴巴很紧，这桩事就是男、女主人也毫不知情。

返回山里后，强盗向首领和同伙讲述了他是如何查找的来龙去脉。接着，首领和手下们一同潜入了城市之中，打算以牙还牙地对付那个偷他们财宝的人。那一个强盗，因为曾在阿里巴巴的门上留下了印记，就跟在首领旁边为他领路，他领着他径直来到了阿里巴巴的门前，指点着门说："看！这所宅子里住的人正是我们所寻找的。"

瞧了瞧附近的宅院后，首领诧异起来，那里的每一扇大门上都有个印记，他问："这些宅院的每扇大门上都留有印记，你认定的那家究竟是哪一个？"

立刻，那个向导强盗如坠入云雾中，不知如何应答。他赌咒道："我在一所宅子的大门上留下了印记，千真万确，可是这些大门上怎么也会出现了印记，我搞不清楚，到底我留下的印记是哪一个，我也无法确认了。"

返回到城外后，首领告诉手下："我们做了无用功，没能找着我们想找的那个宅子，我们现在先回到山里去另做打算吧。"

强盗们一个接一个地回了山洞，首领就当着大家的面，将那个谎报军情的强盗审讯并关了起来，他说："还有哪一个去城里找线索？倘若我逮住了那个偷我们财宝的人，我会重重有赏。"

有一个强盗在首领的呼吁下回答："我打算去一趟，我自认能让你如愿以偿。"

首领决定让他前往。这个强盗遵循着命运的指导去裁缝店找到巴巴穆斯塔法，依照上一个那样，他也以金币收买了裁缝，

由他带着，来到了阿里巴巴的家门口，在门框上，他为了和已有的白色印记分开，就用红粉笔留下了印记，然后，他飞速赶回山洞，把一切汇报给首领听。他满怀骄傲，洋洋自得地说："报告首领，那所宅子已被我找了出来，在门框上，我留了印记。因为有印记，它与它旁边的宅子大为不同，我可以一下子把它认出来。"

在匪徒往返的过程中，玛尔基娜又见到了留在门框上的红印记。她仔细思考过后，为了迷惑对手，也留了相同的印记在邻居的门框上，以便于防范。她这样做的同时依旧是守口如瓶的。

玛尔基娜和大盗们

没有多长时间，首领派遣进城的第二个使者就大功告成，发现了阿里巴巴的家。然而出乎他们预料的是，结局依然与前一次相仿。等到强盗们到了城市里、打算复仇时却发觉那红色印记留在了每扇大门的门框上，这一次，他们又摸不着头脑了。他们挨个回到了山洞里，沮丧万分，首领火冒三丈，大发脾气，又关起了第二个使者。他喃喃自语着："我用惩戒来奖赏两个使者的行动，因为他们全都一事无成。依我看，我的手下不可能再去做这桩事了。如今只有我披挂上阵去查找那个坏家伙的地址。"

首领做出决定后就孤身一人进了城，同样，他也从裁缝巴巴穆斯塔法那里入手。在他那儿，强盗们已因此耗费了许多金币了。在巴巴穆斯塔法的指点下，首领不费力地找到了阿里巴巴的家。有了那两次前车之鉴，他凭记忆记住了那所房子的地址和周围的情形，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记在那儿。他飞快地返回山洞告诉强盗们说："我已经将那个地方牢牢记在了心中，再去查找不会有麻烦了。你们现在去买十九头骡子给我，另有一大袋菜油和三十八个大瓦罐，样子和体积要一模一样，我会派上用场。我会等一切置办妥当后让你们全身披挂，然后，你们全都躲到到大罐子里。你们除去我和关在牢里的两个人共有三十七个，余下的那个大瓦罐要盛满油，然后将瓦罐捆扎妥当，由骡子驮上，一头骡子

驮上两个罐子，我假扮油商引着牲畜到城里去，在晚上去那个坏家伙那儿，恳请他让我借宿。我要是能留下，就会趁机把你们放出来，趁着月黑风高，我们大伙开始行动将他干掉。把他宰掉后就搜屋子，将被他偷走的财宝收回，由骡子背回。我们依此行事，便可大功告成。”

强盗们一致赞成首领的这一计策，大家满心高兴地依计行事，各自买妥了骡子、皮袋、大瓦罐什么的。三天之后，经过辛苦奔走，他们置办好了一切，还用油涂好了大瓦罐的外层。在首领的指点下，他们把菜油倒入了一个大瓦罐里面，武装到牙齿的强盗则全部躲到了剩下的三十七个瓦罐中，再把它们捆扎成十九对，负到了十九头骡子身上。首领把商人的服饰一披，乔装改扮成油商，他拉着骡子、运载着油，径直进了城，他在日暮时分来到了阿里巴巴的家门口。

主人阿里巴巴恰在此时用过了晚饭，在屋门口，他反复地踱着步，首领借此时机靠近他并问候说：“我是外来的，把油运到城里来买卖，已经有过许多次了。但是，由于这一次晚了一些，没有留宿的地方而不知如何是好，我请求你，伸出援助之手，容我借宿在你的宅院中，让牲畜们轻松一下，将商品卸掉，再给它们找些草料吃。”

以前，阿里巴巴在大树上藏身时听到过首领的声音，他进入山洞，阿里巴巴也是亲眼目睹了的，但是如今却在他的巧装改扮下被迷惑住了，因此，对于他的要求，阿里巴巴一口应允，请他同去屋中住宿。为了存放商品、圈住牲畜，他整理出了一间闲置不用的仓库，他叮嘱了男仆，要他把草料和水备妥，他又告诉女仆玛尔基娜：“家里来了位要留宿的客人，你尽管为他安排晚饭和床铺，就有劳你了。”

首领将货捆飞快地卸下，一件一件地堆放到了仓库中，又牵了骡子进去，为它们准备水和草料。主人也盛情款待了他。当着客人的面，阿里巴巴叫来了女仆玛尔基娜：“你对待客人要殷勤，

不可怠慢了他。你要让客人的一切要求都得到满足。你把一套白色的干净衣裳收拾好交给值班的阿卜杜拉，叫他转给我，我明天清晨要去浴室洗澡，洗完了就要穿它。还有，煮一锅肉汤让我回来时可以喝。”

“都清楚了，会照你的吩咐办的。”

说罢，阿里巴巴去卧室歇息了。用过晚餐后，首领去了仓库，侍弄着牲畜。待到夜色渐深，阿里巴巴一家人都入眠了，他压着喉咙对大瓦罐里的强盗们说：“你们要是在深夜听到了我的召唤，立即就要出来。”指点完毕后，首领由仓库中出来，随着玛尔基娜由厨房穿过，来到替他收拾好的卧室。把手里的油灯放好之后，玛尔基娜问：“还有什么事没办妥？你说好了，我会照办。”

“没有了。”说罢，等着玛尔基娜离开后，首领熄灯就寝。

按照主人所言，玛尔基娜把一身干净的白衣裳拿出来给了值班的阿卜杜拉，让老爷洗完澡好有穿的。然后，她在炉灶上放好了瓦罐，点旺了火，为主人煮起肉汤来。她在不久之后需要观察罐里肉汤的火候，可是灯熄了，灯油烧尽了，又没有可以补上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发现玛尔基娜不知如何是好、一脸焦灼，值班的阿卜杜拉过来帮忙了：“不用着急，有一罐又一罐的菜油，正在那边的仓库里放着呢，你何至于就没的可用的？想用多少，你自己去拿好了。”阿卜杜拉在值班，因为要侍候着老爷去浴室，他在门厅里歇息，并没有去屋里睡。

玛尔基娜把油壶拿好，走到仓库里去了，满心都是对阿卜杜拉的感谢，她发现油罐摆放在那儿，整整齐齐。在罐里藏身的强盗在她走近为首的罐子时听到了脚步声，把她认作首领；以为他正打算召唤他们，因此，他小声问：“我们是不是该起身报仇了？”

猛然间有这样一种声音传入耳朵，玛尔基娜吃了一惊，向后退了一下，但是她凭着聪明和大胆、率性敢为和机灵敏感，立刻就有了回答：“还早着呢。”她悄悄告诉自己：“瞧上去，这些罐子里装了些鬼鬼祟祟的家伙，并不是菜油呀。或许这个油商心怀恶

意，对老爷图谋不轨，打算玩些花招呢。安拉仁慈！乞求你保佑我们不要落入他的网中。”走到第二个罐子跟前时，她照样压着喉咙，再度重复了一次“现在还早着呢。”她就如此这般地重复，从第一个直到最后一个。她悄悄地告诉自己：“赞美安拉！此人显而易见是个强盗头子，可是老爷他却认定他是个油商呢，强盗们就等他一声令下，好起身来烧杀抢掠。”她走到末尾的罐子跟前才发觉里面是菜油，她将油壶装满油又回了厨房，将油倒入灯中后就返回仓库，打那个罐子中，她舀走了满满一锅油，随后添柴烧锅，直至油沸方停，随后，她来到仓库里，一个挨一个地，她将一勺勺滚油倒进了罐子里，在罐子里藏身的强盗全部被烫死了，根本无法四散逃命了。每一个大罐子中的人都成了尸体。

凭借玛尔基娜非凡的聪明和绝妙的计策，她人不知鬼不觉地将这桩骇人听闻的大事办好了，并没有惊动任何人。她心满意足，返回厨房后关好门，又接着为阿里巴巴烧起肉汤来了。

首领在玛尔基娜进厨房后没有一个钟头便醒了过来，他开窗后发现已是伸手不见五指了，万籁俱静，他要召唤强盗们起身，便以手击掌暗示他们。可是并无回应，四下里一片寂静。他稍等片刻又以手击掌，并召唤起来，还是没人答应。回答在他第三次击掌和呼唤时依旧没有出现。他乱了方寸，慌忙由卧室赶往仓库，他揣想道：“没准儿是他们睡得太死，可是我一定要立刻把他们叫起来，现在动手刚刚好。”来到最靠近他的大油罐前之后，他大惊失色，一股沸油的味道直冲鼻子，他用手去摸，很烫。待他把每一个都抚遍之后，他发觉所有的油罐都是如此。他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死神光临了他的同伙，对于他自己的生命，他现在也觉得几近不保了。惟有翻墙而过，从后花园里逃之夭夭，他满心都是怒火和沮丧。

在厨房里，玛尔基娜探听着强盗头子的一举一动，他肯定是翻墙而逃了，因为他没有从仓库中露面，而大门又上了两道锁。但是，聪明过人的玛尔基娜想起剩下的强盗还在罐子里，悄无声

息，便也就放宽了心，安歇去了。

阿里巴巴在天亮前两个钟头便起身了，去往浴室中洗澡。对于这个晚上发生在家里的、险恶之极的事，他并不知情，聪慧的玛尔基娜并没有用这件事去打扰他，至于这桩事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她倒也没想到。她本来怕被强盗们谋害，倘若她把这一切讲给老爷听，然后再依计行事，只怕错过时机。

从浴室归来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阿里巴巴奇怪地发现油罐子依旧按老样子放在仓库里，"这位油商朋友怎么了！"他暗自说道，"都到了这会儿了，为什么不带着油到集上去卖呢？"

发现油商并没有赶早集去卖油，阿里巴巴就找来玛尔基娜询问，玛尔基娜回答："安拉无所不能，保佑老爷长寿，你会活到一百三十岁呢！过一会儿，我会把那个商人的丑恶罪行告诉你。"带着阿里巴巴，她走到仓库里并把门关好，接着她用手指点着油罐子，并说道："老爷请瞧瞧，是油还是什么其它的东西藏在这里面？"

定睛一瞧之后，阿里巴巴发觉是个男子躲在其中，他惊叫一声要夺路而逃。玛尔基娜马上请他放宽心："不要担心！这个人死掉了，他不能再伤害你了。"听罢，阿里巴巴方才镇定下来说："玛尔基娜，我们曾遇上了不幸，这才过去没多久，为什么这个坏东西也找上了门来了？"

"感谢伟大的安拉！我会把个中的细节一条条地讲给老爷听。但是，为了防止传入邻人们的耳朵，我们要压低了喉咙，否则就会大祸临头了。这会儿，拜托老爷按着这些油罐子的顺序，挨个地查看里面所盛的东西。"

依照着次序，阿里巴巴查看着罐子，发觉每一个里面都是一个男子，身上的披挂很是齐全，只是被浇了滚油，因此死掉了。他失魂落魄，哑了一般出不了声。他过了不少时间才镇定下来问："那个油商又去了哪里？"

"我同样会把他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对你说。此人可不是买卖

人，他是个凶手，专干坏事。他嘴甜，但笑里藏刀，实际上是要干掉你。我一定得把他从前和现在的诸般行为如实地告诉你。可是老爷得注意身体，你才从浴室里出来，说话之前先吃些肉汤好了。”她服侍着阿里巴巴，等他一进屋立刻就把吃的端上来。

阿里巴巴吃罢便告诉玛尔基娜：“对于这桩怪事的前因后果，我是迫不及待地要弄清楚，让我安安心吧，快些告诉我。”

“老爷，你在昨天夜里让我煮肉汤，说完后，你就到寝室去休息了，依照嘱咐，我把一身白色的干净衣裳拿出来并交到听差的阿卜杜拉手中，接着我去了厨房，点火，在炉灶上放好锅，开始煮肉汤了。肉汤不久就沸腾了，为了将油渣撇掉，我得把油灯点着。但是家里没有油了，点灯用的油没有了，我将这件事告诉了阿卜杜拉。他有个主意，让我去仓库，从那里的油罐子里弄点儿油。我来到了第一个油罐子前，忽然，一个压低的声音从罐里传入我耳中：‘我们是不是该起身了？’我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刻明白了，那个油商在用诡计来害老爷，这才叫人在罐子里藏身。因此，我就答道：‘还早着呢。’一模一样的问题在我来到第二个罐子前面时又传了出来，我也依样画葫芦地答了，如此这般对付了罐子里的一切家伙。我到了那会儿心里便清楚了，他们敢情是在耐心等着呢，头子一声令下，他们就要行动了。他们的头子呢，就是那个油商，老爷你还把他当客人，在家里接待他呢。他却想着让手下干掉你，将你的财产抢走。可是，我不会让他有机可乘的，他没能得如愿以偿，原因是，在末尾的罐子里，我看见了真正的菜油，我拿壶灌了油回到厨房，把灯点亮后，我返回仓库，装了满满一锅油，把柴引燃，烧沸了油，我一个挨一个地把油倒入了每一个罐里，在里面躲着的强盗就这么全被烫死了，我返回厨房，把灯熄了，在窗子后窥探事态的发展和那个假油商的所作所为。那个强盗头子一会儿就露面了，他几次以暗示来召唤，并无回音。他从寝室中直奔仓库，去看个究竟，发觉强盗们死了个干干净净，便在黑暗中跑了。不过，我并不晓得他是怎样逃跑的。我认为，大门

上了两道锁，无路可逃，那么他肯定翻过墙头，从后花园逃走了。因此，我放宽了心，这才去歇息了。”

“我在此之前说的是昨天晚上的全部情况。”玛尔基娜又往下说，“还有，我在几天之前就对此有了些预感。我并不敢对老爷说，只好把它压在心头，要是风声泄露了出去，左邻右舍晓得了该怎么办呀，如今，只有告知老爷了。是这么一回事：我有一天返回家中时发现有个白色的粉笔印记留在了家里的大门上。那时候，我有这么一种感觉，这是敌人用来害老爷的，尽管那是谁留下的，要派什么用场，我并不清楚，因此，我把同样的痕迹也留在了邻居家的门上，这样，坏家伙们就无法进行区别了。这些印记，照昨天晚上的事来看，显然是为了怕迷路而留下的记号，以用来实施报复行为。要是以四十个强盗来考虑，还有两个人不知去向，我只能多加防范，因为我并不太清楚其中的确切情况。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首领也在剩下的三个强盗之中，他逃走了，但仍然活在世上。老爷一定要小心从事，千万要提高警惕，要不然，他不可能就此罢手，老爷可能会为其所害呢。我会因此竭尽全力，不让老爷的身家性命受到危害，我们这些奴仆为老爷服务总是全心全意的。”

听罢，阿里巴巴欣慰极了，他说：“我对你出的这个主意十分赞同，我此生对于你这敢做敢为的举动是没齿难忘了。我用什么奖赏你呢，对我说好了。”

“这些是我该做的嘛。我觉得，将那些死尸尽快埋掉，不要走露风声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在玛尔基娜的点拨下，阿里巴巴引着男仆阿卜杜拉去了后花园，他们在一株树旁挖了个大洞，将尸体上的兵刃取下后就把三十七个人埋了进去，接着，将土地搞得像从前一样平整，另外，他们又藏起了油罐子和别的杂物。然后，阿卜杜拉在阿里巴巴的授意下，在集上一批批地卖掉了骡子，每次只卖一两匹。这桩大案至此才算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可是，阿里巴巴想到那强盗头子

和两个手下依旧在人世，肯定会再次前来复仇，因此，他不敢就此大意起来，加倍仔细地注意安全。他把杀死强盗和从山洞中得到财宝的事深深埋在了心里，对谁他也不曾说过。

强盗头子死了

首领侥幸活命，偷偷地跑回了山洞中。他怒火万丈，痛苦难耐，像个疯狂的人似地失去了理智。想到痛失财产和手下，他坚持要报仇，必欲将阿里巴巴杀之而后快。要不然，阿里巴巴知道念动咒语，可以让洞门开关，他会把山洞里的金银财宝偷个一干二净。因此，他做出了打算，要孤身一人进城，用做买卖来实现报仇的心愿，这样，他干掉阿里巴巴之后，好东山再起，重整队伍，再去拦路抢劫，这以劫掠为生的职业是祖上传下来的，一定要让它传宗接代。

首领做出决定后就躺下睡了。第二天天才蒙蒙亮，他便起了身，改头换面，和上次一样进了城，住在了一家旅店中。他对自己说："这种案子长官不会不管的，有这么多人死了，阿里巴巴肯定要吃官司，他的房子绝对会被夷为平地，财产也全充了公，这种令人震惊的大案，城里肯定已经闹得众人皆知了。"因此，他询问着旅店里的伙计："近来，可有什么怪事在城里出现？"

伙计就对首领讲了他的所知。听罢，他的心中夹杂着讶异和沮丧，伙计说的新闻同他并无一点干系，他因此晓得，阿里巴巴为人敏锐聪慧。他逍遥法外，但是，他不仅将山洞里的钱偷走了不少，还杀了那么多人呢。因此，首领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起来，为了不陷入对手的网中，为了不导致失败，他决心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点，要加倍小心才成。所以，在城市里，他租到了一家店铺，他在铺子中摆的物品全是稀罕货，是他打山洞里运过来的，然后，他化名盖赫旺吉·哈桑，留了下来，用做买卖的身份来伪装自己。

无巧不成书。死去的高西木的店铺正巧位于强盗头子盖赫

旺吉·哈桑的店铺对门，如今，他的儿子，即阿里巴巴的侄儿正主持这里的生意。强盗头儿冒着盖赫旺吉·哈桑的名，到处奔波走动，没多久，他便和左右几家铺子的老板打成一片，关系也很融洽。他为人慷慨，态度谦逊，对高西木的儿子，他的一举一动更是分外亲热坦诚，他同这位俊俏、衣饰整洁的年轻人在一起时，通常是几小时地闲谈，真是交情不浅。

阿里巴巴在几天后来到店里探望侄儿。依照习惯，他每过几天就要去探望探望他。首领晓得了这件事。见到了阿里巴巴之后，首领立刻就把他认了出来。一个早上，首领从年轻人那儿探听着阿里巴巴的事："对我说说，前几天来你店里的那个客人是谁？"

"那是我的叔叔，我父亲的亲弟弟。"

强盗头儿打那以后就对阿里巴巴的侄儿更加好了，为了把他的阴谋祸心掩藏起来，他为对方行了不少方便。时不时地，他还会做东请客，邀对方前来享用。

阿里巴巴的侄儿在过了些时日后觉得，出于礼貌，他也应该请盖赫旺吉·哈吉来用餐才好。不过，自己的居所太小，不便招待客人，就它与盖赫旺吉·哈桑的奢华场面相比也太可怜了。因此，他找到了叔叔阿里巴巴，向他讨教。

阿里巴巴告诉侄儿："你这么想也是正确的，如同他做东请你的客一样，你邀请那位朋友是理所应当的。明天星期五，是休息的日子，你歇业一天好了，同别的商人一样，你邀请盖赫旺吉·哈桑，与他一同游览公园，换换空气。你在你们玩累了之后就带他到我家来，别让盖赫旺吉·哈桑晓得就行。我在这儿会告诉玛尔基娜，让她安排好美味佳肴等待他的光临，我会把所有的事办妥，你不要为此担心。"

次日，依照叔叔的主意，阿里巴巴的侄儿真的请到了盖赫旺吉·哈桑，二人一同游览了公园，归来时，他带着盖赫旺吉·哈桑拐进了小巷，他的叔叔就住在这里，他们走到了门前。他在敲

门的同时告诉盖赫旺吉·哈桑："我的朋友！实话对你说吧，这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的叔叔知道了你的品德和对我的种种好处，他很高兴与你会面。所以，你同我一起进门吧，和他见见面，我会因此格外的快活和感谢你。"

听罢，盖赫旺吉·哈桑欣喜不已，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进敌人的房子，和他拉近距离，自己也能马上完成复仇大业。不过，他装出了一副犹豫不决的模样，再三地谢绝邀请。房子里的仆人在这时已经开了大门。阿里巴巴的侄儿把这不太情愿的朋友的手牵住，两人同时进了房子。主人阿里巴巴对盖赫旺吉·哈桑表示欢迎和问候，他态度谦虚，温文有礼："我的客人！我对你如此善待我的侄儿表示无尽的谢意。你对他关怀备至，这我都清楚，你对他的关心比我对他的更甚呢。"

"你的侄儿人很好，同他认识之后，我就深深地欣赏他，他的行为和谈吐很能打动我。尽管他年纪轻轻，但是天资不错，聪慧绝伦，他的明天一片光明啊。"盖赫旺吉·哈桑奉承着他，以此来应对。

他们主客二人就这么寒暄上了，气氛又礼貌又融洽，谈话不久便入了港。盖赫旺吉·哈桑不久便说："主人呀！是回家的时候了，我要向你辞别了。倘若安拉同意，我会过一阵子再来拜访你的。"

阿里巴巴挽留着他，"我的朋友，要去什么地方呢？我是真心真意地要招待你在此用饭。吃了饭再走好了。就算比起你们家的饮食，我们的并不十分美味，也请你接受我的邀请，这是个能让我们在一块乐一乐的机会嘛。"

"主人呀！你如此盛情，我真是十分感动。但是，只能乞求你的谅解，请让我离开好了，这里面有个很特别的理由。"

"客人呀！看上去你满怀忧愁，郁郁不乐，对我讲吧，原因为何呢？"

"原因是这样的，最近我正在服药，医生告诉我，要想除根，

就不能吃一切加了盐的饭菜。”

“这算不了什么，倘若这就是原因，你会同意我的请求的。厨娘正在为做饭做准备，我去告诉她，要她不往饭菜里加盐便可以了，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说罢，阿里巴巴去厨房告诉玛尔基娜，让她不要往菜里加盐。

忽然间听见这么一个要求，玛尔基娜在为饭食做准备的同时也诧异至极，她问：“是谁想吃不加盐的饭菜？”

“为什么问这个？依照我的吩咐去做就可以了。”

“行，就依照你的吩咐去做。”不过，对于有这种请求的人，玛尔基娜还是挺感兴趣的，她特别想瞧瞧他。

将饭菜准备妥当后，玛尔基娜帮着男仆阿卜杜拉把桌椅放好，这样就好上菜款待来客了，也能趁此瞧瞧客人。见到了盖赫旺吉·哈桑后，尽管他的服饰换成了外地商贾的，可她依然立刻认出他的庐山真面目。把他认真端详一下后，玛尔基娜发现，他将一把短剑放在了长袍之下，“是这样呀！”她不禁告诉自己，“这就是这个坏东西要吃不搁盐的菜的原因，因为老爷与他势不两立，他就想趁机结果老爷的性命。我一定要抢占先机，我不能等他有害人的机会，要先把他干掉。”

在桌面上，玛尔基娜铺好一张白色的台布后就开始上菜，主人在同客人一起享用美食，她借此机会平静地返回厨房，反复思考如何除掉强盗头子。

阿里巴巴同盖赫旺吉·哈桑开怀大嚼，慢慢地享用完了之后，玛尔基娜和阿卜杜拉就急忙把碗勺拾掇停当，还给客人上了点心。玛尔基娜又在盘子里搁好了干鲜果品，交由阿卜杜拉，由他用托盘送上去，在主客的旁边，她搁好一张三足小茶几，在上面搁了三只酒杯和一瓶美酒，方便他们自用。把所有事安排完毕之后，玛尔基娜和阿卜杜拉下去打算用餐了。

强盗头子盖赫旺吉·哈桑这会儿感到时机已成熟，于是便心花怒放地暗自揣摸：“这正是以牙还牙的好时候，我拔出短剑，

用力捅过去，马上就可以干掉这个人，随后，我就从后花园逃跑。他的侄儿没有拦住我的胆子，哪怕他有，我动用上一个手指或脚趾头，他准会玩完。可是，再忍耐一会吧，等那两个仆佣吃罢饭、去厨房睡觉后，我再行动吧。”

玛尔基娜平心静气地窥探着这首领的一举一动，并且揣摸着他的想法：“我一定不要让这个坏东西的恶行得逞。不但他的鬼点子不能奏效，我还要让他一命呜呼。”忠心耿耿的玛尔基娜于是就匆忙换了衣裳，穿上了类似舞蹈服装的衣裙，一副色彩明丽的缠头缠在头顶，一顶很贵的面纱遮住脸庞，一条织锦的腰带束在腰间，一把镶金配玉的匕首悬在下方。装束齐备后，她招呼着阿卜杜拉：“把手鼓拿上，我们去客厅里为老爷的贵客献艺吧。”

听了玛尔基娜的话，阿卜杜拉真的把手鼓带好并随她到客厅里来了。阿卜杜拉敲起了手鼓，玛尔基娜便按照拍子舞动。仆佣两个跳了片刻就收住了步子，歇息一下，打算认认真真地往下表演。阿里巴巴很高兴，他要他们随着自己的性子去跳，并说：“你们跳起来吧，让客人能看到更为出色一些的歌舞表演，让他的兴致高涨吧。”

“我的主人！你如此厚待我，我快活得不能自已了。”盖赫旺吉·哈桑诚恳地致谢。

仆佣二人在主人的召唤下、在客人的称赞声中逸兴横飞，越发地起劲了。阿卜杜拉打着手鼓，玛尔基娜便展现了高超的舞技，主人和客人都从她那妙曼身姿中获得了美的享受。玛尔基娜在他们欣赏得入了迷之后就猛地拔出了匕首，她用左手握着它，飞速地旋转，舞姿动人。突然，她在胸前平放好利刃，做了一个短暂的停留，她伸出右手，接过了阿卜杜拉的手鼓，同时并未停止旋转，这是向座中的人邀赏，是欢乐宴会中的一个风俗。开始，她在主人阿里巴巴的跟前收住了脚步，老爷在手鼓里投入了一枚金币，他的侄儿也依样投入了一枚金币。发现玛尔基娜舞了过来

之后,盖赫旺吉·哈桑把钱包拿出来找着行赏的钱。这时候,玛尔基娜壮了壮胆,说时迟那时快,她冲着盖赫旺吉·哈桑的心口一匕首扎了过去,马上,他一命呜呼。

阿里巴巴魂飞天外,他狂叫起来:“你都干了些啥?我要毁在你手里了!”

“你错了,”玛尔基娜据理力争,“我的主人呀!我杀掉了他,却是让你免遭厄运呀。倘若你不信,想要揭穿他的阴谋诡计,只消将他的袍子揭开。”

阿里巴巴在检查时见到了他藏在里面的短剑,他吓坏了,瞠目结舌。

“这个可恶的东西是你的仇人。”玛尔基娜说,“他就是那个冒牌的油商,也就是强盗们的头领,你回想回想吧。他声称他不吃加盐的菜,那是因为他不到黄河不死心,成心要陷你于死地。我一听你说他不吃加了盐的菜,就疑虑起来了。我一看见他就晓得了,他没存什么好心,成心要杀死你。赞美伟大的安拉!我的猜测和担忧是正确的。”

因为感激玛尔基娜,阿里巴巴决心要重赏于她:“看!你两次从强盗那里把我救出生天,对于救命之恩,我理应回报。”他因此指点着玛尔基娜的脖颈,说道:“现在,我解除你的契约,你自由了,成为了自由人。我来替你操办婚礼,让你嫁给我的侄儿,让你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就是对你的忠心的报答。”

在对玛尔基娜阐明一切后,阿里巴巴又对侄儿说:“听我的吧,依此行事,你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玛尔基娜这个女郎手段高明、赤胆忠心。你现在来瞧瞧在地上躺倒的这个人,这个冒牌的盖赫旺吉·哈桑,他为了趁机杀害我,这才同你打得火热。可是,玛尔基娜她借自己的聪敏,为我们清除了心头之患,我们因此才安度难关。”

侄儿同意这个主意,答应同玛尔基娜结为连理,阿里巴巴为此快活之极,接着,在阿里巴巴的带领下,他的侄儿、玛尔基娜同

阿卜杜拉携手并肩，将这场大灾消解掉。他们通宵未曾休息，万分小心，私下里行事，在后花园挖了个坑，将强盗头子的尸体抬了过去并埋好，至此，这桩事情才了结了。他们从那之后全都三缄其口，这桩事的来龙去脉，他们一直没有让旁人知晓。

大 结 局

由于让自己的侄子和马尔基娜成亲是阿里巴巴亲自提出的。所以为了显示对这门亲事的关心，他也亲自操办了婚礼。盛大的婚礼在黄道吉日、万事俱备之后举办了，为了让来宾得到充分的享受，酒席摆了很多桌，还依照着那时的奢华风格，用花样百出的舞蹈和流行音乐来助兴。亲朋友邻纷纷前来入席，热情地贺喜，真是快乐无限，热烈无比。

阿里巴巴终于过上幸福的日子了，因为他所担心的事已经不存在了，他专心致志地做买卖，日子越发红火，他的面前是一片大好前程，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自从暗地里搬回兄长高西木的尸身之后，阿里巴巴就不愿再去洞里了，这是出于防备歹徒的警惕心理。他再次策马上山的那个清晨，距离强盗及强盗头子被歼灭的时日已有许久了。在经过仔细勘察、确定无人在旁时，他才胸有成竹地向洞穴勇敢地走去，他跃下马来，将马拴于树旁，自己来到洞口念动咒语："芝麻，芝麻，开门吧！"洞门一如既往地立即打开了。到了洞里，阿里巴巴发现原有的财宝全都保存在里边，一件也不少。他根据这一点断定，没有一个歹徒漏网。他也觉得世上只剩他一人了解这个奇迹了。然后他搬出一袋与马所能负担的重量相等的金币，随后便回家了。

以后，这个藏宝洞的奇迹被阿里巴巴转述给了他的儿孙们，他还告诉他们怎样让洞门打开和关上，以及如何进出洞穴，他的子孙们一辈又一辈地把它传承了下来，那洞中的财宝，他们也可以一直享用下去。阿里巴巴和他的后代们就这样过上了富可敌

国的好日子,在这所城市中,他们是最富有的。

阿里巴巴早年只是个穷人,囊空如洗,以砍柴维持生活。凭借发现山中财宝的幸运,他飞黄腾达,财利双收,终于步上了巅峰。

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

顽皮的阿拉丁

传说在很久以前，中国的京城里有个工匠，靠裁缝为生，名唤穆斯塔法。他生计艰难，生活穷困，惟有一个独生子，人称阿拉丁。

阿拉丁脾气很怪，自打小时候起，他就不走正道，顽皮可气。

阿拉丁十岁那年，他的父亲打定主意，要让他学习裁缝，好使自己后继有人，也让他好以此为生。原因是，穆斯塔法一直手头拮据，没有余款用来供儿子读书认字。要他去做买卖、当学徒，学到些本事，也是不可能的事。总之一句话，他惟一能做的，就是让儿子在自己店里待着，自己教他裁缝技术。

可是，阿拉丁顽劣难教，老是跑到门外去，同这一片的穷困的淘气包们嬉戏打闹，一天也不肯平心静气地留在店里。他总是抽冷子就跑出门，同他那些顽皮的小朋友们去公园中游荡、玩耍，只要等父亲出了店铺，比如同债主交涉等。对于阿拉丁而言，这类事情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了，开导和鞭策一点儿效果都没有。他的未来让人担忧，因为父母的训导他听不进去，也不愿子继父业，同样，他也不愿学习经商。

发现儿子一无所长，裁缝穆斯塔法灰心之极，又气又悲，不久便生出病来，命丧黄泉。父亲逝去后，阿拉丁不仅不因此把他那懒散乖僻的脾气改一改，却依然故我地在外游荡。见到丈夫去世，儿子却又不成材，他的母亲不对未来抱有指望了，灰心丧气、万般无奈之下，干脆一古脑卖光裁缝店和一应家什，随后，她用纺线来维持生计，还要供应她那游手好闲的宝贝儿子吃穿。阿拉

丁在此时感到,父亲去世了,不再有严厉的规则限制着自己了,因此,他加倍懒惰、无所事事起来,他从不在家里待,只有吃饭时间除外。然而,他那令人同情的母亲只能用手纺线为生,还要养着儿子到他十五岁。

非洲魔术师

无巧不成书,有件事在阿拉丁十五岁的时候发生了:一天,同往常一样,阿拉丁和这一片的淘气包们又戏耍上了,这时,一个外地来的修士挑上了他。这个人说是修士,实际是千里迢迢来自非洲的摩洛哥摩尔人。这个人修习魔法已趋化境,同时对星相学也很在行。他研究这种旁门左道已经入了迷,他潜心钻研,最后,真的变成了个大巫师。这时,他立于街边,上下端详着这伙小孩,陷入了沉思,然后,他的目光盯住了阿拉丁,他目不转睛,对他的形体和另外的小孩子的情况认真查看和揣摸。巫师查看完毕、思考过后自忖道:“的确,这个小孩正符合我的要求,我离开故土,长途跋涉到此地,正是要找到他。”因此,他把这群小孩中的一个带到旁边,向他询问阿拉丁的情况:“他是谁家的孩子?”

从这个小孩这里,巫师搞清楚了阿拉丁的一切,想方设法要和他套近乎。来到阿拉丁身边后,巫师引他走到旁边问:“我的孩子,或许你是裁缝穆斯塔法之子?”

“没错,老爷。可是我的父亲他已经去世了。”

一听到这件事,巫师猛地把阿拉丁的颈子抱住,他一边亲吻一边抽泣。

见到这个外乡人的行为,阿拉丁奇怪之极地问:“老爷,为什么哭呀?你怎么会晓得我的父亲呢?”

“我的孩子,”巫师说,语调发抖,“既然你对我说,你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你又何必如此询问我?你的父亲是我同母异父的兄弟。在他乡时,我漂泊不定,现在,我不远万里,返回故乡,满心欢喜,满指望能同他再度重逢,也好让长久以来在胸中徘徊的愁绪

就此泯灭不见。然而天不佑人，却听到你亲口说，他已经去世了。但是血浓于水嘛，我在这伙孩子里面，一下子就发现你是我的侄儿。虽说你父亲他在和我分开时还没结婚，但是你同你父亲血脉相连。”

趁着追忆往昔之时，巫师装作深情款款，一脸哀伤，他接着说：“我至亲的侄儿阿拉丁！我为你父亲的去世而深感沮丧，自此，我因希望与兄弟重逢而怀有的欣喜已磨灭殆尽了。更加上长久以来，我漂泊四方，和亲兄弟长期分离，在这种局面下，我只求在死去之前与他会一会面，但是山高路远，终不能如愿。这种事是人们逃不开的，生死相隔叫我伤痛难禁，但生死由命，上天注定啊。”说罢，他再度用力拥抱阿拉丁，以示亲善之意，他高声说：“至亲的侄儿！我自此之后只能从你这里略慰老怀了，你代替了你父亲对于我的重要性，因为你是他的儿子，他的传人呀。人们说的‘留有香火，死亦复生’就是指这个。”

说罢，巫师把钱包取出来，取了十枚金币，交到阿拉丁手上并问他：“至亲的侄儿，你同你母亲在哪里住啊？”

立刻，阿拉丁领着巫师回了家，又指点给他自己家的位置。巫师走时，又嘱咐他：“至亲的侄儿，这些钱你先交给你母亲，同时，代我问候她，要让她晓得，你的大伯从外地归来了。我明天一大早会到你家去看望和探视她，还要趁此将我那兄弟生前的住处、死后的墓穴瞧上一眼。”

吻过巫师的手之后，阿拉丁同他道别。他欢喜异常，于是便径直回家，不再依循他那不到吃饭不回家的脾气，见到母亲后，他喜不自胜，抬高嗓门儿说：“母亲，告诉你个好消息，刚才，我那个在外面漂泊了很长时间的大伯归来了，他叮嘱我，要我向你问好。”

“儿子啊！我觉得你是在逗我开心呢。你嘴里提到的大伯是哪一个呀？你怎么会冒出一个大伯来了？”

“母亲，怎么这么讲呢？我父亲的兄弟他打哪儿来呢，倘若说

我既无大伯也无其他亲眷的话？千真万确，他抱着我吻我，并且流泪不止，要我向你问好。”

“儿子呀！我只知道你本来有个大伯，可是，他已经死了很久了，我可不晓得你除了他还有个什么大伯。”

听了母亲一席话，阿拉丁半信半疑，不知如何是好。

挑中了阿拉丁，同他交往又分开后，巫师熬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他慌里慌张去找阿拉丁，因为他看不见这个少年便忐忑不安，不能释怀。他四处逡巡，继续前行，走到了阿拉丁的嬉戏之处后，他发觉，他正和那群调皮鬼搅在一块，他立刻过去拉过他来，热烈拥抱他，使劲儿吻他，接着，他塞给他两枚金币说：“赶快回家，去对你的母亲说，我会去你的家里吃晚餐，这两枚金币给她，请她整治菜肴好了。但是你先领着我，把到你们家去的路再指给我瞧瞧。”

“都清楚了，我听命便是。”阿拉丁满口答应，接着他领上巫师，一边往家里走，一边指点着路径，他们俩一直走到了门前，这才分别了。

阿拉丁径直回了家，将两枚金币交给母亲说：“母亲，大伯今天傍晚要到咱家来吃晚餐，这是他给的，当做伙食费。”

阿拉丁的母亲十分快活，她上了集市，买到做饭所需的各色吃食，又同邻居借了餐具，接着，她便仔细地做起饭来。等到菜肴做好，只待开饭了，她便告诉阿拉丁：“儿子呀，饮食已经备好，但是你得出门去，去迎接你的大伯，我恐怕他不晓得咱们的地址。”

“都清楚了，我听命便是。”听到母亲的吩咐，阿拉丁打算出门迎接，正在这时，忽然传来了叩门声。他慌忙去开门，定睛一瞧，巫师在门边站立，另有一个拎着酒和点心水果的佣人，阿拉丁赶快表示欢迎，满心欢喜。

把佣人领进房间中后，巫师指使他将礼品放好后便让他走了，接着，他又对着阿拉丁的母亲哀叹和问好，随后又问：“我兄弟在世之时喜欢在哪儿活动呢？”

阿拉丁的母亲指点了一处，那里搁了条长凳，巫师就俯身过去，贴到地面上，吻着地板，还嘟嘟囔囔地念着经文，随后，他放声大哭，说道："我的兄弟，我的眼珠子！真是我生不逢时，才会同你生死相隔，就是想最后见上一见，也都不能如愿呀！"他自怨自艾，哽咽难禁，悲伤不已，几乎晕厥。

见到了这一幕，阿拉丁的母亲被他那声情并茂的表演打动了，她确信无疑，以为他便是阿拉丁的大伯，她也动了情，不禁也俯身过去，从地板上将他搀起来说："就算你哭死过去，也是于事无补了呀。"她温言软语，开导于他，请他入坐，悉心款待他。

在饭桌上，巫师被奉为上宾，全身上下快活无比，因此，他便和阿拉丁的母亲闲聊了起来："弟妹呀！你素来与我不曾谋面，你在我兄弟在世时也不晓得我的事，这倒也不奇怪。这是有缘故的：四十年之前，我从这座城中出走，四处漂泊。我从印度和信德国中穿过，到达了埃及，很长时间，我都驻留在这座气势恢宏的城池之中，那里是人间胜境，被誉为世界一大奇迹。最终，我流浪到了远方的西非，在摩洛哥国，我长期住了下去，一晃就过去了三十年。

"一天，我独自一人，逗留家中，蓦地，我心情波动，我的故土、祖国，我的手足兄弟回到了我的记忆之中，在这些回忆中，我的离愁别绪、骨肉亲情忽然爆发，难以控制。我形影相吊，远离故土和祖国，一想至此，我不由地老泪纵横。接着，我的这念头让我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决定，重返故里。我本以为，一到故乡便会和我的兄弟再度重逢。因此，我告诉我自己：'你呀你呀！如同阿拉伯游牧民族那样，你究竟要过多长时间离开故土、漂泊无定的日子呢？你仅有一个亲兄弟而已，你要做的事就是，马上返回家乡，同你的兄弟在你死前再见上一见。这是因为人世变迁，人们又怎能想像得到它会给人招致什么不幸呢？现在没有打算，到时客死他乡，你就该后悔不迭，长恨无绝期了。还有，你还有个有利条件，你经济状况尚佳，你理应想到兄弟，他的手头拮据，你就该

伸出援手呀。’一想至此，我一跃而起，收拾行李。也巧，那天是礼拜五，是休息日，我马上出发了。在路上，我经过百般磨难，十分辛苦，我能重回故里，全仗老天庇护。昨天，我在街头闲逛，不经意之中，我发现侄儿阿拉丁正和一群少年玩耍打闹着。我瞧见他后，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亲近之心，这是血脉使然嘛，我有种直觉，他就是我那独生侄儿，所以，一同他相见，顷刻之间，我的疲惫和烦忧烟消云散，我几乎要快活得飞起来了。可是，他告诉我兄弟已经去世了，这时，我伤心难过，不由地大放悲声。或许阿拉丁告诉了你我那时是如何伤心欲绝的了。

“我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只有一个安慰，那便是阿拉丁的形象，他是我兄弟传下来的香火哟。我兄弟有了后代，对他而言，他也就等于死而复活了。”

巫师着重谈着这些，接着，他转过脸来凝视阿拉丁。因为他发觉，他的一席话使阿拉丁的母亲感动莫名，正在抽噎不止。因为要迫使她无法提及她丈夫在世的情况，才能使他的奸计得逞，因此，这巫师才如此宽慰于她。他询问着阿拉丁：“我的孩子，你的职业是什么？你有没有学会什么谋生手段？对我讲吧，为了维持你们母子的生计，你是否学会了一门技艺呢？”

阿拉丁无言以对，窘迫之极，低首不语。他的母亲趁机急不可耐地说：“情况出乎你的意料呢。我指天起誓，这个小孩子他不通人情。我向来就没有见过这种不驯服的小孩。每天，他无所事事，打发着日子，和淘气包们搅和在一块儿，他的父亲因此抑郁成疾，一病不起。如今，我也过着可怜的生活，每天拼命纺纱，从早到晚，手不离纱锤，我们母子俩就依靠它，每日买得几个饼子充饥。每日里，阿拉丁除了吃饭向来不回来和我打照面。说句实话吧，我倒想锁上门，不再让他回来，让他自寻生路、自食其力好了。我已是个老太太了，气力不济，劳作也日益艰难，就是想要同往日一样，只怕也力不从心了。”

听罢阿拉丁母亲的肺腑之言，巫师换上了怜悯的表情告诉

阿拉丁："我的孩子，为了什么你总是品行欠佳，放任自流？对于你而言，这样的品行真是一种耻辱。我的孩子，你正值青春年少，家中人向来品行端正，可你却要靠母亲来养，她年纪已大，体力不支，却还要拼命干活，你难道不觉得羞耻吗？如今，你已经成人，对于自己的未来，你总该有所谋划，按着规矩，一步步去实现它。我的孩子，你放眼四周，仔细瞧瞧好了。我心甘情愿地扶植你，你在各行各业中选择你中意的去从事吧。我的孩子，到你学徒期满便可自食其力了。倘若你对你父亲的裁缝业并不满意，你大可挑选你中意的行当学习，好不好呢？我的孩子，我作为大伯，理应大力协助你，对我讲好了。"

费尽心机，花言巧语之后，巫师发觉阿拉丁依旧不感兴趣，默默无语，他感到这个少年天性散漫，只求吊儿郎当地混日子，因此，他又说道："我的孩子，我这么讲你明不明白，同不同意呢？我也可以弄间商铺给你，倘若你对学艺不感兴趣的话，把各色高贵值钱的商品准备妥当，好让你学做买卖，在大商人之中，你会声名鹊起，在生意场中，你把握到了贵卖贱买的生意窍门，渐渐地，你在城里就会变得众人皆知了。"

这会儿，听罢大伯的一席话，阿拉丁喜不自胜，他特别想成为大商人，对此他欣喜若狂，原因是，他晓得大商人总是穿着奢华绮丽的丝绸衣裳。他仰头盯着巫师，轻轻一抿嘴，随后又垂下了脑袋，心满意足。

巫师悉心窥探，一见阿拉丁的笑就明白了，他是愿意做买卖的，因此，他趁热打铁地吸引住了他："我的孩子，看来你乐意做买卖，说明你有雄心壮志，那么，让我来帮你开间店铺，让你在生意场中混个出人头地吧。我明天陪你去集市上买衣裳，那是专供大商人穿用的，是为你量体而裁的，接着，为了兑现我的话，我再着手帮你开店。"

开始，这个摩洛哥人声称自己是她丈夫的亲兄弟，阿拉丁的母亲对此疑虑重重。但是，他允诺会出钱为自己的儿子添购商

品，开设店铺，她一见到这些，那怀疑便烟消云散了。她开始这样认为，她坚信他就是自己男人的亲兄弟，要不然，一个外乡人又怎能这样帮助自己的儿子呢。因此，她告诫儿子，要他浪子回头，不要再胡思乱想，要做个正经八百的好人。要向精明强干的大伯学习，对待他要像对父亲一样，他的教诲一定要牢记在心，她又说，以前，他和那群无所事事的淘气包浪费了不少时间，如今应该予以补救。

教导了儿子一通之后，阿拉丁的母亲抽身起来，把饭桌收拾好，上了菜肴，把巫师让到上位，母子俩打横作陪，一同享用晚餐。在吃饭的过程中，巫师跟阿拉丁扯起了做买卖的情况。听了他一席话，阿拉丁目瞪口呆，一夜无法成眠。

巫师踞案大吃大喝，直到酒意醺然、天色已晚时才告辞离开。他在临走前再三叮嘱，明天一早，他就会陪同阿拉丁，去购买商人专用的衣裳并依计而行。

第二天一大早，急切的叩门声便传入阿拉丁母亲的耳中，她开了门，发现门口立着巫师。他不进屋门，却声称，他要陪阿拉丁去集市上购物。阿拉丁满心喜悦，走到大伯跟前向他问好，吻了吻他的手。拉着阿拉丁，巫师和他同去了集市，在一家服装铺里，他们进了门，声称要购买上等衣服。老板展示了各色高级衣服，以便他挑选。他指点着这些衣服，告诉阿拉丁："我的孩子，你中意哪一件的款式就挑哪一件好了。"

听罢大伯所言，阿拉丁欢欣鼓舞，选了一身他最中意的。拿钱将衣服买下后，巫师又领上阿拉丁，一同前往浴室沐浴。阿拉丁换上新装，喜不自胜，为了表示谢意，他吻了吻大伯的手。接着，叔侄俩便落座饮着果汁。

巫师由浴室出来后，便不惮辛劳地领着阿拉丁到集市上游荡，他指点着生意场上的情况，让他观赏，并告诉他："我的孩子，你要做好防备，同这些人多打交道，要和他们混熟了，同那些普通的买卖人更要多来往，从他们那儿，你可以掌握做生意的诀

窍，积累经验。你要知道，他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你日后要干的。”

巫师领着阿拉丁游完了集市，又去城里的风景胜地游玩，在大寺庙中，他们欣赏着清静的景色。他领他进饭馆，用银盘子装好美味佳肴，要他品尝，两个人大快朵颐。

午餐用罢，巫师领上阿拉丁来到游乐场，寻欢作乐，在古代皇帝的宫阙中，在奢华绮丽的宏大建筑里，在房间里形形色色的装饰旁，他们留连忘返，他的眼前敞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为此而欢欣雀跃。

巫师在最后带上阿拉丁来到一家大旅店，他自己住在这儿，它是专门供给外来商贾住宿的，他诚邀各个行当的商人，请大家聚一聚，在一块儿用用晚餐，当着大家的面，他宣布说阿拉丁是自己的侄儿。

商贾们吃得心满意足，兴尽而散，这时已然暮色四合，巫师这才把阿拉丁送回了家。

发现儿子身着华服，十足就是个商人，阿拉丁的母亲欢天喜地，不由得泪湿衣襟。她极为感动，因为这个伪善的巫师假托亲戚，对阿拉丁体贴备至，给予援助，她兴奋地表达着自己的谢意：“好兄弟，对这个孩子，你是这样体贴，你给予的帮助良多，我的感谢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真是恩重如山呀。”

“弟妹呀！这算不了什么，仅仅是我的一点意思而已，这孩子和我的亲儿子没什么两样。对我而言，为兄弟养育后代是我无法推辞的义务。弟妹不要因为这个而感到不好意思。”

“只求上苍保佑兄弟能长寿吧！阿拉丁他以后在你的帮助下，终于有可能会得到幸福了。他日后会听从你的教导，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弟妹呀！阿拉丁在一个好人家中长大，马上就要成为大人了。只愿上苍保佑！只愿他追随着父亲的遗志，老老实实，好好

做人，他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快慰，而弟妹你盼子成才，到时候也就不会失望了。明天是礼拜五，恰好是休息日，商铺歇业，要开店的事无法进行，只能说太遗憾了。各个行当要过了安息日才会继续营业。所以，我有个主意，明天早晨我再过来，带着阿拉丁出城，游览公园胜地，那些场所他还从未游览过呢。他会在那些地方遇上同去游览的商界名人，对他而言，同他们进行交流是大有裨益的。"吩咐完了之后，巫师告辞，径直去旅店休息。

在这一天里，阿拉丁着新装，进浴室，去饭店，逛集贸市场，游览美景，和很多生意人相识，他简直无法表达自己的喜悦。第二天早上，大伯还会前来，要领他去郊外游览，他一想至此，激动难耐，通宵不曾合眼，只是盼着天明。

次日一大早，果不其然，巫师准时到达了阿拉丁的家。叩门声一传入阿拉丁的耳中，他便从床上一跃而起，把门开了，向大伯表示欢迎。看到阿拉丁之后，巫师用力拥他入怀，给了他热烈的吻，他抓住他的手说："侄儿呀！今天，我想带你游览的场所风景之美，为你一生所仅见。"为了调动他的心情到达亢奋状态，他开了些玩笑。这么着，两个人谈笑风生，离开家门，走到郊外，在公园中穿行，寻欢作乐。为了让阿拉丁更加开心，巫师领着他，信步走来，四处观赏，滔滔不绝，什么这一处风景秀丽怡人，那一处庭院气象庄严。他们二人每走过一座亭子、一间楼阁或是一座宫阙，都要认真鉴赏，巫师不厌其烦地反复询问阿拉丁："侄儿，你喜欢这个吗？你高兴吗？"

在这些奇幻的景致、高大的建筑、他一辈子都没欣赏过的奇景面前，阿拉丁欢乐无限、情绪高涨。他们放慢了脚步，缓缓走着，陶醉在自然之中，直到走得倦意滋生时，才来到了一间景色秀丽的花园。在这儿，空气清新，景致迷人，令人沉醉。在这儿，清泉在争奇斗妍的花朵旁流动，百折千迴；铜铸的狮子像是黄金造就，泉水由它的嘴里涌出，着实动人。在池塘边，他们快乐地相对而坐，稍作歇息，像是亲热的父子俩那样谈笑风生。巫师打开

腰带，把口袋解开，里面装有饭食和干果，他告诉阿拉丁："我的侄儿，你可能饿了吧，吃点什么吧。想吃什么就吃吧。"

这时，阿拉丁真的饥肠辘辘，因此他开怀大嚼起来，巫师和他一起吃。他们享用着、休憩着，很是惬意和快活。

发现阿拉丁食用、歇息够了之后，巫师就说："侄儿，你休息够了吧，这会儿，我们得再度出发前行，让我们到达我们这趟行程的终点吧。"

听到大伯的一席话，阿拉丁站起身来，跟在巫师后面，缓步前行，他们脚步不停，走过一个又一个花园，他们已经走出了很远，那些园林已被他们落在了身后，终于，在一座高耸入云的荒山跟前，他们停下了。

阿拉丁也不是个小娃娃了，但是，到这一天为止，他一步也没踏出过城，也从不曾像这天行走这么远，所以，他感到力不从心，只得哀求巫师："大伯，咱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咱们离开花园，已经有很长一段距离了，现在来到的这处所在不见人烟。我已经疲惫不堪，寸步难行，倘若我们还要长途跋涉，我可就无法忍耐，要昏倒在地了。不如咱们掉转过头来回家去算了，倘若前方并无可供游玩的花园的话。"

"不，我的孩子，现在不是返回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迷了路，我们最终要做的事也并不是游览花园。这是因为，大多数君王的大业简直无法与咱们现在要干的事情相比，同它相比，你的那些见识简直不值一提。因此，你要一鼓作气，勇敢地前行。感谢上苍！你也已经长大成人了。"巫师将他的意思阐述过之后，又温言软语，用好话蒙骗阿拉丁，为了让他因为赶路而产生的倦意烟消云散，他还给他讲了几个怪异的传说。运用这些小花招，巫师领着阿拉丁不断前行，直抵终点。正是为了它，这个西非的巫师才不远万里，从日落的西方赶到了日升的东方。

神　　灯

巫师大为满意，将阿拉丁引到终点之后，他告诉他：“侄儿，这里就是我们的终点。这会儿，你先歇一歇。我在不久之后将向你展示最瑰丽的奇景。在人间，没有人能够欣赏到这一幕。能让你看到的，是前无古人、无人得知的幻境。但是你歇够了以后，找些木头片儿、干树杈来给我，以便我引燃它，随后，再让我把个中奥秘讲给你听。我们如此这般，方可大功告成。”

听罢巫师所言，对于大伯将要干的事，阿拉丁极为好奇，劳累也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歇了歇以后，阿拉丁便站起身来，依从巫师的指示把木头片和干树杈捡起来，他听到大伯的召唤后，就抱好木头片和树杈，走回巫师身旁。

点着了木头片和树杈之后，巫师从胸口的袋子里摸出个小盒子，它十分精巧，他掀开它，拿了些许乳香出来并洒向火中，烟气缭绕，而他则对之念动了咒语。阿拉丁对他所念的内容不甚了解。然而，大地在茫茫烟气之下猛然晃了起来，一声巨响之后，大地訇然开裂。

发现这可怕的一幕之后，阿拉丁惊骇莫名，为了逃开这场大灾，他企图溜走。见到他的举动后，巫师勃然大怒，无法遏制。因为，他可能会全盘皆输，倘若没有这个少年参预的话，除去阿拉丁，谁也不能打开那个地下的神秘宝库，那是他朝思暮想要得到的。因此，看出阿拉丁要开溜的企图后，他抬手就用力在他的头上扇了一掌，这下他头痛欲裂，当场昏厥。

渐渐地，阿拉丁醒了过来，他依稀发现自己的身旁立着巫师，于是情不自禁，抽泣不已地说：“大伯，你如此责罚于我，究竟我有什么地方没做好呢？”

“我的孩子，我倾尽全力，只求你能够成才，可你却反倒不听我的话了！”巫师做出慈爱的表情，开导起阿拉丁来，“我要你去干的事，你一定要干，因为我是你的大伯，也就和你的亲生父亲

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我所要做的就是，让你欣赏一处奇景，你的劳累会在你看到它的那个时候烟消云散的。”

那开裂的土地在此时缓缓展现出了一块云母石，它呈矩形，上有铜环。立刻，巫师面向云母，弄妥沙盘，进行卜算，接着，他又对着阿拉丁说：“我的孩子，倘若你能将我命令你做的事做好，你就会立刻富比王侯的，我打了你，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呢。这是因为，你有一个宝藏就藏在这片地区的地下，那里面的宝贝藏起来的时候，借用了你的名字，预先已经设定好了，只能是你来选择是否打开宝库。在这之前，我已经为把宝藏打开而进行了祈祷。我的孩子，你这会儿仔细听好了我的阐述，在这面石板下，贮藏着那个宝库。你走过去，把石板上的铜环捏住后往上掀开，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人掀得动它，只有你除外。把石板掀开了之后，因为本来这个奇怪之极的宝库就是为你而设的，所以，你要做的事就是进去。但是，我下面的话你一定要听清，我怎么说，你到了里头就要怎么做，万万不能漫不经心。我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的权益和快乐。在宝库中，有难以计数的、品质上乘的、历代君王的收藏都无法比及的宝贝。还有，牢记这一点：这个宝库属于你的同时也属于我。”

听罢巫师所言，立刻，阿拉丁把他的不幸，比如劳累、被打产生的剧痛和抽噎不止都抛到脑后去了。他呆立不语，头晕目眩，目不转睛，只是瞧着巫师。这时，他又欢喜异常，这是想到因为运气的关系，他马上要发财了。因此，他真心实意地告诉巫师：“大伯，你尽管开口吧，你认为该怎么办，我就照着去做好了。”

“侄儿，我觉得你比我的亲儿子更让我挂心呀。这是因为你是我兄弟之子，我没有别的亲戚，只有你呀。我的孩子，说句实话，你同样可以继承我的财产。”说罢，他热烈地吻着阿拉丁，又继续道：“我这样风尘仆仆究竟意欲何为？我的孩子，告诉你实话，我都是因为你才这么干呢。我最终会让你成为一个人才，又有钱又受人尊敬。但是，你一定要完全按照我的要求行事，千万

不能有所违背。现在，你听从我的吩咐走过去，抓住铜环来掀开石板。”

“大伯，我还小呀，这石板这么沉，我自己抬不动，你搭把手，我们齐心协力，一齐把它掀开。”

“我的侄儿，倘若我参预其中就会坏事，我们便达不到目的了。在此之前，我对你讲过了，其他人无法去动这个宝库，只有你例外，你只需手握铜环，向上一掀，石板就开了。可是，你得边揭边念自己的名字，不可间断，另外，也要念你父母的名字，这么一来，石板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掀开，你不会有精疲力尽的感觉。”

听从大伯的吩咐后，阿拉丁壮壮胆，束束腰，来到石板前，他伸出手，抓紧铜环，随后，他用力掀着石板，与此同时，念着自己和父母的名字。那石板訇然开启，不费吹灰之力，这使他大感意外。定睛一瞧，在石板覆盖下的是一个地下通道的入口，有十二级台阶向地下延伸。

巫师与此同时慌忙指导着阿拉丁说：“阿拉丁，凝神静听，我怎样说，你便怎样做。现在，你进入地道，顺着台阶往下走，一定要万般留神。在这下面有四个房间，在每个房间里，有四个黄金、白银的罐子摆在当地，里面盛着稀世珍宝。一定别动它，或者是令你的衣服角和罐子、墙相接，千万留神呀。你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前行，不要收住脚步，要不你可就要倒大霉，化为黑石了。当进入第四个房间时，你会发现，在屋子里又有一扇门，它是关上的。你打开它时，一定要叫着你和你父母的名字，像你掀开石板那样，这么一来，你就来到了一座花园。在园子里的果树上满是果子，金光闪烁。顺着正中间的过道，你继续前行，五十步开外就会有个气势宏大的厅堂。在厅里的天顶上，有盏油灯挂在那儿，另有一架梯子放在厅里，大约有三十来个台阶。你爬上梯子，把油灯摘下来，把灯油倒出来，将它放入你胸口的袋子里，接着就返回吧。你不要恐惧，那盏油灯没什么危害性。你离开的时候，要是看中了那花园果树上的什么果子，也可以任意采撷。这是由于

当你拥有了那盏灯之后，宝库里的一切宝贝就都是你的了。”指导完了之后，巫师把一个戒指由手上卸下，为阿拉丁戴在了食指上之后说：“我的孩子，你不要担心，实话对你说，这个戒指会给你庇护，使你免遭一切伤害和恐惧，不过，我告诉你的这些事你要铭记在心，为了打开宝库，达到梦想，束起腰带，壮壮胆量，尽快往下走吧。不要恐惧，现在，你不是稚童而是个大人了。我的孩子，不久之后，你会把大笔的财富尽握手中，顷刻之间变为世间首富。”

听从了巫师的教诲，阿拉丁下到了地穴之中，他走下台阶，进入了地下通道，依照着规矩，万分戒备地走过有金银罐子的那四个房间，接着，他进了花园，顺着小径，继续前行，最后到达了那座气势宏大的厅堂，他上了梯子，把在天顶上悬着的那盏油灯摘下、吹熄、倾倒了灯油，随后，他把它搁到了胸口的袋子中，又爬下梯子，从大厅出来直奔花园。

此时，阿拉丁在花园里悠闲地游荡，怡然自乐，观赏着园中胜景，不再如同来的时候那般噤若寒蝉了。那鸟儿美妙动听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枝头上的宝石果子映入他的眼帘，它们精光闪烁，赤橙黄绿，各色齐备。每一株树都形态各异，各自生出的果子也大为不同。那果子光芒闪动，令人头晕目眩。比起它来，正午的阳光也黯然无光。更为别具一格的是，比起这些宝石果子的个儿来，历代君王的宝石收藏品也不值一提了，他们拥有的最大的宝石只抵得上这里宝石的半个。

在花园里，阿拉丁怡情畅性，把这些叫人目眩神迷的奇妙树木看了个饱，并上下端详，认真思考，他发现，这些长在枝头的、硕大无比、昂贵无匹的宝石果子有各种类型，像什么绿宝石、红宝石、钻石、翡翠、珍珠等等。见到这等人间仙境，他也惟有目不暇接、赞叹不绝而已。对这些举世无双的宝石，阿拉丁不懂鉴别，也不了解他们所值几何，到底他的年纪尚小，眼界狭窄，幼稚可笑，也没有什么经验。这儿的宝石照他看就是玻璃似的物品而

已。但他知道，它们不同于葡萄、无花果和别的水果，不像普通的水果可以食用，因此觉得可惜，只将它们当成玻璃做的，收藏了一些，每一种都摘几个放入袋中，他暗忖道："让我来摘点儿玻璃果子，拿回家中，以供把玩。"他拿了许多，把衣袋塞满了又取下头巾，包了一包，往腰里一系，打算拿回家去，当个摆设。他一点别的想法都没有，仅仅把它们当成了装饰品。

阿拉丁慌里慌张地从花园离开，从这诱人的宝库中走了出去，这是因为，对于他那当巫师的大伯，他已经开始惧怕了。沿着进门的道路，他丝毫不停，一直走到地下通道的入口。本来，当他打那四间屋中通过时，他可以把那金的和银的罐子里的财宝拿一些，但是他不屑一顾。当他爬上台阶来到最顶上的一级的时候，他发觉比起别的台阶来，它特别高，要上去特别困难。他请求巫师伸出援手，因为他独自一人，又拿了很多宝石果子塞在身上，又是处在攀登之中："大伯，搭把手吧，拉着我从这里出去。"

"我的孩子，这油灯好像快压塌你了，你先把油灯给我，轻松一下吧。"

"不，大伯呀！这盏灯不压人，它不沉。你搭把手，帮帮我，拉我从这里出来，到时候，我自然会从口袋里拿出灯来给你。"

这个非洲巫师惟一的目的，便是将神灯偷到手，因此，他这才风尘仆仆，从远方的摩洛哥到达中国，他一再声称，要阿拉丁先给他神灯。因为在一开始，阿拉丁把灯塞到了胸口的袋子里，接着，他又把许多宝石果子塞了进去，袋子那么满，想要伸手进去取神灯，实在已经不可能了。实际上，阿拉丁天性纯朴，没有心机，他想的是，出了地道后就给他大伯这盏神灯。但是，对这一想法，巫师一无所知，他发了牛脾气，必定要将神灯取之而后快。他向阿拉丁几番索要，却一无所获，这时，他怒气勃发，破口大骂。觉得要达到目的已然无望了的时候，巫师彻底失望了，他不顾一切，念动咒语，将乳香洒入火里，穷凶极恶，立意复仇。在他身边，那块石板因为咒语的驱使而晃了起来，渐渐地，它照老样子覆盖

到了地下通道的口上，遮住了它，就这样，阿拉丁被关在了宝库的地下通道里。

原来，我们见到的这个巫师是个异乡客，这个邪恶的巫师本不是阿拉丁的大伯。但是，他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借阿拉丁这个少年之手搞到神灯，大发横财，而且他这个家伙爱自吹自擂，夸夸其谈，又善于作伪，欺骗良善。最终，这个卑鄙小人使出了杀手锏，将阿拉丁陷在了地下通道里，他动用沙石，遮好了石板，故意想要让他饿死在里面。

原来，这个巫师住在西非地区，是个原住民——摩尔族人，从小时候起，他就对妖术很感兴趣。他潜心研究每一门旁门左道，还郑重其事地进行试验。在西非的一些城市里，平民因为这种妖术的泛滥也脱出了正轨，不时会造成骚乱。这个巫师仔细钻研古代典籍，勤学不辍，对于各个宗派的秘诀，他也很有研究，就这样，他慢慢地积累了许多这类知识，最后变成了巫师中的佼佼者。刻苦研究了四十年之后，他对咒语的辨认和拼读的方法很有心得，一时无人能及。

一日，凭借着巫术，巫师在魔法书中得知，在中国有座名唤卡拉斯的城池，在它城外的一座山下，埋藏有一个大宝库，其中的珍宝不计其数，君王们的藏宝与之也无法相比，那盏神灯，就是宝库中的极品。拥有了这盏神灯的人是无所不能的，谁也无法制服他，没有人可与他一决雌雄，不管是比地位、比财产还是比权势；同神灯的魔法相比，人间最有权力的帝王也是不值一提的。

凭借自己的魔法，巫师了解到，想要打开那个宝库，只有让一个名唤阿拉丁的少年到那里去，他来自那里的一个贫寒的家庭。因此，为打开宝库，他进行了周密测算，只求能轻松愉快、没有障碍地大功告成。终于，他打点好行李，出发去往中国找寻阿拉丁，对他又哄又骗。巫师本来觉得他会拥有神灯、主宰神灯，因为他依照计策行事，一丝不苟。但是，令他大感意外的是，最后，

他的努力试验、梦想和要求全都遇到阻碍;他的奔波劳苦只是白白花掉了力气和时间,一点效果也没有。所以,他沮丧万端,大为恼怒,打定主意要害死阿拉丁。因此,他利用巫术将阿拉丁埋到了地下通道中,只等他渐渐死去。他觉得,阿拉丁不可能由地下通道里脱困,也无法从中拿出神灯,只要他如此行事的话。他极度伤心和沮丧,因为美梦破灭了。他大梦初醒似地、蔫头搭脑地离开了中国,回到故乡非洲去了。

被埋到地下通道中后,阿拉丁大声疾呼,叫着巫师,哀求他搭把手,把他带离地道、返回人间。可是,没有答复,无论他如何叫嚷和乞求。阿拉丁在此时渐渐清醒,他觉察到,巫师以阴谋诡计骗了他,此人不是他的大伯,只是个妖人,长于坑蒙拐骗,这一点他已经可以断定了。他认为,要脱离困境、全身而退是不可能的事了。他烦恼之极,不由自主地饮泣起来,万般无奈之下,他顺着台阶,往下走去,只求上苍放他一条生路,不要让他这么难过。他下到了底层,转来转去,左冲右突,但他什么也瞧不着,惟有漆黑一片而已。这是因为,巫师使用了巫术,关上了宝库里的每一道门,阿拉丁走过的门路,包括花园门,已完全关闭。为了聊以自慰,阿拉丁想去花园里散散心,可是,去花园的门户也关闭了,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他无法将伤痛积压在心里,失声痛哭。最后,他已无计可施,惟有转身返回地道的台阶,灰心失望,坐下等候死神降临。

还好,柳暗花明又一村。上苍在阿拉丁尚未身陷囹圄时就指给他了一条生路,让他能死里逃生。在命令阿拉丁进入宝库的通道时,非洲巫师送给了他一个戒指,为他戴到食指上以保平安,并且告诉他:“进去之后,这个戒指可以令你免除凶险,凭着它,你的胆识和勇敢也会倍增,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它都可以使你化险为夷。”这件事本是上苍来庇护阿拉丁的,它在无形中借了巫师的言谈举止,使他免于遭到厄运。

在地道里,阿拉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转瞬即遭灭顶

之灾，顾念到自己的凄凉景况，说什么也是无济于事，因此，他气愤交加，情不自禁地抚摸着手，以此发泄心中的苦闷和哀痛，但是当他摩挲着手的时候，不经意之间，抚到了食指上的戒指，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一个魁梧的巨灵神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他声若洪钟："报告主人：你的奴仆听命，前来相助，要干什么就下令好了，谁掌握这个戒指，我就服从于谁，因为，我是这枚戒指的奴仆。"

这声音一传入耳中，阿拉丁就抬眼望去，一个巨灵神在他眼前挺立，同传闻中的所罗门时代的妖精形象别无二致。他见到了这狰狞的样子，忍不住战栗不止。幸好，巨灵神又告诉他："你要做什么？吩咐我就可以了。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变成了你的奴仆。这是因为，这枚戴在你指头上的戒指本来是我的主人。如今，我要服从你的号令，因为你掌握着它嘛。"

巨灵神的又一次说明传入耳中之后，阿拉丁这才渐渐松弛了面容，抚平了心情，与此同时，在为他戴戒指时，巫师讲过的话语又回到了他的记忆中，他于是底气十足，胆子又大了起来，他兴高采烈，说道："戒指的奴仆！我命令你令我重返人间。"

话音刚落，忽然之间，大地崩裂，阿拉丁猛然站到了地上，正在宝库的大门所在之处。一时之间，他无法睁眼视物，这是因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通道中，他已经羁留了三天，对于白天的光线，他已经难以适应，所以他只能轻轻地开翕着眼皮，等到调整好眼睛对光的适应能力，他才睁开双眼，观察四周。他的情绪好转了，与此同时，因为当他认真查看这一地区之时，巫师在此之前将地下宝库打开时所露出的洞口已泯灭不见，这一片土地就像以前那么平滑，丝毫不留痕迹，他处于这一情况下无法得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因此惊讶之极。随后，他深入思考、详细探查后才搞清楚：这一片地区就是那个巫师焚香念咒之处，他这才相信自己仍在原地，并没有走远。他掉转过头来，东张西望，随后他发觉，稍远处即是那些公园和建筑，那是他游览过的，对那里的

景致和走过的路线，他还差不多可以认得出。他死里逃生，逃出死亡的控制回到了大地上面，上苍如此厚待于他，他惟有感恩而已。他欢天喜地，离开此处，孤身一人踏上了返城的路途，在他的面前，美好的未来尽显无疑。同出来时一样，一路上的景致看起来也并不生疏。他不停脚地返回城里，穿街越巷来到家门之前，与他的母亲相见。这时，他已经气力不支，一头栽倒，昏迷不醒，这是因为，他逃出地道后大喜过望，同时，在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又一直忍受着恐惧、伤痛和饥渴的折磨。

自打儿子离开了家，阿拉丁的母亲就忐忑不安起来，她哀叹不已，抽噎不止，泪沾衣襟，苦不堪言。这时，她发现了回家的阿拉丁后，简直是大喜过望、欣喜若狂，但是，儿子的昏厥又令她大感意外。害怕之下，她手足无措，慌忙实施急救手段，用水泼着他的脸，寻遍左邻右舍，找到香料，熏他的鼻子，他这才悠悠醒转。

缓缓恢复意识之后，阿拉丁声音微弱，要母亲给他些吃食："母亲，我已经三天都没吃上东西了。"

他的母亲慌忙取来食品，放在儿子旁边说道："儿呀！你且起身吃上些饮食，提提神儿。你吃饱歇够之后，再告诉我你的经历也为时不晚呀。这会儿，你劳累到了极点，我不能让你开口。"

听罢母亲所言，阿拉丁翻身坐起，大吃大嚼，情绪高涨起来。他又倒下歇息了片刻，当他感到神清气足时便告诉母亲："母亲，我有一肚子苦水要倒给你哩。那个杀千刀的东西，要让我惨遭毒害，他是故意的。原来，他的那些毒计和花招是早就想好的。这个坏东西，他拍着胸口，说是我的大伯，可是他的狰狞面貌曾经展现在我的面前，他对我施以辣手，我几乎要被他害死了。咱们母子俩几乎掉进他的罗网，幸而上苍庇佑。起先，他摆出慈爱、祥和的样子，巧言令色，说要为我的未来着想，其实这全是幌子。实际上他是个伪善的人，心眼毒辣，惯于骗人，以巫术来迷惑大家。依我看，比起世上的一切妖精来，他更为可恶呢。母亲，我要把这个坏东西犯下的所有恶行滴水不漏地告诉你，让你瞧瞧，他自己

发下宏愿，说要为我的未来着想，可又是他自己将其完全打破，还有他恶狠狠地欺凌我的那些举动，请你认真思考这一点：看上去，他对我疼爱有加，在心里，他却凶残无比，只想置我于死地。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实际上，他表里不一，口蜜腹剑，目的只是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使他的诡计得以奏效，最终能大发横财。”接着，阿拉丁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详细叙述出来，并抽泣不止：他怎样跟在巫师身后，将胜景一一游遍，又是怎么来到了荒山之前，那儿埋有藏宝，随后，巫师怎样点火、焚香、祈祷、念动咒语等等，末了他说：“忽然，在巫师低声的念咒声和升腾的烟雾里发出了一声巨响，大地开裂，世界一片漆黑，雷声轰鸣。我震骇到了极点，战栗不止。我看到这种险况后，惟一想干的，就是脚底抹油，逃之夭夭。但是，发现了我的企图后，巫师厉声呵斥我，又一掌扇过来，将我打晕在地，因为只有我在那里，那个地下宝库才打得开，同时，惟有我进得了宝库，那巫师却不行，因此，他不许我溜走。就这样，他对我又打又骂，接着却又改换表情，和颜悦色，开导我说，他可以指导我进到那个令人陶醉的宝库之中，摘取宝贝。开始，他把一个戒指由手上褪下来，把它当做我的庇护神，为我戴在食指上，随后他吩咐我，要我迈入地下通道的入口；从台阶上往下走到底层，从四间房子里穿插过去，那些房间里满是数不胜数的珍珠宝贝。那个可恶的巫师再三告诫我，让我千万不要碰它们。然后，我来到了一座花园，它真是动人之极，巨大的果树生长在那里面，枝头结着果子，五颜六色，像是玻璃做的，光芒闪动，叫人头晕目眩。最终，我走到了一间厅堂里，那里挂了一盏油灯，我听从巫师的吩咐摘下了那盏灯，吹熄后又倒掉了灯里的油。”说罢，阿拉丁把神灯从胸口的袋子里拿出，又向他母亲展示那几袋子宝石，这是他从花园中采摘的。阿拉丁对它们不甚了解，仅把它们当做了玻璃制品，尽管它们是稀世珍宝，就是一般的君主也无法拥有呢。

“母亲，”阿拉丁继续往下说，“我把灯和摘到的玩意儿拿好，

掉转身子，向外走去，当时，我带的东西重极了，所以，走到地下通道的入口处时，我被压得无法举步，爬不到最上面的那级台阶上去，我便呼喊着我那可恶的大伯，求他伸出援手。但是，那个杀千刀的东西无意搭救我，却向我叫道：'你先把灯给我。'因为灯在衣服的袋子里装着，我无法把它拿出来，上头满是那些玻璃果子呢，因此，我告诉他：'大伯呀，这会儿我不好将灯拿给你，等我到了上头之后再给你灯吧。'其实，这盏灯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本来的想法是，把灯从我这里抢走，再害死我，埋到地下通道里。这就是我所有的悲惨经历。"在叙述时，由于想到巫师那种种凶残、可怕的行为，阿拉丁不禁怒气冲天地说："我把他当成大伯来投靠，可他却是个大巫师，口蜜腹剑，真该千刀万剐！"

听罢儿子所言，阿拉丁的母亲完全明白了这个巫师是怎样残害他的，她也怒气冲冲，说道："没错，我的孩子，千真万确，他是个旁门左道之士，专门想歪点子，运用巫术残害他人。你没有被他所害，真是上苍所佑了。起先，我还的确将这个坏东西当成你大伯了。"

阿拉丁困极了，只欲睡去，这是因为在地道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母亲对儿子的想法一清二楚，于是就催他去休息。

疲倦已极的阿拉丁美美地睡了一大觉，次日日上三竿才睡醒。他醒来后，便问母亲食物在哪里。他的母亲说："儿子呀！因为你昨天将家里的吃食吃了个一干二净，我没有吃的让你吃了。你先按捺片刻，我把纺好的那点棉纱带到集上去，卖掉之后，就为你买些吃食回来吧。"

"母亲，你先留着你纺好的纱，不要将它卖掉。要不，你把我拿回家的那盏灯给我，我把它卖了，换来了钱，好买些吃食。我觉得，比起纱来，油灯能换的钱总要多一些吧。"

对于儿子的主意，母亲表示赞同，她拿来灯后觉得它脏了一些，就告诉阿拉丁："儿子呀！灯在这儿，只是脏了一些，要是想卖

贵一些,就先擦擦干净吧。”因此,她捏了把土擦洗了一下灯,马上,一个巨灵神显现在眼前。这个巨灵神面目狰狞,体格魁梧,吓人之极。他瓮声瓮气地告诉阿拉丁的母亲:“我听命前来,你有什么吩咐呢?说出来好了。我是你的奴仆,同时,我也是灯的奴仆,你怎样说,我就怎样做。还有,别的神灯奴仆也都听从你发号施令,并不是只有我才这样。”

发现这个骇人的神灵后,阿拉丁的母亲哆嗦不止,一语不发地昏厥在地。发现母亲如此这般之后,阿拉丁连忙伸手拿到神灯,神情平静,与灯神开始攀谈。这是因为:在他陷于地道之中时,因为焦急而摩挲着手,无意中在戒指上擦了一下,戒指神就显现面前,他已经有了经验。那种情形与眼前的情形相差无几。他一点也不慌张,因为已经经历过了,他告诉这个巨灵神说:“灯神呀!我肚子饿,搞点儿美味佳肴,让我大快朵颐吧!”

听罢阿拉丁的命令,灯神立即泯灭不见。片刻之后,灯神弄来了一桌美味佳肴,在一个美伦美奂的银盘中放着,一共十二份,全是珍馐美味,用金碟子装好。另外有白面饼,美酒晶莹透亮,在金杯和皮革酒囊中盛着。将酒席收拾完毕,灯神立即无影无踪。

阿拉丁赶快用水泼他母亲的脸,以香熏她,将她救活,等她悠悠醒转后便说:“母亲,请起身吧,吃些饭食,上苍怜悯我们啊。”

这些精美的银盘、金杯、金碟子、香喷喷的美味饭菜一映入眼帘,阿拉丁的母亲就奇怪之极地问:“儿子呀!这种慷慨的壮举是谁人所为,这个菩萨心肠、怜悯我们、赐予我们吃食、使我们免遭苦难的人是哪一个呢?我们理应对这样的大善人感激涕零。依我看,将这样的酒筵赐予我们的人该不会是皇帝吧,他知道我们穷困潦倒,生计艰难,才动了怜悯之心呢。”

“母亲,这会儿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咱们母子二人先吃点饭食吧,我已经饿坏了呢。”他搀起了母亲,来到桌边,两个人享用

起来。母子二人吃得分外香甜，饭量也大了起来，这是因为，很长时间他们都在忍饥挨饿，今日忽然有这种美味摆在眼前。一个原因是饿得过了头，另一个原因则是这种美味为他们母子俩平生所仅见，他们从未尝过，显而易见，它出自王侯或豪富之家。更别说那不晓得来自哪里的考究的餐具，根本无法衡量它们所值几何。

吃得心满意足之后，阿拉丁母子二人还剩了不少饭食，不仅够晚上吃，甚至次日再吃也还富裕。母子俩把手洗净，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母亲瞥了瞥儿子说："儿子呀！对我讲好了：那个巨灵神称自己是奴仆，他对你做了什么？赞美上苍！从今之后，我们不必忍饥挨饿，你也不必向我诉苦，上苍怜悯、赏赐我们，给了咱们丰盛的美味。"

对于母亲的疑问，阿拉丁做了回答，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交待清楚，包括发现灯神后，她怎样因为恐惧而不省人事，他又是如何应付灯神的。听罢，她啧啧称奇地说："这倒是真事，我自己没有过这种经历，但是鬼怪在人们面前显灵，原也是稀松平常之事哩。儿子呀！依我看，正是这个巨灵神，将你从地下宝库里搭救了出来吧？"

"母亲，并不是他。显现在你眼前的巨灵神是神灯的奴仆。"

"儿子呀！为什么你这么说？"

"这是因为，这个巨灵神和那一个长得不太像。那个是戒指的奴仆。那盏握在你手里的神灯的奴仆才是你见到的。"

"是呀，是呀，他才在我面前显灵，一眨眼的功夫又不见了，我几乎吓死过去。这个该死的东西果然和这盏灯是一路货色。"

"没错，他受神灯的管辖。"阿拉丁附和着母亲。

"儿子呀！看在我养活了你的份上，我恳求你，丢掉这盏灯和这个戒指吧。我不想再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倘若你保存着这灯和戒指，我们一定会大祸临头的。因为我们很忌讳同妖精打交道。我们应当有所防备，以免大祸从天而降，古代的圣贤就是这么说

的呀。”

“母亲，按理说，我理应对你的话信之不疑。可是，要我把神灯和戒指扔掉，我心有不舍，我是从实际利益着想的。这是因为：您也看见了，这奴仆在咱们饥渴难耐时为咱们做了善事。还有啊，那个巫师并不是想要得到金银财宝，才吩咐我进入宝库的。金银财宝在地底下的四个房间中堆得到处都是，他却不屑一顾，他再三对我说，他不要别的，只要我给他把神灯搞到手。对于这盏灯的功用，他一清二楚，他对此做过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钻研，只不过他尚未试用就是了。他寻求的目标正是这盏神灯，为此他才吃尽苦头、风尘仆仆、背井离乡、长途跋涉，来到咱们这里。正因为如此，他无法从我这里得到它，沮丧万端，因此便不顾一切，将我陷在了地道里面。这一切证明了神灯的珍贵，我们惟一能做的，便是保留它、小心对待，千万不可走露风声。从今往后，我们能凭它发财呢，要过好日子，就要靠它了。再说到这个戒指，我要时刻戴在手指头上，要对它爱若珍宝，这是必须的。我本不会逃离险境，重返你身旁，而是在地下宝库的地道里死掉了，如果不是由于这个戒指的缘故的话。凭着这个原因，我又怎敢摘下这个戒指？倘若我不把戒指随身携带，一旦倒了霉，发生了不测，祸从天降，它可就救不了我的命了，可是我只能藏好神灯，这是你的意思，也由于你担心的缘故。为了不让你担惊受怕，我今后不会再让你瞧见这种情形。这么做不就两头兼顾了吗！”

听罢儿子的处理方法，阿拉丁的母亲想通了，她笑逐颜开，心服口服，于是便说：“儿子呀！做母亲的不再反对了，你认为什么是正确的，只管去干好了。不要让我再瞧见那个奴仆、那可怕的一幕，我就要求这一点。”

阿拉丁母子的日子开始有了起色，对于灯神搞来的饭食，他们开心享用，足足吃了两天，才将那些酒菜吃完。第三天，吃食没有了，阿拉丁去了集市，想卖掉一个碟子，它是金制的，但他对此一无所知。

在集市上,阿拉丁同一个犹太人相遇了,他可恶下流,鬼鬼祟祟,非要将这个盘子买下不可。他领上阿拉丁,躲在角落里,细心地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最终相信这盘子是金制的,为世上所罕见,因此打算买下。不过,他将阿拉丁当做幼稚小童,认为他对生意的事一窍不通,阿拉丁怎样看待这盘子,他却不甚了解。因此,他干干脆脆地问阿拉丁:“我的小主人,你想把这个盘子卖个什么价呢?”

“你当然清楚它值什么价了。”阿拉丁用一句话答复了犹太人。

听上去,阿拉丁这么回答是很在行的,在还价时,犹太人反复揣想,惟恐阿拉丁对盘子的价值了解得很清楚,因此会漫天要价,而他只想低价收购这盘子,因此,他踌躇不决,自忖道:“也许对于商品买卖,这小子一无所知呢,这盘子值多少,他没准并不清楚。”这么想着,他从钱袋里摸出了一枚金币。发现金币之后,阿拉丁心满意足,他马上收下金币,掉转身子,脚步不停地离开了。犹太人马上明白了,阿拉丁天真、不懂行,他认为,其实把这个盘子买下来只需要几毛钱或是一块钱。

把盘子卖掉后,阿拉丁马不停蹄,他来到面包铺,购买了面饼,又匆匆赶回家里,向母亲交付了面饼,另外还给了她余钱,他说:“母亲,还有什么要买的?你来采购好了。”

于是,阿拉丁的母亲来到集市,将日用生活品一一买好,日复一日,她与儿子的生活变得富足起来了。卖盘子换来的钱几天以后用完了,阿拉丁又拿上个盘子,把它卖给了那可恶的犹太人。这犹太人贪得无厌,仍想从中克扣,实际上,每个金盘子卖一枚金币已经是很贱的价了。但是,每一次,他依旧付给一枚金币,这是因为第一次购买时,他就付了一枚金币,如今,如果不照样付钱,这小子恐怕会找别的买主,这种好买卖就做不成了。

凭借变卖盘子,阿拉丁维持着生计,就这样日久天长下去,十二个盘子终于变卖殆尽,家中仅余那个银制的托盘。他干脆领

上犹太商人回家，看过之后卖了它，价格是十二枚金币，因为这个银质托盘体积大、分量重，带到集上去不太容易。

阿拉丁母子的日子过得顺心遂意，有什么东西需要购买了，他们就去购买，要是阿拉丁发现钱用完了，就会取出神灯一擦，灯神便应声而来，和以前一模一样。“我的主人，请吩咐！你需要什么？”

“我肚子饿了。你再去搞一桌美味来，就如同以前那样。”

答应之后，灯神消失了。果不其然，他的想法立刻便得以实现，就像上次一样，一个大托盘被端了上来，十二个碟子摆放其中，它们更为考究了，各色珍馐美味放在盘里，此外，还有面饼和几瓶美酒。

为了不让母亲见到灯神而吓得惊恐万状，阿拉丁在她出门时才摩挲神灯，要饭食来吃。一会儿之后，他的母亲回来了，她发现了大托盘，里面还有各色佳肴，香气扑鼻，她惊喜交集，却又有些恐惧。发现这一切后，阿拉丁便说：“母亲，这灯的用处，你如今可以明白了。开始，你训斥我，让我把它丢弃。如今，它的有用之处，你总算搞清楚了吧。”

“儿子呀！乞求上苍，保佑灯神，可对于我而言，却并不愿意瞧见他哩。”

在托盘旁坐好后，阿拉丁和母亲尽情享用着饭食，有所剩余，就收起来放好，以便次日再吃。

阿拉丁母子俩过上了幸福的小日子，灯神带来的饭食享用完毕之后，他会拿上一个盘子，藏到衣裳里，偷偷出门，找到犹太人，卖给他。无巧不成书。在一间老珠宝店铺的门口，他正待走过，一个珠宝商人发现了他，此人心地善良，就告诉他：“我的孩子，你在干些啥呀？很多次了，我发现你路过此地，还和一个犹太人来往，好像同他做生意都做熟了似的。依我看，你仿佛要卖给这个犹太人一些东西，这会儿才又去找他吧。我的孩子，实话对你说，这个犹太人是个下流东西，活该千刀万剐，他总是耍花样、

玩计谋，靠买和卖的差价牟取暴利，不少老实人都吃过他的苦头。很明显，你和他做了这么多次交易，肯定是受了他的骗。我的孩子，你可以让我来瞧瞧你要卖的东西。我会照着它的价值公平地买下来，决不让你受委屈，你用不着担心。”

听罢珠宝商的一席话，阿拉丁便拿出了盘子。把它接过去之后，珠宝商人上下端详，用秤称了分量后问他：“你卖给犹太人的那些盘子和这一个是一样的吗？”

“没错，是一样的。”

“他付了多少钱给你？”

“一枚金币。”

听到这样的答复，珠宝商人很是吃惊，气愤地说：“这个杀千刀的犹太人，怎么就不担心天打五雷轰，买进一个金盘子，才付给一枚金币，怎么能这么骗小孩呢？”随后，他又告诉阿拉丁：“我的孩子，这个犹太人花样百出，无比狡猾，你上了他的当了。我已经用秤称过了，这个盘子是金制的，约摸算来，它至少也值七十枚金币。就用这个价，把它卖给我好了，只要你乐意的话。”说完，他点了七十枚金币，把它们交到阿拉丁手中。

听完珠宝商人的控诉，阿拉丁这才晓得，那个犹太坏蛋狠毒无比，自己是中了计，他极为气恼。与此同时，他真心实意地感谢这位珠宝商，他既公平又善良，因此，他将商人给他的金币接受下来，兴高采烈，告辞回家了。

凭着变卖盘子换来的钱，阿拉丁继续过活，把一个金盘子卖掉后，如果换来的钱用光了，他就再去卖。盘子他是有很多的，因此，他老是送到珠宝店中，源源不断地将它们卖掉，换来的钱，除去日常生活能用掉的还有节余，因此他们的积蓄日益丰厚，生活逐渐舒适起来，不过，他们母子二人还是生活得很俭朴，并不大手大脚，维持中等水平的生活即可，用起钱来很有计划。如今，阿拉丁已长大成人了，他早已改掉了不少小时候的淘气毛病，说起那些无所事事、成天游荡的捣蛋鬼，他也不再和他们混在一起

了。他已经有所挑选，只和品行端正的人交往，还不时和商界人士打交道，他时不时地和他们在一起，从他们那儿，他得知了生意之道和赚取利益的方法。时不时地，他也和珠宝商人、做首饰买卖的人密切来往，对于他们店里的稀世珍宝，他细心查看，他们做买卖的手法，他也刻意加以学习。这些事，他都牢记在心。他的经验和知识在交往中日益增加，最后，他总算搞明白了，那几袋从花园里搞到的果子是宝石，为世上稀有，可不是什么玻璃做的小玩意儿。这时，他已经明白，自己极为有钱，富比王侯。在他自己的揣摸中，比起珠宝店的宝石，他自己的数量尽管只及得上它们的四分之一，但是质地却比它们上乘。在珠宝店中，最大个的宝石只有自己最小的那么大。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

每天，阿拉丁都要去集市，因为要熟知买卖的情况，对货物的质优质劣能有个认识，学一点做生意的诀窍，在商界中能崭露头角，他才和商人们来往和套近乎，凭借这个赢得他们的喜爱。

这天，阿拉丁同以往一样，衣饰整洁，前往集市，正当他在街上行走时，一个差役的高声叫喊传入了耳中，他告诉平民们："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商贾和黎民们，今天，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将去浴室，沐浴熏香，下令全城，店铺停业一天，黎民闭门不出。在此期间，平民不得出门，违令者斩。"听到皇宫的戒严令之后，阿拉丁顿时好奇心起，只想瞧瞧皇帝之女巴迪鲁勒·布多鲁。他自忖道："满朝的文武百官，没有不对公主的妍丽姿色赞叹不已的，就是因为这个，我才那么渴望见她一面呀。"

只为想见一见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阿拉丁打定主意，也到浴室去，在门厅后面，他躲藏起来，这样，一等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走进浴室大门，他便可以欣赏她了。决定之后，阿拉丁抛开顾虑，来到浴室，在门厅后面，他躲藏起来，按捺性子，只等着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

从主干道上走了一个来回后，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饱览美景，开心畅怀，然后，她在婢女们的陪伴下来到浴室。走进大门之后，她把面纱一摘，莲步轻移，径直前行。此时，一位绝色佳人、窈窕淑女就展现在阿拉丁面前了。她面若珍珠，晶莹圆润，双眸如同太阳，光芒四射，两道柳叶眉，牙齿有若编贝。她如此清丽，恍若天人。阿拉丁不禁惊叹："人们说公主生得美，真是名副其实。"

对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阿拉丁可谓是一见倾心。自此之后，他的心海波浪翻涌，在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起公主的倩影，他因此而魂不守舍。他返回家里，心神不宁，有如行尸走肉。他的母亲与他交谈，他也不理，从不回答她的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和往常一样，他的母亲同他一边吃早餐，一边闲聊，她说："儿子呀！你遇到了啥？对我讲吧，你怎么会痛苦成这个样子？你遭到何种打击，竟会成了这样，你倒是让我明白呀。"

以前，阿拉丁一直觉得世上的女人都是普普通通，没什么可说的，和他的母亲一个样。尽管他总是听说皇帝的女儿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是人间绝色，会让人丢魂失魄，可是，到底"美貌"、"爱情"意味着什么，他还是稀里糊涂的。自打那天，他一眼瞧见了公主，终于陷入了爱情的陷阱，魂不守舍，不思饮食，与过去迥然不同了。此时，他的母亲反复追问他，让他讲出痛苦的理由，他却没好气地把头晃了一晃，说："别操心我的事！"

母亲还是对他疼爱有加，她苦口婆心地劝他，让他凑过来，两个人一同用饭。对于母亲的吩咐，阿拉丁总算是照办了，可是，他总觉得食不知味。接着，他变本加厉，卧床不起，整夜都合不上眼睛。他的这种怪异举动继续着。他的母亲不知所措，对于到底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她也迷惑不解。她断定儿子肯定有了病，于是，她俯下身去，说："儿子呀！你就告诉我好了，倘若你哪个部位很疼，要么就是有了什么不适的话，我来延请医生，为你诊断。正

好，咱们城中来了个阿拉伯医生，他正在治病，大家都说，他对诊断很在行，连皇上都命他进宫瞧病去呢。倘若你生病了，我就去请他，让他为你诊治。”

听说要去请医生，以便为他诊治，阿拉丁郑重其事起来，说：“母亲，我身体很好，并没有什么不适。原因是以前，我总觉得世上的女人都一模一样，没什么不同，就像你似的。一直到了不久之前，我这种观念一下子大为改观。这是由于皇帝的女儿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到浴室去了，她要沐浴熏香，而我便趁机见了她一面。”然后，他详细地将那一天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她，末了他说：“那个差人颁布了戒严令，他说，‘今天，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要到浴室沐浴熏香，严禁店铺做买卖，严禁平民出门观望。’肯定你也对这道戒严令有所听闻。我的运气好，虽说戒严令已经颁布，在公主走进浴室大门、将面纱摘下来的时候，我瞥见了她的面容。公主靓丽非凡，世所罕见。我不由自主，一见倾心。我说不出有多迷恋她，接踵而至的是烦躁难安。我的心无法平静了，我只能打定主意，要将她据为己有，我绞尽脑汁，只为将她娶到手。因此，我有个念头，想求求皇上将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许配给我。”

对于儿子的想法，阿拉丁的母亲不敢苟同，她认为，他这么想可就过于天真无知了，于是便说：“儿子呀！对天起誓，依我看，你还是清醒过来为妙，你都已经没有理性了。你还是别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吧，像疯了似的。”

“不，我的好母亲！我不是没有理性，也没有不知天高地厚。我的念头和计划绝不会因为你适才的劝告有半点转移。因为要让我安心，惟有把我钟情的美人、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娶回家。这会儿，我要去见公主的父亲、皇上大人，向他求婚。”

“儿子呀！以我的这条命赌咒，为了不遭到旁人的耻笑，你还是住口为妙，人家准以为你神经错乱了。再也不要把这种傻话说出口了。我倒是问你，哪一个人曾经干过这么一档子蠢事？谁去

求见皇上呢？说实话，我不明白。皇上大人那样尊贵，就算是你的计划可行，要想让你娶亲的美梦成真，说什么也要托媒吧，让媒人拜见他，把这个要求向他明言呀。”

“母亲，我有你呀，干吗还去求旁人为我求亲？有哪一个人能和你一样，同我有这样密切、实实在在的关系？你代我去提亲不就可以了嘛。”

“儿子呀！你在讲些个啥？难道和你相同，我也失心疯了？从今之后，不要再为这事儿操心，把这种想法抛到脑后去吧。我的孩子，你是裁缝之子，永远不要忘了。在这个城市里，你父亲是个最穷困潦倒的裁缝，自然，我也是一介平民，手头拮据。咱们家一文不名，哪有胆子让皇帝的闺女做咱们的媳妇？皇上想和王侯们结成亲家，这不是很自然嘛，就算是王孙公子去提亲，皇帝也不能把公主许给那些个少爷们，倘若档次、等级实在是差得太远的话。皇上怎么说也要觉得大致差不多，这才不会拒绝呀。”

阿拉丁按捺了性子，等他的母亲讲罢才说：“母亲，我很清楚你刚才讲的那些事。我晓得自己出身贫寒，可是，我的想法无法因为你的话发生转移。我把赌注押在你这里，恳求你，对我的想法你要赞同，还要协助我，因为我是你的儿子，你是真正对我好的。倘若你不想这么干，这也就是说，我要因此而完蛋了。我只能了结自己了，倘若我无法娶到我的心上人的话。母亲，不管别的，我总还是你的儿子吧。”

听罢儿子的肺腑之言，阿拉丁的母亲顿时动了可怜他的念头，她情不自禁，泪沾衣襟，说：“儿子呀！话是不错，我是你的母亲，我没有其他后代，只有你一根独苗。帮你提亲，令你心满意足，这本是我乐意从命的事，我只是担心：倘若我去求亲的人同我们条件相当，一开始，人家肯定会问，你有家产几何，是靠做生意还是靠技术来生活，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对此如何回复呢？我的孩子，我对一般人家的问话都无言以对，去向皇上大人求婚，我又怎么能有胆量呢？他心气高，连近旁的人都不屑一顾，这些

事情你也得清楚。还有，嫁于裁缝之子为妻，又有哪个女孩愿意？我向皇上求婚，碰一鼻子灰事小，弄不好龙颜震怒，我可要掉脑袋了，对此我可是一清二楚。儿子呀！这桩事关系到了我的人身安全，我怎能不要命了呢？要和皇上拉近乎，向公主求亲，我怎么才做得到呢？退一万步说，我进得了宫，见得了皇帝，你又让我如何启口？没准儿皇上认为我是个疯婆子，要把我抓起来。皇上这么有威严，即使皇上给了我见面的光荣，我带什么见面礼去见他呢？我的孩子，就算是皇上正直、宽容，没准儿他不会轻易把怀着正经缘故去求见他、乞求他的同情和恩赐的人拒之门外，而是大方地满口答应。可是，到头来，只有配得上的人才能接受他的好处和奖赏，例如战场上奋不顾身的战士，要不就是普通人，也得是为国家立了大功的。但是你又怎么样？我的孩子，你在皇上、在大众看来，究竟建立了什么配得上他的奖赏的功勋？还有，皇上不可能让你的美梦成真，对于咱们这种阶层的人来讲，你想得到那种奖赏是门儿都没有。这是因为，倘若想美梦成真，想与皇上拉关系，求他奖赏，你一定要在见他时拎上合他心意的见面礼。所以，我丑话已说在了前头。你找不到配得上皇上的见面礼去送，却要向公主提亲，你干吗要干这种危险的事？”

“母亲，你刚才所言、你对我的警告都十分有道理，我应该仔细斟酌，铭刻在心。然而，我的亲娘！要想让我平静，惟有娶到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因为，我对她一见倾心，我的心里只有她一个人呀。说到见面礼，这倒让我的胆子大了起来，敢同皇上攀亲了。虽然，你说没有拿得出手的见面礼，实际上并非如此，正相反，我不仅有，还是再合适也不过的呢。这种见面礼，不仅王侯们不曾拥有，就是藏在宫中的宝贝也无法与之相比。母亲，实话告诉你：起先，我把从地下宝库里拿回来的东西当成了小玩意儿，其实它们是稀世奇珍呢。皇上的所有宝贝，连这些宝石中最小的一粒也比不上。最近，我同珠宝商人交往频繁，得到了不少经验，于是我明白了，那批我放入口袋里的宝石是最上等的。你可以安

心了，它可以让你松口气了吧。我记得，家里是有个小钵的，烦劳母亲，把它拿出来，我在里面填满宝石，以充作见面礼，这样，你就有可以送给皇上的东西，也就能为我提亲了。我坚信，母亲有了这种厚礼，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倘若我要把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娶回家，而你又不想伸出援手，那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不要觉得这些稀世宝石不值得一提。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建立在和珠宝商人屡次打交道、对交易场上的情况和价钱都摸透了的基础上的，你可得信任我呀。同我的宝石相比，在内行的评判、估价中最好的宝石也只能卖到我的价钱的四分之一。因此，咱们的宝石顶顶值钱，我敢同你打包票。母亲，我恳求你，听从我的安排，为了让我们母子可以把宝石的璀璨光芒看个饱，同时能找个好方法来对它进行处理，你还是快去给我取来小钵，好叫我在里面装上宝石。”

阿拉丁的母亲去找小钵，心中暗忖：“我对儿子所言将信将疑，我拿来钵就能搞个水落石出了。”这么想着，她端来小钵，在阿拉丁跟前放好了它。

在小钵里，阿拉丁放入精心选好的各色宝石，反复筛选到塞满为止。在一旁，母亲平心静气，细细观察，宝石的光芒由小钵中激射而出，亮如闪电，她看得眼花缭乱，心神恍惚。虽说她还在疑心，认为这不是什么稀世宝贝，但是她也认为，没准是真的，一般的王侯也不会拥有这种宝石。

“母亲，这装入钵里的，是无价的见面礼，凭着它，皇上会对你肃然起敬，他会殷勤款待你的。现如今，求你不要推三阻四了，打起精神，快带上这钵宝石去皇宫吧。”

“儿子呀！这的确是百里挑一、毫无瑕疵的见面礼，千真万确。依你说，它是独一份的，无可比拟。然而，拜见皇上，为你向他的女儿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提亲，谁有这个胆子？倘若皇上问：‘你要干什么？’我可没胆量把‘想让你的女儿给我当媳妇’的话说出口。这是因为，我到了皇上那里，舌头像是被扎起来了似

地不听话。即使我在上苍的庇护下壮起了胆子，放肆地说：‘我请求和你攀亲，让我的儿子阿拉丁娶到你的女儿巴迪鲁勒·布多鲁，’宫廷中的人就会认为我神经错乱而看不起我，让我人头落地，肯定会如此，我可不能干这种搭上一条命的事。倘若这样，不光我会受苦，你也要受连累。儿子呀！我肯定会壮着胆子到皇宫去的，无论会有什么结局，这是因为我爱你，想让你的梦想成真。如果皇上肯见我，他肯定会问我一些问题，什么这些礼品值多少钱呀，为什么要送礼，如果我把你要向公主求婚的目的挑明了，依照规矩，他会询问你的工作、身份、身家和人品，我又怎么办呢？”

“母亲，你多虑了，皇上来不及去思考别的了，他会被这光彩耀人的宝石给迷住的，看都看不够呢。如今，你不要以为这事难如登天，你所要做的，仅是把这无价之宝送予皇上做见面礼，接着，为我向他的女儿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求亲。我们在过日子时想要什么，我的这盏神灯都会有求必应地供给，这件事你早已清楚。我只要张口，我要多少它给多少。这会儿，我只想到一件事：如果皇上询问起我的事，正如你设想的那样，我们应如何应付，要好好想想。”

阿拉丁母子二人在那天晚上整夜未眠，讨论不休、制定计划到第二天黎明。母亲精神抖擞，面有喜色，她终于了解到，神灯大有用武之地。神灯是无所不能的，家中能用上的东西它都能给，这一点尤其令她兴奋。

把神灯的用途告知母亲之后，阿拉丁发现她激动而且快活，他害怕她在和别人谈话时，会将风声泄露出去，所以，他叮嘱道：“母亲，要小心呀，在咱们家，神灯可是顶顶宝贝、顶顶可贵的，它的价值和用处，你一定不能泄露给外人呀。神灯这件事，在别人那里一丁点儿也不能提，要不然，就会有人把神灯偷去或抢走。倘若那种事真的发生了，咱们如今这红火的小日子就过不成了，我的理想和美梦也会泡汤。正是这盏神灯，是它给了咱们安适和

美好的未来。”

“儿子呀，别为这个操心，我心里有数。”说罢，她找来一条顶好的手绢裹好装宝石的钵子，带在身上，前往皇宫。

她脚步不停，直奔皇宫，她发现，文武百官在源源不断地前来上朝。宰相、大臣、小官、贵族按着次序鱼贯而入，在朝廷上站好，在宰相的带领下参见坐在御座上的皇帝，躬身致敬，随后，便把双手相交放于胸前，低下了头，等待旨意，皇上同意后才能依照自己的身份坐下。随后，有大臣要启奏，剩下的人在皇上身边，静静倾听。皇上退朝后回宫了，这时，其他的臣子才依次出门。

一大早，阿拉丁的母亲就从家赶往皇宫，但是，人们对她视若罔闻，她惟有呆立当地，动弹不得，悄悄窥探。她等到早朝下了、臣子们由宫廷中退出、各自行事之后才返回家中，垂头丧气，郁郁不乐。

发现母亲带着贡品返回，阿拉丁便明白了，她一定是遇上了障碍，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并不打听。她搁下贡品后讲述了一遍发生的事，接着说："儿子呀！本来，我今天理直气壮，心情平静，侍立一边，只想见到皇上后好提亲，我还想着，和皇上对话时一准儿会心神不宁。可是，和我一样，今天也有不少人要求晋见，可是都未能如愿地见到皇上，同他攀谈。儿子呀！不要闷闷不乐，你要开心才好。等到明天，我要再到皇宫去，见到皇上后再为你提亲。我想，明天总不能也和今天一样吧。”

听完母亲的一席话，阿拉丁得到了某种慰藉。当然，他对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爱意极深，迫切要同她成婚。然而，他惟有控制自己，按捺着性子，继续等下去，因为万事开头难嘛。

第二天一大早，阿拉丁的母亲又到皇宫来了，她发现接待室门户紧闭。通过询问别人，她方才晓得，皇上一个礼拜只有三次接待平民，并非每天如此。看到这种局面，她垂头丧气，心情抑郁，只有返回家中，到接待日来临才好再去。

就这样，依照皇上会见平民的固定日子，阿拉丁的母亲总是

准时到皇宫去，在接待室门边，她站好了，等着晋见，她发现，不少人也要晋见，室门开启时只放一个人进去，门接着就关了，只有上一个人出来了才能放下一个进去。每一个接见日，阿拉丁的母亲都去，期待着接见，然而时间有限，还没到她，时间就已经到了。在这种局面下，一个月都快过去了。在月末的这一天，阿拉丁的母亲总算可以求见了，此时，已经快到接见的终点时辰。但是，她惟恐到了皇上跟前时，自己由于过分紧张而口不能言，大门恰在此时阖上了，这一天的接见完毕了。

在宰相的陪伴下，皇上走出接见室，向后宫走去。他发现在每一个接见日，阿拉丁的母亲总会前来，在接见室的外面，她规规矩矩地站立着，所以，他转过头来，告诉宰相："爱卿，我发现，在最近六七个接见日里，那个老妇人每次必来，呆立一旁，纹丝不动，提着一袋什么东西，她是怎么回事，你晓不晓得？她打算干什么？"

"主公，照大家的看法，女人们总是有些神志不清。很可能，那个老妇人来到这里是向陛下倾倒苦水，或是由于男人的欺辱，或是同旁人闹了别扭。"

显而易见，宰相的答复难以叫人信服。皇上说："照这么看，她还是会再度前来。你到时候可以把她领到我这儿来。"

"我清楚了，一定照办。"宰相答道。

在每一个接见日，阿拉丁的母亲必去无疑，在大厅门外，她等着晋见。虽说困难重重，但是她因为要为儿子提亲，便把烦恼和劳累埋在了心里，面对艰难险阻，她兢兢业业，尽力解决，只希望儿子会美梦成真。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她期待着接见，皇上定睛一瞧，发现了她，于是告诉宰相："就是这个老妇人，我那天告诉过你的。带她过来好了，也好知道她想干什么，让她的希望能够实现。"

马上，宰相听从了旨意，带着阿拉丁的母亲来见皇帝。为了表达崇高的敬意，她朝皇上行礼，吻着他的指头，并捧着他的手，

碰触自己的眉毛。然后，她为皇上祈福，求他长命百岁，国业兴旺，随后，在皇上脚旁，她跪倒在地，恭听皇上的问话。

“老太太，”皇上对她讲，“我发现，你来接见室很多次了，毫无疑问，你想吐露些什么。对我讲吧，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我能帮你完成。”

“对，我总在祈求皇上开恩。今天，我要先请求皇上，在我还没有开口以前，千万保证我的性命安然无恙，也请答应我，让我独自一人向陛下提出我的要求和愿望。”

对于她的目的，皇上迫不及待地想搞清楚，于是，他马上显示出祥和的态度，对她的要求，他也满口答应，摒退左右，只剩下宰相，这时，他才扭头告诉她：“这会儿，你可以对我讲出你的需求了吧。”

“我乞求陛下在我讲话出现错误之时赦免我。”

“你尽管放开胆子讲。上苍会赦免于你。”

“主公，我有一子，名唤阿拉丁。这一天在街中，他听到宫里的差人正颁布圣旨，他说，因为皇上的女儿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要去浴室沐浴，因此颁下禁令，商贩歇业一日，平民不得随意出门。听说了这件事后，我的儿子好奇心盛，只存着个念头，要去见一见公主，他想方设法，潜入浴室，在大门之后，他躲藏起来，窥视于她。所以，公主进入浴室时就被我儿子瞧见了。他欣喜若狂，倍觉自豪。不过，从看见公主那天到今日为止，他神魂颠倒，郁郁寡欢，一天天苦捱着日子。他对公主一见钟情，就逼迫着我来了，他要向陛下求婚，想和公主结为连理。我怎么也不能让他抛开这个念头，他对公主的爱情实在是太深了。他的生活已经深深陷入了爱情的罗网，陷得那样深，几乎让他难以生存。他告诉过我：‘母亲，告诉你吧，如果我和公主不能配成一对，那我是死路一条呀。’因此，我不嫌唐突，前来拜见你，皇上大慈大悲，只求你能看在我们有难言之隐的份上，宽宏大量，赦免我们的过错。”

听完阿拉丁母亲的一番话，皇上脸色平和，上下打量着她，

与此同时，他放声大笑，问："你把什么东西捏在手里呀？是什么裹在那块手绢里？"

见到皇上平和的脸色和笑容后，阿拉丁的母亲确信，他这是以笑来表达愤怒，毫无疑问，他马上就会换上怒火万丈的愤怒嘴脸。听到皇上问她，她只能把手绢解开，拿出盛了宝石的小钵，贡奉了上去。一时间，接待室中珠光闪耀。发现这些宝石是举世罕见的、个头硕大的无价之宝后，皇上惊讶至极，不由地提高了嗓门说："在我这一辈子里，瞧见这种宝石可是头一回呢。我在自己的宝库里也找不出和它们相似仿佛的宝石呢。"然后，他又问宰相："爱卿，你觉得怎么样？你这一辈子里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珍贵、奇妙的宝石？"

"主公，千真万确，我向来没见过这么出色的宝石。我认为，要想在陛下的宝库中找一颗能同小钵中最小的宝石差不多的，只怕都难以如愿了呢。"

"照你说来，应该让献出这种宝石的人成为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丈夫喽，他与公主结为连理，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听了皇上的话，宰相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因为皇上曾经允诺了他，要将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因此，他苦恼不堪。失了一会儿神之后，宰相回复道："主公，陛下曾应允小臣，要将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许配给我的儿子，我倍感荣幸，感激涕零。小臣觉得，陛下本已有过允诺，倒不如让我来说一句，不嫌唐突的话，请陛下顾及我的情分，留出三个月的时间给我的儿子，也好让他多方筹集，弄到珍稀的贡品，作为聘礼奉献陛下，也好与公主成婚。"

皇上深知，要办到相同的事，不管是宰相，还是别的王公大臣都无能为力，就是想也不用再想。不过，他还是同意留出三个月时间，以满足宰相的请求，也借此显示宽容和伟大。与此同时，他告诉阿拉丁的母亲："你回去吧，对你的儿子讲，我发了宏愿，会将公主许配于他；但是，为了让她婚后生活从容，我要先为她

置办好嫁妆。告诉你的儿子，安心等待，三个月之后，方可完婚。”

得到皇上首肯后，阿拉丁的母亲感激涕零，连声赞美皇上，随后便返回家中。

阿拉丁发现母亲归来，满面喜色，毫无疑问，要有喜事临门了。他发现母亲今天回来时与以往不同，并没有在路上逗留、久久不返回家，与此同时，也并没有拿回来那包宝石，因此，他也笑逐颜开。他对母亲说：“母亲，赞美上苍，没准儿你有喜讯给我吧，是不是皇上对你开了恩，因为那些稀世宝石派上了用场？他有没有显露出宽宏大量的气度？对你的所言，他有没有认真听取呢？”

阿拉丁的母亲就将她进宫的经历滴水不漏地细细讲述了出来：皇上吩咐宰相，带她进了门，面对那些世所罕见、巨大无比、晶莹夺目的宝石，他又是如何啧啧称奇、爱不释手，宰相的感受又是如何，接着，她又说：“皇上向我发誓要把公主许给你。可是，我的孩子，与此同时，宰相泄露了一桩秘事，那是皇上以前偷偷答应他的，借此来让皇上注意，他还乞求皇上，要他将誓言兑现。皇上接着便允诺我，三个月之后，便让你和公主完婚，随后就让我回来了。所以，我有些顾虑，要是宰相参预其中，坏了结婚的大事，迫使皇上改弦易辙，那岂不是要完蛋了。”

听了母亲的一席话，阿拉丁晓得皇上已经同意，要把公主许给他，三个月之后，即可以完婚。虽说还要再过三个月，但这个喜讯依旧让他心里甜滋滋的，他欣喜若狂，高兴地说：“虽说还有三个月，让人望穿秋水，可是，皇上已经同意，让我和公主完婚，因此，我依旧高兴得无法自抑。”母亲为了他四处奔走，最后硕果累累，他为此十分感动。随后，他又告诉母亲：“母亲，以天起誓，我在今天以前一只脚已经进入坟墓，还好，你搭救了我，让我重新焕发了生机。赞美上苍！我断言，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比我更快活的人了，我到了今天才体味到这一点呀。”因此，他按捺性子，等候下去，只求日期一到，迎娶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幸福地生活。

公主完婚

依照皇上的规定，阿拉丁艰难地等待，总算熬满了两个月，谁曾料想，风云突变。这一天，日暮时分，他的母亲因要买油，去到了集市中，她发现，商铺歇业，各个家庭门前彩灯闪烁，城中装点整齐，各级官员骑着马巡视，卫兵们来回逡巡、放哨，烛光火光汇集在一起，一片繁华景色。这种异乎寻常的局面映入她的眼帘，她因此而迷惑不解，慌忙来到一间油铺，趁着买油的时候，她询问着油商："大伯，凭你的性命赌咒，对我讲吧：今天，大家都洒扫装点自己的门庭，城中也点缀齐整，各级官吏巡视，卫兵则在放哨，有什么事发生了呢？"

"大婶子，你是个异乡人，不是在这里住的吧？"

"不是，我就住在城里。"

"要是这么说的话，这种事发生了，你怎么可能一点儿都没听闻？对你说好了：今夜是良辰吉日，皇上的女儿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要和宰相之子完婚呢。这会儿，宰相的儿子正在浴室里，他沐浴熏香，那各级官员和守卫则听从命令，在替他站岗放哨，并会在他洗完后簇拥着他入宫去见公主，随后便郑重其事地行大礼。"

听罢油商所言，阿拉丁的母亲仿佛晴空里听到炸雷，丧魂落魄。她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自己那个儿子阿拉丁。这个叫人同情的人在得到皇上的首肯后，按捺下性子，煎熬着过日子，以便三个月之后可以完婚，这些她再清楚也不过了。如今，如何告知儿子这个噩耗呢，她不知所措。她手忙脚乱，赶回家中，告诉阿拉丁："儿子呀！我得透露个实情给你，它会让你痛不欲生、堕入苦海呢。对我而言，它也很让人难受呢。"

"你听说的是什么？赶紧告诉我。"

"皇上不讲信用，千真万确呀，他将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许给宰相之子为妻，还下了命令，今天夜里，婚礼庆典就要在皇

宫里举行了。”

“你从哪儿打听来的？”

这时，阿拉丁的母亲将她在街上的所见所闻细细地叙述出来。

阿拉丁这下怒气冲天、痛苦难耐，他不服气，不愿就此认输。他稳定心神后想起神灯，这下，他重新又精神抖擞起来，说：“母亲，凭你的性命赌咒，以为宰相儿子大功告成，娶到了公主，那是没门的事。咱们先把这事丢到一边。这会儿，你先做饭好了，我吃了饭就去卧室里歇一歇。这桩事终究会遂我们的意，你就安心吧。”

依着自己的打算，阿拉丁关好卧室门，把神灯拿了出来一摩挲，马上，灯神显灵，站在他的眼前，说道：“说吧，想让我干什么？”

“你听我讲：我向皇上求过婚，想同他的女儿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结为夫妻。皇上开恩，应允了我，以三个月为期，到期便可完婚，可是，皇上背信弃义，半路悔约，把公主许给了宰相之子，今天夜里，就要在宫里完婚，让新郎、新娘相识，成为夫妻。所以，我命令你、这位办事精干的灯神，你去到宫里，以便窥探。你等到新娘和新郎入洞房、将要圆房那一刻，马上把他们带到我这里，连床也带来。这件大事，就是我急需你去干的。”

“清楚了，我会照办。倘若你除了这件事还有别的，开口说就是了。”

“现在没有其它的事情，只有这个需要你去做。”阿拉丁说罢，倍觉欢欣。

阿拉丁说罢，灯神便泯灭不见，过时，阿拉丁收好神灯，从卧室里出来，和往常一样，和他的母亲谈天说地。一会儿之后，他抽身而起，回到卧室中，他约摸着灯神快要到了。灯神在片刻之后便出现了，那一对新人以及他们的婚床，一古脑地被他搬入了家中。发现这一幕之后，阿拉丁欢欣鼓舞、志得意满，他告诉灯神：

“给我把那个活该上绞架的人掳走，将他在茅房里锁上一个晚上吧。”

立刻，灯神带着新郎倌去了茅房，还口吐冷雾，他便浑身打战，尴尬无比，留在了那儿，接着，灯神归来回复阿拉丁：“是否还有什么要干的？对我讲好了。”

“明天一大早，你来我这里吧，照老样子，让他们返回宫中。”

“清楚了，我会照办。”答应之后，灯神泯灭不见。

阿拉丁抽身站起，事态有了这样美好的发展，他怎么也不能想像，可是，眼下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正在他的家中躺着呢，他对她的崇敬之心一点儿也没有变，虽说因为爱上她，他遭了不少罪。他说：“漂亮的公主！不要觉得我带你来到这里是不怀好意，是破坏你的贞操，绝非如此，这有违于天命。只是为了守护你，让你免遭奸人戏弄，我才做出这种事来。此外，还有个原因，你的父亲曾发下宏愿，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如今，你平心静气，踏踏实实，睡你的觉吧。”

发现自己所处的地方肮脏简陋、黯淡无光，又听了阿拉丁的一席话，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惊恐万状，战栗不止，六神无主，无言以对。

阿拉丁气度平和，把外衣脱下，往床上一丢，在公主身边一躺，倒头便睡。他举止端正，没有邪念，也不想做出浪行，对于公主已经同宰相之子成了婚这件事，他根本无所畏惧。另外，对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来说，眼下的境况是她这一生从未经历过的，千真万确，这个晚上太可怕、也太难熬了。说到宰相的儿子，此刻他站在茅房里，处境更为不堪，在灯神的逼迫下，整整一夜，他惊骇莫名，奇冷无比。

次日天才放亮，听从主人的吩咐，灯神准时出现在阿拉丁眼前，并不等他摩挲神灯，他问道：“我的主人，你可曾有什么指示，我照办就是了。”

“带那个名义上的新郎来我这儿，随后，伙同这个名义上的

新娘，送他们一同返回宫中好了。”

听从阿拉丁的吩咐，灯神在顷刻之间送走了这对新人，让他们回到宫里，进入他们的洞房，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没有一个人能够知晓。不过，发现自己忽然又被送到宫里来了，公主和宰相之子不由自主地愕然对视。因为大喜过望，他们同时昏迷不醒。

将公主和宰相之子处理好后，灯神泯然不见，这时，皇上前来看女儿了，他要祝贺新婚的女儿。开门声传入宰相之子的耳中，他心中明瞭，皇上到洞房来了，为了对岳父表示欢迎他打算起身穿衣。但是，他体力不支，躺倒在床无法起身，这是因为昨天晚上在茅房里，他被冻坏了，只能在被子里取取暖。

在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面前，皇上俯身下去，慈爱地在她前额上吻了吻，同时祝贺她，还问她新婚的感受。可是，女儿对他怒目而视，一言不发。皇上再三询问，然而公主一直缄默不言，对于昨天夜里的事，她只字不提。皇上无可奈何，惟有告别女儿，慌忙返回了寝宫，对皇后讲述了他和公主的龃龉。

皇后惟恐因为这件事，皇上会对公主产生恼恨，于是就辩白道：“主公，对于新婚燕尔的女子而言，公主的举止也不算异常，毫无疑问，她怕羞嘛，主公对她宽容为怀吧。但是，我心里记挂着她，得自己去探望一下。”因此，她拾掇好衣饰，脚步不停地来到公主的洞房，祝贺她并在她的前额上吻着。公主毫无反应，一声不吭。她就自忖道：“显然她变成了这副模样，是有什么不测发生了。”因此，她问：“女儿呀！你哪里不对头？我来探望和祝贺你，你默然不应，到底怎么了？告诉我个中隐情吧。”

“母亲，请谅解我。”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把头仰起来，凝视着皇后：“本来，作为一个女儿，你来探望我，让我脸上增光，我也理应毕恭毕敬、热烈欢迎你。这会儿，让我将我的厄运、昨晚的艰苦历程倾诉给你听吧。我可没有瞎编。母亲，开始来了个人，一把举起了我们和婚床，我们立即被他带到一个地方，那里阴暗恐怖，此人不知从何而来，我们也不相识。”然后，公主将昨天夜

里的一切经历滴水不漏地倾诉了一遍：她的丈夫被带离她身边，她只得独守空床，接着，又有一个年轻人出现了，他扮演了她丈夫的角色，在她和他自己的中间，他搁好衣裳，一头倒下，他们共同睡去。末了，她又说："那个人到了今天的黎明才托起我们和床，一块儿运回了宫，在洞房中放好，随后，父王大驾光临。那时，我之所以没有和父王交谈，实在是魂不附体、过于惊骇、六神无主，不知说什么好了。是我有失体统，让父王因此而不快了。母亲，只求你代为转告，对父王诉说我的惨况，请求他的宽恕，对于我当时的茫然失措，他应该谅解吧。"

听完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倾诉，皇后说道："女儿呀！你先定定神。人们会对此说长道短的，倘若你将你经历的这种不测告诉旁人的话，大家就会谣传：'皇帝的女儿得了失心疯。'你是正确的，个中隐情，不要让你父王知晓，如今，你得留神呐，我再告诉你一次，这件事的细节，不要让你的父王知晓，你得留神。"

"母亲，我告诉你这一经历时身体很好，很有理智。我没有神经错乱，我所碰到的事，全部都真实无疑。如果你不信我，找我的丈夫来打听好了。"

"女儿呀！快快起身，把一切顾虑和幻觉丢到九霄云外，盛装打扮，到人声鼎沸的婚礼宴席上去吧。在酒宴中，你能听到音乐演奏和演唱，它们十分动人，也能饱览歌伎、舞伎们的歌舞。女儿呀！为了表示对你的敬意，大家正装点城池，备好珍馐美味，为你的婚礼大操大办呢！"

皇后说罢，马上把宫中最为内行的宫女叫来，帮助公主打点行装去参加婚礼，她们好生替她梳洗打扮；接着，她慌忙回来见皇帝，劝慰着他，跟他解释，在新婚之夜，公主因为被梦魇所困，身染微恙，末了说："请你谅解公主有失体统之处，不要太看重这件事。"

接着，皇后又偷偷找来了宰相之子，从他那儿打探情况："对我说好了，是否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所说之言属实？"

惟恐讲了实话之后，他和公主好梦难圆，因此，宰相之子撒起谎来："启禀母后：我对这桩事一无所知。"

听罢宰相之子的答复，皇后确信，公主的确陷入了噩梦之中，昨天夜里的事只不过是梦幻罢了。因此，她大为释怀，心情愉悦，和公主一起参加了婚宴。整整一天，欢乐异常的宴会都在持续。宴会中高朋满座，歌舞升平，乐师操纵乐器，乐声令人陶醉；这些景象融汇在一起，热力四射、喜气盈人。对于公主，皇后和宰相父子二人特别关注，他们为了打动公主，让她被这欢乐的景象吸引，从而也快活起来，于是便争先恐后挑动宴会的气氛。他们不惮辛劳，不怕繁琐，只想完成这个愿望，任何东西，只要是公主喜欢的，他们必定殚精竭虑地搞到手，展示给她看。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公主的忧愁便可烟消云散，她会转嗔为喜。可是，他们白忙活一场，无济于事。这会儿，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还陷在昨天夜里的事中无法自拔，她秀眉深锁，纹丝不动，凝神静想。

说起来，昨天夜里，宰相之子被禁闭在茅房之中，忍受着刺骨的寒冷，遭的那些罪也是一言难尽哩。但是，他之所以乔装作伪，对于昨天夜里的事，他好像全不在意，抛诸脑后，个中必有缘故。首先，他的婚事或许会因泄露了昨夜的秘密而毁于一旦，同时，还会对他那良好的名誉、他那人人艳羡的背景有所损害，他对此顾虑重重。其次，他对美人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也喜爱异常，惟恐因此而不能再拥有她了。

这一天，阿拉丁也出了门，想观望观望，他发觉，从皇宫到城中一隅都充盈着弄虚作假的快活，对此，他一笑了之。人们羡慕并祝福着宰相之子，这话传入他的耳中，他不屑一顾，自忖道："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啊，你们对他如此赞叹和艳羡，这只是因为对于他昨夜的经历，你们一无所知呀。"

阿拉丁返回家中，心情平静如常，他耐心等待，天色已黑，应该就寝了，这时，他进入了卧室，取出神灯一摩擦，灯神应声出现。接着，他命令灯神，把宰相之子和公主连同床一块搬来他家，

就和昨日一样,不要等他们两个亲热上就要行动。

灯神立刻泯然不见。片刻之后,和昨天晚上一样,他带上宰相之子和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夫妻二人,一同来到阿拉丁家,又带这个名义上的新郎去茅房,关他的禁闭,让他遭受折磨。

发现灯神将一切处理完毕了,阿拉丁把外衣一脱,往床中间放好,以便分隔他和公主,接着一头倒下,与她共眠。

第二天一大早,和以往一样,灯神来到阿拉丁这里,他听从阿拉丁的吩咐,带上宰相之子和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把他们送回宫里,按着老样子,把他们在洞房里安顿好。

皇上一觉醒来,才睁开眼,女儿巴迪鲁勒·布多鲁就浮现在他脑海中,他打定主意,探望她一下,以便得知她是否变得正常了。因此,他困意全消,翻身下床,整饬好衣饰,脚步不停,走到公主的洞房前,大声叫着她。

这一夜,宰相之子受尽磨难,几乎冻僵。叫喊的声音传来时他才被送返洞房,因此,他只好勉强从床上下来,在仆人的协同下,在皇上进入洞房前逃回宰相府。

皇上将新房的毯子撩了起来,在床前,他俯下身去,问候尚卧倒在床的女儿,在她的前额上温存地吻着,询问着她。可是,她满脸沮丧,一言不发,对他瞠目以示,面上的表情又是无助又是害怕。

见到了这一幕,皇上不能再将愤怒郁积于胸中了,他疑云顿生,以为要大祸临头,于是在情急之下,他把佩刀拔了出来,声色俱厉,说道:“究竟怎么了呢? 倘若你再不对我讲,我就一刀杀了你。莫非你这就叫尊重我,我和颜悦色,同你攀谈,你却毫无表示? 这种反应莫非是我想要的?”

皇上手里那光芒闪烁的佩刀以及他的一脸怒容一映入眼帘,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便不顾一切,将懦弱心理抛到了脑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个清楚:“敬爱的父王,你会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有个清楚的认识,同时,你也会给我解释的机会、会

宽恕我的，求你不要因为我而懊恼，产生情绪波动吧。这会儿，求你听取我的倾诉。我把这两个夜晚以来遭到的厄运明明白白说出来，你就会宽恕我，你大慈大悲，终会同情我，这一点，我坚信无疑。我是你的女儿，你的恩赐，我也理应享受吧。”因此，公主便竹筒倒豆子，倾诉了这两个夜里的遭遇，末了，她说：“父王，你可以去询问我的丈夫，他会把所有的事对你明言，倘若对我的所言，你还心存疑虑的话。但是，我丝毫不晓得他被弄到了哪里，又有什么样的经历。”

听罢公主所言，皇上又惊又恼，老泪纵横，他还刀入鞘，吻着公主说：“女儿呀，前一天夜里的一切，你为什么不对我明言呢？我可以对你加强防卫，倘若你告诉了我，这第二茬苦难和恐惧，你也不用再受了。但是，不会再有不测发生了。这会儿，你起身吧，丢掉这些烦心事，对于它，你大可不必挂念了。今天晚上，我不会让你再忍受磨难，我会加派人手，为你站岗巡逻。”

嘱咐过之后，皇上由公主的新房离开，脚步不停，来到寝宫，赶快把宰相召进宫问：“爱卿，令郎和公主遭遇到的不测，我想他大概已经对你讲了！你又怎么认为呢？”

“主公，从昨天到现在，小臣还没能与我儿相见。”

皇上只能又细叙了公主遇到的不测和惨况，最后，他说：“或者公主现在的惧怕与她的悲惨经历关系不大，你还是赶快去询问令郎，看看他在这件事中的真实遭遇吧。我坚信，公主讲的事千真万确。”

马上，宰相辞别，马不停蹄，赶回宰相府，又派人找到了儿子，让他来到自己身边，告诉他皇上的吩咐，接着，他刨根问底，一定要探个虚实。

宰相的儿子遭到他的盘问，没有胆量再扯谎了，惟有把实情全盘托出：“父亲，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所言属实，就是她要扯谎，上苍也不允许呀。我们在过去的两个夜晚本应共享鱼水之欢，却惨遭天外之祸，将其破坏殆尽。对我而言，非但无法与新娘

同床共枕，还在一个吓人之处被囚禁了起来，那里漆黑一片，恶臭难闻，我惊慌失措，几乎冻僵，九死一生，境况只有更凄凉而已。”末了，他说：“亲爱的父亲，拜托你了，去求见皇上，把我和公主的婚约解除，还我一个自由身吧。原本这是桩荣耀之举，可以娶回皇帝之女，当上驸马，更何况我迷恋公主，为了她，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可是，如今我气力不支，再也无法捱过像昨晚和前晚那种可怕的日子了。”

听罢儿子所言，宰相绝望之极，百般烦恼。为了让儿子当上驸马、飞黄腾达、尽享荣华，他这才要同皇上做亲家。如今，听罢儿子的经历，宰相大惑不解，茫然不知所措。对他而言，毫无疑问，解除婚约未免可惜。这是因为，儿子新婚燕尔，对于那极端的光荣、极致的快乐，总不能浅尝辄止吧，因此，他告诉儿子：“儿子呀！你安下心来，忍一忍吧，等我们瞧瞧今夜的情形，再作打算，我们会加派人手，加强护卫。能得到这种至高无上的待遇和身份的人，只你一个，其他人想都想不来呢，可别弃之若敝屣，这一点你要清楚。”吩咐完毕之后，宰相马不停蹄，来到皇宫，向皇上吐露了实情，并且说，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所说的一切俱都属实。

“既是实情，就不应再耽搁了。”皇上态度强硬，告诉宰相，随即下令，将婚约解除，将有关于婚礼的一应庆祝活动也取消。

事情骤然而至，大伙猝不及防，更对宰相父子的尴尬处境大惑不解。大家各自发表高见，有人说：“究竟是为了什么才会在突然之间解除公主的婚约呢？”除了对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念念不忘的阿拉丁，没有人晓得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在私下里，也惟独阿拉丁笑得很是开心。

公主和宰相之子的婚约被皇上解除了，但是，他给阿拉丁母子的允诺却被他抛到脑后去了，一丁点儿也记不起来了。阿拉丁惟有按捺性子，等候下去，直到皇上限定的日期到了，他方能迎娶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

时候一到，阿拉丁就指派母亲，要她求见皇上，请他践约。他的母亲听从他的打算，理直气壮，来到皇宫，等在一旁，求见皇上。皇上移驾到接见室，他发现，阿拉丁的母亲在门外侍立，于是，他向她发过的宏愿便回到他的脑海之中，因此，他回过头来，告诉宰相："爱卿，这个老太太就是给我们奉上珍奇宝石的那个，我向她发了宏愿：三个月一到，就延请她入宫，和她共同商量，以便使公主和她的儿子完婚。如今，日子到了，你觉得如何是好呢？"

听了皇上的话，宰相就引上阿拉丁的母亲，一同进了接见室，见过皇上。

阿拉丁的母亲跪倒在地，问候皇上，又为他祈福，愿他长命百岁。

皇上趁兴便询问她来这儿的目的。

阿拉丁的母亲赶快开口："回禀皇上，现在，该让我的儿子阿拉丁和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完婚了，因为你许下的三个月之期已经到时间了。"

听了阿拉丁母亲的愿望后，皇上吃了一惊，左右为难，茫然若失，说实话，他瞧不上阿拉丁的母亲那贫贱、穷困的形象，可是，就他而言，她上一次带来的见面礼举世罕见，是无价之宝，他又无力回报。因此，他向宰相求救："你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她这个愿望言之有理，千真万确，我发过话，同意她的儿子娶公主，可是她家一贫如洗，家业实在不够富裕。"

宰相早就对阿拉丁妒恨交加，这时，儿子的婚事遇上了麻烦，他又因此而烦恼不堪，他暗忖道："我的儿子当不成驸马，我又怎么能叫这种人把皇帝的女儿娶到手呢？"因此，他心生歹念，偷偷走向皇上，窃窃私语："主公，想把这个讨厌鬼甩开，也不是什么难事。本来嘛，陛下怎能将高高在上的公主嫁给此人，他可是没有傍身之技、名不见经传哟。"

"那又怎么样呢？"皇上对宰相所言不太清楚，我对平民许了

愿，和与他们订了盟约是别无二致的，我早已经答应了那老妇人，就是不想结亲，又怎能对约定矢口否认呢？”

“主公，我有个主意：索要高额的聘礼，这也不算过分呀，你要他准备四十个大托盘，用纯金制成，上面装满上等宝石，同上一次给陛下的要一模一样，以此作为聘礼，迎娶公主，随后，让四十名白人侍女端好了，由四十名黑人太监开路，一路送入宫中；这样一来，他无计可施，我们就算是把他回绝了，也不能说是有违于约定了。”

听了宰相的主意，皇上欢欣鼓舞地说：“爱卿，以天为誓，你出了这个主意，能派上大用场，它会卓有成效的。瞧上去，他不可能会满足我们的这个条件，这样一来，局势就对我们有利了。”

和宰相讨论完毕，皇上便告诉阿拉丁的母亲：“回去吧，对你的儿子说，我这个人言而有信，声誉良好，但是，我有个额外要求，作为娶公主的回报，我需要这样的聘礼，用四十个金制盘子，放满上等宝石，同上次的贡品要一模一样，让四十名白人侍女捧好，四十名黑人太监开道，送入宫中。我自然会同意把女儿嫁给他，只要你的儿子能照办。”

听了皇上的条件，阿拉丁的母亲大为沮丧，在回家时，她唉声叹气，自言自语：“这种托盘和宝石，要我那让人同情的儿子去什么地方弄呀？要他去地下宝库拿吧，那儿活像个妖精洞，肯定行不通。他拿回家的宝石，倒是也可以进贡，但是，那些白人侍女、黑人太监又到什么地方弄呢？她回到家里，发现阿拉丁正静候佳音，她说：“儿子呀！要想娶到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你是无能为力了，莫非对于你的美梦，你仍然不肯丢开吗？对于咱们家来说，皇上的要求是我们一生也满足不了的。”

“赶快把最新局势讲给我听。”阿拉丁求他母亲快说。

“儿子呀！这一次，见到了我，皇上依旧和颜悦色，瞧得出来，他对我们是宽大为怀的，可是，毫无疑问，那个惹人烦的宰相和你是不共戴天哟。这是因为：遵循你的主意，我请求着皇上：‘乞

求陛下,兑现你的誓言,同意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与我儿阿拉丁完婚,因为你定下的时辰已经到了。’当着我,皇上便询问宰相,他就鬼鬼祟祟和皇上咬着耳朵。他们窃窃私语,过了一会儿,皇上才给了我回答。”接着,她又转述了皇上的要求,随后,她说:“儿子呀!依我看,尽管皇上希望你答复,越快越好,可我们拿什么答复呀。”

听罢,阿拉丁忍俊不禁,说道:“母亲,在你看来,此事难若登天,你下了断言,咱们无法给皇上一个答复;实际上,并非如此,我自有妙计,母亲请放宽心,别太过虑了。这会儿,请先做饭吧,吃完之后,让我来答复好了,你肯定会心满意足。皇上的看法同你的别无二致,这个自然;就是为了把我和他女儿的婚事回绝掉,他才提了这么高的要求,谈到要聘礼的事。依我所见,比起我原先想像的,这聘礼少多了,真的不算多呢。反正,你稍安勿躁,让我精打细算,让你能从容地走往皇宫,回复皇上。”

母亲到集上去买东西,阿拉丁趁机加紧行动,他来到卧室里,把神灯拿出来摩挲着,立刻,神灯出现了,说:“开口吧,我的主人!需要我干什么事?”

“我要娶皇上的女儿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因此向皇上提亲。他开出条件,为了把公主娶到手,要下聘礼,要四十个盘子,用纯金制成,每个盘子有十磅重,在盘子里,要盛满了上等宝石,要同我们取自地下宝库的一模一样,找来四十名白人侍女,由她们端好,在四十名黑人太监的护送下,一同入宫。所以,我要求的这些东西,请你尽快安排妥当。”

“都清楚了,我会照办。我的主人,所有的事都会安排妥当,请你安心就是。”允诺之后,灯神泯灭不见。

灯神过了一个时辰左右再度出现了,他把阿拉丁要求的东西全部带来了,丝毫不爽。他把人和东西尽数交给阿拉丁,说:“所有的事都按指示办妥了,你开口好了,还有什么要我办的。”

见到这些,阿拉丁欣喜异常,说:“接下去还需干什么,我会

对你讲的，眼下已经无须再干什么了。”

不多会儿，阿拉丁的母亲由集市上返回，进入家门，她发现了黑人和女郎们，她不由自主，大喜过望，连声叫道：“这是神灯的神力呢，感谢上苍，垂恩于我的儿子呀。”

见到他的母亲还没把披肩脱下来，阿拉丁就说：“母亲，你抓紧时间，在皇上下了朝、尚未回到后宫之时，你亲自带上奴婢，走进宫去，将他需要的东西亲自交给他，现在时机正好呀；这么办的话，他便明白，我把他的条件全部满足了，就是条件更高，我也能满足呢；还有，他也会晓得，宰相在耍弄他、蒙骗他呢；另外，皇上和宰相给我出难题、考验我，我要让他们都晓得，这是白费功夫。”

阿拉丁把大门打开，请他的母亲带上奴婢，端好聘礼进宫去了。

在前头，走着阿拉丁的母亲，在后面，侍女们依次跟随，头顶金盘子，每一个侍女旁边，有一个太监护卫着，大家缓步前行，前往皇宫。他们走过市中心时，人们见到了这样盛大、神奇的一幕，这样迷人的侍女，全都驻足观望。让人们目不暇接的是，她们身着绫罗绸缎，上绣金丝银线，昂贵无匹。那放在金盘子里的上等宝石也映入了人们的眼帘，尽管美仑美奂的绣花手绢把它们蒙了起来，可它们照样光芒闪动，比阳光还明亮。

阿拉丁的母亲带着奴婢，径直前行，队形和步伐都井然有序，在途中，许多人闻声前来欣赏，对于侍女们的美貌，人们赞叹不绝。

阿拉丁的母亲带着奴婢，走进皇宫发现了这一幕，宫里的卫兵和侍者啧啧称奇，更何况，侍女们姿容秀丽，恍若天人，就算是修士、信徒瞧见她们也要油然而起爱慕之心呢，同样，要是王侯将相、富商及其后代们瞧见她们，也都会这么想呢。侍女们衣饰奢华，在她们头上的金盘子中，名贵无比的宝石发出璀璨的光芒，叫他们眼花缭乱。

侍卫官立刻进见皇上，把送礼的队伍到来一事汇报给他。听罢，皇上龙颜大悦，传令下去，让他们马上进见。在侍卫官的带领下，阿拉丁的母亲带着奴婢，进入接见室，在皇上跟前，他们齐齐下跪，共同为他祈福，愿他长命百岁。把头顶上那装有宝石的金盘取下来之后，侍女们一个挨一个地把它们放到皇上面前，将蒙着盘子的手绢掀开，随后，她们在胸口交叉着放好双手，一言不发，退了下去，静听指示，完全合乎礼节。

侍女们那窈窕身姿、非凡的容颜一映入眼帘，皇上便兴奋异常，几近癫狂。这时，他看着金盘中满满当当的宝石，它们绚丽夺目，形色各异，他惟有万分震惊、形若木偶。

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发生，皇上便应对无门，哑口无言。他感到，这个求婚的人的确身手不凡，在这么短的时间中，他竟然搞到了这许多宝贝。他为此而诧异不已。

皇上又诧异、又快活，因此他将聘礼收下后，便指示侍女，端着礼物到后宫去，以此敬献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阿拉丁的母亲找准时机，十分谦卑地告诉皇上："回禀陛下，同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那至高无上的地位比较而言，我的儿子阿拉丁献上的礼品微薄，着实是配不上呢。就公主的身份而言，收下比这多上几倍的聘礼，也实在是不为过呀。"

听罢老妇人的自谦之语，皇上转过了头，瞥了瞥宰相，问："爱卿，你认为如何呀？此人几个时辰就搞到了这样的宝贝，莫非他还不配做驸马？"

比起皇上来，看到这种聘礼，宰相的惊讶艳羡之心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也更为嫉恨阿拉丁、更想迫害他了。所以，他不便坚决唱反调，因为他发现，皇上对聘礼大为满意，结婚之事已铁定无疑了，所以，他便婉转地说："这不怎么好吧。"他说得天花乱坠，只为了要施奸诈计谋，搅坏阿拉丁和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姻缘："主公，就算公主的一个手指甲，就是汇聚了天地间的所有的宝贝也配不上呢。然而，比起公主的身价来，主公对聘礼

的要求太低了。”

皇上对他不屑一顾，因为他很清楚，宰相因为过于妒忌，才会摆出这种姿态，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告诉阿拉丁的母亲：“老太太，回去吧，对令郎说：‘这聘礼我收下了，我决定，将公主许配于他，他即将成为驸马，对他讲，立即入宫，他已和我结为秦晋之好。从今以后，我将尽己所能，对他施以敬意和爱护，此外，今天晚上，我就要为他和公主完婚。我的主意，你一定要依从，让他不要拖延，即刻进宫吧。”

阿拉丁的母亲欢天喜地，告辞后，便回家了。在路上，她行色匆匆，准备敞开胸怀，向儿子贺喜。她高兴得忘乎所以，因为她想起，她的儿子马上要与公主完婚，当上驸马了。

让阿拉丁的母亲离开后，在侍卫的伴随下，皇上来到后宫，去往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香闺，他传令侍女，要她们向公主展示聘礼。

这聘礼一映入眼帘，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大吃一惊，抬高嗓门，说：“依我所见，与这些宝石比起来，天地间的宝石都要相形失色了。”她扫视侍女，欣喜异常，因为她们全都是窈窕美女，性格可人。尽管，因为她从前的丈夫、宰相之子，她遭受了磨难，曾伤心欲绝、郁郁寡欢，但是，马上她心情开朗了，因为她了解到，这些侍女和盘中的宝石是她未来丈夫作为聘礼送给她的。看到侍女的形容和一言一行是那样可爱，她的心也得到了快乐和抚慰。她已和从前大为不同，她笑逐颜开、容光焕发。

皇上心情愉快，也不再提心吊胆了，因为他发现，公主的忧伤和苦闷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笑逐颜开，告诉公主：“女儿呀！你对这些聘礼可曾中意？喜不喜欢呢？依我看来，说句实话，比起宰相之子来，由今天向你求亲的这个人做你丈夫要更为适宜一些。毫无疑问，你这桩亲事很不错，你们小夫妻俩的日子会和和美美的。”

阿拉丁的母亲志得意满，一阵风似地跑回家。发现母亲满脸

堆笑、笑逐颜开，阿拉丁就晓得有喜事盈门了，他情不自禁，扬声说道："感谢上苍！只求母亲带来了好消息，让我美梦成真。"

"儿子啊！我为你报喜呢，你就开开心吧，马上，你的美梦就要成真，你只管享用吧。我对你说，皇上开恩，收下了你叫我送去的聘礼呢。如今，公主就算是你没过门的妻子了，今天夜里，你就要和她见第一面，行婚姻大礼。皇上告诉我，他会昭告天下，他已经把你挑中，要你做驸马了。皇上又对我说：'对你的儿子说，让他即刻入宫，我已同他结为秦晋之好，从今以后，我要加倍给予他关怀和敬重。'儿子呀！时至今日，对于你的婚姻大事，我可是已经竭尽全力了，从今往后，你要独立自主了，就算有什么事发生，你也要独力支撑了。"

阿拉丁欢呼雀跃，满怀爱意，将他母亲的手吻着，不住口地谢她，接着，他进了卧室，把神灯拿出来摩挲着，灯神即刻出现。他要求道："请带上我，前往浴室中沐浴、熏香，它须是人间所无缘得见的，再为我备妥衣饰，它须是精美考究的。这种衣服，就连历代的王侯也不得一见。"

灯神满口答应，立刻，他领着阿拉丁，飞到了一间浴室之中，它华贵之极，波斯的国王也无缘一见。这间浴室，由大理石和红玉堆砌起来，金光闪烁，叫人意乱神迷。形形色色的上等宝石，在厅堂中的墙上排列成行，恍若人间仙境。在这间浴室中，四周并无人迹，只有一位神仆在阿拉丁出现后伺候他，为他搓澡和冲水。

洗浴完了之后，阿拉丁来到厅堂之中，略作歇息，在他的眼前，一身华服出现了，它奢华之至，他来时穿着的衣物已消失不见。这是依照他的吩咐，由灯神预备的。此时，神仆献上果汁和掺了龙涎香的咖啡，以便他饮用。有一班黑人奴仆等他享用完毕，休憩好之后就伺候着他，为他穿衣、戴帽、熏香，把一切整理妥当。这样一来，他变得精神抖擞，一表人材了。如今，他将皇上之女娶回了家，摇身一变，成为驸马，是皇上的亲戚，大家也就不

把他当做那个穷困的裁缝之子了。

阿拉丁打扮一新，该回家了，这时，灯神再度显现，带上他，一同飞返家中，说："我的主人，还有什么吩咐？开口就是。"

"没错，为了组建我的侍卫队，你得为我找来四十八名奴仆，二十四个在我的前面走，为我开道；二十四个在我的后面行，为我殿后。他们一定要衣饰整洁，武装齐备。他们的服饰及马具一定要世所罕见，王侯也无法拥有。另外，为我备好一匹好马，马具要以金银制成镶珠嵌玉，配得上波斯国王。此外，为了让每一名侍卫都带有一千枚金币，你要将四万八千枚金币为我备好。如今，我该去谒见皇上了，这几桩事情，你要为我准备妥当，不要延误了。这是因为，我要想入宫与皇上见面，这几桩事情必须要圆满解决才行。还有，找来十二名侍女，要容貌秀美的，让她们和我的母亲做伴，一同去往皇宫。她们一定要穿用配得上皇后的服饰，要十分考究。"

"都清楚了。"灯神答道，接着便泯灭不见了。片刻之后，他再度显现，把阿拉丁需要的东西全部带到。他引来一匹良驹，与之相比，就是举世闻名的阿拉伯马也要自愧不如。与良驹交相辉映的，是金马鞍、银辔头。褥垫上的丝绸极为昂贵，镶嵌着金丝，光彩夺目。

立刻，阿拉丁为母亲换上华服，吩咐好她，叫她带上十二名窈窕侍女，列队成行，前往皇宫。随后，他派遣神仆，前往皇宫，打探皇上的一举一动。一眨眼的功夫，神仆消失无踪。立刻，他便打探完毕，胜利返回，速度也是同样地快，他说："回禀主人，皇上正等待着你的到来。"

阿拉丁翻身上马，前往皇宫，侍卫队分成一前一后，列队前行，保护着他，声势惊人。他们气势宏大，装备齐整，十分抢眼，行人驻足定睛观看，羡慕异常，啧啧称奇。在队伍中，阿拉丁格外显眼。他如玉树临风，气派非凡，一见之下，令人敬佩。侍卫队在他们途经之处，大把地撒着金币，布施给平民，大家一望可知，这

种举止、做派，只有王侯将相外出时才能具备。仰仗了神灯的神力，阿拉丁才有了如今的一切，这正好说明，只要得到神灯，就能获得好运，肆意享受。人们对阿拉丁赞赏有加，这是因为，他是神灯的拥有者，同时，他为人大方，仪容出众，气派庄严。大家异口同声，盛赞于他，并不妒恨他，虽然阿拉丁出身贫寒，是裁缝之子，这一点大家都一清二楚。正好相反，大家认为，他洪运临头，现在这种荣华富贵，正是他应得的，还为他祝福呢。

对于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和阿拉丁的婚姻，皇上是郑重其事的，他颁发命令，让各级大臣、社会名流进宫，在他们面前，他说到自己给阿拉丁的允诺，向他们报喜，说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就要同他完婚了，并吩咐下去，等新郎倌到来时，他们需要一同迎接和问候于他。依照皇上的指示，各级大臣和社会名流根据自己的等级，按着次序，在皇宫门外站好，静候新郎。

在气势宏大的侍卫队的簇拥下，阿拉丁来到皇宫外面，准备下马进宫，这时，按照皇上的安排，负责迎客的显贵走上前来，将他拦住，说："我的主人！皇上下令，准你骑马入宫，到殿前再下马。"因此，各级大臣欢迎阿拉丁，并指引着他，一同入宫。来到迎宾阁前，他们奋勇争先，将他搀下马来。随后，各级官员引着他，依次走入迎宾阁，请他在宫椅上落座。

此时，皇上抽身而起，走下龙椅，来到阿拉丁身旁，他免去了跪拜、叩头的礼节，并且热情地拥吻着他，请他就坐于右侧，他神情亲切地与他谈话。皇上的吩咐，阿拉丁一丝不苟地办理，无论是行为、举动、反应还是回话都与宫中的礼节完全一致。他问候皇上，并为他祈福，说："皇上，我们的主人！陛下同意，让我与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完婚，结为连理，你真是宽大为怀呀；对我而言，陛下开恩，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光荣。从今而后，我是陛下的仆人，对你毕恭毕敬、赤胆忠心，服侍于你，祈愿陛下，洪福齐天，国运昌隆。陛下的恩典浩浩荡荡，无与伦比，我感激涕零，溢于言表。如今，乞请陛下多加恩典，为了让我抒发我对公主的敬爱之

心，请赐我一幅土地，以便我修建一座宫殿，使她可以安适自如地在其中起居。”

发现阿拉丁的衣着是王室用品，本人又一表人材，贴身的侍卫们也威风凛凛、异于常人，皇上油然兴起崇敬之心。这时，阿拉丁的母亲衣饰华贵、形如皇后，来到皇宫参加婚典，十二名侍女仔细地护卫着她。皇上发现她的装束后，诧异莫名。阿拉丁口齿伶俐，用词华丽，皇上对此深为满意，除了皇上又惊又羡，那些文武百官也对他产生了敬意，惟独宰相并非如此；他对阿拉丁妒恨交加，气愤异常。这时，皇上无法按捺兴奋的心情，他用力拥阿拉丁入怀，吻着他，说：“我的孩子，看到你的一举一动，我欢欣鼓舞，平生首次，我是这样地快活。”见到了这一幕，宰相对阿拉丁的恨意加深了，他的妒意已趋顶点，无法控制。

皇上殷勤招待阿拉丁，志得意满，他传令下去，要求演奏音乐，领上阿拉丁以及文武百官，一同前往宴会厅。在那里，太监和宫女已将美味佳肴置办妥当。皇上吩咐阿拉丁，要他在自己右边落座，各级官员和社会名流依照自己的身份，也一个接一个鱼贯落座。豪华盛大的结婚庆典就在一片乐声中宣告开始。

在宴席上，面对阿拉丁，皇上态度温存，他面带笑容与阿拉丁交谈。阿拉丁仿佛是君王之后，公子贵胄，要不然就是在宫中长大，对于各色规矩，他都一目了然，所以应答有序，文质彬彬，态度谦逊。他滔滔不绝，口才极好，同皇上和大臣们交谈着。阿拉丁这种雄辩的口才、那种信手拈来的祝福之词传入皇上耳中，使得龙心大悦。

酒宴结束，将食具撤下，皇上马上召来了法官和主婚人，开始举行订婚礼，为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和阿拉丁制好结婚证书。在订婚时，忽然阿拉丁抽身而起，向外便走。见状，皇上阻止他说：“我的孩子，要到什么地方去呀？此刻，订婚礼正在举行之中，要接下去，完成预备手续后，结婚大典就要开始举行了呀。”

“回禀皇上，我已打定主意，为了抒发我对巴迪鲁勒·布多

鲁公主的敬爱之心，我要为她修建一间宫殿，完全配得上她那至高无上、无比高贵的背景，以供她起居。这个目的不达成，我无法与她相见。但是，在最快的时间里，这座宫殿便可以修好，这全仗上苍的神力，以及陛下的关爱和我自己的力量。如今，我该为公主干点什么了，为了让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一生快乐，我要竭尽全力，这是很自然的事。建一所宫殿是最要紧的事，这也是我的义务。”

“我的孩子，那你就亲自去勘查好了，”皇上说：“你可以在任何一处修建宫室，只要你觉得好就可以了。依我看，在皇宫之前有片荒地，颇为开阔，作为地基倒也适宜，你可以在此修建宫室，倘若你觉得可行的话。”

“太棒了，”阿拉丁说，“这也是我的愿望呢，在离皇宫不远的地方，为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修一幢宫室。”说罢，他辞别皇上，翻身上马，从皇宫离开，他的侍卫簇拥着他。他敢说敢做，大家对此都赞叹不已，他们认为，作为驸马，他品行端正，再合适不过了。

阿拉丁返回家后便回到卧室，拿出神灯摩挲着，立刻，灯神出现了，问道：“我的主人！要我做什么，开口好了。”

“眼下，需要你去干的事至关重要，你要在最短的期间内准备妥当。在皇宫的前面，有一片开阔地，我需要你在那里修一座宫室，要尽快修好，极尽奢华之能事。在宫中，装备要一应俱全，比如家具和其他物品什么的，一定要是宫中所用的、珍贵无比的。”

“都清楚了，我会照办。”答应之后，灯神泯灭不见。

次日，天刚放亮，灯神来到阿拉丁这里，说：“回禀主人，依着你的命令和意图，宫室业已竣工，请同我一块前往，进行检阅。”

阿拉丁快活地跟着灯神，一同去查看新宫殿。灯神将他负在背上，飞入天空，不一会儿便来到了新宫殿的面前。

阿拉丁抬眼望去，心满意足，这座宫阙气势宏伟。整间宫阙

经过精心建造，由上等的建材构成，例如碧玉、大理石和云母等等。在灯神的指引下，他步入宫室，将各处的陈列和装备一一查看。开始，他来到了宝库里，定眼一瞧，黄金白银和形态各异的珍珠宝贝遍地都是，不计其数，贵重非凡。来到餐厅，他发现各类餐具俱都齐备，例如杯盘碗勺等物都以纯金制就，世间罕见。进入厨房，厨师侍候在其中，在他们的身旁，厨房用品应有尽有，光彩夺目，恍若金银制成。走入仓库，各色箱笼、盒框堆积如山，在里面，大批的绫罗绸缎质地上乘，专供宫中使用，锦缎和丝绒的产地是中国和印度。卧室是装修成套间的，陈设在里面的，是华丽的床具、奢侈的装饰，装修非常精美。一匹匹良驹被饲养在马厩中，王侯们的好马比起它们来也要自愧不如。在马具仓库里，金制的马鞍、银制的辔头，镀金嵌玉，精致异常，马服、褥垫等衣服、饰物挂在墙上，十分考究，也镶着珠宝。只花了一个晚上，这所有的一切便全部完工。就算是人间最有权有势的王侯，倘若想修建这样气势恢宏的宫室，想搞到如此奢华精美的摆设，恐怕也要无能为力了，所以，阿拉丁惊讶万分。在这所新宫阙里，不仅有许多金银财宝，另有许多太监、奴婢，以供驱使。在他们中间，侍女们姿容秀丽，让人爱怜，一看到她们，最圣洁的教徒也会魂飞魄散。最叫人瞠目结舌的是，在这所宫阙之中的楼上，有一个观光亭，上有二十四扇格扇。每一扇格扇都由宝石镶成，昂贵无匹。不过，为了使阿拉丁查看一下皇上的财力，有意留下了一个格扇，并未竣工。

将这座宫阙查看完毕之后，阿拉丁备感欣慰。他瞥了瞥灯神，说："我忘记对你讲了，另有一桩事要你完成。"

"我的主人，尽管开口！还要我干些什么呢？"

"我还要一张锦缎地毯，从我的新居开始，伸展到皇宫为止，要以金线混编而成，质地上乘，宽度和长度要足够，为的是在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离开皇宫、来到此处时，不叫她的玉足沾上泥土，她需要从地毯上行走。"

灯神答应了，接着泯灭不见，片刻之后，他又在阿拉丁这里出现，说："我的主人，我已经满足了你的要求。"接着，灯神引着阿拉丁，来到宫室之外，向他展示在两座宫殿之间铺着的地毯，它巧夺天工，令他赞叹不已，随即便把他送返家中。

这天一大早，皇上醒来，穿好衣服，翻身下床，将窗子打开向外打量着，他发现，一座气派非凡的宫阙在皇宫的对面拔地而起。他擦擦眼，再度定睛观望，这才确认，千真万确，他看到了一间庞大的建筑，奢华异常。那在两所宫室之间伸展开来的地毯一映入他的眼帘，他更是瞠目结舌，另外，同皇宫的奴仆比起来，那所宫殿中的守阍、奴仆的装扮、服饰也毫不逊色，一派庄严之气。

这天一大早，宰相到宫中来上早朝，发现在皇宫对面，一所新的宫殿平地而起，一条精致的地毯在两所宫殿之间伸展，他也大惑不解，矫舌不下，他脚步不停，来到皇宫，与皇上相见，面对这个无法想像的奇迹，他们二人高谈阔论，这一幕实在是在太过诱人，他们都心神震荡。最终，君臣交口称赞："说句实话，王侯也是无法修建这么一座宫阙的。"皇上得意非凡，告诉宰相："到了这会儿，你总该同意，阿拉丁做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丈夫是完全够格的吧？他这座宫阙庄严雄伟，大家根本无法形容它的宏大的气势，这你也都看到了吧？"

自始至终，宰相都在妒忌阿拉丁，因此，他告诉皇帝："陛下，只有巫师才能变出这种华丽非凡的大宫阙；在这个世界上，想把它在一夜之间修好，就是最最有钱的富豪、权势遮天的王侯也无能为力呢。"

"我真是很诧异，你一直唠叨不休，对阿拉丁大加污蔑。依我看，毫无疑问你是出于妒忌和怀疑。你也晓得，为了修一所宫阙，以便让我的女儿起居，阿拉丁要求得到一块土地，我也就赐给了他。反正，他献给公主的聘礼极为珍贵，连王侯也不曾拥有，这样的人修了这么一所宫室有什么不可能呢？"

听罢，宰相明白，皇上很欣赏阿拉丁，因此，他心中的妒忌更

甚。无可奈何之下，他只有按捺不满，一言不发，不敢再在明处表示对青年阿拉丁的不满。看上去，他点头哈腰，仿佛是心悦诚服，惟皇上马首是瞻了，他强撑着，同皇上和各级官员一同等待，共同祝贺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婚礼，在他们身旁，侍立着太监和宫女。

这一天，一大早，阿拉丁便醒了过来，意识到这一天是个好日子，他要同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完婚了，片刻之后，他就该前往皇宫举行大典。想到那种气象，他欢喜异常，翻身下床，将神灯拿出来摩挲着，立刻，灯神出现了，问："我的主人，想要我干什么？请开口好了。"

"今天是我完婚的大好日子，我立刻就要前往皇宫举行婚礼。你赶快去拿一万枚金币来。"

灯神答应了，随即泯灭不见，不一会儿，他带来了一万枚金币。阿拉丁翻身跃上骏马，向皇宫进发，他的侍卫分成一前一后，保护着他。在路途中，为了显示他的大方和仁慈，他不停手地挥洒着金币，施舍给大家，对此，人们感恩戴德，不知不觉之间，他愈发显得身份崇高，名声显赫了。

阿拉丁带着侍卫，气势宏大地来到皇宫门口，各级大臣争先恐后，向前迎接，随即，又通报皇上，说驸马业已大驾光临。皇上走下龙椅，来到门外，他欢迎着驸马，态度亲密，拥抱他、亲吻他，接着，他们携手步入迎宾阁，他让阿拉丁在自己身边落座。随后，公主的婚典庆祝仪式开始了，皇宫和城池被装点得美仑美奂，乐师弹奏出乐曲，乐声嘹亮，歌伎们成群列队，尽情舞动，舞姿曼妙，歌声与舞姿交相辉映，叫人听得舒畅，看得迷醉，欢乐充彻每一个角落，直传入天空，宫阙内外，一派喜气洋洋，这种热闹情景一直持续到中午，皇上这才下令，把酒席摆好。

太监们得令，便指点着奴仆，飞快地搬桌摆椅，上菜添酒，让人们大快朵颐。接着，大伙顺次步入宴会厅，皇上引着阿拉丁，另有文武百官、乡绅巨贾、社会名人等也依着官品和身份，顺次就

座，接着，大家敞开胸怀，随意享用，随心悦性。在婚礼的酒席上，满是美味佳肴，珍奇饮食；客人们应邀而来，人山人海；京城之外的官吏和百姓们也不惮路途遥远，前来助兴，厅中摩肩接踵；在皇宫内外，在阿拉丁那华美的新宫阙旁，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欢声雷动；就皇宫和都城而言，这么宏大的气势，这般欢快的情景是绝无仅有的。皇上在万众狂欢之时，猛然回想起了昔日的景象，阿拉丁的母亲衣着破旧，胆怯地谒见他，她的儿子名不见经传，处境凄凉，他前思后想，慨叹万端。在皇宫之前，平民百姓东瞧西看，惊叹不已。看到阿拉丁用一夜时间，就建好这样一座气势俨然的新宫殿，人们更是对他称羡不已，心悦诚服，大家众口一辞，为他祈福，说："他天赋异禀，平步青云，洪福齐天，长命百岁，永享荣光。"

宴会结束后，阿拉丁抽身起立，辞别皇上，翻身上马，侍卫在一旁相从，为了打点稳妥，以便将新娘巴迪鲁勒·布多鲁由宫中迎入家门，他需要返回自己的宫殿。在路途中，人们欢呼雀跃，众口一词："上苍庇护，使你尽享荣华，寿比南山！"在热闹的景象中，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欢声震天，在侍卫的身后，人们紧追不舍，你追我赶。阿拉丁为了表示谢意，在从皇宫回到自己的新宫殿时，一把把挥洒着金币，施舍给人们。

在新宫殿门口，阿拉丁一跃下马，走入客厅休憩。侍卫列队侍候，在胸前将双手交叉放好，异常谨慎，进退有序。立刻，奴仆们上了果汁，供他享用。阿拉丁饮毕，立即下令，让宫中的侍女、太监和仆从一齐动手，打点稳妥，好把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迎入新宫，以行大婚。

时至午后，艳阳西斜，渐转凉爽，皇上下令，文武官员和宰相作为陪伴，一同赶往宫前广场，欣赏马术和大比武。

这时，在侍卫的陪同下，阿拉丁身跨良驹，前往广场，参与演习，就是阿拉伯的好马也比不上他的坐骑。在赛场上，他大展英姿，显示骑术，手持棕榈木制成的标枪，驰骋疆场。

与此同时，在香闺的阳台上，阿拉丁那没过门的妻子、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端坐着，从格扇中俯瞰着广场，她发现，阿拉丁风度翩翩，玉树临风，不禁目眩神迷，大喜过望，顿生爱意。

各方人士前来比武，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时，铃声一响，他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中静候评分。大家一致认为，阿拉丁的骑术和武功高出一筹，实在是其中的佼佼者。演习完毕，在文武官员的陪同下，皇上志得意满，起驾回宫。在侍卫的保护下，阿拉丁旗开得胜，返回新宫殿。

天色已晚，在皇上的臣子和显贵的陪同下，新郎阿拉丁去往皇家浴室沐浴。阿拉丁沐浴熏香，身着绮丽，翻身上马，和官员、显贵们列队前往新宫殿，声势浩大。在阿拉丁的身旁，四个骑士，手握利刃，不断逡巡，意在防护。为了活跃气氛，本地百姓和外地人高举蜡烛，敲锣打鼓，吹箫抚琴，成群结队，为阿拉丁和随行的官员、显贵开路，径直走到了新宫室的前面。

阿拉丁发出邀请，要随行官员和显贵步入客厅，一同落座。侍女们上了果汁、糖茶，以供他们享用，随之前来贺喜的人们也见者有份。在新宫殿的里里外外，人山人海，笑声响遏行云。看到这欢乐的一幕，阿拉丁不胜欣慰，他传令下去，要侍卫来到宫殿之外，施舍金币，以资感谢。

欣赏过大比武之后，皇上起驾回宫，他传令下去，要皇亲国戚、各色人等建立起送亲队，送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出门，在宫里，古老的婚礼仪式举行起来，大家吹吹打打，欢送公主，要她前往丈夫的宫殿里成亲。在送亲队中，遵从皇上的旨意，还有皇上的心腹官员。在前面，侍女、太监、宫女们开路，高举着蜡烛，各级官吏、王公贵族以及他们的亲眷紧随其后，殿后的是四十名侍女，这是阿拉丁以前派遣出来为公主下聘礼的。在她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有一支大蜡烛，插在镶嵌珠宝的金烛台上，飘散着樟脑和龙涎香的气息。这个皇室送亲队，排列整齐，护送着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径直走向阿拉丁的宫室，蔚为大观，最后，他们护

送公主来到门前，上了楼，步入新房。女人们手忙脚乱，将公主装扮一新，盖好盖头，穿上吉服，簇拥着她前去成婚，新郎和新娘便拜了天地，结为连理。这时，在新娘的身边，阿拉丁的母亲凝神而立，新郎挑开新娘的盖头之后，她趁机聚精会神地欣赏，她断定，公主真是国色天香。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缓缓张望，她发现宫殿之中，灯火通明，枝形的烛台形态各异，由足金打成，红绿宝石镶嵌其上。她自忖道："以前，我自以为皇宫的屋子豪华绝伦，无与伦比，直到今天，我方才晓得冠绝古今的是这一座宫室呀，它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在波斯的历代王朝之中，在权力最大的君王的时代，这种宫殿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对此信之不疑。另外，在一夜之间，修好这样一座宫室，就是所有人齐心协力地干也无法成功呀，我对此同样信之不疑。"让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赞赏的除了宫中的装修和布置，还有这座宫室那蔚为奇观的外形。

为了迎接和款待送亲队伍，酒席在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惊叹不已时业已摆好，人们尽情享用，谈笑风生。大伙大快朵颐、肆意欢乐，此时，酒席前走来八十名歌伎，拿着乐器，在众宾客眼前，她们悄然站立，玉手轻扬，美妙的乐声便飘了出来，让人们深深地迷醉于其中。这悦耳的声音传入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耳中，她如痴如醉，自忖道："在我这一生中，这样的仙乐还从未有缘欣赏。"她干脆停止饮食，专心一致，倾听乐声。

酒席一直到夜半三更仍在继续，来宾们怡情畅性，酒酣耳热，欢声笑语，乐声不断。最终，新郎阿拉丁抽身起立，亲自倒酒，送到新娘手上。公主将酒盏接过一口喝光。来宾因此更加喜气洋洋，不可遏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夜应永载史册。就算是威名远扬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这种欢愉也是无缘享用的。

等到宾客兴尽而散，阿拉丁和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才携手并肩，共入洞房，同享枕席之乐去了。

次日一大早，阿拉丁翻身下床，这时，仓库保管给他送上一

身宫服，极尽奢华之能事。阿拉丁用了早餐，饮用了掺入龙涎香的咖啡，接着便传令下去，将马匹准备好。接着，他一跃上马，在侍从的簇拥下，直奔皇宫。他进入皇宫的院子之后，太监便脚步匆匆，直入后宫，通报皇上，阿拉丁已驾到了。

听说阿拉丁来了，皇上马上出门相迎。见了阿拉丁的面，他紧紧地拥吻他，态度亲热，让他在自己的右边落座，仿佛他是自己的亲儿子。阿拉丁像宰相、大臣、显贵们一样，落座之后，就为皇上祈福并问候他。皇上笑逐颜开，传令下去，要仆从呈上饭食，以供驸马享用。立刻，仆从端上了饭食，岳父便和女婿同吃早点。吃罢，撤席，然后，阿拉丁把头转了过来，告诉皇上："皇上，我的主人，今天，陛下愿不愿意到令爱巴迪鲁勒·布多鲁的住所吃午餐，请王公大臣们做陪客？"

"我的孩子，你的确出手豪阔呀。"皇上欢喜不禁，同意了阿拉丁的请求。

皇上与阿拉丁并肩策马，在接受邀请的王公大臣的陪同下，由皇宫出来，直至阿拉丁献给公主的新宫室方停。他抬眼望去，反复浏览，只见它新颖之至，固若金汤，由碧玉、红玉充作建筑材料，珍贵异常。他望着这座气派的宫阙，意为之迷，神为之夺，惊羡莫名。他转过头来，告诉宰相："你觉得怎样？对我明言好了，在你这一生中，在历代权势遮天的君王那里，你发现过有哪一个修出这样宏伟的建筑，动用这么多金银财宝？"

"皇上，我的主人！在亚当的后代中，即使是最有权柄的君王，即使召集所有的人，大家携手并肩，也无法修出这样的宫室，尽管它的确华丽非凡。不，对于技师来说，他们要修出这样的宫室也会觉得力所不能及。所以，小臣已经告诉过陛下了，只有玩魔法、搞巫术，才能搞得出这种东西。"

依皇上看，显而易见，因为对阿拉丁的妒忌，宰相才会这么说。这种论调只能使王公大臣坚信，这一伟大的业绩出自魔术和巫术，而不是来自人类之手。所以，皇上开门见山，告诉宰相："我

的宰相呀！你口若悬河，总该有个完吧。你是什么意思，我心中有数，你也就无需多言了。”

在阿拉丁的指引下，皇上和臣下在宫阙中游览观光，直至走到顶层，步入观光亭中。他们定睛一瞧，这间亭子的华美气势为人间所少见，门窗上镶了名贵的祖母绿、红宝石以及别的名贵宝石。皇上见到此情此景，只觉进入了人间天堂，意乱神迷；与此同时，他喜不自胜，深感安慰。他兴奋地举步前行，在亭子中踱着步，认真鉴赏，在这令人愉悦的景象中，他流连忘返。不经意之中，他发现了一扇尚未修好的格扇，这本是阿拉丁存心要它如此，但他感到出乎意料。与别的格扇相比，皇上认为这一扇并非完美无瑕，他极为遗憾，不禁感慨地告诉阿拉丁："唉！这可怎么办，这对于你而言是白玉微瑕，叫人可惜呢。"随后，他转过头来，告诉宰相："你晓不晓得这些格扇中为什么还留有没修完的部分？"

"主公，依我看来，因为皇上着急，要阿拉丁抓紧完婚，他抽不出时间，没能全部完成，这才留下了遗憾。"

在皇上与宰相一问一答之时，阿拉丁找准时机，走下了楼，来到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屋里，把皇上来的事对她讲了。他随后便回到皇上这里，这时，皇上问他："我的孩子，为了什么你没有把这个观光亭的格扇全部修好呢？"

"皇上，我的主人，当时，我火烧眉毛，因为婚礼将在旦夕之间举行，我没有时间去雇用高手，只能留下些缺憾。"

"我已经决定：动用我的财力，来修完这扇格扇中没能修完的部分。"皇上于是便发下了宏愿。

"如果是这样的话，上苍将保佑陛下，使你威名永存，同时，在令爱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宫殿里，陛下也遗泽甚广，绵绵不绝呢。"

皇上做出决定，为了把那扇格扇没修完的地方补好，他要动用自己的财力，因此，他颁布命令，召来若干珠宝商和首饰匠，将

所需的金银财宝、各色宝石如数供应，要他们殚精竭虑，修好格扇。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轻移莲步，欢迎着皇上，她笑逐颜开，俯身过来。发现公主面含春色，皇上心情愉快，态度亲热，拥抱着她，在她的额头吻着。在公主的带领下，他携臣下一同来到楼下，步入餐厅。在专门为他准备的首位上，皇上就坐，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和驸马阿拉丁分坐左右，打横相陪，按着次序，文武百官、王公贵族、侍卫总领也分别坐到相应的位置中，大家共享午餐。刚刚动箸，皇上就觉到了，这些饭菜乃是珍馐美味，滋味之鲜美为他平生所未见。这样出神入化的烹饪手艺，这样奢华精美的食具，不由得他不羡艳。八十名歌伎站在宴席之中，队列齐整，奏乐为宾客们增添乐趣。她们轻拨细弄，乐曲声便飘了出来，美妙之极。皇上欣赏着，心神俱失，手舞足蹈，无比舒适，他不由自主，激动万分，慨叹不止："的确，普通的帝王、波斯国王的势力都达不到啊。"

皇上和臣下们放开手脚，大吃大嚼，酒足饭饱之后，洗净手脸，进入客厅休憩，畅所欲言，享用点心和水果。宾主融洽之时，对于珠宝商和首饰匠的工作进展，皇上仍念兹在兹。他抽身起立，前往视察，他爬上顶层，到了匠人那里，这才发现，工程没有什么起色，要想修完，还需加倍努力，况且同原有的水准相比，他们的手艺也大为不如。

珠宝商和首饰匠回禀皇上，与实际所需相比，宝石数量远远不足，可是小金库里的宝石已经用光。听罢，皇上马上颁布命令，将宫中的大金库打开，根据匠人们的需要，取出宝石，随时供应，他又说，阿拉丁献上来的宝石也能用，倘若还是不够用的话。

从皇宫中，匠人们万分谨慎地运来所有的宝石，兢兢业业，继续开工。然而，宝石又全部用光了，而工作的二分之一还没完成，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万般无奈之下，皇上下令，为了以备急用，征收宰相和臣下

自己的宝石。然而，宝石还是远远不够用，尽管按照皇上的吩咐，人们已照办了。

第二天一大早，阿拉丁去查看匠人们的成绩，他看到目标只达成了一半。他气不打一处来，勒令他们停止工作，又下了命令，让他们分头归还宝石。

听从了阿拉丁的安排，匠人们手忙脚乱，他们把所用的宝石摘下来放在一块儿，完璧归赵。把皇上的归还回去，属于宰相和大臣的也各归其位。匠人们求见皇上，汇报说，阿拉丁已勒令他们停止工作了。听罢，皇上问："这又为了什么？不让你们再干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半途而废？"

"回禀陛下：奴才们对别的事一概不知，只是他吩咐我们，拆掉已经修好的地方。"

马上，皇上下了命令，让随从准备马匹，他一跃上马，离开皇宫，来到阿拉丁的宫中，查探个中缘由。

阿拉丁勒令珠宝商和首饰匠停手，让他们离开后，便到自己的房间中去，把神灯拿出来，在上面摩挲，立刻，灯神出来了，说："开口好了，要我干什么。"

"我要求你去修好观光亭中那扇没有修完的窗子。"

"都清楚了，我会照办。"答应之后，灯神泯灭不见。

片刻之后，灯神又出现了，对阿拉丁说："我的主人，我已经满足了你的要求。"

阿拉丁兴高采烈，爬上了顶层的观光亭，他发现，这扇格扇已同别的格扇分毫不差，工作全部完成了。他目不转睛，上下端详这才被修好的窗子，这时，一名太监脚步匆匆，走到他身边说："回禀主人：皇上骑马前来，现在已经到了院子里。"

听罢，阿拉丁匆匆下楼，上前迎接。看见了阿拉丁，皇上说："我的孩子，为什么你要这么干？为什么不许工匠们修好格扇，而使你的宫中有美中不足之处？"

"主公，我预先就设计好了，在那格扇中留下一些地方不完

成。这不是我力有不及，也不是要陛下移驾此处、观光游览时，刻意让你看到这所宫殿留有余憾之处。只求陛下可以知晓：请陛下与我同往，亲眼目睹白玉微瑕之处，指示增补的方法，而并非是我无法完工，我的愿望就是如此。”

与阿拉丁谈罢，皇上又一次跟在阿拉丁后面，步入观光亭，认真检查了所有的格扇，他发现，每一扇格扇都别无二致、完美无瑕。这下，他大吃一惊，兴奋不已，狂热地拥吻阿拉丁，亲亲热热地说：“我的孩子，你打什么地方学到这种巧夺天工的技术？耗费上珠宝商和首饰匠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也干不了你一夜之间完成的工作。以天起誓！在这个世界上，简直没有第二个和你一样的天才，更别说与你旗鼓相当的人了。”

“多谢主公的赞誉，我愧不敢当。只求上苍保佑，你能长命无绝衰。”

“我的孩子，以天起誓，一切赞誉用在你身上都是恰如其分的，因为你的手艺巧夺天工，无人能及。”

皇上和阿拉丁赞美着对方，以谦虚的态度应酬着，他们走下楼来，走入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房间里。公主马上起身，以示欢迎，请父皇落座，她则侍立一边，仔细服侍。发现公主居住的宫阙壮观华丽，她的日子过得顺心畅意，皇上老怀得慰。他和女儿聊着天，亲密无间，随后才心满意足，返回宫中。

阿拉丁成婚后，生活平稳，万事遂意。每天，他坐在坐骑上，在侍卫的簇拥下在城中穿行，散散心，也做些善事，在路上，他不停地将金币施舍给路边的百姓，赈济他们。所以，他已远近闻名，当地人和外乡人对他的乐善好施赞不绝口，认为他有菩萨心肠，对他感恩戴德。另外，对生活穷困的黎民百姓、修士和叫花子，他更是关心备至，亲施亲为，给予援助。因为慷慨大方，他声名远扬，比起王公贵族，他更为赫赫有名。他的交往频繁，人缘很好，许多臣子和显贵与他打得火热。

阿拉丁不改初衷，对于以往的生活方式，他仍奉行不殆，尽

管他名声日隆,地位极高,他和老朋友的来往还是很密切,时常,他也会跃马奔驰,在皇宫前的广场上,在皇上举办的骑马赛上一显身手。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生性好动,爱说爱笑。见到阿拉丁在马上英姿勃发,技艺高超,她不仅笑容满面,对他的爱恋也一日深似一日。对于上苍垂怜、赐于她如此之多的恩典,她感慨良多。例如,她以前曾经与宰相的儿子有过缠绵,为了保护她的贞操,不让她受到玷污,她的真命丈夫阿拉丁就来拯救于她。这正好说明,上苍对她是恩泽广被的。

阿拉丁美名远扬,皇上和文武百官对他的喜爱和信任日甚一日,不光如此,他在黎民百姓看来是个伟人,举国上下,俱对他赞誉有加。生活这样完美圆满,忽然,敌兵大举入侵了。马上,皇上发兵应战,指派阿拉丁领队,厉兵秣马,即时开拔,前往战场。阿拉丁接受了派遣,领着兵马风尘仆仆上了前线,和敌军展开激烈的对抗。在气氛已趋白热化的战场上,他视死如归,以身作则,奋勇抵抗。战争进行到极致时,双方死伤惨重,兵器相击,响声清脆,士兵的喊杀声与马的鸣叫混作一团,愈发显得惨痛。终于,阿拉丁冲锋陷阵,大显神威,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逃之夭夭。阿拉丁一举获胜,战果累累。

阿拉丁打了胜仗,喜报传来,人们欢欣雀跃,大家披红挂绿,装点城池,来欢庆这次胜利。皇上在他班师回朝时出城欢迎,亲密无间地拥吻着他,黎民百姓自告奋勇,纷纷向他贺喜,欢庆的氛围弥漫了京城。

皇上和阿拉丁两个并肩骑马,志得意满,回到城市。阿拉丁由皇上作陪返回自己的宫殿。在那里,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已等候多时,她欢迎着他的归来,欢天喜地地在他的前额上吻着,态度温柔,安排他和皇上落座,并传令下去,让奴婢捧来果汁和点心,以供他们二人享用。

阿拉丁立下赫赫战功,举国上下,对他赞誉有加;皇上下令,全国披红挂绿,狂欢庆贺,以嘉奖于他。从此,阿拉丁平步青云,

天下皆知，从官兵到平民，谁不高看他一眼。在大家看来，简直就是“苍天在上，阿拉丁在下”了。本来，因为阿拉丁的广结善缘，人们已对他喜爱有加，现在，人们对他敬若天人，这是因为，他的马术出神入化，又立下战功，保卫了国家的安全。此时，他洪福齐天，他的声望如日中天。

非洲巫师再返中国

返回老家之后，非洲巫师对自己的遭遇很不服气，念念不忘，回想起他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只为了得到神灯，便不由地长吁短叹，痛苦难耐。更有甚者，神灯明明已唾手可得，却又功败垂成，每想至此，他便怜惜自己费了许多功夫，终是一无所获。对于自己的厄运，他不胜唏嘘，又怒火万丈。他破口大骂阿拉丁，是他违背了规则，让他终于两手空空。有时，他懊恼难耐，歇斯底里，大叫不止，他喃喃自语：“我也算如愿以偿，那个死小子在地道里活活死掉了。不管怎么说，神灯原封不动地埋在宝库中，想要得到它，我再想别的办法好了。”

非洲巫师认为尚有一线生机，就打定主意，重整旗鼓。这天，他为了弄清阿拉丁的结局和神灯的下落，把沙盘拿了出来，详细检测，准备稳妥。他把细沙抹平，堆好，弄成一小堆、一小堆的，随后，他开始算卦，把沙子上的卦象小心翼翼地拓在纸上，他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测算，却一无所获，没能达成愿望。稍微休息片刻，他再起炉灶，更加小心地处理好盘中的沙子，严格按照主次之分，按部就班，第二次占卜，再次研究和测算，然而，神灯依旧下落不明，他大为沮丧，怒火万丈。为了得知阿拉丁的去向，他平心静气，再算第三副卦，这才发现，阿拉丁没有在地道中一命呜呼，为此，他大惊失色，极为恼怒。他细心测算，这才将阿拉丁的下落打听明白。这个小东西安然从地道中逃之夭夭，不仅依然活着，还拥有了神灯，本来他就是个机灵鬼嘛。他情不自禁地怜惜起自己的不走运来。他哀叹道：“我因为要得到神灯，经受了旁人

无法忍受的磨难。然而，这个可恶的东西，竟然不吃苦头就坐收渔利。他已经成为了数一数二的有钱人，是谁将神灯的奥秘泄露给了他？”

经过占卜之后，巫师得知，阿拉丁非但没有性命之虞，反而逃出通道，享上了神灯的福。他气急败坏，说：“要想让我出这口气，必须要把他打入地狱。”接着，他换了泥盘，再算一卦，看到卦象，他得知阿拉丁发了横财，还同皇上的女儿成了婚，摇身一变，成为驸马。这下，他可就怒火万丈，战栗不止了。他抖擞精神，收拾好行李后出发，再度踏上去中国的路，以便复仇，同时将神灯据为己有。

巫师满腔恨意，又心怀指望，他跋山涉水，走过漫漫长路，历经艰险，方才抵达中国，他进了都城，在一间客栈中入住，阿拉丁正在此城居住。换了装束之后，他步出客栈，在街道中漫步。在人多的地方，他也凑将过去，聚精会神，将他们的对话一一收入耳中。一些人夸奖新宫殿，认为它气象庄严，另一些人则欣赏阿拉丁本人的菩萨心肠；一部分人看中的，是他的崇高人格，另一部分人则说，他形容俊俏，一表人才。巫师步入一间茶馆，只见人们三五成群，饮着茶，谈天说地，形象各异，有人窃窃私语，有人神采飞扬。在一个青年身边，巫师挨着坐了下来，此人正在对阿拉丁赞不绝口，他问：“年轻人，刚才你在对谁大加赞扬？”

“老大爷，显而易见，你是外乡人，来自异国他乡。尽管如此，阿拉丁威名远扬，你又怎么可能没听说过呢？在这个世界上，他那座奢华的宫殿名声在外，蔚为奇观呀。比起我们的皇上，他的名声和地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你对他的赫赫威名一点儿耳闻都没有？”

“能把那间宫阙瞧上一眼，这是我最渴望的，麻烦你，陪我去一趟吧。”

“我知道了，遵命就是。”对于巫师的请求，这个青年满口答应，他带着路，引巫师来到阿拉丁的宫殿前。

巫师全神贯注地察看，他发现，凭着神灯的神力，这座宫阙才会拔地而起。他心痛难忍，自忖道："呸！原本，这个可恶的小子是裁缝之子，不名一文，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一定要设一计，让他命丧黄泉。也许，我可以害得他一命呜呼，让他的母亲重新干纺线的老本行，只要好运能够垂青我，助我一臂之力。"巫师面有戚色，蔫头搭脑，返回客栈，心中妒忌交加。

为了打探神灯的下落，巫师将历法表和沙盘拿出来，占了一卦，结果大喜过望，因为神灯并没有被阿拉丁贴身收藏，而是放在了新宫殿中，他不禁高叫起来："我有主意了，我能干掉他，不费吹灰之力，还要将神灯据为己有。"他筹划好之后，脚步匆匆，步出客栈，他找来一个铜匠说："我情愿开出高薪，请你打几盏油灯给我，只是要快。"

铜匠答应了，立刻开工，为巫师打制油灯，他手脚不停、兢兢业业，终于，灯被他赶制出来了。

巫师给了钱，拿上灯，返回客栈，把它们放入竹篮中。他把这篮油灯提好，从客栈中走出来，在街道和闹市中穿行。他放开喉咙嚷："喂！有旧油灯吗？可以换新的！"这叫嚷声传入人们的耳朵，大家就对他冷嘲热讽："毫无疑问，此人神经错乱了，否则，以新换旧，这种事他怎么会干？"所以，在他的旁边，要瞧新鲜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对他更为有兴趣的是孩子，他们亦步亦趋，讥笑着他，不肯离去。对于针对他的冷嘲热讽，巫师听若未闻，视若未见，也不加阻止，只是疾步前行，最后走到了阿拉丁的宫殿前。他放大了音量，同时，小孩子也叫了起来："老神经病……"

无巧不成书，这时，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在观光亭中端坐，四处观望，忽然，吵闹声传入耳中，她透过格扇，向下窥探，发现这一幕后，她迷惑不解，于是叫来侍女，让她去探听探听。

马上，侍女走下楼来，步出大门，举目看去，一个声音便传入耳中："喂！有旧油灯吗？可以换新的！"与此同时，在他的后头，一大群小孩叫嚷不休。侍女匆匆返回，把这一切汇报给巴迪鲁勒

·布多鲁公主,听罢,公主忍俊不禁。这时,侍女们伙同公主议论纷纷,众说纷纭。有的说:“我敢肯定,此人所言,并不属实。”

“公主,我发现,一盏旧油灯放在主人的屋子里。”有一个侍女说道,“为了了解他的话的真伪程度,咱们把它拿下去,换一盏新灯吧。”这个侍女之所以瞧见了神灯,全是因为阿拉丁粗心大意,没把它藏好。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对于神灯的秘密和功用一无所知,与此同时,全是靠了这盏神灯的神力,阿拉丁才飞黄腾达,娶她为妻,变为皇上的娇婿,作为驸马,尽享荣华富贵,对此,她也毫不知情。所以,这个侍女的主意为她所采纳,她说:“很好,到你主人的房间中去,把那盏旧油灯拿来。”她只是想证明,那个大喊大叫的人会不会真的以旧换新,因此,她才这样做了。

马上,侍女拿来了神灯,把它交给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对于非洲巫师的奸诈和凶恶,公主和别的人都一无所知。她叫来一个太监,命他下去以旧换新。太监领命后拿上神灯,同巫师交换了一盏新的,回到楼上后,他仔细地展示给公主看。认真检查完毕,公主发现,这一盏千真万确是新灯,她只能开怀大笑,至于这大喊大叫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干,那就更不可得知了。

发现这一盏旧油灯真的是那盏迷人的神灯,是取自地下宝库时,巫师欣喜若狂,马上,他在胸口的袋子里藏好它,那些新灯本是用作交换的,现在被他抛到一旁,他甩掉小孩子后就逃之夭夭,一气儿从城里跑到了城外,随后,他缓步前行,来到旷野之中,这里空空荡荡,并无人迹,他按捺着性子,直到夜色已深,万籁俱寂,方才把神灯取出来,一摩挲,立刻,灯神出现了,说:“主人,你一召唤,你的奴仆就来了,想要我为你干些啥?开口吧。”

“我要求,”巫师说,“把阿拉丁的那座宫阙搬运到我的老家非洲,包括其中的人和东西,在郊外的一所花园中,将它放下。你晓得我住在哪里,可要带上我呀,你不要忘记了。”

“都清楚了,我会照办。先把眼睛阖上,你一张开眼就会看到

你的老家，还有那座宫殿。”

果不其然，灯神立刻将巫师、阿拉丁的宫殿以及它的一切运到了非洲。

阿拉丁被抓起来了

在每天早上，皇上一睁开眼，总要将窗子推开，审视女儿的宫殿，这是因为对于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他一直爱若珍宝。同往常一样，阿拉丁的宫殿被搬运走后，第二天，皇上清晨醒来，推窗而视，惟剩一块光秃秃的平地，那儿变成了通衢大道，和以前完全两样，阿拉丁的宫殿已经无影无踪，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这其中的缘故，这宫殿去向何方，他一无所知。他急得两手互搓，热泪滚滚，把连鬓的胡子都打湿了。他按捺不住，失声痛哭，因为女儿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现在怎么样了，她去了哪里，他都无从知晓，他马上把宰相找来了。

见到皇上后，宰相发现他哽咽不止，令人同情，吓了一跳，问：“皇上，请宽恕我吧！我祈求上苍，使陛下遇难呈祥。今天，陛下为何这么伤心？”

“依我看，我碰到了什么厄运，你并不知情吧？”

“主公，以天起誓，小臣丝毫不知。”

“这么说来，毫无疑问，你今天还没见到阿拉丁的宫殿？”

“主公，千真万确，小臣并未见到。是不是它还关门闭户呢。”

“你立起身来，透过窗户，向外观望，倘若你果真没有瞧见的话。关门闭户，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

宰相走到窗边，向外观望，果不其然，没有宫殿，没有建筑，一切都消失了，顿时，他摸不着头脑，一言不发，又走到皇上这里。皇上问：“我为什么伤心，你如今总算清楚了吧？那所谓关门闭户的宫殿，你倒是瞧见没有？”

“主公，臣下以前曾警告过陛下很多次，只是靠了歪门邪术，那座宫殿和别的东西才会出现的。”

听罢，皇上愤怒如狂，他歇斯底里地嚷道：“阿拉丁他人呢？”

“他到山上去打猎了。”宰相不阴不阳地这样答道。

立刻，皇上颁了圣旨，命令心腹侍卫动身把阿拉丁抓回来。

心腹侍卫们全体上山，他们四处寻觅，走到狩猎区，方才遇上阿拉丁，他们对他推心置腹地说：“阿拉丁，我们的主人！请求你大人大量，别为难我们。我们来抓你，凭的是皇上的圣旨，我们用锁链锁住你，也是他吩咐的，还要带你进宫去审问。我们怎么有胆子违抗皇上的圣旨呢？”

猛然间听到侍卫的一席话，阿拉丁不知究竟，大惊失色，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渐渐地，他恢复了常态，瞥了他们一眼，说：“你们清不清楚皇上为啥下旨说要抓我？我是无罪的，是纯洁的，我坚信不疑。我没有背叛皇上和祖国。”

“我们的主人呀！我们对个中缘由一无所知。”

阿拉丁一跃下了马，他开门见山地告诉侍卫：“也好，这命令是皇上下的，你们就照办好了。”

侍卫用铁链锁住阿拉丁，将他五花大绑带到城中。发现阿拉丁被抓起来之后，大家都大吃一惊，提心吊胆，因为他们清楚，皇上会让他人头落地。阿拉丁在贫苦大众的心中地位很高，这是因为他为人乐善好施，对他们以真诚相待。听说他被抓起来了，大家倾城出动，汇聚成人流，他们眼含热泪，心怀怜悯，怒火万丈，追随着侍卫，想知道阿拉丁的情况。有些侍卫决定去追问皇上，问他为什么大发雷霆，以便求他网开一面，因为他们也于心不忍。等侍卫带着阿拉丁来到皇宫后，便把捉他的事详细汇报。皇上不管不顾，横下一条心，要处决阿拉丁。

接到圣旨后，刽子手做好准备，展开皮褥垫，摁住阿拉丁让他跪在上面，用布带子遮好他的双目，接着，将利刃握在手中，逡巡着，皇上一声令下，就要砍他的头了。

皇上要砍阿拉丁的头，人们听到这个消息，蜂拥而至，将宫门堵得水泄不通，他们选派使者，谒见皇上，慷慨陈词：“如果你

动了阿拉丁一根毫毛，我们就把你的宫殿打个稀巴烂，让你和其余的人殉葬。”

宰相听到了大家对皇帝的威胁，赶快启奏皇上：“陛下，你颁布了这样的圣旨，使得我们都危在旦夕了。现在时机刚好，赦免你的女婿，收回圣旨吧，要不然，那些人发起疯来，我们就大祸临头了。比起拥戴我们来，他们更拥戴阿拉丁，这里面真是有天壤之别呀。”

透过窗户，皇上向外窥探，他发现，黎民百姓正在骚动。人们潮水般由四面八方涌来，不可阻挡，宫墙都快被挤塌了。皇上迫于局势，顾虑重重，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撤回圣旨。他传令给刽子手，要他给阿拉丁松绑，又找来差人，昭告百姓，说驸马已被赦免，重新获得自由，人潮因此才平静了下来。

阿拉丁九死一生，终于获得赦免，快乐之极。他举目望去，皇上在龙椅上就座，于是，他走上前去，说：“主公，我对陛下的恩典铭记终生，是你给了我生路。眼下，可不可以告知我：究竟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惹得陛下龙颜震怒？”

“叛孽！”皇上大叫道，“我也不晓得你这算是什么。”他瞥了瞥宰相说：“把他领过去，让他通过窗户，向外观望，然后，让他讲个明白，他的宫殿去哪了？”

宰相听命，依着指示做了。阿拉丁向外观望，他发现，窗外的宫殿踪影全无，片瓦不存，那片空地已然夷为平地。见到了这一幕，阿拉丁也震骇已极，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一无所知。他六神无主，走到皇上这儿来，皇上斥责他：“你的宫殿哪儿去了？我的女儿呢？我这一辈子就只有这一个女儿，女儿她可是我的掌上明珠呢！”

“主公，宫殿和公主去了哪里，我并无所知，这是怎么回事，我更是毫不知情。”

“阿拉丁，为了让你快去对此事明查暗访，把我女儿的下落搞明白，我这才赦免了你，这一点，你要心中有数。你把公主找回

来再来见我吧。你要是找不回公主,我要你人头落地,我以自己的人头作保。”

“我都清楚了,以四十天为限,请陛下为我定一个日期。时间一到,公主没有找回来,那就要杀要剐随陛下。”

“你提出的日期,我就允诺了,可别妄图逃跑。就算你跑出这个地球,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皇上,我的主人!我自己会回来谢罪的,杀头我也认了,倘若时间到了,公主还是找不回来的话。”

发现阿拉丁被赦免了,又成为了自由身,大家都为他高兴。但是,在亲朋好友那里,在人前,阿拉丁因为遭凌辱和妒忌他的人的冷嘲热讽而深感羞愧,无法昂然面对。从皇宫出来后,他在街上信步走来,六神无主,自己的境况和眼前的情形,都让他手足无措。在城市里,他逛了两天,神志不清,妻子和宫殿该如何去寻找,他没有主意。每一个人在此时都心生可怜他的意思,他们在私下里给他送吃喝,以帮他度过难关。

阿拉丁报仇

漫无目的地游荡了两天之后,阿拉丁干脆由城中出来,直奔野外,在不毛之地,他踟蹰着,在命运之神的指引下,他来到一条河的旁边。他几欲纵身一跃,打算了却残生,因为他已经绝望,无意再存活于世了。在岸边,他挺立着,凝视着逝水,忽然,从前陷入地道,生死存之于一瞬的情景回到了他的脑海中。那时,他逃出通道,没有葬身于其中,时至今日,又怎能轻言死去?他幡然悔悟,缓缓清醒。在河边,他俯身下去,掬起河水,想洗洗脸,他的手刚一搓动,手指上的戒指就被触动了,忽然,戒指神出现了,说:“我的主人,你的奴仆来报到了,需要我干些啥?开口吧。”

见到戒指神,阿拉丁大喜过望,狂叫道:“我要求,给我运回来我的宫殿,还有我的妻子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

“主人呀!千真万确,我毫无办法,这桩事难如登天。我没有

胆量去做，它是灯神管辖的。”

“既然你对此力不从心，我不逼你。但是，至少宫殿在哪儿，你就送我去哪儿。我必须要去，不管它在哪儿。”

“我会照办。”将阿拉丁负在背上之后，戒指神腾云驾雾，转眼之间，将他送到了他的宫殿附近。他所降落之处对着的恰好是他的妻子、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卧室。现在，他环顾四周，没有把自己的宫殿识别出来，因为当时正值夜深，一片漆黑，然而，他的痛苦立即烟消云散。他心存感激，因为他坚信，上苍作美，使他和妻子能够重逢，另外，他想起自己的命运，明明已是山穷水尽，生死关头，戒指神却又救他脱困。毫无疑问，是上苍指引他再度点燃求生的意志。因此，他的痛苦尽消。

已经有四天了，因为遭遇厄运，丧魂落魄，阿拉丁无法入眠，这时，他疲倦之极，在宫殿左边的一棵树下，他坐了下来，随即便沉沉睡去。

按理说，阿拉丁犯了死罪，差一点遭砍头之刑，他应该辗转反侧，可他一睁眼，天已大亮，因为他困得太厉害了。鸟儿在树梢鸣叫，他因此惊醒过来，此时，阳光已洒在了他的脸上。他欠欠身子，一跃而起，来到河边，略做洗漱，接着他合拢双手，祈求上苍保佑，让他轻松救妻子脱困。他走回宫殿前，上下端详着，接着，他背靠宫墙，端坐下去，绞尽脑汁，打算冲进去见妻子。

被非洲巫师的诡计蒙骗之后，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落入了他的手掌心中，她和丈夫、父亲生离死别，悲痛欲绝，茶不思，饭不想，夜不能寐，惟有抽泣度日。她的心腹侍女很同情她，每天，她都进来嘘寒问暖。这一天一大早，十分凑巧，侍女在服侍公主的时候，为了让公主欣赏一下高山远树，湍湍流水，好能散散心，在命运之神的安排下，侍女在无意之中把窗子推开了。窗子刚一推开，阿拉丁便映入眼帘，他正在墙角下坐着呢。她心急难耐，高叫起来：“公主啊公主！我的主人阿拉丁，他在这儿，在下面呢。”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翻身坐起，来到窗前，向外观望，那正是阿拉丁。与此同时，阿拉丁一扬头，发现了她之后，两个人深情地对视和问候，心中有无限喜悦。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告诉阿拉丁："起身吧，把角门开了，赶快进来。眼下，那个可诅咒的人不在。"马上，她派了侍女把门开了。

阿拉丁同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相见了，久别重逢，热烈拥吻，他们不禁泪水长流。阿拉丁说："公主呀！我得先问你一桩事情：你晓不晓得，我在自己的屋子里放了一盏旧油灯，它去了哪里？"

听罢丈夫的疑问，公主慨叹道："亲人呀，让我们大祸临头的就是这旧油灯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阿拉丁有些摸不着头脑。

公主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于以旧灯换新灯的事，她讲得特别仔细，末了她说："第二日，一发现自己到了这里，我就觉得，今生我俩断难相见了。那个家伙设计害我们，假装做买卖，骗走了旧灯，他说凭借着巫术，还有旧油灯的神力，他才做到了这件事。他是非洲的摩尔族人。如今我们的所在地正是他的老家。"

"对我说，这个该杀千刀的狗东西告诉你什么了？他想怎么样？他对你干了些什么呢？"

"每天，他都会到这里来，与我会面，求我嫁给他，让我把你抛到脑后去，别觉得和你分离是件惨事，要想开一些。他又说，我的父亲已经砍了你的头，又说，你出身寒门，正是有了神灯，你这才发了家。另外，为了让我开心，他还说了不少甜言蜜语。但是，我悲啼不止，从没给他好脸色瞧。"

"对我说，那盏灯让他藏在了哪里？"

"那灯让他随身收藏，从不离身。一天，他问我，还想不想你，这时，他打胸口的袋子里把灯拿出来让我瞧。"

听罢，阿拉丁喜出望外，说："公主，你听好了：为了换换装，我先离开一会儿，随后就到。发现我的装束变了时，千万不要吃

惊。我想，你找个侍女，把角门看好了，看见我时，就开了门放我进来，我想个主意，把这个坏笨蛋给干掉。”说罢，他马上悄悄步入宫殿，行色匆匆地走着。在路上，他和一个农民相遇了，他说：“嗨！庄稼汉，穿上我的衣服，把你的给我。”由于语言不通，农民不愿意。他不顾一切，伸出手来，剥下了农民的衣服，又送了农民自己那身新的。他穿上农人的衣饰，装成个种地的，进了不远处的城里，上了集市，用两枚金币买了瓶强力麻药，藏好后便脚步不停地返回宫殿门口，侍女看着门，发现了他，立刻把他放了进去。

阿拉丁化装成农民，来到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跟前，说：“告诉你吧：你化化妆，把最美丽的衣裳换上，假装兴高采烈，神情要开朗愉快、轻松自在；等那混账摩尔人来找你时，你就展开笑靥，假装很亲热地与他一道就餐；这下他就会觉得你已淡忘了深爱的夫君与高贵的父皇。反正你得千方百计逗他高兴，显示出特别爱他，还要情意绵绵地把酒一饮而尽，恭贺他长命百岁、事事如意。你诱骗他喝掉几大杯之后，再乘他不备，把这瓶麻药滴几滴在他杯里，然后倒满酒让他饮。待那杯酒一喝完，他就会不省人事地摔倒在地，跟死尸没什么两样。”

“这么做真是让我特别难受。可我只能这么做，因为我要脱离这混蛋的魔爪。这个混账东西摧残我，让我和亲人生离死别。杀掉他是合情合理的，这是他自找死路，罪该万死，死不足惜。”

阿拉丁和公主计划妥当，一道吃了点东西，然后赶紧与她道别，潜出宫外躲起来。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马上让贴身侍女为她梳洗，换上最华贵的衣裳，妆扮得明艳动人，有如落入人间的仙子。此刻，混账的非洲巫师到来了，她于是满面春风地欢迎他。

看见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妆扮得如此美艳，而且那温和的神态也与以前截然不同，巫师不禁心花怒放，爱慕之情与霸占欲立即平添了几分。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开朗地请巫师在自己身旁就坐，说

道："可爱的人哪！要是你喜欢，今夜就在此处与我共饮美酒吧。最近我特别烦闷，生活得孤苦伶仃、难以忍耐。我觉得你昨日的话很正确，父皇由于失去我而惆怅愤怒，杀掉阿拉丁泄愤，阿拉丁不可能从墓地里出来找我。要是看我今晚的模样与以前截然不同，请你不要有疑虑。我决定和你做朋友，让你取代他的位置，和我白头到老。现在我孤零零的，只盼着你今夜到来，我们一道就餐，爽快地饮酒，听说非洲的酒享誉天下，你就让我喝一点此地的好酒吧。我这里的都是故乡的酒。如今我希望能享用此地的好酒。"

巫师发现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喜欢上他了，她那忧愁的表情消失了，代之以兴高采烈的神情，因此他断定她已放弃以前的决定，对阿拉丁已然绝望了，于是，他乐不可支地说："可爱的公主，我会照你的意愿和要求去办妥所有事情。我这儿有一坛好酒，是此地土产，还在地里藏着，一直储存得很不错，已有八年的历史了。眼下我就回去拿酒，马上就会归来的。"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擅于交往，知道如何应对，因此她继续戏耍着巫师，说道："我的爱人，不要走，我会感到孤寂的。干脆叫个太监去拿吧，这样你还可以陪着我，我也能从你的话语中寻得安慰。"

"公主呀！只有我才晓得藏酒之处。我片刻即回，不碍事的。"说完，巫师就去了。

一会儿功夫，巫师真的拿着酒回来了。公主感谢道："我的爱人，为了我你不辞辛劳，我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有劳你了。"

"我的眼睛呀！没关系。我以能为你服务而深感荣幸。"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与巫师寒暄一阵，便在桌旁坐下，准备一醉方休。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做势欲饮。当侍女给他们两人各倒满一杯酒时，她端起杯子，恭祝他长命百岁，然后一口气喝完，巫师也在同一时刻端起杯子祝她长命百岁。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做出侃侃而谈的样子，一边说着情话，一边端起杯子

和巫师干杯。她这么摆出姿态，是为了让他意乱情迷。巫师以为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已经从内心深处服从、听命于他，却不知这实际上是一个圈套，因此他越发兴奋、迷狂。在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花容月貌前，他居然情意绵绵，头脑发热起来，世间万物对他而言仿佛都如一颗沙粒。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一直陪伴着巫师用餐，看见他醉态萌发，公主就问他："我们国家里有一种传统，不晓得你这里有没有？"

"什么传统啊？"

"用餐之后，一对恋人必须互换杯子，各饮一杯，以示享尽欢乐。"她说着端起巫师的杯子，倒满一杯置于自己这边，然后交给侍女她自己的酒杯，侍女会依照先前的安排，把麻药倒在酒中交给巫师。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扭动柔美的腰肢，做出娇媚的样子，然后拉起巫师的手，吹气如兰似地对他说："我的爱人，你的杯子在这里，我的杯子在那里，如今我俩互换，各饮一杯吧。"说完，她端起杯子，一口气喝完了。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甜言蜜语，还有她那饮酒时表现出来的爽朗，令巫师觉得她对自己有意思，便头脑发热起来，以为自己是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快活地模仿着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样子，端起她的杯子，一饮而尽。谁知刚喝完，他就晕头转向，神志不清，像死尸一样摔倒在地。此刻，侍女们马上跑下楼，打开角门放主人阿拉丁入内。

阿拉丁飞身上楼，发现桌边坐着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非洲巫师已被她迷倒了，便热情地拥吻她，以示谢意，他兴高采烈，对公主说："公主，你跟侍女们先避入里屋，留下我独自处理他。"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和侍女们马上走进里屋。阿拉丁振作起来，将屋门闭锁好，随后来到巫师跟前，把他口袋的神灯取出来，然后抽出匕首，干掉了巫师。他立即擦拭神灯，灯神就现形了，问道："主人，你需要我干什么？请说吧。"

“你必须把我的殿宇从此处移回中国，还是将它置于宫殿前方的原来位置。”

“清楚了，我会照办。”灯神回答着消失了。

阿拉丁趁机到里屋去，把手搭在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颈子上，热切地亲着她。夫妇俩彼此深爱，紧贴着坐在一块聊天，还叫侍女拿上吃的，舒心地享用着，快乐地聊着，等到醉态朦胧时，两人才安然就寝，平静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阿拉丁醒转之后，把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叫起来，一道洗漱换衣裳；公主在侍女的帮助下梳洗，戴上饰品，披上华贵的衣裳，妆扮得异常美丽。这时阿拉丁也穿好了。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看上去特别迷人，几乎控制不了自己激动的喜悦之情，这是由于即将见到皇上的缘故。

在放掉阿拉丁之后，皇上一直烦闷于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的失踪，他异常担心，心绪不宁，公主可是他的掌上明珠呀，而且他也别无子嗣，因此他终日痴痴独坐，如女人和小孩一般痛哭流涕。每个凌晨他醒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窗，朝着过去阿拉丁的殿堂所在方位痛哭流涕，最后泪水流尽，眼睛肿痛。在阿拉丁夫妻俩安然返回的那个清晨，他依旧往外面守望着，猛地发现眼前多出一座殿宇。他以为眼睛出问题了，便使劲擦了擦，认真端详，惊讶不已，最终辨认出那就是驸马的殿宇。因此他急不可耐地让随从立即牵坐骑来，他要御驾亲临那里。

阿拉丁发现皇上策马驰来，赶紧出外恭迎。他们在半路上就碰面了，阿拉丁引皇上进入殿宇。闻说父皇驾到，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兴奋地跑下楼来恭迎，父女就此团圆。皇上把公主拥在胸前，不断地亲她，他竟然喜极而泣。阿拉丁夫妇一块儿扶皇上缓步登楼。皇上来到公主屋内，让公主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告诉了皇上她的经历：“父皇！昨日我与夫君重逢，才得以恢复生机；他将我从那非洲巫师的掌握中解救出来。那巫师是天下最坏的混蛋，罪该万死。如果我的心上

人不去援救我的话，我就跑不出巫师的手掌心，您将再也看不到我了。当时，离开父皇和夫君令我极为惆怅。感谢上天，阿拉丁从凶狠的巫师那里把我救走，我在他的保护下，就能安稳地过一生了。”然后公主又把历险的过程娓娓道来：怎样受到巫师的蒙骗，把旧灯与新灯交换，怎样命令侍女用旧灯跟他换了新灯，怎样试图以交换神灯来说明他的蠢笨等等，然后又说：“然而做完这些事的次日，我、侍女、还有整座殿宇都被运到了非洲。我在外邦非常不适，生活极端痛苦。终于等到我夫君跑到那儿去，我们重逢之后才设计出妙计。我恐怕会惨遭巫师的凌辱，要不是阿拉丁适时去搭救的话。”然后公主又讲起了如何让巫师饮药酒的过程，最终说：“夫君总算带我回家了。但他如何办到这一点的，我毫不知情。但是好歹我们离开非洲回来了。”

等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说完之后，阿拉丁又把他所做的事娓娓道来：如何第二次进屋发现巫师倒在地上像个死尸，如何让公主和侍女远离污秽之地避入里屋，如何取出巫师口袋里的神灯，如何拿匕首杀死他，如何吩咐灯神把殿宇移回原址等等。他最终告诉皇上：“皇上若怀疑我的话的真实性，可以与我一道去察看非洲巫师的尸体。”

皇上于是跟着阿拉丁去检查非洲巫师毙命之处，然后命令抬走尸体，用火焚烧，将骨灰抛于半空。皇上直到此时才幡然醒悟，他使劲抱着阿拉丁，热情地亲他，对他说：“年轻人，请不要怪我！我在混账巫师为非作歹时，差点儿杀掉你。我的年轻人，我觉得你是不会怪我的。由于我觉得痛失爱女比亡国还要难受，因此那时我才那样处置你。你会谅解我这做父亲的对孩子的溺爱之情。”

“陛下，您那么惩罚我，这与国法并不相悖；我也没有因反抗您的旨意而犯法。都是非洲巫师那混蛋策划了这么多的灾祸与苦难。”

阿拉丁的话令皇上松了一口气。便立即吩咐修整城池，大办

酒席，以庆典的礼仪来庆贺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和阿拉丁驸马的安全回归，遣人到各地下达这个旨意。举国上下都按照圣旨，热热闹闹地搞起了庆祝活动，一直延续了三十天。

巫师的亲兄弟

阿拉丁并未将非洲巫师的威胁完全除掉，虽然他复了仇，抢回了公主和殿宇。尽管非洲巫师被焚毁了，骨灰也抛在空中，然而他却有一个法术更高明、性格更凶残的亲哥哥。他也是一个法力无边、通晓多种算命术的大巫师。古语云："一颗豆子可以分成两片豆瓣"，正好可用来形容他们哥俩。他们各居于一处，各使各的歪门邪道，借法术行违背天理之事，可谓是罪恶滔天。非洲巫师弟弟由于作恶多端，被杀死之后，大巫师哥哥某一日却突然思念起兄弟来，为了知道对方的现状，他拿出占卜盘，抚平沙子，敲出小坑，随后进行占卜，他详细钻研了卦象，了解到他要找的人已死掉了。他为这凶讯痛心不已。他又占了一卦来算出弟弟是怎么死的以及死在何处，得出他死在中国，是被一个名叫阿拉丁的青年杀死的。

非洲大巫师了解到内情之后，马上要去为兄弟复仇。他打点好行李，立即启程，一路艰辛，走过平地、原野，穿过沙漠、高地，一直走了数月时间，终于抵达中国首都，杀害他兄弟的人就住在这里。他投宿于一家旅店中的一个小屋子里，在屋内略微休整之后，他步出旅店，到街上闲逛，顺便辨明方位，摸清道路，为完成他的复仇任务做准备。

一日，非洲巫师步入一间在商业区内档次很高的茶楼。楼里到处都是人，有玩牌的，有对弈的，有听别人讲故事的，游乐设施齐备，喧闹非凡。他坐在人群中，倾听着其他人的闲聊。有些人聊起了尼姑法图美的美德，还有她做过的很多神奇的事情。他探听到法图美在郊外荒僻之地居住，整天在修炼的陋室中勤奋修行，一个月只到城里来行医两次。她不仅纯洁、忠诚，还有很大的

法力，给人看病，药到病除。她特别喜欢援救那些鳏寡孤独的穷苦人。

听到大家颂扬法图美的美德，非洲大巫师兴高采烈，心里嘀咕道："我马上就要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了。感谢上天！通过这个老太婆，我不久便能如愿以偿。"他便与闲谈者中的一个攀谈起来："老人家，我适才听到你们在赞美法图美的德行，真是让人敬佩啊，可她到底是什么人？居住在何处？"

"不可思议！"那人惊呼道："在京城里居住的人，有谁不清楚法图美的神妙故事？不幸的人啊！你准是外乡人，因此根本不知道她那无欲无求的操守、诚挚纯洁的品德和勤勉修行的法力。"

"是啊，主人！我是个昨晚刚到的外乡人，所以诧异于这种事迹，盼你把那位尼姑的事情统统跟我说吧，告诉我她住在哪里，我也好去拜见她。我是尘世间的有罪之人，我希望她能拯救我，为我祷告，拿她的善心把我从苦难中超度出来，那可真是获得了最大的幸福啊。"

大巫师的话把老人给打动了，他立刻怜悯起巫师来，把法图美的德行与事迹一古脑儿地全说给巫师听，还对巫师说法图美居于小山上的窑洞里，随即领着他来到郊外，向他指出通往法图美住所的路径。大巫师用甜言蜜语夸奖老人的品行，再三感激他的善心。

大巫师兴高采烈地返回旅店，详细谋划了一番，准备通过法图美为兄弟复仇。次日凌晨，他计划去小山上打探法图美的住所。也是命该如此，那日法图美正好到城里来给人治病。在往城外去的道上，他发现人们聚在一处，熙熙攘攘。他怀着猎奇的心理上前观望，正好看见众人在把法图美围在中间。那些人都是得了病或者身有顽疾的，全都恳请她来治病、祈福。她为了让大家都满意，便一个个地诊断起来，非常忙碌。

大巫师立在一边窥视着途中偶遇的法图美，亦步亦趋地盯着她，一直盯梢到她步入窑洞，然后才胸有成竹地回到旅店。黄

昏时分，他潜出旅店，到一家酒店里饮了一碗酒，然后来到城外，飞速跑到法图美的窑洞门口，他悄无声息地潜入窑洞，发现她仰面躺在席上，于是飞身上床，俯在她身上，然后掏出腰刀，叫醒她。

法图美猛地醒来，发现一个男人俯在她身上，手执一把尖利的腰刀，似乎随时都可能宰掉她。她惊惧不已。大巫师便胁迫她说："告诉你！你要是发出声响或讲话，我就一下子宰了你。你给我起床，听我的命令去行事。"他发誓说，她只须听从他的吩咐，竭力完成他要她干的事，就可以保住性命。然后，大巫师直起身来，使她能够活动自如。

"脱掉你的衣裳给我，再穿上我的衣裳！"

法图美只得脱下衣服，连缠头、面罩和披风都递给了巫师。

大巫师除去自己的衣裳，丢给法图美，然后穿上她的衣服、披风、面罩和缠头，装扮成法图美，接着说："你得去找一些胭脂什么的，给我化化妆，把我脸色抹成像你的脸色那样。"

法图美遵照命令，来到陋室的旮旯里，拿出一个罐子，取出油脂抹在巫师的面孔上，把他的脸色抹成像她的脸色那样，随后在他颈子上又挂了串珠子，又交给他一根手杖拄着，末了她取出镜子来让他看，说道："瞧，你如今长得和我一模一样了。"

在镜中，大巫师发现自己和法图美确实难分彼此了，十分得意。然而在达到目的之后，无耻的他竟然反悔。他找法图美要了一根绳索，随后用暴力抓住她，拿绳索把她勒死了。他将尸体从洞里拉出来，丢进大坑里，随后返回窑洞，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大巫师走出法图美的陋室，急急往城里走，到了阿拉丁的殿宇跟前，立于一面墙下。大家看见他的装扮，还以为他就是法图美，于是围拢过来，有让她为其祷告的，有让她为其看病的。他也摹仿着法图美的举动，做出热情助人的模样，时而抚着这边病人的脑袋帮他治病，时而喃喃地为那边的穷苦人祷告，忙个不停。聚集的人逐渐增多，喧闹声也越来越大，时时传

进阿拉丁的殿宇中。这突发的喧闹声被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听见了,她吩咐侍女:“瞧瞧去,外面发生什么了?”

侍女急忙到外面瞟了瞟,旋即返回公主身边,说:“公主,适才的喧闹声是从外面的人群中传来的,那些人都在恳求尼姑法图美为他们祷告、看病呢。要是你想见见她,我就去把她叫进来,你也能让她为你祷告呢。”

“行,你叫她去吧。老早我就听说过她的法力,一直盼着见见她,请她为我祷告,她的神奇事迹,一向为众人所传颂。”

侍女遵公主旨意,叫来了身穿法图美衣裳的非洲大巫师。他到了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身边,就巧舌如簧地念诵着祈祷的用语为她祈福,兼之他那仙风道骨般的穆然神情,居然当场骗过了所有人。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赶紧站起来欢迎,关切地和他寒暄着,还请他在自己旁边就坐,说道:“尊敬的法图美老奶奶,我此生的一大心愿就是想和你一块住一段时间。我和你在一块,接受你的祈福,不但能接受上天的恩赐,还能依照你的样子去修行,把你的真诚品行和纯洁道德当做榜样,这样就能达到助人为乐的最高宗旨了。”

虽然非洲大巫师的诡计已然得逞,然而他还想得寸进尺,达到其最后目的,于是依旧骗着公主说:“公主呀!老身只是一个潜心修行的不幸的老太婆。我这种人不配在王宫里过舒服的日子,只配在穷乡僻壤之处勤奋修行。”

“法图美老奶奶,我将请你住在一间清幽的小房间里,你可以在屋里独自静修,不用担心有人来打搅你。这么一来,我的宫殿应该比你的陋室适宜你居住吧。”

“那我就听你的了。公主的旨意既是如此,那我就答应了。因为皇帝的孩子说出的话,也就相当于皇帝说的话,是不能抗拒的。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只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喝和歇息,这是我喜欢安静的惯例。我不需要美味佳肴,只要每顿饭有侍女给我

送几张饼，一点水就可以了。”大巫师不想让他的庐山真面目被人发现，所以他着重提出要独自在屋内进餐。这是由于如果和其他人一道吃饭的话，一揭开面罩，别人就会看见他脸上的虬髯，这样的话，他的身份就暴露了，奸计也就实施不了了。

“法图美老奶奶，你不用耽心！”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宽慰他，“我会遵照你的意思去准备所有事情的。眼下我先领你去瞧瞧为你预备的房间。”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领着假扮法图美的大巫师径直来到一间精巧的小耳房，她冲着房间对他说：“法图美老奶奶，这就是我为你预备的小屋子。往后你就独自在此居住，潜心修行，安静调养，颐养天年吧。以后这房间就会以你的名字命名。”

大巫师非常喜欢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那如笃信者一般的真诚举止，特别是她那和善的禀性，因此他再次为她祈福。

住所安置完毕之后，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又领着假扮法图美的巫师去欣赏美丽的宫室，并把他带到最顶端，到达了那镶着玉石的二十四个窗子所在的一览亭，指点着红墙碧瓦的楼宇让他观赏。她志得意满地说：“法图美老奶奶，这里亭台楼榭的安排、搭配还不错吧？你意下如何？”

“对上天发誓，我的孩子啊！这些亭台楼榭的安排、搭配都巧夺天工，真是让人艳羡，我觉得普天之下不会再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殿宇了。可是白玉微瑕，这殿宇之中尚还少一样物品，因此从装饰角度而言，还并非是十全十美的。”

“法图美老奶奶，到底有何缺憾？少什么物品？对我说吧。我认为我们能够补上这个缺憾，使得宫殿在各方面都十全十美。”

“我认为这儿还应该有一个罕见、贵重的神鹰蛋，把它悬于房顶正中，这会令屋宇生辉，令这座宫室变成天下惟一的尘世乐土。”

“神鹰是什么动物啊？到什么地方才能弄到它的蛋？”

“公主呀！神鹰是一种庞大的猛禽，可以攫走骆驼、大象作为

食物。它一般生活在戈府山中。盖这所殿宇的人，他肯定可以弄来神鹰蛋。”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领着假扮法图美的大巫师一面观赏着宫室，一面聊着天，午饭时间不久就来到了，侍女端上饮食，公主邀巫师一道就餐。可他借故推辞。公主亦不能强迫，只好任由他去小房间里歇息，又依照他的要求，派侍女把饮食送进他房内。

那天的傍晚，阿拉丁狩猎回宫，看见了公主，两人互致问候。阿拉丁将公主拥至胸前，热烈地亲她，察觉到她愁眉不展，一反往常喜笑颜开之态，便问她："公主，怎么了？让我知道你何以忧愁？"

"没事。"公主答道，"但我觉得我们的宫室仍然有白玉微瑕之处。我的眼睛阿拉丁呀！如果我们房顶正中间再悬上一个神鹰蛋的话，那这座殿宇可真称得上是世界之最了。"

"你就是为了这么一点芝麻绿豆大的事情而难过吗？我觉得办这事太简单了。你不用再苦闷了，尽管舒心、愉快地过日子吧。往后不管你想要什么，跟我说一声就成了，你的要求我都能为你实现。"

阿拉丁安慰完公主，便回到自己屋内，拿出神灯擦拭，灯神立刻显现在他跟前。

"你去弄个神鹰蛋来，我要把它作为饰物悬在屋顶正中间。"

阿拉丁的话令灯神陡然发起火来，他以响亮、可怕的声音咆哮着说："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有了我和神灯其余的仆役服侍着，居然还贪得无厌，让我替你弄来我们皇后的蛋，只是为了娱乐、装饰之用！老天在上！你们夫妻俩罪无可赦，得接受残酷的裁决，就算我把你们捻成粉末抛到半空，都难消我这口怨气。可是我也能够不计较此事，因为你们俩并不知情，糊里糊涂，也可算是无辜的。而元凶正是那个混账非洲巫师的亲哥哥。他绞死法图美，穿上她的衣裳饰物，假扮成她，冒充潜入你家里，想

找机会刺杀你，他这么做是要为他弟弟复仇。他撺掇你老婆，因此你才会来找我弄神鹰蛋。”灯神道清前因后果，便猛地消失了。

灯神的咆哮与肺腑之言，令阿拉丁头昏眼花，浑身抽搐，直打哆嗦，然而他竭力压抑着畏惧的情绪，逐渐冷静了。他晓得法图美的医术高明，便假装脑袋疼痛去找公主。

看到夫君双手捂着头叫唤，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就询问他为何叫唤。阿拉丁说：“不知何故，我头痛欲裂。”她听丈夫说脑袋痛，就派侍女去叫法图美来看病。阿拉丁问：“法图美是什么人？”公主于是原原本本地向丈夫叙述法图美的神奇医术，还有将其请入宫室住下的事情。随后，侍女领来了假扮成法图美的大巫师。阿拉丁假装一无所知，马上立起来欢迎，像对待真正的法图美那样尊重他、向他致意，还亲着他的衣袖，以示诚挚的敬爱，同时恳切地祈求他：“法图美老奶奶！我的脑袋疼得快要炸了，你发发善心，帮我祷告、医治吧。我晓得你很会把脉，你看过的病立刻就会好。”

阿拉丁这真诚的赞美正中非洲大巫师的下怀，令他感到顺利得有点难以置信。因此他做出法图美的举动，左手摸着阿拉丁的头，给他祷告治疗，而右手则悄悄探入袍内抽出别在腰上的腰刀，想伺机捅死他。

阿拉丁心中甚为明了，他不动声色地默默凝视着大巫师的举动，在他准备拔出腰刀时，抢先出手，迅雷不及掩耳地扣住巫师的手腕，抢过腰刀，一下子捅入大巫师的心房，大巫师立时毙命。

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目睹着丈夫的行为，大惊失色，怒吼道：“她是一位有着崇高声望的圣洁尼姑，她究竟有何罪过，你居然如此凶残地杀死她？法图美尼姑和善忠诚，法术闻名遐迩，人们都敬爱、崇拜她；你竟然杀了她，就不畏惧天谴之灾吗？”

阿拉丁说：“没有，我没有杀死法图美尼姑。我把杀害法图美尼姑的歹徒给杀了。他就是那个施法术将你和我们的殿宇全移

到非洲去的巫师的兄弟。这个可恶的混蛋跑到我们这儿，谋划了毒计，先害死法图美尼姑，然后假扮成她，效仿她的举止骗得人们信任，还千方百计地伺机刺杀我，来为他弟弟复仇。而且，他还怂恿你找我索取神鹰蛋，因为这一招可以害死我。要是你对我所说的事情还有疑虑，那就到这边来端详一下这个被我干掉的人吧。”说完，阿拉丁一把拽掉这个摩尔人的面罩。

看见一个长着虬髯的不认识的男子卧倒在地，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不由得吓了一跳，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个中缘由，她对阿拉丁说：“我的爱人！我又一次差点儿置你于死地。”

“可爱的公主，不要伤心，没关系的。我对着你这两只美丽深情的眸子起誓！只要是你的所作所为，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我均愿意接受。”

听见阿拉丁如此宽慰的话语，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大为感动，她高兴地用力将他拥入怀中，一边亲吻，一边对他说：“我的爱人，我之所以引起这可怕的灾祸，都是由于我深深地爱着你却不清楚此事的真相，我懊丧万分。但是你勇敢面临灾祸，把它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一点儿都不怪我，你的宽广胸襟令我太感动了。今后我会更珍视我们的爱。”

阿拉丁也被公主的话给深深打动了，他也用力将她拥入怀中，不断地亲她。两人彼此珍爱对方，更加明瞭了对方的深情，这爱也愈发坚如磐石，两人终于成为可以相濡以沫、厮守终生的伴侣了。

此时皇上驾临探望公主，他忽然来到阿拉丁两口子跟前。两人详细地告诉他刚刚结束的灾祸，还让他去察看摩尔人的尸首。

皇上了解到灾祸的前因后果，又察看了摩尔人的尸首，心中依然觉得有些后怕，于是依照上一回处理非洲巫师的方式，将这摩尔人的尸首焚烧掉，还将骨灰抛到半空中。

阿拉丁力克两名劲敌，将非洲巫师兄弟的奸计全都破坏了，自己也化险为夷，自此与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过上了平静、美

满的日子。皇帝于数年之后驾崩，阿拉丁和巴迪鲁勒·布多鲁公主袭位，成为了皇帝与皇后。他们处事公平，治理国政，万民都热爱、崇敬他们。在阿拉丁的统治下，人民的生活幸福安康、平安喜乐。阿拉丁和巴迪鲁勒·布多鲁夫妇之间情深意笃，一直到年老谢世。

乌木马的故事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有权有势的国王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王子潇洒俊俏得如同满月；公主们则艳丽无匹，具有绝世姿容，十分动人。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国王坐在宝座上，正处理着国事，这时，三个智者要求拜见他。其中的一个人手持着金制的乌鸦，另一个提的是铜制的喇叭，最后一个带来了乌木马。发现这一切后，国王问：“这都是些啥呢？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持有金乌鸦的人回复说：“这只乌鸦是金子做的，它每个时辰都会拍翅鸣叫着报时，白天和夜里都不间断。”拿着铜喇叭的人也跟着说：“在城门底下，把这支铜喇叭安置好，它就像警卫一样，会在敌军进攻时报警，敌军也自然难逃罗网。”带来乌木马的人最后说：“大王，骑上这匹乌木马的人想去什么地方，它都能立刻带他飞过去。”

听罢智者们的回答，国王说：“既然是这样，在封赏之前我要先试用一下。”因此，他使用了金乌鸦，发现它的功用正好与他主人的介绍合拍；然后，在用过铜喇叭之后，他发现它也同主人的介绍别无二致。国王试用过之后，龙颜大悦，问持有金乌鸦和铜喇叭的人：“你们想要什么奖赏？坦白对我讲！”

“只求大王能将公主许配于我俩。”

对于他们的请求，国王点头应允，真的赏了公主们给他俩做老婆。这时，带来乌木马的人走上来跪下，亲吻着土地说：“如同奖赏我的朋友那样，请大王也奖赏我。”

“我要先试用你的木马。”

这时，在一旁的王子便毛遂自荐，他告诉国王：“父王，就让我骑上这木马做个试验，等返回时，我会向父王汇报一切。”

"儿子呀,你可以去骑,倘若你乐意这样做的话。"

王子见国王点了头,就抬腿上了乌木马,他把身子晃来晃去,木马却纹丝不动。他叫了起来:"智者呀!你吹了牛,你说人只要骑了它,它就会飞起来,但是它却纹丝不动!"

听见王子发出了疑问,智者快步上前,马的身体上有一颗凸出的钉子,他指点着它说:"抓住它。"王子就把钉子抓住了,木马立刻晃动着带他高飞,一刻不停,直入苍穹。大地已消失不见了,他害怕极了,手足无措,对于自己轻率地去试用木马,他追悔莫及。他喃喃自语着:"这智者分明是怀着歹心来陷害我!无计可施,只盼伟大的安拉来拯救了。"

他对着马的身体上下端详,认真查找,最后,马的肩膀下的按钮映入了他的眼中,它左右各一,凸出如同公鸡的头。他自忖道:"没有什么别的了,只有这两个按钮凸现出来。"因此,他将右边的按钮一握,木马的速度加快,向更高处飞去,他慌忙松开了手。然后,他又试图去握左边的按钮,一抓住它,木马便缓缓减了速,一点点地降了下去,这让他感到很意外,他终于无生命之虞了。

王子在这可怕的试飞中将木马的用处摸得一清二楚,他欣然不已,满怀愉悦,对于安拉将他从险境中拯救出来,使他免遭杀身之祸,他心怀感激。但是,要想在地面上降落,还需花费大量时间,因为木马刚才飞得过于迅速、过于高了,它已经飞得太远了。所以,在木马下落的同时,他试着转动木马的头,一会儿朝上飞,一会儿朝下落,运转自如,随心所欲。最终,在试用过之后,大地近在眼前,他定睛一瞧,这个地方是他从来没涉足过的:长草蔓生,绿树环抱,流水潺潺,一座气势宏大的城池显现在一望无垠的原野上。这一幕映入他的眼帘,他不禁开口赞道:"啊!这座城池姓什名谁?我倘若能晓得它的名字,那该多么惬意!"

此时已是日暮时分,暮色四垂,在雾霭中,他骑着木马在城外绕行,上下端详并自忖着:"最适宜的办法就是到城里借住一

宿。熬过这个晚上，等到明天早晨，我骑马飞回去，向父王汇报我的所见所闻。”因此，他留了心，要找个地方临时休息一下，这地方得能保护好自己和木马不被旁人发现。正在这时，一座宫殿进入他的视野，它位于城中心，巍然屹立，又高又宽的护墙固若金汤，气象庄严地在它的四周耸立。“这可真是个合适的处所！”他赞美的同时转动了按钮，缓缓地，在那所宫殿的平屋顶上，木马落了下来。

从马上跃下后，王子赞美着安拉，接着，他环视着木马；目不转睛地自忖：“凭安拉起誓，只有聪慧绝伦的智者才造得出这木马；我会对这位智者敬若上宾，厚厚封赏，只要安拉保佑我长命百岁，安全返乡，重见父王和母后，共叙别情。”

在宫殿顶上，王子饥渴难耐，自打他上了马离开家，他滴水未进，粒米未尝。他安心等候到人们纷纷入了眠才喃喃自语：“这宫殿奢华宏大，肯定不会没有饭食的。”因此，将木马丢下之后，他开始了对饭食的寻找。找到了楼梯后，他拾级而下，嵌有云母的院落出现在他眼前。看到这别具一格的庭院、华丽无匹的摆设，他咋舌不已。但是，这房间里并无人烟，一片沉寂，对此，他不知如何是好，他眼含惧意，四下打量，对于哪个地方才有饭食，他全无概念。他喃喃自语：“拉倒吧，到房顶上去，同木马歇在一块，等到明天早上坐着木马返回，这才是万全之策。”这时，他正在暗自筹划，要返回房顶，突然，一缕光线出现了，它明明灭灭，朝他的立足之处飘过来了。定睛一瞧，他发觉在一群侍女的环绕下，一位风华绝代、美如满月的丽人正走过来。

原来，这位具有稀世姿容的少女是公主，国王对她爱若珍宝。国王对她是百依百顺，为了逗她开心，专门修了座行宫给她。所以，一有劳累之意，抑或是郁郁不乐，为了排解愁绪，公主就会在仆佣的陪同下入住行宫，少则一两日，多则几天。这一夜，同往常一样，她率侍女和女官到宫里来了，她们寻欢作乐，一个男佣带着剑做护卫。

在行宫里，她们七手八脚地行动了，将香炉点燃后一同嬉戏。正在此时，趁着人们正尽情玩耍、开怀嬉戏，王子猛然出击，他打昏了男佣，把宝剑劈手夺过，在公主身边的侍女和女官后面，他穷追不舍，她们四处逃窜，局面顿时大乱。惟有公主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她说："你是不是在昨天向我求婚，但遭到了父王婉拒的王子呢。父王对我讲，你丑陋不堪；凭安拉起誓，要是这样的话，显而易见是父王说了谎！"

原来，印度王子早些时候向公主求婚，可是国王不同意，原因是他丑陋不堪，因此，公主在这一突发事件发生时产生了怀疑，以为王子就是那个印度王子，曾向她求婚却未获允许。正在这时，旁边的一个侍女说："公主，他不是那个求婚者。这个人相貌英俊，而那一个则奇丑无比。实话告诉你吧，那个向你求婚又未获应允的人充其量只配与他为仆。公主，睁大眼睛看一看，这个一表人才的少年显然不是等闲之辈。"

说完，侍女走向那被打翻在地的男佣，把他从昏迷中叫醒。醒来后，男仆惊恐万状，他一跃而起，四处寻找着宝剑。侍女告诉他："现在，那个打昏了你并夺走宝剑的人和公主在一块，他们正在交谈呢。"本来，他的责任就是听命于国王，保护公主的安全，避免她遭遇不测。所以，他听到侍女所言，快步跑到大厅里去了，果不其然，公主和王子挨坐在一起，正在交谈。他在王子的跟前停下问："你究竟是人，是仙？"

"你这杀千刀的奴仆！用鬼呀仙呀的称呼波斯王子，你胆子不小呀！我杀掉你！"说罢，他把宝剑挥舞着，"国王已经同意把公主给我为妻，我已是附马了。"

"我的主人！要是这么说，那么万全之策就是你同我们的公主结为连理，因为你是人类，又是位太子嘛。"

男仆仓惶逃离了行宫，他一把拉下衣裳，把土洒到头顶上，嚎啕痛哭，惊声尖叫，回到王宫里找国王去了。这哭声和叫声一传入耳，国王便恐惧万分地问："发生了什么？我被你搞得惊慌不

已，立刻告诉我，简明扼要地说出来。”

“大王，救救公主吧！她遭到了鬼怪的纠缠，它假扮人类，还顶着王子的名！陛下抓紧时间赶他走吧。”

国王将男仆所言听入耳中，不由得极为震怒，动了杀心，他大吼：“奴婢！你竟然粗心成这个样子，连鬼怪都有胆子纠缠公主了！”因此，他跌跌撞撞地到行宫里来了，他发现，侍女和女官们依照次序站好，因此，他便向她们询问道：“公主的情况如何？”

“禀告大王，我们给公主做着伴儿，一块儿来到行宫，突然，那位年轻人悄没声息地出现了，追逐着我们，他生得满月一样；他将光芒闪动的利剑握在手中，不过，他的俊俏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质问他意欲何为，他却编造谎话，说公主已经被大王许给了他。我们对他只是知道个皮毛，他是人、是仙，我们无法分辨。但是，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也没有干什么卑污的事儿。”

国王听到侍女们所言，总算不再怒气勃发了。接着，他发现王子和公主并排坐着，亲亲热热地聊着天儿，定睛一瞧，果不其然，他人品俊俏，面如银盘，风姿动人。但是，因为要保证公主的安全，他产生了恼怒之心，无法按捺，终于抛开顾虑，拔出利刃，闯入大厅，如同妖怪一般，要同王子格斗。发现这一幕，王子急忙问公主道：“这位就是你的父亲？”

“是呀，他便是父王。”

王子挺身而出，手握利刃，狂吼一声，恰似半空中响起焦雷，他出言恫吓，要对国王加以利刃。在对手的嚣张气焰下，国王明白了，这年轻人的健壮勇猛更甚于己，他迫于形势，只能暂时收敛，悄悄地收剑入鞘，换上副和气的表情，向王子走过来说：“这位青年，你到底是人，是仙？”

“倘若我不为维护你和公主的地位着想，我早就让你受伤了。我是波斯王子，你竟敢问我是人还是仙？我的父王、波斯的国王有权有势，他能大兵压境，将你的国土夷为平地，让它彻底消失，只要他乐意这么做。”

国王听了王子的一番话，不禁手足无措、大惊失色地说：“听你的意思，你是个王子，但是你又怎么会在没得到我的允许的情况下私闯禁宫？还撒谎，说什么公主已被我许给你了？你得知道这一点：我可是杀了不少向公主求婚的王侯和贵族呢。又有哪一个敢说你不会被我杀掉？只要我发令，我的仆人会马上进来，把你宰掉，你倒是说说有哪一个人能救得了你？”

“你让我最感到诧异、最无法理解之处，就是你所知甚少，没有远见。难道你给女儿挑的丈夫会比我更出色？让我来问你，你这一生可曾见过比我更有力、更勇猛、更落落大方、更有权有势的人物？”

“不，以安拉起誓，我一生从来没看见过你这种人。但是，你应该托媒，按规矩来求婚，倘若你要娶妻的话，我倒是会答应，让女儿同你成婚；但是你鬼鬼祟祟，想在没有名份的情况下就把我的女儿带走，那不是对我的污辱，要玷污我的门庭吗？”

“你刚才所说的很在理。但是，倘若你下了令，要你的仆人和部下来把我杀掉，就如同你刚才吹嘘的那样，那么倒是会污辱你了，同时，也让人为此对你起了疑心。我如今想了个主意，只求你能应允。”

“是什么主意？说来听听！”

“我的主意是，你现在来同我单打独斗；把对方干掉的那一个可以成为王。要么，你今天晚上先从这儿走开；到明天再来同我决斗，把你所有的军队和奴仆都带来，我们好比出个胜负。你能调动的军队数量是多少？说来听一听吧！”

“只算部队人员，不算仆人就有四万人呢。”

“那好，你明天一大早就把全部的部下带来对他们说：我把同所有的军士打斗作为条件来向公主求婚；告诉他们，我夸下了海口，说我可以把他们打败，可他们却对我无可奈何。接着，你就让我们双方决斗吧，倘若我被他们给杀掉了，那就什么也别说了，你可以使你的宫闱秘事继续得以保存；倘若我令他们一败涂

地的话,我这种人才难道不是做附马的上上人选吗。”

王子口若悬河,吹嘘与恐吓兼而有之。国王听罢,对他的所言有所肯定,因此便大大方方的就坐,同他闲聊,接着又命令手下,让他们告知宰相号令文武百官,汇集所有军队,装扮齐备,厉兵秣马,以便同王子决斗。

国王同王子一谈而倾心,他听了王子所言,对他的言谈举止很是喜爱。两个人谈得投机,不经意间已到了早晨,国王准备回宫了,他下了令,让军队整顿好同王子决斗。这时,他挑出了匹好马借给王子,同时配好最优质的马具,以便让王子决斗时骑。王子不要,他说:“大王,我先不骑马,且让我去军队里瞧一瞧他们的情况吧。”

“要是想瞧的话就去瞧好了。”

国王带着王子,一同来到三军之中,以便让他了解情况,熟知军队的人数,接着宣称:“部下们,现在有个年轻的王子,他要向公主求婚,依我看,他风流俊俏,有胆有识,手段高强。他已经有言在先,他要孤身一人制服你们,他觉得你们算不了什么,就算是你们数量庞大。他既然已夸下海口,你们在决斗时可要留心,将他斩于马下好了。”然后,国王又对王子说:“我的孩子,决斗的时辰已到,怎么办你自己瞧吧,去向他们展现你的手段好了。”

“大王,如此行事不免有失公平;在他们有坐骑的同时我却徒步,我如何能与他们对抗呀?”

“我已为你备好一匹战马,你却没有骑用的意思。算了,你想用哪匹马就用那匹吧。”

“我对你所有的马都不屑一顾,只有我自己的马,我才乐意使用。”

“你的马在什么地方?”

“放在你的行宫了。”

“放在行宫中的何处呢?”

“行宫的房顶。”

“房顶！你就要露出马脚了。该杀的人！马怎么上得了房顶？你的假面具和荒唐之处快要尽显无疑了。”

国子诧异极了，他转头面向侍卫命令着：“你们进宫看看，要是有什么玩意儿在房顶上，就马上把它带给我。”这时，大家备感诧异，你看我，我看你，窃窃私语：“楼梯那样高，马怎么下得来呀？这种奇谈怪论真是没听到过！”

听到国王的指示，侍卫马上来到了行宫的房顶之上，果不其然，一匹好马就在那儿，它形态俊美，极有气势。他们走到近处，认真检查后才看出来，它是象牙和乌木所造，他们于是忍俊不禁地说：“那个家伙提到的马就是这一匹了。没准儿他是神经错乱了吧！事情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走着瞧吧，也许他会有不凡之处，这倒也是说不准的事。”因此，他们万般谨慎地把马抬了起来，由房顶一直抬到城的外面，小心地在国王跟前放下了它。大家前来围观，诧异之极。不但是大家对这匹马的雄伟身姿和新颖漂亮的马具啧啧称奇，国王自己瞧着它，也是爱不释手呢。他问：“孩子，这是不是你的马呀？”

“对，陛下，不久之后，你就能知道它的用途了。”

“你来骑好了，它本来就是你的马。”

“我不会骑上它的，如果你的士兵不肯避得远一些的话。”

国王吩咐下去，要王子四周的兵士撤离到一箭开外，王子于是便乐意从命了：“大王，我这会儿要上马了。我打算同你的部下开战，他们肯定会大惊失色，四处逃散，逃之夭夭了。”

“行啊，你要怎样就怎样。你要清楚，我的部下不会手下留情，你可不要退缩啊。”

王子气度从容，骑上了乌木马，勒着马头要进攻了。国王的军队在此时也陈兵阵前，以便对敌。人们窃窃私语着，有的说：“我们等这家伙一进来就把他斩于马下。”有的说：“做孽啊！这个年轻人玉树临风，要杀掉他可怎么下得了手啊？”有的说：“以安

拉起誓，我们大家不历尽千辛万苦绝对战胜不了他。他若不是个人才，不聪明绝顶、胆识过人，他也就不会这样夸下海口了。”

王子在马上端端正正地坐好，在万众瞩目之中，他把上升的按钮按动了，木马开始晃动起来，它的肚子不多时便被空气填满了，于是，它向天空飞去，直插入云霄。发现王子骑着马上了天，国王震惊万分，面色如土，他狂吼道：“把他抓起来，这杀千刀的东西！把他抓起来，不要让他先行动了。”

看到这一幕，宰相和其他大臣们也摸不着头脑，只能先让国王宽宽心，于是便说：“大王，在这个世界上，人怎么能和鸟儿相比？显而易见，这个人是个大魔法师。在安拉的庇护下，主公幸运地安度难关；赞美安拉，保佑主公没有被那个家伙所害。”

国王看到王子的所作所为，郁郁难欢，他回到宫中，将赛场上的一幕讲给公主听。他这才发现，因为同王子分开了，公主由于忧郁和烦闷，已经抑郁成疾，卧病在床，针石难医了。国王担忧不已，他把女儿拥入怀中，在她的额头上轻吻着说：“女儿！安拉保佑，我们没有被那个魔法师陷害，我们来赞颂他吧。”他把王子驾着马飞上天的一幕对女儿讲了一遍又一遍，可是，她充耳不闻，只是唉声叹气，流泪不止，并自忖道：“凭安拉起誓，我就此不进饮食了！我和他不能再度重逢的话就不再进食了。”国王忧心忡忡，可是，他总是对她好言相劝，把苦闷一直埋藏在心头；而她对王子的思念和爱意却在他的劝说下与日俱增。

王子骑上了马，飞到高空之中，逃离了险境；但是，他依旧无法忘记公主，他依旧留有一丁点信心和安慰。这是因为在闲谈之中，他已从国王处了解到了公主和国王的名字，他是萨奈奥姆的国王，他了解了这些便心情轻松了，放心地加快速度，一路返回波斯。来到都城后，他在天空中兜着圈儿，随后便在王宫的屋顶上落下了，他下了马就赶快进入内宫，拜见国王。他发现，因为同他分开了，国王正在烦闷和痛苦呢。

发现王子后，国王马上站了起来，一把将他抱住，无比温存，

他神情愉悦,大喜过望。王子在父子俩重逢后便询问国王,那个造出了乌木马的智者怎么样了。国王便说:“儿啊,那是个下贱东西,希望他这一生没有好日子可过;就是因为他,我们父子俩才四散分离,我把他关了起来。”

在国王跟前,王子为智者求情,请求将他赦免。终于,国王将他开释,厚赏于他,对他尊敬有加;但是,国王却不愿意依照前约,将公主许给他为妻,他因此怀恨在心,同时加倍悔恨自己将驾驭木马的诀窍传授给了他人,然而,在人屋檐下,却又不得不低头。国王又告诉王子:“儿啊,你这次历经了艰险,日后不要再骑这木马了,要不你会难以免除祸事呀,因为对这木马的实在情况,你是不甚了解的。”王子于是告诉了国王,他如何在萨奈奥姆同公主相遇,还有他是如何同国王倾谈和勾心斗角的;国王说道:“那国王若是起了杀你之心,他早就会把你干掉了,这只是你的死期未到而已。”

对于萨奈奥姆国国王之女,王子一直思念不已,无法萦怀,那渴求的心情按捺不下。因此,他悄没声息地来到了房顶上,骑上乌木马后便将起飞的按钮拧开,飞入天空去找公主了。

国王在第二天的早上不见王子的影踪,惊慌失措地赶快去房顶寻觅。发现乌木马踪影全无之后,他顿时明白王子是驾马离开了,于是心中的凄苦顿生,后悔不迭,只想着为什么没把木马藏好,他喃喃自语:“凭安拉起誓,我等儿子再次返回后,一定要藏妥这木马,不再给他骑走,弄得我担忧他的安全。”说完,他沮丧万端,哀叹不止,抽噎不停。

在天空中,王子驾驭着木马继续前行,直到到达萨奈奥姆国他第一次落地之处才停了下来,他下了马,轻手轻脚地走到公主嬉戏的厅堂中,四处逡巡,却发现一片寂然,并无人迹;不见公主踪影,连侍女和女官以及她的贴身护卫也消失不见了。他大惊失色,倍感失落。因此,他试探着、寻觅着,在宫殿里兜着圈子,终于,他发现了公主的寝宫,而她正重病在床,侍女和女官们在床

边服侍。他抛开顾虑，硬闯了进来，向她们问好。他的声音一传入耳中，公主就强撑起身子，向他致敬。他连忙叫道：“啊！我的可人儿！你可让我这些日子孤单坏了。”

“不，是你让我孤单坏了。”

“公主，在你看来，我同国王闹的矛盾和他对付我的手段是怎么样的呢？说实话，倘若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肯定干掉他，以示儆尤。但是，我对他尊敬有加，这全是因为你。”

“为什么你不管不顾地离开我？我失去了你又怎么会开心地生活？”

“你乐意听从我的吩咐吗？”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一定全部服从，不会拂你的意，你说什么都行。”

“那好，跟我到我的故乡去好了。”

“行啊，我十分乐意。”

听到公主这样回答，王子大喜过望，笑容满面，他把她的手一拉便指天立誓，然后，他把她带到了房顶上，一骑上木马，让她在自己的前面坐好，把起飞的按钮旋动，一同飞入高空。这时，侍女和女官们手足无措，一窝蜂地奔入了宫中，通报了一切。听到公主已经离开，国王和王后慌慌张张地从宫中出来观望。发现王子和公主骑在乌木马上，正穿行在空中，他们张惶失措，不禁乞求起来：“王子哟！瞧在安拉的份儿上，怜悯一下我和我的老妻，不要把我们的女儿带走呀。”

王子不管不顾地把公主带走了。他在半路上起了疑心，不知公主是不是有离愁别绪和后悔之心，不想同父母分离，因此，他问道：“是不是你不想和双亲分散，想让我送你返回？”

“我的主人，凭安拉起誓，我不想返回；我只求同你在一起，永世都如此。”

听见公主这样坚决地回复他，王子既高兴又感到宽慰，他把飞行的速度降了下来，让木马慢慢地前进，以此来表示对她的关

怀，不让她为害怕和劳累所困扰。他们在返回的路上经过一个地方，那里长草蔓生，流水潺潺，于是他们就降落，在那儿休憩和饮食。然后，为了不出现不测，他用布条把公主捆好，小心防备，接着就再度飞了起来，心情愉悦地直奔都城。这时，他笑逐颜开，觉得已经大功告成，所以没有径直回到城中，却在郊外的御花园里降了下来，国王时常会来这儿散心畅游，他有意要向公主展示一下国王的权威，让她晓得比起她的父亲来，他的父亲更加有权有势，气度恢宏，他让公主进了门后便说："你先在此处稍事停留，我先到城里去，和父王相见之后，把宫殿给你收拾好，专程叫人迎你进城，也好让你瞧瞧我们的气势。"

公主听了王子的一席话便满心高兴地说："行啊，你想怎样都可以。"她觉得，如果照此办理，她被迎接和欢迎的方式就会气势宏大，也很配得上自己的地位。

把公主丢下之后，王子马不停蹄地进了城，到宫中去拜见父王。发现王子安全地返回，国王笑容满面，大喜过望，赶快过来欢迎他。王子说："父王，我对你提到过的那位国王之女，如今已被我领来了。我权且让她在郊外的御花园中歇息；我这会儿来告知父王，好让你将仪式准备妥当，把她接进城来观看国王的气势和礼仪。"

"很好，为迎接她去做准备吧。"国王点头应允，马上便传令下去，让平民把全城洒扫干净，装点起来，文武百官、各级兵吏装备齐整，做好准备，前去迎接公主。王子也郑重其事，忙个不停，把宫中多年贮藏的财宝找出来，有首饰、珍珠、宝物、金银玉器等，还有各色奢华绮丽的装饰品，五颜六色的各类绸缎，将一座宫殿装点完毕以供公主居住；此外，他挑选各国女郎，任用印度人、希腊人、埃塞俄比亚人做侍女和女官。他打点好一切之后便急忙走出城来，到御花园中来接公主。

来到御花园中，他赶到了公主暂时憩息的屋宇之中，却发现她踪影全无；去找乌木马时，又发现它也失了踪。他大惊失色，极

度沮丧，愤怒地给了自己一顿耳光，把衣裳都扯破了，在园子里茫然失措地兜着圈子。他过了很长时间才渐渐清醒了起来，喃喃自语着："她怎么可能晓得木马的奥妙，我从没对她讲过呀？没准儿在不经意之间，那个制造乌木马的智者发现了她，把她连同木马都弄走了，以此来复仇。"因此，他召集了园丁询问情况："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人进了花园？""倒是没有瞧见其他人，"园丁答道："只有那位智者因为收集标本，进入了花园。"听了园丁一席话，他的想法被证实了，把公主带走的正是那个智者。

说来也巧。那个造了乌木马的智者，在王子在花园中安排好公主、返回城中之后也来到了御花园里，收集着标本，忽然，一缕麝香的香气扑鼻而入，它发自公主的身上。循着香气，他向前寻觅，在屋门口，那匹他亲自打造的乌木马映入他的眼帘。他喜出望外，兴高采烈；因为他在木马被骑走后很是难过和沮丧。他慌忙上前，经过认真检验后确认，它的零件完好无损。他本想马上上马，逃之夭夭，但是，他突然踟蹰起来，暗忖道："我一定要看看王子带来了什么。"因此，他将木马丢在一旁，冲进了房间里，发现里面有个姑娘，艳丽得就像天空中的骄阳。一瞧便知，她不是等闲人物，他料定是王子让她在这里暂且休息，随即便要把她迎入城中。因此，他心生一计，赶快走上前来跪下，吻着土地。公主定睛一瞧，此人相貌丑陋，望之令人生厌，于是就问："你是哪一个呢？"

"公主，我是王子派来迎接你的仆人，要带你去城里，去离这不远的那座花园。"

"王子他人呢？"

"他还同国王在一起，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大张旗鼓来迎接你了。"

"啊！莫非王子除了派你就再也派不出其他手下了吗？"

智者放声大笑着说："公主，不要让我的丑蒙蔽了你。倘若你只看外表可就大错特错了。你肯定会对我大加褒扬，倘若你对我

的认识像王子对我的认识一样多的话。他别有深意地让我来这里迎接你，就是因为我丑；要不然，在他的宫中，奴婢和侍者人数众多，难以计数呢。”公主被他的言谈所感动；她完全相信了，并不疑心，马上起来把手给了他说：“大叔，我们如何前往呢？你有没有牵来供我坐骑的牲畜？”

“公主，那匹乌木马刚才把你带了过来，这会儿你还是可以骑它呀。”

“可我无法自己操纵它！”

智者偷偷一乐，晓得诡计已经得逞，他已经制服了她，便说：“来呀！我为你驾驭它。”因此，他坐上了乌木马，公主在后，他把她牢牢用布条捆住，又将起飞的按钮拧开，空气立刻填满了马的肚子，它晃动着飞上了天，不断地前行着。公主对他的阴谋一无所知，她等到他们飞入云霄，地面已经消失无踪后才问：“嗨！你声称自己是王子派来迎接我的，可是王子他人呢？”

“王子这个东西肮脏可鄙，但愿安拉使他变得丑陋。”

“你这个杀千刀的奴仆！你怎么敢把主人的吩咐抛到一边？”

“他哪里是我的主人。你可晓得我是哪一个？”

“我对你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是知道你刚才对我所言的那些罢了。”

“刚才我是扯谎来蒙你呢。我曾因为我们胯下的这匹马而痛悔终生，这是因为我动手制成了这匹马，但是王子却夺走了它。如今，我抢回了它，同时也抢到了你；趁这个机会，我能报复他了，让他的心火烧火燎，就像我的一样；他从此是别想再拥有这木马了。你就安安心心地快活一下好了！我会比王子更加悉心地照料你，会对你更加好呢。”

“祸事临头呀！我无法在父母面前尽孝，却又半路上和情人劳燕分飞！”公主抽打着自己的耳光，嚎啕大哭。

智者把乌木马驾驭着飞入希腊的国土，在一片丛林密布、处处河渠的平原上，他们降了下来。此地离城市的距离不长；在那

一天，希腊国王刚好带着手下出门，嬉戏打猎，由此地经过。智者、公主及乌木马一映入他的眼帘，他便下令，要手下把他们抓起来。智者没加提防，被抓获了，他同公主一块被带到了国王那里。发现他非常丑陋，而公主却姿容绝丽后，国王便发问了："小姐，你是这个老家伙的什么人？""她是我老婆！"没等公主回答，智者便抢先开了口。公主当众反驳了他："不，大王，凭安拉起誓，他不是我的男人，我与他素不相识；他威逼我，将我蒙骗到此地。"

国王听罢公主的申诉，便吩咐手下动手。手下七手八脚地将智者按倒，饱以老拳，差点儿让他一命呜呼。接着国王下了令，将他关入监狱，着意看管，自己带上乌木马和公主回到宫里去了，但是，对于这木马的用处，他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使用它的诀窍。

王子在公主不见了以后满腹哀怨，准备去寻觅她。因此，他穿上旅行服，将路上用得着的钱财和物品携带好，将满心的痛苦和沮丧强压下去，踏上漫漫长路。他不惮辛劳，走遍无数乡村和城市，探听着公主的消息。在路途中，他每到一处就询问乌木马的事儿。听到乌木马的事情，大家全都诧异莫名，无人肯信。可是，他并不垂头丧气，继续前行，一定要达到目的。在悠长的岁月中，他殚精竭虑，捱过各种辛苦，不停打探，但终无任何线索。他又进入了萨奈奥姆国打探，但是不光公主没有下落，因为公主不见了，国王也郁郁不乐，他因此倒更加心痛不已了。他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断然离开萨奈奥姆，进入希腊境内询问公主和乌木马的消息，准备不撞南墙不回头了。

在小客栈中，他暂住下来，一群商人正坐在一块儿谈天说地，他发现这一幕后便挨着他们坐了，只听见有个人开口说："你们听着，我遇到了一桩奇事。"

"什么事呢？对我们说说。"剩下的人们问道。

"从都城经过的时候，我从那儿的人那里听到一桩奇谈怪论，就是国王在某天带着手下，出外打猎，到了城外的丛林边，看

见了一个老家伙，他丑陋不堪，还带着位风姿绰约的少女，另有一匹乌木马，样子精美，机关巧妙。”

“国王怎么做了呢？”

“国王传令，让手下把老家伙抓起来，又询问那位少女。老家伙骗国王说，自己是少女的男人，但是，那少女当场拒绝，不承认是他的妻子。国王下令，让手下暴打了老家伙并押入牢中。不过，我不太了解那位少女和乌木马被如何处置了。”

王子听罢商人的一席话，便走上前来，虚心地同他攀谈，从他那里，他把国王的名字和到都城去的路都探听清楚了。了解完毕后，他立刻心情好转，满怀愉悦，心里的压抑消失无踪；这一夜，他安心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王子出发前行，脚步不停地直奔京城。但是，城门的守卫在他进城时把他拦下了，要押他到宫中，由国王来审问，他要说出原籍、职业以及为什么来到都城。希腊的惯例向来如此，一定要询问过旅人并记录在案后；他们才能暂留在城里。王子那一天到达都城时天色已晚，国王下朝了，例行的暂住程序无法办理。城门的守卫在无奈之下只能把他领入牢中，权且羁押一晚。监狱守卫觉得让他身陷囹圄于心不忍，因为他确实是风流俊俏、风度翩翩，于是便优待他，要他和他们一起在狱门外就坐，一起享用饮食。食毕，大伙在一块儿谈天说地，对他问东问西：“你来自什么地方？”

“我来自波斯。”

听到波斯的名字，大伙哄堂大笑，有个人开口说：“年轻的波斯人，我听到过很多有关波斯的传闻，波斯的风土人情，我也所知甚多，但是，比我们牢里的那个波斯老家伙更为滑稽可笑的人，我倒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呢。”另一个人继续道：“他那种丑陋卑下的人我也是见所未见呢。”

“怎么叫滑稽可笑呢？”王子问道。

“在国王打猎、路经城外的丛林时，他被国王看到了，并被抓

了回来;他声称自己是个智者;那时,他领着一位妍丽的少女,另有一匹精巧绝伦的乌木马。那位妙龄佳人被带入宫中接受国王的宠幸,只是她精神失常了,国王对她体贴备至,他延医问药,只求她能痊愈。倘若那个波斯的老家伙所言属实,他的确是名智者的话,他肯定会让那位少女痊愈的。如今,那匹乌木马在国王的宝库中存放,完好无损。那个波斯的老家伙囚在牢中,一天到晚唉声叹气,抽泣不止,到了夜半三更更是扰得我们无法安然入眠。"

王子听了监狱看守的一席话,晓得了智者事败之后懊丧不已,忽然,他灵机一动,想了一个能使愿望成真的计谋。接着,监狱看守要休息了,他们告诉他,要他到牢里权且歇上一晚,随即就把牢门锁了。王子来到牢里,听到那位智者正在讲波斯方言,他哀叹着说:"啊!我真是万劫不复,骗过了王子,把那女郎夺走了,这是自找罪受哟!我不愿意放过她,只因为没有盘算好才没能达到目标;我满盘皆输,只是由于我没有自知之明,对自己不配承受的东西一味强求。倘若哪个人没有自知之明,对自己不配承受的东西一味追求,那他就会步我的后尘了。"

王子听罢智者的悲叹和抽泣后便在一旁询问:"要等到何时,你才会不再悲叹和抽泣呢?莫非你认为旁人就没遇到过你这种不幸?"哲人听罢王子的驳斥,顿时醒悟,将他引为知己,以为他与己有同样的遭遇;因此,为了得到短暂的安慰,他向他坦白了自己的来历和遭遇。

第二天,城门的守卫来到牢里,见到了王子,把他带入宫中,拜见国王并向他禀报,昨日由于他抵达时已值下朝,无法前来拜见。听罢,国王问道:"你来自何方?姓什名谁?职业为何?到这儿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名叫哈勒遮图,波斯人,是名智者,擅长医术,专处理疑难杂症。于是,我云游四方,遍览人情风貌,增进阅历和见识。在云游途中,我遇到病人就为他们诊治。这便是我的工作了。"

听罢王子的答复，国王欢欣不已地说：“尊敬的大夫！我们正亟需你的帮助，你真是来对了。”接着，他又把少女的症状讲了出来，末了又说：“只要你让她的精神病痊愈，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愿安拉让陛下威名远扬，我很愿意倾尽全力，为她治病。我请求陛下，请对我说明她是什么时候神经错乱的？发现她、智者和木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国王就把那天发现他们的全部过程一一细述，末了又说：“现在，那个智者依然被关在牢里。”

“陛下怎样安置他们带来的木马？”

“照它的老样子，我把它放到了一座宫殿里。”

王子暗忖道：“要是这样，我应该先去瞧一下木马，一定要在动手之前确保无事；我要干的事只有在木马平安、不出故障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地完成。如果它的机关一旦有所损伤，想救公主，只能另寻他法了。”他决定之后就转头告诉国王：“大王，我想先去瞧瞧刚才说到的那木马，没准儿从它那里，我会找到治病的希望。”

“行啊，盼望你的查阅。”国王点头同意后马上站起身来，携起王子的手，来到放马的宫殿里，上下端详、认真察看后，王子发觉，它的每一个零件都完好无损，于是心中暗喜。他告诉国王：“愿安拉令陛下威名远扬！如今，该去探看那少女并为她诊治了。倘蒙安拉恩准，我会有机会一举治好她的不适呢。”接着，他给国王出主意，让他小心看护木马，随后，他便跟在国王后面，来到公主静养的居所。进了门定睛一瞧，她披头散发，踉踉跄跄，疯态大发，胡说八道，叫嚷不休。实际上，她的疯狂是伪装的，并非真的如此，这么行事只是为了保护她自己。见到这一幕之后，王子便告诉她：“没什么，没有什么困难。”因此，他按捺着性子，温柔地与她聊天和抚慰着她，渐渐地叫她认出他来。发现是王子后，公主欣喜若狂，大叫一声昏厥过去，人事不知。国王认为她是因为

畏惧他才大叫的，所以，他马上出门去了。王子借着机会，在她的耳畔轻声细语道："这会儿正是要紧之时，此时你要千万忍住，先顾及到我们的安危。我们这会儿要把情绪控制住，好好出主意、想计谋，好与这个昏君抗衡，逃出他的魔爪。我马上出去，对他讲你是鬼上了身，同他打包票，说会让你的病痊愈，作为交换的条件，要他把你的锁链下掉。你在他进门时就甜言蜜语，假意奉承，好使他发现，在我的医治下，你的身体大有好转；我们只要这么做，就能轻轻松松地大功告成。"

"我知道了，一定照办。"公主颌首。

王子胸有成竹，迈步出了病房，他面带笑容，告诉国王："大王，借着你的洪福，我为她诊断过后，一经治疗，她便有了起色，我也是为陛下挽救了她呀。这会儿，请你移驾进来，看看她，开导开导她，逗她开开心。陛下的梦想已经实现，我贺喜陛下。"

国王进入了病房，一见到他，公主就站起来欢迎他，并跪下吻着土地。国王大喜过望，传令下去，要下人仔细侍候她，随她入浴室，沐浴熏香，为她备好衣裳和首饰。下人们听令，一块儿为她贺喜，服侍着她，给她穿好宫服，戴罢首饰，簇拥着她进入浴室，为她沐浴熏香，她被装扮得有如天人，风姿特秀，如同满月。接着，在侍女和女官的追随下，她来到国王身旁，跪在地上，为他祈福。国王满心喜悦，告诉王子："这一切都靠你了，因为你的针石之术，上帝开恩于我们呢！"

"陛下，另有一个万全之策，倘若你想让她永葆安康，疯病永不发作的话。即是请求陛下到那一天打猎时与他们相遇的地方去，带上大臣们和军队，还有那匹乌木马，在那里，请允许我斩妖除魔，不叫它们再为祸人间，这样，这位姑娘便可永葆健康。"

"太好了，就依计行事。"国王一口答应，接着他传令下去，要军队马上动身，同时将乌木马带上，随后便领着臣下到城外来，一直走到智者被擒之处。王子安排妥当，让臣下们列队，站在旁边，又让乌木马和公主站在一起，使国王和军队能大致瞧见他

们。准备完毕后，他就告诉国王：“乞求陛下的恩准，我将点燃香火，念动咒语，收复恶魔，禁止它再来打扰这姑娘。我降妖除魔后，便上马并让姑娘也坐在后面，它就会晃动着前行；等到它来到陛下面前就算大功告成了。”

国王对王子信任有加，他心怀喜悦，带着部下听令于他，人们凝神观看，等他降妖除魔。借这个机会，王子骑上乌木马，叫公主在身后坐好，用布带捆好她，按动了起飞的按钮，木马腾空而起，隐入高空，无影无踪。国王和臣下等候着，良久，还是等不到他归来，终于失望和后悔起来，带着部队返回宫中，万般沮丧，闭门不出，反复揣想，愈加气恼。宰相和大臣们都清楚，因为那女郎被抢走了，国王这才抑郁难安，于是大伙约好了，进了宫来，极力开导于他说：“那个夺走了女郎的人是个大魔术师，赞美上帝，保佑主公，使你免遭这魔术师毒计的陷害。”

把公主营救出来后，王子驾驭着乌木马，志得意满，加速前进，日夜兼程，径直返回波斯，在他自己装点好的宫殿里降了下来。他让公主安定下来之后再到宫里来拜见父王和母后，为他们祈福，随即汇报了拯救公主的一切事宜。国王和母后高兴异常，传令下去，大摆酒筵，让王子和公主成婚，宴请宾客以及平民，开怀畅饮，一月方止。

国王对儿子爱若珍宝，他销毁了乌木马，斩草除根，不让什么不测再有产生的可能。王子在成婚后已经美梦成真，喜不自胜，立刻备好丰盛礼品，修书一封，送往萨奈奥姆国王处，向他通报说，他和公主已经成婚，二人安然无恙。使者日夜兼程，来到萨奈奥姆国送上信件和礼品。展读信件之后，国王知晓了公主健康如昔，满心喜悦，他厚赏了使者，备好了厚礼，拜托使者，回拜王子。

使者携带礼物，返回波斯，汇报情况，献上礼品；听罢，王子欣喜不已。从此之后，在波斯和萨奈奥姆国之间，鸿雁频频，礼物传送不休，每年都有消息往来，关系之亲密日甚一日。以后，波斯

国王薨了，王子成了国王，他禀承先王遗志，公正无私，并进行改革，使国家蒸蒸日上，他与臣民一起共享欢乐，直到千代万代。

戛梅禄王子与白都伦公主的故事

皇帝山鲁曼与戛梅禄王子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皇帝是山鲁曼，他对整个国家的军队有着强大的支配权力，他皇宫里的宫女成千上万，在当时，他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个很有威信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有一点遗憾，他虽已年过半百，但是膝下无子，所以他担心自己将来老去的时候没有人能接替他的皇位，他日夜忧心忡忡。有一天他对自己身边的宰相说出了这件大事，他说："我已经很老了，可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接替我的王位，这半壁江山与财富，会因后继无人而消亡。"

"您所担心的事情，大概只有安拉才能妥善地给您解决，"宰相劝慰地说，"皇上，您就把这件事安心地托付给安拉吧，让我们共同来向上苍祷告吧。"

皇帝接受了宰相的建议，他每天焚香沐浴，然后很虔诚地拜了两拜，双手合十，向真主祈祷着，盼望会有一个王子。果然不久之后王后便怀孕了，十月怀胎，她生下了一个王子，这个王子长得漂亮标致，惹人喜爱，皇帝为他取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戛梅禄·宰曼。皇帝因此而欣喜万分，他命令重修皇城。在皇宫里举行大庆以表达内心的喜悦以及对这个重大事情的祝贺。从各个国家来送礼祝贺的人全都聚在京城，真是热闹非凡，这样喜庆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一个礼拜。

皇帝对王子的成长费尽了心思，他给王子请了两个奶妈和无数的保姆，不惜一切代价悉心地培养与教导。所以，在王子刚刚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识书万卷，知晓一切礼节。他健康快乐地

成长着，魁伟而帅气，很快就成为了令人注目的人物。皇帝十分钟爱他，日夜让他陪在身边。因为皇帝太喜爱自己的王子了，总是担心会失去他。有一天上完早朝，他又对宰相说："宰相，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王子总是很忧虑，害怕有一天他会出什么事儿，所以我有个想法，就是在我还健壮的时候为他操办终身大事，你看怎样？"

"陛下，娶妻生子乃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何况是太子，在他还没有继承您的王位以前，替他操办此事，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那好吧，立刻召见太子。"

太子被召进皇室，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皇上说："孩子，我想让你早日成家，趁我还在世的时候把这件事操办完毕，也好无牵无挂。"

"父皇，"王子说，"我想跟您说，关于结婚成家这件事我一点也没兴致，女人都是奸诈狡猾的，我看过的书上，以及我从生活中所听到的简直是太多了，一提到女人，我就觉得厌恶，所以，就是千刀万剐我也不娶妻生子。"

戛梅禄王子振振有词，他拒绝了皇帝想为他娶妻的想法。皇上听完立即改变了脸色，觉得面上无光；但是因为对王子的溺爱，他不但没有生气，从今以后反而再也不提这件事，无论什么事他都顺从太子的想法，听取他的意见。他不惜一切地给他创造了舒服而快乐的生活。太子就在皇宫这样无限优裕的环境中生活，他的身体以及思想日渐发展成熟，太子的容貌也越加标致，他的举止越来越威武。为了表示对太子的尊重，皇帝整整沉默了一年。有一天他看见王子漂亮的面孔、魁伟的身体、优雅的言谈、成熟的举止，禁不住喜上眉梢，他感到无限欣慰。于是就把他叫到自己的跟前说："我的孩子，您难道不听我的话吗？"王子惴惴不安，"扑通"一声在皇上膝下跪下来，羞涩地说："父皇，安拉吩咐我要永远孝敬听从父母的命令，您说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好吧，我的孩子，一年以前我就想给你娶妻成家，我只是想

亲眼看见这件事,也好毫无牵挂地离开人世,还有,我现在还打算趁我还健在之时,让你举行登基仪式,成为我们国家的年轻的皇帝。”

太子跪在地上沉思了片刻。然后抬起头看着皇帝说:“父皇,我宁愿上刀山下火海也不娶亲。我十分清楚听从您的命令是安拉教给我的最大的天职,但是,我诚心地恳请您别拿结婚这件事来逼迫我,也别让我因为要服从天职而勉强自己娶妻生子。我曾经读了无数的诗书,诗书中观古纵今任何一位伟大的英豪,或者是平民百姓,因为女人的奸诈、挑拨而受到的迫害,简直是数不胜数。”

皇上听了此番话又感到十分的不悦,但是因为对太子的过分溺爱,这一次他仍旧没有反驳,强压心中的怒火,表示一切任由他自己安排;太子于是离开了。皇上闷闷不乐,又一次召见了宰相,他说:“爱臣,你知道吗?关于王子的婚姻我有点无能为力,我曾经按照你的建议来处理这件事,想在他继承王位之前操办婚姻大事,但他对这件事一直持反对的态度,我该怎么办呢?宰相,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皇上,您别着急,就再给他一年的时间吧,”宰相想出了一个办法,“再过一年,您再跟他提及此事,就不要单独召见他一个人,您最好选择一个喜庆的日子,等朝中文武百官和所有的将士都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再把他召进朝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您很庄重地谈及他的终身大事,众人瞩目之下,想必他会因为顾及您的面子而服从您的命令。”

皇帝听完宰相说的这番话,感到很畅快,他觉得这真是个难得的好办法,于是给了宰相一大笔赏金,殷切地盼着下一年的来临。王子重新获得了单身自由的权利,他过着富裕舒心的生活,身心发育更加健康,他走向了人生的黄金时期,他二十岁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顶峰,仪表堂堂、智勇双全,是当代万人注目的焦点人物。

皇帝牢牢地记着宰相说的话，又忍耐了一年，终于等到了一个全国喜庆的节日，他让皇宫里所有的人聚集到一起来共同庆贺，趁此机会召见王子，王子在他面前跪下来拜了三次，随后他谨慎地站起来，和其他百官一样立在一旁，听候着命令。皇帝说："王子，你也许不知道，值此大喜的日子，群臣欢聚一堂的时候，我召见你，只是为了你的婚姻大事，这一次，我希望你能听从我的吩咐。你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我打算去其他的国家给你娶个漂亮的公主，我想趁我还健在的这段日子里，看着你们恩恩爱爱，我也就可以毫无牵挂了。"

王子听完这番话，稍稍思索了片刻，忽然他显出一副大义凛然、幼稚可爱的神情，昂首挺胸地面对着皇帝，说："我宁愿立刻死去，也不娶亲成家。您虽然已年近古稀，但您的思想还很不成熟。您所谈的问题，从前不是曾经说过两次了吗？我一直持的反对态度，您忘记了吗？"因此，王子感到极其厌倦，卷起袖衫，就这样在满朝文武的朝廷上像发表演说一样，长篇大论了一阵。

王子在这样的节日里在这样的场合里，毫无顾忌地大发牢骚，这让皇帝感到极其尴尬与无地自容。于是，他带着一个国家的皇帝所特有的荣耀与威严，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大发雷霆，呵斥他，并大声地命令把守在两边的侍卫队："抓住他，立刻把他给我绑起来。"侍卫们不敢违抗，很快把太子绑起来拉到了他的面前，王子第一次见父皇这样大发雷霆，所以失魂落魄地垂着头立在他面前，一声也不敢吭，他此时感到无限的羞耻。皇帝怒火中烧，大声地责骂，训斥他说："你这个混账，根本不懂任何礼节。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出言不逊，用这样的话来反驳我，像你所说的这番混账话，就是一个要饭的叫花子都会觉得耻辱，你就不知道吗？"于是皇帝又吩咐下去，解下太子身上的绑绳，把太子关入城堡里的一间阁楼中囚禁起来。

侍卫们依照吩咐，把太子押到一间炮楼禁闭起来。整个炮楼里有一间摇摇欲坠的阴暗的房间，房间里还有一洞很深的井眼。

侍卫们只粗粗地打扫了一下，清扫了地上的垃圾，抬了一张床放在房子的一个角落，又拿来一套被褥、一盏灯和几只蜡烛。这个破烂不堪的房间里没有一点光亮，与黑夜相同，白天都需要点着蜡烛来照明。从这一天起王子就被囚禁在这间破旧的暗室里，门口依旧有人守候着。他躺在硬邦邦的铁床上，翻来覆去，满腹的辛酸与懊悔，他开始反省了，他后悔不该违抗父皇的命令。他自责地骂自己说："婚姻是个什么东西啊？安拉要是能让世界上所有的坏女人都自取灭亡该有多好啊！"随后他又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要是顺从了父皇，我就只能结婚成家了，结了婚我就可以回到优越的皇室里，总比在这黑屋子里舒服多了。"

皇帝那天又在朝上忙了很长时间，审批了一些公文，与众臣商讨了一些重大的国事，一直忙到深夜才回宫，他又召见了宰相，垂着脸说："爱臣，你已经看到了，我听了你的建议，在万人瞩目的节日里向戛梅禄提起了婚事，可结局是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发生了危机，你不能否认这全是你的罪过，你说，我现在该用什么办法补救？"

"皇上，您不要着急，让王子在囚禁室里过上半月，您再把他召进皇室，来商讨婚姻之事，想必他会欣然接受的。"

皇帝再一次听从了宰相的意见，便回到后宫休息去了。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入睡，他反反复复地想念着戛梅禄。因为他将近半百才喜得贵子，一直深爱着他，这么多年来都让太子睡在他身边，而且每天晚上他都要太子躺在自己的臂弯里才能酣然地进入梦乡。而这一天，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着太子一个人在那间黑暗的炮楼里度过寂寞长夜，于是他魂牵梦绕，就像是躺在了热锅里，就这样一直到第二天黎明仍未合眼，心中的懊恼与悔恨交织在一起，他伤心极了，眼中不觉含满了热泪。

戛梅禄躺在肮脏简陋的房子里，到了黑夜，站在门口守候的仆人帮他点燃蜡烛，又给他送来了晚餐，他只吃了一小口就再也

吃不下了，他满怀着心事，朝廷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违抗自己父皇时的言行举止，依然历历在目，他懊悔自己的行为，禁不住连连哀叹，“我的老天爷呀，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一个人的生命难道只取决于一两句言语吗？冒犯了父王的言语就让我的生命垂危吗？”于是他以泪洗面，独自一个人暗自哭泣，他恨自己一时的冲动鲁莽，千不该万不该在众人面前顶撞自己的父皇，他似乎领悟了许多道理：“粗鲁的言谈足以能够让人丢掉性命，假如一条路迷失了方向总还有改正的机会，最多也不过是历经曲折再到达终点，可我的言谈却令我的生命发生了危险。”

太子吃完了一口饭，伤心地哭了个够，一直在旁守候的仆人给他端来了一盆水，他洗漱一番后，就准备上床休息了。

戛梅禄与迈野姆娜

戛梅禄草率地洗漱了一番之后，又虔诚地做了睡前的祷告，他端坐在那张暗室的铁床上，大声诵读着《古兰经》中的《雅西尼》、《圣仁主》、《仪姆兰的家属》、《诚笃》、《众人》、《曙光》、《国权》、《黄牛》等辞章，并双手合十恳请安拉能够时刻保护他，这一切做完之后他在床上解衣而卧。他穿的是一件很薄的蓝丝绸的睡袍，头戴蓝色连体帽，他的后背倚着很漂亮的枕头，身上盖着柔软的棉被，因为他被折腾了一整天有些疲惫不堪，他躺下只一会儿功夫就酣然进入了梦乡。在他的床头点着两只红色蜡烛，床尾处依旧亮着灯，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摇曳的红烛下，他的面庞显得是那样的标致，依旧像他小时候那样惹人疼爱，简直是漂亮极了。

戛梅禄王子在甜美的梦乡中一直酣睡到午夜两点。他无法想像自己在以后的生活中会遇到什么事情，更想像不出他将在人生的旅途中历尽哪些艰难险阻。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囚禁王子的那间炮楼是个古老而且荒凉的地方，在夜里经常有鬼神出没，在房间里的那一眼深泉中，就住着神王戴么勒雅图的公主迈野

姆娜。

大约两点左右，迈野姆娜公主依旧像往常一样从那个井眼中飞出来要到人世间偷食人间烟火。今天她刚刚钻出井口，就发现这儿有了很大的变化，陋室里居然有灯烛在闪闪发光。她一出生就住在这里，大约已有好多年了，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以前还从未发生过。于是她惊讶地叫起来，“天哪，我以前可从来没见过屋里会有什么东西。”她望着从房子里透出的摇曳的烛光，有一种莫名的惊奇，她找不到这其中的奥秘。因此她朝着烛光走过去，首先看见的是一个仆人酣睡在门口，屋内放着一张床，在床头点着蜡烛，床尾处还燃着灯光，还有人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这一切令她惊讶极了。她轻轻地向床前靠过去，收起自己的双翼，走上前轻轻地掀开被子，认真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人，她看见戛梅禄王子那张美丽标致的脸庞，禁不住充满了无限的眷恋与遐想，她痴痴地望着王子那张容光焕发的脸颊，比月亮更明晰，比这灯光更灿烂，她还从未见过这样漂亮可爱的男人，不禁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安拉，我歌颂你，你所创造的奇迹令我震憾！”

迈野姆娜公主是个充满爱心的女神，她一边颂扬着安拉，一边恋恋不舍地凝望着王子的面庞，感叹道：“这真是一张可爱至极的脸孔、越看越漂亮，我要从此守护在他身旁，决不允许任何人来侵犯他，只要是能够对他造成伤害的事，我要全力以赴来帮助他。可是他怎么会住在这个人烟荒芜、鬼神出没的地方呢？假如要是有恶魔来到这里的话，他一定会受到威胁的。”她疑惑不解地望着他，重新帮他把被子盖好，随后即展开双臂离开了这间暗室，转身又飞向了外面的夜空中。

迈野姆娜与代赫尼庶

迈野姆娜在广阔的夜空中尽情地飞翔着，突然她听见了另一对翅膀翩然扇动的声音，她沿着这个响声追了过去正好看见一个名叫代赫尼庶的狠毒的恶神在前方飞翔着。她飞过去猛地

一下逮住了他。代赫尼庶感觉自己被人抓住猛然回头，看见了迈野姆娜，他失魂落魄，全身颤抖，立即向她哀求着说："我愿用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和圣苏里曼食指上戴着的戒指向您发誓求饶，请您放过我，放我走吧。"

"你这个混账东西！你在我面前起誓一点用处也没有，我决不会宽恕你，你刚才去哪儿了，快点细细地讲出来。"迈野姆娜怒斥着。

"我在中国国土上飞过，路过了一个海洋，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看见了这一切，现在我十分愿意把它讲给你听，假如你觉得我所讲的是事实的话，你就得放过我，并且给我写张字条，签上你的名字，也好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在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不会受任何的鬼神的侵害。"

"你是个早就该死的骗子，你到底看到些什么？快点给我讲出来，决不允许骗我。别妄想以这来作诱饵，以使我饶恕你，我也愿以安拉的伟大盛名来发誓，假如你欺骗了我，我就会掏你的心，放你的血，抽你的筋。"

"是的，我的主人，我欣然接受你的一切要求，我现在就讲，我今天晚上从中国国土的一个海岛上飞过，那里是皇帝埃尤尔统治的天下，他拥有整个海岛和无数座宫殿。埃尤尔的女儿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她身材窈窕，聪颖慧黠，她美丽的容颜是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这个国家的皇帝是个魁梧英俊、智勇双全的武士，他不分白昼地练兵习武，有着强大的军队，可以说是天下无敌，他从来都是雄心勃勃，他的威武雄伟被四面八方的人所传颂着，周围数不尽的小岛都属于他的领地。他非常喜爱这个公主，视她为掌上明珠，不顾一切地为她苛刻百姓，入侵他国，给她修建了整整七座宏伟的宫殿，每一座宫殿都分别用极其昂贵的材质来建造。其中第一座是用黄金制造的，第二座是钻石的，第三座是水晶的，第四座是玉石的，第五座是铜的，第六座是五彩砖建成的，第七座是珍珠翡翠的，整整七座宫殿里面摆设的全是

柔软舒适的绸缎和黄金白银的器具。皇帝命令他的公主白都伦在每个宫殿里轮流居住，每一处居住一年。公主的美丽容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很多其他国家的王子王孙争先恐后地向她求婚，皇帝很尊重她的意见便与她商讨。但她却感到十分地厌恶，她对皇帝说：‘父皇，我从来都没想过要结婚，我是您的公主，是一个国王的女儿，是统治其他人的，我才不要被别人统治。’白都伦公主每一次都毫无动摇，但是想娶她的人依旧在增加；周围各个国家的皇帝都想为自己的王子能娶到白都伦而费尽心机，不遗余力地把本国名贵的古玩等珍稀礼物和求婚书呈现上来，只想争取这一婚姻的成功。皇帝每一次向女儿白都伦提及婚姻之事，问她的主意，可最终结果都令皇帝很失望，这样一次又一次公主显得很是烦躁，她有些不耐烦地说：‘父皇，假如您老是想让我成婚的话，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然后把我自己的宝剑柄在地板上立着，把锋利的剑顶住自己的胸口，这样向下压去，不费任何吹灰之力我就会被宝剑刺穿胸膛，自己了断性命。’皇帝埃尤尔听女儿这样恐吓自己，禁不住有些恼火，他心中的闷气简直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可是他却无可奈何，因为他担心自己心爱的女儿会因此而自行了断，于是，对女儿倔犟的拒绝和对各国小伙子王侯们的求婚书，他感到十分的尴尬，甚至有些迷惘，有些无能为力。因此他无奈地对公主说：‘如果说你对婚姻真的很讨厌的话，我就把你禁闭起来，从今以后你就没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于是他就真的把女儿白都伦关了起来，派了无数个年老的女仆看守着她，限制她出入任何一个宫殿大门的自由，这证明了他对她无限的怨恨，随后他向各国的求婚者致书信一封，首先向他们表示了深深的愧疚，并且还说，白都伦病得很厉害，常常发神经病，已被自己禁闭起来。”“我再一次向你发誓，我的主人”，恶魔代赫尼庶对善良的女神迈野姆娜说：“走吧，我们现在就去那儿，也请你看一眼公主举世无双的容颜吧，然后，你杀我也好，囚禁我也行，到时候你自己看着办吧，总之这一次我是生是死完

全由你支配。”

恶魔代赫尼庶说完这一切，紧缩着双翅站在一旁不敢说话，心惊肉跳地听候着迈野姆娜的命令。迈野姆娜一声冷笑，一口唾液吐在了恶魔的脸上，说：“呸，你说的这个美女又有什么了不起，我还以为是什么样的怪事，原来也无非如此。我今天晚上也和你一样遇到了一个极其帅气的男人，假如要是被你看到，你肯定无时无刻都会对他魂牵梦绕的。”

“噢，这个人是谁呢？”她问。

“听我说吧，你这个该死的恶魔，我看到的这个美少年的境况也许跟你说的白都伦公主相差无几。他的父皇好几次与他商谈结婚的问题，他也是断然拒绝，并在众人面前违抗了父王的命令。他的父王十分恼火，于是便把他禁闭在一间炮楼的房间里。我刚才路过那儿，见他正在床上酣睡着。”

“好吧，你带上我去看一看吧，让我评说一下他与白都伦公主到底哪一个会更可爱？不过到目前为止，我总是感到再不会有人比她更漂亮。”

“去你的吧，丑陋的恶魔，你这个骗子，我见到的人才是最漂亮的，再不会有第二个人会像他那样的标致。”

“我们用安拉伟大的名字来发誓，走吧，你先随我去看一下白都伦公主，然后我们再一起去看被关在暗室里的那个标致的男人，你觉得这样如何？”

“你这个狡滑的恶魔，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我不去看白都伦公主，你也别来看我说的美男子，我们来赌一把，看到底谁是赢家，我提打赌的条件：假如你说的那个白都伦会比我说的美男子更标致的话，就算你赢了，如果正好相反的话，那就是你输了。”

“我完全同意，我的主人，我接受你的建议，那我们现在就去中国的海岛吧。”

“不行，我们为什么要先去遥远的地方而放弃眼下？我说的

人离这很近，他就在眼底下，我们要先到这儿，看完了他再去岛国看白都伦，现在就跟我一起落到地上去。”

“好吧，我完全听你的。”

于是迈野姆娜和恶魔代赫尼庶双双展开翅膀从高高的夜空中飞到了地上，他们来到炮楼，走到了戛梅禄王子的床前。迈野姆娜像刚才那样轻轻地掀开被子，戛梅禄王子那张标致的脸庞便立刻尽收于他们的眼帘。看完后迈野姆娜回转身看着恶魔说道：“怎么样，你这个混蛋，看到了吧，你可别发傻！”代赫尼庶认真地打量了一番后说：“我向安拉发誓，我的主人，也许我该认输，但是主上，这个人的美丽容貌与我见到的那个人简直是相差无几，就像是两个模型从一个胚胎里制造出来的。”

代赫尼庶说完这番话，迈野姆娜恼火极了，她的脸一下子沉下来，左翅“啪”地一声拍在了他的脑袋上，差点让他失去了性命。她生气地说：“该死的骗子，我发誓，我命令你马上飞到那儿，把白都伦给我抓过来，让他们躺在一张床上，我们好好地比较一番，看看到底谁是胜利者，如果你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杀死你，让你粉身碎骨，然后烧成灰丢在广漠的沙滩上，用惩治你的刑法去警示其他的恶魔。”

“好吧，我的主人，我一切听你的吩咐，总之我坚信白都伦是美貌绝伦的。”

恶魔代赫尼庶说完就转身飞向了夜空中，迈野姆娜紧紧地跟在身后，以防他逃掉。他们飞了好长一段时间，在海洋岛上埃尤尔的宫殿里他们落下来，很轻易地就见到了白都伦公主，酣睡中的白都伦穿着绸缎的睡袍，看上去更加的玲珑剔透，秀丽可人。代赫尼庶和迈野姆娜两个人一起把公主带到了炮楼中的陋室里，把她和王子戛梅禄放在了一张床上，两个如此标致的青年，看上去就像是一奶同胞，简直是个奇迹，恶魔代赫尼庶和善良的仙女迈野姆娜站在他们面前认真地从头到脚看了无数遍，又从头到脚认真地作了对比，代赫尼庶对她说：“我用安拉这个

伟大的名字发誓，主上，我感觉还是白都伦要更加漂亮一些。”“错了，王子才是最漂亮的。”迈野姆娜持相反态度，坚硬地说：“你这个该死的恶魔，难道你的眼睛被狗吃了吗？你是非不分，歪曲事实，难道你没看到他标致的脸庞和魁伟的身材吗？”

代赫尼庶和迈野姆娜都觉得自己说的比对方正确，相互争执了很久也难以定论。突然迈野姆娜满腔怒火一下子爆发了，她要杀死代赫尼庶。此时的代赫尼庶见势头对自己不利立刻认输了，他时刻不停地说着令迈野姆娜心欢的话，但他还是提了一个主意说：“我建议，我们两个最好找个第三者来对我们所说的话作最后的公证，我们共同听取第三者的公论，你觉得如何？”“好吧，也只能如此了。”迈野姆娜说完这话，用自己的手掌在地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就见一个弯着腰、长着长条的脸、眯着眼睛、头顶上有七个头角、全身上下全是疮疱、长发披肩、双手像树杈、脚趾像麻杆、有着狮子的爪子和小马的前蹄、乱蓬蓬的头发、看上去脏兮兮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恶鬼。这个魔鬼刚见到迈野姆娜便立刻跪在她的面前叩了三个头，随后他惶恐地又从地上爬起来，毕恭毕敬地问道：“我的主人，您有什么命令呢？”

“格式格式，我与这个恶魔代赫尼庶之间正在为一件事情而争论不休，现在要你以第三者的身份出来讲一句公道话。”因此她就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完整地讲给他听。格式格式仔仔细细地看完了白都伦公主，又上上下下打量了戛梅禄，他感到两个人的容貌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就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制造出来的一样。他看着这两张美妙绝伦的面庞简直是惊讶极了，便回转身对恶魔代赫尼庶和神王的女儿迈野姆娜说：“我以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向你们发誓，假如你们真的想听到我的真话，那我就实话实说吧，这一对美貌的青年，他们的外表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戛梅禄和白都伦

听完了格式格式的意见，迈野姆娜说："不错，格式格式所说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代赫尼庶也随后说："我也没有任何意见。不过我还有个想法，就让我们把他们俩撮合成一对吧。"刚说到此处王子戛梅禄从睡梦中渐渐地睁开了眼睛，他在梦里梦到了父皇为自己找了一个美貌绝伦的公主为妻子，而此刻他惊醒过来，却突然发现有一个漂亮的女子就躺在自己的床上，他望着白都伦美丽的面庞，禁不住暗自惊喜地自语道："假如梦也能灵验的话，这肯定是父皇一直想给我找的妻子吧。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已走过了三个严寒酷暑，至于结婚的问题我却一直持相反的态度。我还因此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冒犯了父王，于是我被父皇关在这间暗室里，今天晚上这个漂亮的女人肯定是父王对我的试探。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只要天一亮我就要请求父皇为我娶这个新娘。此时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要从这个女郎的身上摘取一个小礼物作为结婚的信物。"想到此处，他托起白都伦细嫩的左手，把她其中一个手指上的钻戒摘下来套在了自己的手上，随后他掉转身远远地躲在了床的一角，依然酣甜地睡去。

看到了这一切，神王的女儿迈野姆娜掉头对另两个魔鬼说："你们看到了吧！他是多么的有涵养，他的作风与品德是多么的高尚啊！"她话音刚落，公主白都伦也突然间惊醒了，她一眼看见了躺在自己身边的戛梅禄，被吓坏了，禁不住大声叫道："天啊，怎么回事？这个人是谁？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我们怎么会睡到一张床上来？"她从头到脚认真地观察了一番，她看见了戛梅禄那张标致的脸孔，自嘲似地说："长得可真帅，脸庞像阳光一样灿烂，假如我以前就知道有这样一个王子给我写了求婚书的话，我怎么会反对婚姻呢？我会无怨无悔地嫁给他的。明天天一亮我就要恳请父皇让这个可爱的小伙子成为我的终身伴侣，随后她一低头发现丢失了一只戒指，她在床上转动着目光，看见了戛

梅禄王子手指上戴着的一颗戒指正是自己丢掉的那一颗。于是她也想找个信物作为交换，想到这，她伸手悄悄地摘下了戛梅禄王子手指上的一颗宝石戒指套在了自己的手指上，然后她也躺下来继续睡觉，两个人就这样再一次进入了梦乡。女仙迈野姆娜说："代赫尼庶，此时此刻，这对完美的婚姻算是完成了，他们两个人成为终身伴侣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么，到现在为止，我彻底地放过了你。"于是她遵守了他们刚开始打赌时所立下的诺言，给他写了一张字条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她命令格式格式说："现在你的任务是帮助代赫尼庶，两个人一起抓紧时间将白都伦公主平安地送回她的宫殿，因为黎明马上就要来临了。"

"我一切听您的吩咐。"格式格式回答着说。然后他便与代赫尼庶一起把还在熟睡中的公主轻轻地抱起来，小心翼翼地飞向空中，他们再一次来到了囚禁白都伦的宫殿，把她轻轻地放到了舒软的床上，之后，他们两个人各自向着自己的方向离去。

戛梅禄与守候的仆人

第二天清早，王子戛梅禄终于真正地清醒过来，他揉着睡眼四处寻找，怎么也不见昨夜的那个漂亮女郎了，他便感到莫名其妙："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难道是父王有意在折磨我吗？他一定是非常想让我与这个女郎成为终身伴侣，才有意这样做又趁我熟睡时带走了她。"想到这儿他突然大声地传唤一直守候在门前的仆人，"快点起床吧，你这个懒虫算瓦甫！"

睡在门前的算瓦甫被吓了一跳，一边揉着腥松的睡眼一边从床上爬起来，他打了一盆温水端给了戛梅禄。戛梅禄痛痛快快地洗漱了一番，然后他又虔诚地进行了祷告，颂扬了安拉，在做完了这一切之后，他看了看眼前的这个仆人，只见他垂着头一言不发，便问道："算瓦甫，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昨晚上那个漂亮的美人去哪里了？"

"美人，什么美人？"算瓦甫摸不着头脑。

“就是昨天夜里与我同床的那个美人。”

“我以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向您发誓，昨天夜里没有任何人到这里来过。门一直在锁着，而且我就睡在门前，就是有美人她怎么进得来呀？我再一次向您发誓，我的王子，根本就不曾有人到这儿来，包括美人。”

“你这个混蛋，简直是在撒谎，你想骗我，美人到底去哪里了，她被谁带走了，你赶快老老实实地给我讲出来。”

“我用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向您发誓，”算瓦甫有些惊慌失措：“我的主上，我确实没看见任何一个人来过这里，包括男人和女人。”

听到此，戛梅禄王子差点气昏了，他大声地吼道：“你是个混蛋骗子，你居然敢撒谎，快给我过来！”仆人刚走到他面前，就被他一把抓起了衣衫，捏紧他的胳膊一下子把他放倒在地上，然后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仆人莫名其妙地昏死过去，可是戛梅禄依然不解心中怒气，找来绳子又把他结实地绑起来吊在了这眼深井里，就这样把他泡到了冰凉的水里。当时已是严冬季节，他被冻得浑身发抖。王子戛梅禄依旧没有放过他，把他从井里提起来又放下，放下了又提起，无数次的折磨与冰冻，算瓦甫极其地悲痛，他不断地哭诉求饶，请求王子给他留一条生路。戛梅禄坐在一旁悠然自得地看着他说：“我用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向你发誓，你这个该死的家伙，到底是谁带走了我的美女？她是否可好？她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你不能重头至尾地给我讲出来，我就让你永远地呆在井里。”

算瓦甫感到自己再也不能有求生的机会，必死无疑了，于是他便说起了谎话：“王子，恳请你发发慈悲把我放出来吧，我把所有的一切全都如实地告诉你。”戛梅禄听见此话才一下子把他从井里提上来。他全身青肿，他颤抖着，已经被王子折腾得失去了知觉。他张着嘴，上下牙齿之间不停地抖动着，就像是遭遇了一场暴风雨似的，他的全身已经湿透了，浑身上下沾满了肮脏的泥

浆，已经头破血流，看上去十分的悲惨与可怜。他就像死人一样地躺在那儿，毫无动弹之力。王子戛梅禄看着躺在地上的仆人，忽然一股怜悯之心涌上心头，他稍稍平静了一下，怒火也随之消失了很多。这时算瓦甫又可怜地说：“王子，恳请您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把这套满身是水的衣衫脱下来拧干水，我重新穿一套暖和的干衣服，随后我会把整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告诉你，你看可以吗？”

“你这个该死的骗子，你真是不撞墙不死心，你敬酒不吃非要吃罚酒，待我动了怒，你才肯向我说真话，现在你想怎么样？换衣服呀？抓紧时间吧！换完了衣服赶快给我过来，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一切吧！”

算瓦甫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他跌跌撞撞，几乎是走一步跌一跤，匆匆地赶到皇帝那里去报告这一信息。他跑到那里时皇帝山鲁曼正在与宰相密谈，就听皇帝说：“这几天我一直在牵挂着我的王子，已经无法入眠，我总是担心他会发生意外，假如一直这样下去的话，要想个好办法呀！”“皇上，您不必太心急，”宰相安慰他说：“我用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向您发誓，王子一定会很平安，就让他在暗室里住上一段时间，磨其心志，他刚烈高傲的个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转变，您放心吧，当您再次见到王子时，我想他一定是个体贴入微、谦逊谨慎的成熟的青年了。”

皇帝山鲁曼与他的爱卿正谈得投机，派去守候王子的仆人突然就闯进来，皇帝被吓了一跳，“皇上，”仆人气喘吁吁地说：“皇上，不得了了，王子他已经神经错乱，已经得了疯病了。他拼命地打我，您看，我现在这凄惨的模样全是被王子折磨的。他一口认定在昨天晚上曾经跟一个美人睡在一起，到第二天天亮时，王子醒来发现这个美人不见了，于是他让我告诉他一切事情的真相，包括那个女人的去向和住处，是谁让那个女人到这儿来的，然后又是谁把她悄悄地带走了？皇上，你要知道，我就在王子

的门口睡着，门一直都是紧锁着，我把钥匙压在了我的床头下，第二天是王子吼醒了我，我才把门打开，因此不会有任何人进到屋子里。”

山鲁曼听到此处，禁不住大吼一声：“天啊，我的孩子！”因此他怒火中烧，把所有的罪过都撒在了宰相的头上，因为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全都是宰相的主意，随后他大声下了一道命令：“宰相，快去把这件事认真地调查一下，如果真如刚才说的那样，我决不会饶恕你！”

戛梅禄王子与宰相

听了这话，宰相也有些心慌了，他不敢怠慢马上起程，跟着仆人算瓦甫一步一跌、惊慌失措地向禁闭王子的暗室里奔去。阳光普照着大地，他们一同走进了这个阴暗肮脏的房子，戛梅禄正襟危坐在床中央大声诵读着《古兰经》中的一首词。宰相毕恭毕敬地问候过王子之后便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他说：“王子，刚才这个该死的仆人算瓦甫失魂落魄地跑到宫中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把我和皇上吓得胆战心惊的。”

“是说了我的坏话吗？他到底都胡说八道了些什么？以致我的父皇也受到惊扰？”王子又瞪着他问，“这个奴才真是个混账！”

“他全身青肿，狼狈不堪地闯进宫殿，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完全与你的实际情况相背离，他告诉我和皇帝，说王子如何的神情异常等谎话来进行哄骗。我现在亲眼看到了王子，您依旧是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与以前您在宫中完全相同，我虔诚地相信安拉会时刻保护着你，让您永远平安幸福。”

“这个该死的算瓦甫，他到底在我的父皇面前说了些什么？”

“他说，王子发了精神病，口口声声说您昨天晚上跟一个美人在一起过夜，第二天的时候女郎不见了，您还折磨拷问他，问他女郎的住所和去向。”

王子戛梅禄听完宰相的话，禁不住大发雷霆，他大声地说：

“算了吧，别再装腔作势了，这一定是你们的计谋，晚上故意安排一个美人来到我这里，然后趁着天还没亮又把她带走了。该死的宰相，你比仆人聪明伶俐得多，现在你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讲给我听，美人从哪儿来？现在又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你们让她到我这儿睡了一夜然后又把她带走了？你快点告诉我。”

“戛梅禄，我可爱的王子，但愿安拉没有捉弄你，我用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向你发誓，我们从来没做过这件事情，昨天夜里确实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间暗室里，房门紧锁着，而且算瓦甫在门口守卫着，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人会进到房子里。王子，我觉得您还是应该冷静下来，别再为这件荒唐的事情伤心了。”

“不，说句真心话，我非常乐意让她成为我的终身伴侣。”

“王子，你能告诉我，你说的那个美人是在您清醒的时候出现的，还是这只是一个梦而已？”宰相疑惑不解地问道。

“宰相，我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我的确是在清醒的时候看到了那个美人的，我想，这一切都是你们有意安排的，不让我们说话，而且还趁天不亮的时候带走了她。”

“天啊，我可怜的王子，这件事只是发生在你的梦里，一定是你在白日心有所想的结果，要不然，就是你这几天饮食不爽才导致了神经异常，再有一种可能就是有魔鬼在捉弄你。”

“不，你这个虚伪的混蛋，你有什么权利这样下结论，算瓦甫刚才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他说换件衣服回来就把整件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地讲给我，现在，这件事怎么又变了？”

王子戛梅禄于是暴跳如雷地几步窜到宰相跟前，一下抓住了他长长的胡子，在自己的腕上绕了几圈，用力一拉，一下就把老宰相从座位上拉下来，宰相被王子用力地拉着长长的胡子，疼得乱叫，随后他又被王子踢倒在地，王子对他一顿拳打脚踢。宰相就快要一命呜呼了，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主意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连一个佣人都会临危自救，难道我一个国家的宰相就做不到吗？如果这样下去，我肯定会被王子活生生

地打死，我也只能这样了，为了保住自己这条老命，我必须用谎话来蒙骗他，他的确是疯了，天啊，这竟然是真的。”想到这儿，他有气无力地对王子说：“王子你饶恕了我吧，皇上曾经无数次地下达命令，让我们守住这个机密，无论怎样都不能与你提及美人的事情。可是现在我要保全自己这条性命，我已经老了，筋骨又脆，禁不住你这顿痛打，你让我喘息一下，我会告诉你实情，我会把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清清楚楚地告诉你的。”

听到了宰相说的话，王子戛梅禄这才停下手来，依然怒气未消：“老东西，非要逼着我这样做，假如你一开始就对我讲真话，何必要受这皮肉之苦呢？快点给我爬起来吧，讲出全部事情的经过。”

“你说的一定是那个举世无双的女子吧？”

“是的，快点告诉我，宰相，到底是谁让她到我这里来？又是谁趁我熟睡的时候把她带走了？她现在在哪里？快点说吧，无论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找到她。以前全都是我的过错，才惹恼了父皇，他有意用这个美丽的姑娘来试探我，现在我已经改变了主意，我愿意娶她为妻，和她结婚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我知道，父皇是因为生了我的气，才想出这样的办法来惩罚我，我现在一切都会听从父皇的吩咐。宰相大人，恳请你帮助我，把我这些话传给父王吧，让那个美丽的姑娘做我的妻子吧！今生今世，我只爱她一个人，其他的任何人都别再想着来烦扰我。宰相，快去吧，你立刻就去皇宫找我的父皇，我要成亲，然后你快点回来告诉我这件事父王是否同意。”

“好吧，我听你的吩咐，”宰相说完踉踉跄跄地逃出了这间暗室，他对自己能够轻易地离开王子的暗室而感到庆幸，他惊恐交加，腰酸背痛，一步一跌地向宫庭的方向跑去。

王子与皇帝

宰相就这样步履艰难地闯进宫中，皇上正焦急地等待着他，

一见到宰相这副凄惨的模样，他惊呆了，大声急切地问："你这是怎么回事？谁敢这样对待你，你怎么会如此的失魂落魄，快点告诉我。"

"皇上，我给您带来了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皇上，您要相信，王子戛梅禄果真精神异常，他得了疯病了。"

听了这话，皇帝的脸孔立即沉了下来，他命令说："爱卿，快把事情从头到尾完整地讲给我听，王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我听您的吩咐。"于是宰相便把他与王子的说话内容和他挨打的过程全部从头到尾讲述一遍。皇帝听完了他讲的一切之后，说："如果是这样，爱卿，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皇帝说完一下子从宝座上站起来，"你这个该死的臣子，我要把你贬为平民，我要杀掉你的头，以此来作为我对你的奖赏。这件糟糕的事从一开始就全部是你的过错，我的王子疯了，你要负全部的责任。我以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向你发誓，如果我的儿子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一定要让你受尽皮肉之苦。"皇帝骂完走到宰相跟前，拉着他一起去了炮楼，他低头进到了这间阴暗潮湿的房子。王子戛梅禄一见到父王山鲁曼，欣喜地立刻从床上跳下来，他走上前亲吻了父王，随后他又倒退几步，低下头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立在他身旁。这样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望向了父王，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说："父皇，你原谅我吧，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一些冒犯您的话，惹伤了您的心，现在我知道错了，我会以此为戒，重新做人，恳请您宽恕我吧。"

皇帝听完了这些话，一下子把王子搂进怀抱，亲吻他那张标致红润的脸颊，皇上把他拉在身边坐下来，回头瞪着宰相，大声训斥着："该死的奴才，为什么要说谎来欺骗我？令我担忧受怕？"然后他又回转头对太子说："我的儿啊，你能告诉我今天是礼拜几吗？"

“父皇，”太子说：“今天是礼拜二，明儿是礼拜三，以后的日子延续下去依次是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噢，我真高兴，愿安拉能保佑你，你是个健康的王子，那么你再告诉我，这是几月？”

“父皇，我当然知道，现在是十月，以后是十一月，接下来依次是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听到王子如此清晰肯定地回答，皇上欣喜万分，随后他又转身对着宰相，尖厉地骂道：“该死的奴才，到底为什么奚落我的宝贝儿子，只有你才是千真万确的疯子。”宰相无奈地低下头，他想为自己申辩几句，但转念一想：“还是再等等吧，看过一下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他又听见皇上说：“我的儿子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宰相和算瓦甫说你亲口对他们讲，昨天夜里你跟一个美人睡在一张床上，这个美人究竟在哪里？”

“父皇，”戛梅禄尴尬地笑了一下说道：“父皇，您就原谅我吧，我再也禁不起您这样的言语了，您想出这样的办法来惩罚我，现在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您应该是最了解我的，我已经无怨无悔地想要成亲了，但是我惟一的愿望就是恳请您能把昨天晚上那个美丽绝伦的姑娘匹配给我，我知道这是您有意安排的，所以不等我再次醒来就又把她带走了。”

“我的宝贝啊，愿安拉保佑你吧。你说在昨天晚上我安排了一个女人到你这里，天不亮又让她离开了，我怎么糊涂了，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用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向你发誓，你说的话令父王莫名其妙。快点讲给我听吧，也许这只是一场梦或者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觉吧？大概是因为你白日想得太多关于结婚这件事，神经处于一种幻想的状态，所以才会在你的梦里给以灵感，都是我的罪过，让这可恶的婚姻害了你，让我们共同来咒骂它吧。毫无疑问，戛梅禄，你对婚姻这个问题依然持有很偏见的态度，所以才会把梦中的幻觉带到现实生活中来，孩子，别

再胡思乱想了。”

“父皇，我们先不谈这件事，假如您真的不能知晓我昨夜见到的那个姑娘的去向的话，那么您就让安拉向我起誓吧。”

“我用伟大的安拉——摩西和亚伯拉罕这个名字虔诚地向你发誓，这件事我无从知晓，更不知道关于她的任何的讯息，这只是你梦中的想像与幻觉而已。”

“我想跟您说一个简短的比方来判断这件事是真是假，假如一个人在做梦时，梦见自己在和很多人拼杀，他突然从恶梦中惊醒过来，那么在他的手上难道还会有一把血淋淋的凶器吗？”

“当然不会，向安拉发誓，这万万是荒唐至极的一件事。”

“那好，我现在就向您说出整件事情的经过。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昨天夜里大概二更天的时候，我醒过来了，一睁开眼就看到在自己的身旁躺着一个漂亮的姑娘，我十分地喜爱她，于是我就轻轻地取下她手指上的一颗戒指套在了我自己的手上；她也和我一样，趁着我熟睡的时候，脱下了我手指上的一颗戒指，就这样我们作了交换。对于这件事我当时虽然感到很奇怪，但很快我就冷静下来，因为我感觉一定是父皇有意这样安排的。可是到了第二天，我睁开眼睛时就再也不见女郎了，我不知道是谁带走了她。所以，我同算瓦甫和老宰相发生了一些矛盾。交换戒指的事情是毫无疑问的，您说这怎么会是幻梦中的一种情节呢？假如没有姑娘的戒指戴在我手上的话，可能连我自己也会这么认为，但是这枚戒指千真万确是昨晚那个姑娘的。您如果还是不相信的话，那么您看一看这枚戒指吧，它一定是价值连城的。”

说完戛梅禄王子脱下了戴在自己手指上的那枚戒指交到皇帝手里。皇帝接过来，翻来覆去仔细地观察了一番，然后他说：“这枚戒指确实让人惊奇，也许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至于昨天夜里你与那个女郎睡在一起的事，调查起来确实很困难，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一切的不幸都是老宰相一个人造成的。我用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向你发誓，我的儿子啊，

就让伟大的安拉妥善地解决这一切吧，只有她能够解开这个谜。记得曾经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大概只有命运才会崖前勒马，
带来些许好讯息，
让她帮我实现理想，
满足我所有希望，
在所有的演出之中上演一出喜剧。

“戛梅禄，我的王儿啊，父王坚信你的神经是正常而健康的，但是这件让人惊奇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只有期待着安拉的指点了。”

“父皇，我恳请您一件事，快些帮我寻找那个姑娘吧，快点让我再次见到她，尽快尽快吧，我的父皇，要不然我会害病而死的。”

“皇上，”老宰相在一旁说，“皇上和王子还要谈很久吗？您离开朝庭，离开军队已有一段时间了，与众官员分离的时间过长，也许会令民心涣散而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安危。真正聪明的人如果生病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医治病人的根源。依奴才看，最好还是把王子戛梅禄拘禁到宫中的一个庭落里，让他在那儿静养一些时日。这样的话，皇上除了每个礼拜二和礼拜五用来聚集文武官臣、批报奏折、处理朝内大事和会见外国客人以外，剩下的时间，您就可以很方便地到庭落里一心一意地陪太子散心与静养，然后安心地等待着安拉来揭开这个谜底。所以我建议皇上不能满足于现在的安逸，要时刻提醒自己还有很多不能安逸的地方，因为一个聪明伟大的王者总是把预防这件大事放在第一位的。”

宰相的一番话令皇帝心悦诚服，正好也说中了自己的心意，与整个国家的现状相符，他也担心众臣不能遵纪守法，照章行事，以失去了皇帝的那种荣誉与尊严，于是他立即传发命令，把

太子戛梅禄迁禁到宫中的庭落里，让他好好地静养。而皇帝也急匆匆地回朝理事去了。

禁闭王子的庭院坐落在海岛的中央，四周是湛蓝的海水，到达那里要穿越一座环形的拱桥，大约有十米宽，打开房子的门窗便是无边无际的大海，站在这向远处望去，会令人充满着无限的遐想；所经过的这条路是由五彩斑斓的鹅卵石铺砌而成，屋顶在阳光及海水的映衬下闪闪发光，房子的壁墙上挂着丝绸的幔帐，门窗上挂的是彩色的垂帘，房子的一角放着一张柔软舒适的单人床，屋中所有的家具摆设几乎全是金、银或是用上好的丝绸制作成的珍贵物品，整个房间简直富贵气派极了。戛梅禄再一次住进了宫殿式的住所，重新过上了优裕的生活。可是在他心里牵挂的仍旧是那个美丽动人的姑娘。就这样时间一天一天地过着，王子终于坚持不住，整日忧心忡忡，吃不香，睡不着，以至于在夜里常常被恶梦惊醒，他看上去身心憔悴，几乎失去了全部的兴趣与笑容，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三年的时光稍纵即逝，在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皇帝山鲁曼只在礼拜二和礼拜五在朝庭上批复奏折，发号施令，接见外国大臣和与文武官员商讨国家大事，而剩下的所有的时间和心思全都花在了太子的身上，虽然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里他也心力交悴，悲喜交加，但他对太子的爱依然没有改变，在心里深深地牵挂着，并悉心照顾着他的王儿。

白都伦公主从梦中醒来

拥有着七座宫殿的公主白都伦，被恶魔代赫尼庶和丑八怪格式格式安全地送回到宫殿里，并把她放在了自己温暖舒适的床上，白都伦就这样一直甜甜地酣睡着。第二天清早，公主白都伦才从甜美的梦乡中睁开双眼。她坐在自己的床上愣愣地发呆，她在整个房间里左寻右盼，都没有看到昨天晚上与自己睡在一起的那个标致的小伙子的身影，因此她的芳心渐渐地悬了上来，她的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昨晚看到的小伙子的面孔，她心慌极了，

禁不住大声地叫了起来。在她外边守候的奴婢们被这喊声惊醒了，她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公主的卧室里，一个年龄最大的婢女一下跪在她的床前，小心地问："公主，发生了什么事？"

"你这个老女人，快点告诉我，昨天晚上在我房里的那个小伙子到哪里去了？他怎么一大清早就离开了这里？"

老奴婢听到公主如此的问话，顿时大惊失色，她害怕极了，小声地说："公主，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呀？"

"别尽跟我说些废话，你这讨厌的老女人，快点老老实实地告诉我，昨天晚上那个小伙子到底去了哪里？你不知道，那个小伙子是多么地英俊，他满面红光，身材魁伟，浓黑的双眉下面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标致漂亮的小伙子呢！你还是告诉我吧，他到哪儿去了？"

"我用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向你发誓，"老女人惊慌失措地说，"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根本没有什么小伙子到这里来，昨天晚上任何人也不曾来过，我愿意向伟大的安拉起誓，公主，肯求你不要开这种玩笑，这不仅有损于您的声誉和尊严，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性命，您说出的这些鬼使神差的话要是被皇上听到了，我们也就性命难保了。"老女人说完这些眼泪都流了下来。

"可是，昨天晚上确实是有一个小伙子和我睡在一起呀，他是一个英俊魁伟的小伙子。"

"但愿你能够从梦境中摆脱出来，公主，请相信我，昨天晚上从来也没有人来过，这是千真万确的。"

白都伦不再说话，她举起手时突然发现戴在自己手指上的小伙子的戒指，一转眼她又发现自己的戒指不见了，于是她又抬起头望着老宫女，大声地喝道："混账的老东西，你竟敢以安拉的名义向我说谎，假如没人跟我在一起的话，这枚戒指又作何解释？你这个骗子！"公主气极了。她一转身拔出了挂在墙壁上的

锋利的宝剑，一下子捅进了老婢女的心窝里。

公主白都伦与皇帝埃尤尔

白都伦公主一气之下杀死了老宫女，站在一旁的其他的婢仆们见了此状吓得失魂落魄，她们齐声狂叫着，立刻奔出屋外向宫里跑去，她们来到皇帝跟前，向他详细地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皇帝埃尤尔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他马上动身随众宫女一齐来到了公主的面前，皇帝小心地问道："我的宝贝女儿啊？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父皇，"公主白都伦娇滴滴地说，"昨天晚上我和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睡在一起，可是一清早他就不见了，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说完这些，她感到有些迷迷糊糊，在屋子里东张西望，随后又撕破了穿在自己身上的长裙。皇帝看到这一切，禁不住大惊失色，立即命令随身的仆人把公主抓住，绑上她的手脚，找一根铁铐系在公主的脖子上，把她拴在了一个高楼上。

皇帝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心如刀绞，发生了这样不堪入耳的事情，他悔恨交加，忧心忡忡，痛苦极了，随后他又下达了一道指令，征集天下所有的名医、术士，向他们发号施令说："如果谁医好了我女儿的怪病，那么他就会幸福地得到她，娶她为妻，而且我还要把我的国土分出一半送给他作为奖赏，但是如果是为了这些奖赏而前来应征，却不能把我女儿的病医好的话，那么他的脑袋就要在我的城墙上示众了。"

皇帝埃尤尔的指令下达之后，前来应征的各个国家的名医和术士纷纷来到宫中，整个宫庭的大门不分昼夜地敞开着，可是他们都没能医好公主的病，于是皇帝怒气冲冲，每天都有人在这里被皇帝埃尤尔杀死，就这样先后杀了五十个名医和五十个术士，累计在一起整整一百个头颅，这些头颅被依次悬挂在宫庭的门前。

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前来应征了，对于公主的病，所有的

人都感到无能为力了。因此，皇帝埃尤尔的女儿白都伦公主害了不治之症的消息像一阵风一样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怪事。

白都伦公主与买尔祖旺

公主白都伦的病情越来越糟，整日整夜以泪洗面，她被这种相思之苦折磨得心力交瘁，看上去她苍老了许多，就在这样烦躁孤寂的生活中，时间一转眼过去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有一个年青的小伙子叫买尔祖旺，是她的一个奶娘的二儿子，他与公主白都伦，从小就在一起嬉戏玩耍，一直到彼此都已长大成熟，他们俩无话不谈，情同手足。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他一直在外面做巡回旅游，直到今天他才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回到了宫中。他看见了自己的亲娘，便迫不及待地问起了白都伦的情况。他的母亲低垂着脸伤心地说："我的孩儿啊，你的公主妹妹不知害了什么病，神经已经错乱了，这三年来她一直被铁链拴着，各个国家的名医和术士都来应征为她诊治疾病，可是所有的人都摇头叹息，无能为力。"

"噢，天哪，我一定要去探望她，我与她说说知心话，也许能够发现其中的症结，说不定就能治好了她的病。"

"是啊，妈妈赞成你去看她，可是一定要谨慎一些，等到明天我想一个绝妙的办法把你偷偷地带进去吧。"

第二天，买尔祖旺的母亲便到宫中，她来到了囚禁公主的房前，拿了好多的小礼品，用来贿赂看守着的侍从，他说："我也有个女儿，她与我们的公主从小在一起长大，两个人感情很好，不过，她已经嫁人了。最近，她听说公主病得很厉害就十分地伤心难过，于是便从遥远的家里赶到这儿想看望公主，所以，我恳请各位，就让她看一眼公主吧，也不枉费她跑了这么远的路程，我们悄悄地来，然后再悄悄地离开，绝不会让人发现的。"

"好吧，但是要见到公主，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侍

从说,“等到明天上午皇上来过了之后,你再带着你女儿偷偷地来看望公主吧。”

于是奶娘吻了吻侍从的手,并向他表示了深深的谢意之后转身离去了。到了第二天快深夜的时候,她找了一件女衫放在了买尔祖旺的面前,让他装扮成一个姑娘,这一切打扮好了以后,她就拉着这个女儿的手,径直向囚禁公主的房前走去。侍从看见了他们,站起身看了他们一眼说:“抓紧时间进去吧,千万别被人发现了。”

买尔祖旺顺利地进到了房子里,他脱掉了裹在身上的女衫,随着转过身点燃了一只红色的蜡烛,在这摇曳的烛光的映衬下,拿出了他事先带在身上的一本古书,朗声地读了几小段,然后他望着被铁链拴在窗棂上的公主走过去,公主愣愣地发呆,眼中噙着泪水。他问候了白都伦,白都伦顺着声音望过去,认出了买尔祖旺,张口说:“噢,买尔祖旺,原来是你,你一直在外面旅行,我和奶娘一直很担心,没有你的任何消息,现在你终于回来了。”

“是啊,”买尔祖旺沉静地说,“我在昨天才回到了家里,过几个时日我还是要走的,这一次我刚回到家中,听妈妈说你病了,我非常地担心,也非常地想念你,于是就打扮成女人的模样,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前来探望你,也许我能帮助你。”

“买尔祖旺,你也相信我是害了神经病吗?

“大家都这样说,就算我一个人不相信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不是的,买尔祖旺,我用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向你发誓,他们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即便我是真的害了神经病,可是这其中的缘由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把整件事情从头到尾地讲给我听,说不定我能够帮助你,让你摆脱这个困境呢!”

“好吧,买尔祖旺,我现在就对你讲出真话,大概是在三年前的一天夜里,我在后半夜被梦惊醒了,一个人在床上孤寂地想着

梦中的情景，可是我突然间发现在我的床上躺着一个小伙子，他极其可爱，身材魁梧，面貌俊美，他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标致的男人，总之，任何赞美的词语都不能完全地表达出他的美貌。当时进入我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小伙子是父皇故意安排的，他想试探一下我的心境，因为当时有好多其他国家的小伙子王侯向我求婚，我的父皇很希望我能尽快地成亲，但是我却倔强地反抗了父王的旨意，这一次肯定是父皇的主意，出于这种想法，如果把他唤醒，我会感觉很尴尬，于是我翻转身又倒头睡下了。可是第二天清晨，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那个小伙子不见了，小伙子脱去了我手指上的戒指，而他手指上的戒指也被我脱了下来，我们作了互换，也许这是一次奇遇，这就是我生病的原因，可是父皇和所有的人都以为我疯了。买尔祖旺，你要知道，我见过这个小伙子以后，完全被他的气质和美貌深深地打动了。因为我日日夜夜地思念着他，以致我吃不好，睡不香，我才如此的心力交瘁，整日以泪洗面，每天在浑浑噩噩中虚度时光，买尔祖旺，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你能帮助我吗？”

公主白都伦说完这些话已是泣不成声，买尔祖旺沉思了良久，感觉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他也没有好办法。随后他抬起头安慰公主说：“这件事情也许很复杂，我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所以我要走遍全世界，帮助你去寻找他，你要坚强地撑下去，千万要保重自己，安拉会保佑你，也许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把他带回到你的面前。”

买尔祖旺重新踏上旅程

买尔祖旺又与公主白都伦交谈了一会儿，好好地叮嘱鼓励她一番，随后便偷偷地溜出去，急匆匆地向家里奔去，他又陪母亲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整理好行装，与母亲告别后重新踏上了远征的旅程。他夜以继日地前行着，毫不耽搁地从这里又走到了那里，其中经过了无数个城市、乡村，以及许多海岛，转

眼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天他走到了一座名字叫颓羽乐比的小镇上，便走了进去，他真心希望就在此地能找到事情的答案。

在旅程中他所路过的一个角落，传出的几乎全是皇帝埃尤尔的公主白都伦害了疯病的消息，可是在一个城镇里，他却听到了意外的讯息，满耳听到的全是皇帝山鲁曼的太子戛梅禄也害病的传言。于是他对此事进行了跟踪走访，十分认真地调查这件事情。镇上的人告诉他说："这个害病的王子住在一个叫哈里多突的地方，那里离这个小镇很远，如果只是走路的话，大概需要大半年的时间。"

买尔祖旺对这些事了解清楚之后，打定主意要走水路，于是他直接乘坐了从这个小镇开往哈里多突的轮船，夜以继日地赶路。就这样他坐着轮船平安愉快地度过了整整三十几天，离小城哈里多突越来越近了，这一天他依旧坐在轮船上，突然狂风骤起，船帆与桅桨全都被狂风吹进了海里，只一会儿功夫这艘轮船便沉没了，轮船上所有的人都落入冰冷的深海里，与巨浪和狂风作垂死的拼搏。买尔祖旺顺着激流向下方飘去，正好飘到了小城哈里多突的中心岛屿太子戛梅禄养病的行宫。当时是星期二，是皇帝山鲁曼在行宫发号施令、处理国家大事和接见外国宾客的日子。可是皇帝根本没有这份心情，他心急似火，太子已经生命垂危，几天以来一直默不作声，不吃饭也不喝水，脸色惨白，整个人已经变了模样。皇帝就这样默默地守候在戛梅禄的床前，泪眼朦胧。宰相呆呆地坐立在一旁不敢说话，这时，他抬眼透过门窗向远滩望去，一眼看见了正在深海里挣扎的买尔祖旺，他突然在心底里萌生了一种怜悯之心，立刻向皇帝报告说："皇上，我发现有一个人在深海里拼命地挣扎，恳请您让我先出去，把他搭救上来，兴许我会因此而感动安拉，而安拉则会因此而保佑太子，让太子重新恢复生气呢！"

"宰相！"皇帝有气无力地说："王子现在已经生命垂危了，这

都是你的罪过，他现在的这副模样，如果被你救出来的那个人看到以后，说不定会事不关已地奚落一番，我向安拉发誓，假如他看到了我儿子的情况而幸灾乐祸的话，我一定会割下你的头悬挂在宫墙外面，以此来对你所做出的这一切祸事表示惩罚，你现在明白了吧，那么是否救他完全由你自己来做主了！”

宰相听完皇上说的这些话，毫不犹豫地打开了能够通向海边的后门，走了只不过十几步就来到了海滩，此时的买尔祖旺已经被冰冷的海水浸泡得四肢麻木，眼看着就要气枯力竭了。宰相正好蹲在岸边伸出手抓住了买尔祖旺的衣衫，费了好大的气力才把他从海中托上来，买尔祖旺已经失去了知觉，腹中灌满了冰冷的海水，他已经昏迷不醒了。宰相立在一旁耐心地等着他醒来。慢慢地，买尔祖旺睁开了眼睛，这时候，宰相才拿来一套侍从所穿的干净的衣服给买尔祖旺换上，他帮买尔祖旺穿戴整齐之后才对他说：“你千万牢记于心，是我给了你第二次生还的机会，转过脸来你可不要把我害死呀。”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买尔祖旺惊奇地问道。

“因为我把你救了上来，一会你要经过朝上，所有的大臣将士都在这里汇集，所有的人都因我们的王子戛梅禄生命垂危而严守秘密没有人敢多说一句话，所以，你要小心从事。”

听到宰相说出了戛梅禄的名字，买尔祖旺的心情一下子激动起来，这就是他在那个小镇上听到的有关戛梅禄生了精神病的怪闻，而他也正是自己历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要寻找的人，但是他又冷静下来，只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他吃惊地问：“谁叫戛梅禄啊？”

“戛梅禄是我们皇上山鲁曼的儿子，现在生命垂危，许多日子以来他滴水未进，整日躺在病床上，而且还不能很安稳地入睡，已经奄奄一息。所以我们满朝的文武百官都因此而愁眉不展，天下所有的名医和术士也无能为力，因此，你过一会儿路过宫廷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不要抬头说话，也不要左顾右盼，要不

然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也会因你而受到牵连而丢掉性命。”

“我用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向你发誓，我一定会听从你的吩咐，但是你能告诉我，戛梅禄王子是怎样生病的吗？”

“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明白，所有的人也都是百思而不得其解。我们只知道大概在三年以前，我们皇上与他商讨成亲的大事，可是他竟然在皇帝第三次提出此事的时候，在文武百官面前夸夸其谈地进行反驳，这种行为触怒了皇上，于是皇上就把他拘禁在炮楼的一间暗室里。可是只一天的功夫，他说自己曾经和一个美丽绝伦的姑娘睡在一张床上，并且趁着这个姑娘熟睡之机脱下了她手指上的一枚戒指，然后又呼呼睡去，等到第二天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手指上的戒指也被姑娘脱去了，于是这段婚姻就算匹配成功了。可是这件事情简直是令人无法相信的，因为他睡的房间一直是紧锁着，而且门前有人看守，根本不可能有人进去，这件事情有些复杂，所以，就算我有求于你，当你在文武百官面前经过的时候，千万别东张西望，你顺利地走过去就行了，我可不想因为救了你而丢掉自己的性命，皇上对我早就恨之入骨了。”

买尔祖旺听到这一切之后，暗自思量，“我的老天，感谢安拉保佑，这正是我要找的人，我的此番出行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于是他便随宰相进到宫中，他径直地向着王子戛梅禄的病床前大踏步走过去并直直地盯着王子看，老宰相被他的举动吓得几乎魂飞魄散，只能用眼神示意他抓紧时间赶快离开这里，可是买尔祖旺就像什么都没看到，依旧目不转睛地望着躺在病床上的戛梅禄。

戛梅禄王子与买尔祖旺

买尔祖旺认真地打量了一番生命垂危的戛梅禄，他完全确信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禁不住欣赏地感叹道：“这真是安拉

的旨意，王子的气质与我们公主的完全相同，简直如同孪生兄妹一般。戛梅禄似乎听到了这些哀叹，慢慢地睁开双眼，他静静地倾听着。买尔祖旺趁机吟起了一首诗：

我感觉你活跃又多情，
时时牵挂着那个靓丽的身影。
你是真的受了剑伤？
抑或是痛苦情忧？
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为一个动人的倩影。
你是否肯陪我喝上几杯酒，
重新奏上一曲苏里曼和勒巴彼的情歌？
请别认为我受了箭伤，
只是有一双眼睛射进了我的心房。
假如我的情感能先她而哭泣，
我就不会悔悟而因生命垂危？
但是她却先我而伤心流泪，
这哀怨的声音刺痛了我的心，
所以我想说，
“她已先我而获取了这份荣耀。”
我为她的美丽而洒尽泪滴，
只为从古至今，
无论世上的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与她相提并论，
她学识渊博就像鲁格曼，
她美貌如花就像约瑟夫，
她歌声动听就像达伍德，
她纯洁高贵就像玛利亚。
而我却满怀忧伤似雅葛伯，

我的忏悔与怒恼就似尤诺斯，
我的灾难祸患就似昂幽补，
而我的境遇与经历就似亚当与夏娃。

买尔祖旺吟完了这首长诗，王子夏梅禄立即感到了青春的活力。他的心中顿时充满了无限的希望，感觉自己忽然畅快了许多，他舒了几口气，张开嘴巴有气无力地说："父皇，恳请您让这个人坐到我的床边吧。"

听见自己的儿子开口说话了，皇上高兴极了，几乎欣喜若狂，他马上就改变了想杀掉买尔祖旺和宰相的念头，从床前站起来走到买尔祖旺的身边，拉着他的手来到了病床前，要他坐在王子的身边，他说："感谢安拉的慈悲心肠，我的王儿他有救了。""虔诚地希望安拉能重新归还王子的灵气，"买尔祖旺接着说，"但愿他能够平安地度过危险期。"随后他颂扬了皇帝，深深地向他表示祝福。

"你从哪里来？"皇上问道。

"我从埃尤尔皇帝的领地中不远万里赶到了这里，皇帝埃尤尔拥有无数的岛屿和七幢富丽堂皇的宫殿，你应该知道的呀！"

"你的到来，让我看到了希望，恳请安拉还他生气，让他转危为安吧。"

"假如安拉真的愿意保佑王子的话，让我们共同祈祷未来的生活一片阳光。"

买尔祖旺同皇帝山鲁曼说完这一切之后，便走到了戛梅禄的床前，凑到王子的耳边用只能令王子听到的声音悄悄地说："戛梅禄王子，坚强地从床上坐起来吧，祝福你永远快乐，你因为那个漂亮的女郎而吃尽了苦头，但是你要知道，她也被你折磨得心力交瘁，此时此刻什么都不要说了，你们两个人之间惟一不同的是：你的忧郁和孤寂深深地藏在心窝里，所以你才会因此而害病不浅；可是她却不同，她毫无顾忌地把一切事情从头至尾地讲

给了所有的人，因此她被人误解为不够贞洁，说她把梦中的意境带到了生活中来，还不听劝阻地一再坚持，所以人们传言公主害了疯病。此时此刻她依旧在悲惨地遭受着不幸，她被她的父王用铁链拴在窗棱上，经受着无限的相思之苦，这么多日子以来，她已被折磨得改变了模样。如果安拉真诚地保佑你们的话，你和公主的病情都会因我的出现而消失的。”

听了买尔祖旺的一番话，戛梅禄立刻感到轻松了许多，他心中充满着无限的憧憬与幻想。于是，他望向自己的父皇，用眼神示意他扶自己坐起来。皇帝山鲁曼惊喜极了，他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差点儿跑过去把王子扶了起来。可是这种情形却突然又令皇帝山鲁曼感到万分地忧虑和尴尬，于是他吩咐在场的众文武官员以及宰相在内的所有人都退了下去，然后才扶起王子，让他极其舒适地靠在柔软的靠垫上。随后又命令在门外守候的宫女们用鲜艳的花朵把房子熏得沁人心脾，并传令下去要隆重的装修城堡，以此来表示他的喜悦以及对太子的重现生机而庆祝。“我亲爱的贵宾，非常感谢安拉的保佑以及你的来临，我们会记住你的恩德。”于是吩咐御膳房做了一桌最丰富名贵的饭菜令他与太子戛梅禄一起进餐。买尔祖旺转过身对王子说：“我的主上，快些过来与我们共同用餐吧。”太子很听话，真的坐下来与他共同进餐。皇帝山鲁曼见到这种情景，高兴得手舞足蹈，他兴奋地对买尔祖旺说：“我的孩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你是我们太子的救命恩人啊！”于是奔跑出去，把这一喜讯激动地告诉了皇后和宫里所有的人。随即宫中的人敲着响钟鸣示国人，国人立即知晓了这一喜讯，因此举国上下沸腾起来，为了表示对这一喜讯的重大祝贺，全国人民为太子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聚会。当天晚上买尔祖旺与太子共同度过，皇上也亲自陪伴，为太子的身体康复而欣喜若狂。

第二天天刚亮，皇帝山鲁曼就离开了这里，他把剩下的时间留给了戛梅禄和买尔祖旺，让他们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于是买

尔祖旺就把自己不畏艰险来到这里的缘由说给了王子，最后他说：“你应该清楚，我所说的那个叫白都伦的公主是我国皇帝埃尤尔的掌上明珠。”随后他又把白都伦公主的境况从头到尾认真地讲述了一番，这其中包括她是如何思念他及牵挂着他。“总之你们之间的遭遇有着太多的共同点，你和你父皇之间发生的这一切，相同地也在她与她的父皇之间发生并继续着，所以我确信，你就是害她生病的人，而她也是惟一能解开你心中谜底的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顽强地振作起来，等你的身体稍微恢复以后，我打算把你带到她面前，让你们重新相聚，完成这段千里姻缘，就像有一首诗曾经描绘的那样：

当朋友们忘却友谊，
彼此各奔东西，
即使相隔千山万水，
我们也要互相联络，
把知心的人聚到一起，
就让自己成为一颗剪刀上的镙钉。

买尔祖旺依旧给予王子戛梅禄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并让他尽快地恢复健康，陪他谈天说地，给他讲解诗文，令他的心情舒畅。王子戛梅禄也对此事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他又像从前一样认真地读书，渐渐恢复了生气，就这样没过几个时日，王子戛梅禄经过静心地休养，身体基本恢复了健康，他又重新恢复了那个标致漂亮的小伙子的形象。

王子戛梅禄彻底痊愈了，皇帝山鲁曼喜形于色，他奖赏了宰相以及所有的官臣，赦免天下的罪民，并下令免掉苛捐杂税，装修城镇，隆重地举行了一个欢乐的庆祝活动。买尔祖旺庄重地对王子戛梅禄说道：“你一定要明白，我离开祖国出来巡游时最终目标就是为了找到你，于是我历尽了艰难险阻，跋涉千山万水来

到了这里，而此时此刻我已经找到了你，你也恢复了健康，那么就是我们要离开这里去找公主的最佳时机了。明天一早你就去面见你的父王说要出去捕猎，顺便带足金钱以便旅途中用。我陪伴你一同前去。我想你就这样对令尊讲："我想要与买尔祖旺共同出去打猎，顺便游览一下山河的壮观，重新沐浴一下大自然的无限奥秘与美丽。所以我要在外面宿营一晚。"如果我们能到达城区，面对宽广的大路，我们就能够毫无拘束地踏上旅程了，可是你要千万记住一定不能带着侍从或者仆人。

"好，这个主意很好！"戛梅禄非常高兴，于是立刻跑到宫中面见父王山鲁曼，把买尔祖旺教给他的话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山鲁曼只好同意，但他还是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地说："王儿，对于你出去打猎和游山玩水的意见我完全赞成，可是只允许你露宿一晚，第二天必须尽快赶回来，你不在父王身边时，父王总是日夜难宁，担心、牵挂着你，另外你的身体还需要静心的调养。在父王的心目中你是最重要的，就像诗人所说的那样：

假如在每一个夜晚，
我拥有波斯王的城堡与苏里曼的飞毯，
这些，
对我来说，
就只像一只苍蝇那样不值一文，
因为你不在我的身边。

皇帝山鲁曼开始为王子戛梅禄和买尔祖旺准备行装。他命令侍从找来两匹最好的骏马，并给他们预备了金钱和必要的用具。戛梅禄很开心，但是他拒绝了仆人的跟随。临走之前，皇上把戛梅禄拥进怀抱，恋恋不舍地说道："王儿，我愿意用安拉这个伟大的名字向你发誓，你一定要牢记父王对你说的话，只许在外面宿营一个晚上，明天一定要赶回来，别让父王为此而担心、牵

挂你们，好吗？”

“父皇，”王子戛梅禄说：“假如安拉肯虔诚地保佑我，我明天一定会尽快赶回来。”说完他转身告别了皇帝山鲁曼，与买尔祖旺飞身上马，带好了预备的金钱、食物和骆驼，离开了城堡，踏上了远去的路程。

戛梅禄和买尔祖旺离宫出走

戛梅禄和买尔祖旺他们俩人骑着马离开了皇宫，他们马不停蹄地在旅途中奔波。日暮时分，才停下来歇一会，并吃了点东西，然后给马匹和骆驼饮水添草料，接着又继续向前走去。他们夜以继日地行走，整整走了三天三夜，到了第四天，他们走到了一个宽广而浓密的树林里，便决定在此处休息一会儿，于是买尔祖旺开始忙起来，他将一匹马和一只骆驼全给宰了，把骨头剥了下来，将皮肉切成一块块的，并且将戛梅禄的衬衫和外套撕成碎片，用血液把破衣染红，随后抛在了一个三岔道上，这些事都完成后，他们才吃喝起来，吃饱喝足以后便又上路了。戛梅禄对买尔祖旺所做的一切表示惊讶，便问道：“兄弟，你刚才忙乎了一阵到底在干什么呀？这样做有什么作用呢？”

“你不明白吗？皇帝只允许我们在外住宿一晚，如果第二天我们还没有回到皇宫，皇帝肯定会沿途追寻我们，追到此处时，看到你那血迹斑斑的破碎衣服，悉知你在旅途中惨遭强盗杀害，或遭凶猛的野兽袭击身亡。用这个办法，他们就信以为真，不再继续追寻我们，打道回宫去了。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主呀，我向你发誓，这个主意真不错，你干得很好。”

戛梅禄和买尔祖旺就这样日日夜夜地在宽广的田野上，在茂密的树林里不停地奔驰，然而戛梅禄不免觉得有些孤独和伤感，便向买尔祖旺难过地诉说出心中的痛苦，而买尔祖旺总是不断地宽慰他、激励他。这一天，买尔祖旺指着一个很远很远的地

方对戛梅禄说：“你看，那儿就是埃尤尔皇帝的城市。我们总算看到它了。”戛梅禄感到很愉快，拥抱着买尔祖旺，亲吻着他的额头，很感激他的帮助。

他们来到城市，找到旅馆住了下来，并好好地休息了几日后，买尔祖旺才领着戛梅禄去浴室把全身冲了个干干净净，将商人穿的衣服拿给他穿上，还准备了一个金器做的沙匣和一套银质的测象仪器，要他带在身边，然后对戛梅禄说：“尊敬的主人，你可以去了，到皇宫的大门边，大声呼叫。‘我写算俱会，可以预测未来，灾难祸福，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掌握医术，哪位有疑难重病者，请快快求医。’皇帝知道又来了一位高明的术士，必定派人来领你进宫，为公主白都伦治病，你进入宫后，对皇帝说：“以求三日为期，倘若公主的病治疗有效，请皇上恩准：将公主许配给我结为夫妻，如果公主的病情治疗不愈，你仍旧按以前的办法处罚我。”皇帝肯定会同意你所提出的条件，你见到了公主，就直截了当地向她说明自己的一切。因为公主的病情，是对你的思念所致。只要你与公主相会以后，公主的病情就会很快好转，由于有你在她身边细心地照顾，这样她的身体将会迅速恢复健康。皇帝看到这些情景，将会欣喜若狂，一定很乐意将公主许配给你，并将他的领土分一半给你。这些条件都是皇帝自己说过的，你走吧，愿你一切顺利。”

“兄弟，我会永远牢记你对我忠诚的帮助。”戛梅禄与买尔祖旺道别后，拿着沙匣和测象仪器走出旅馆，一直向皇宫大门走去。到门口就呼叫起来，“我写算俱会，可以预测吉利、灾难、祸福。还能圆梦解梦。我的医术能治疗疑难杂症，有谁要求医呀，快来请我吧。”人们很久没有听到这种呼叫声了，觉得很稀奇，从四面八方走过来观看，因为都市里所有的大夫和术士都已改名换姓另谋职业了，早已不被人所知。人们围过来仔细打量着他——这个潇洒、聪明，很有朝气的年轻人，人们对他很是钦佩同时也十分惊讶，好心地对他说，“对着主发誓吧，聪明的年轻人，

你别为了要娶白都伦公主为妻，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你把头抬起来看一看，上面挂着这么多的人头，不就是为了这件事而送了命的吗？”戛梅禄没有把人们对他的劝告当回事，仍旧高声呼叫说“我是一位精通医术的术士，有谁需要解除疾病的痛苦呀……”大家对他这种言谈举止，感到十分不安。

戛梅禄和白都伦相会

戛梅禄把大家对他的关心和告诫不予理睬，他在心里嘀咕着：“没有热恋过的人，怎能感受热恋中的思念心情呢。”然后他又高声地呼叫：“我是有名的大夫……”大家对他的行动和态度很厌烦，又对他说：“你是个既愚蠢，又顽固，还挺傲气的小东西，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别随便断送了这么潇洒健壮的身体。”戛梅禄仍旧不理大家的真心相劝，仍然提高嗓门大叫，“我是个好大夫，我是术士，精通哲理，测算吉凶祸福，有没有人来算一算？”

戛梅禄的嗓门越叫越高，大家对他还是耐心地再三相劝。一阵阵的高叫声和杂吵声传到了皇宫，皇帝埃尤尔便传来臣相。“把那个叫唤的术士给我带进宫来，我要召见他。”臣相接旨赶紧出宫，来到拥挤的人群中，领着戛梅禄来到皇宫，皇帝赐坐后便说，“孩子，向主起誓吧，你若不是术士，就不用拿生命当儿戏，所有前来为公主治病而医治不愈的，都要杀头的。倘若能把公主的病治好，可以封为驸马，我的要求是这些，你仔细考虑一会儿。你很年轻，不用自己骗自己，向主发誓吧，倘若公主的疾病治疗无效，你必死无疑。”

“我主意已定，同意你的要求，”戛梅禄说，“如果公主的病医治不愈，由皇帝按先例惩罚吧。”

皇帝命令法官作为见证人，随后又传令侍从送戛梅禄到后宫为公主治病，侍从和他一同来到了那条很长的走廊旁。他焦急地加快脚步，超过侍从朝前走去。侍从急忙赶上去说道：“喂，你

这个笨蛋，走这么快忙着去送死吗？我至今还没看到有人像你这样，愿意急着去送死的？ 你明白吗？ 前面是灾难在等着你呢？”

侍从和戛梅禄一会儿便来到了公主白都伦的房间前。侍从留他在门帘外站着，戛格禄环顾四周，对侍从说，“我治病的方法有两种，看你选择哪一种方法。一种是站在门帘外医治你家的公主，另一种是让我进屋去医治公主的病？”侍从很惊讶地说：“你在门帘外就能治好公主的病，更能证明你的医术相当高了！”戛梅禄在门帘外坐下，将笔墨纸准备齐全后写着：

看呀属于你的戒指，
那相会的夜晚，是我取下交换的，
今天送还给你，
愿我的戒指，也能物归原主。

写完后，把公主的戒指用纸包好，交给侍从送给公主。白都伦公主把包好的东西打开一看，见是自己的那只宝石戒指。于是她接着看完了纸上的诗句，略知情况，心里已明白是他到了，惊喜万分，心情立刻变得舒畅，兴奋不已，于是挥笔回道：

离别的痛若，
让我流尽悲伤的泪珠。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
如果我俩有朝一日能够重逢。
分别的愁苦不再追寻，
幸福将包围在我的身旁，
让我欢喜涕零，
明亮的双眼呀
泪水是你的天性，
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

你总是尽情地流着泪水。

公主念完诗句，顺势站立起来，她借助兴奋时的那股力量，挣断了颈上的锁链，冲出房门，来到门帘外看到是戛梅禄——心中的恋人，不禁唤道："主人呀！我们是在梦中相见呢？还是真实的重逢呢？虽然我们已经分别，万能的主又安排我们重新相会吗？感谢真主，我在失望至极中又和他团聚。"

侍从看到公主这些情形，飞转身跑着来到皇宫，跪倒在地上，吻了吻地面后说着，"回禀皇上，这个术士的确是术士中的高手，他的医术最高明，他不用进公主的房间，在门帘外很快便把公主的病治愈了。"

"这些情况是真实的吗？我得亲自去看个明白。"皇帝这样说。

"皇上请起驾过去瞧瞧。公主的力量可大着呢，她扯断了锁链冲出房门和术士见面呢。"

侍从领着皇帝直奔后宫，朝公主房间走去，公主看到皇帝亲自驾到，立即上前迎驾，并害羞地用双手遮住红红的面庞。皇帝已看到公主的身体确实恢复了健康。喜悦得跳起来了。他拥抱着公主，不断的亲吻着她的额头，显露出皇帝对公主的分外宠爱，然后他朝戛梅禄示意，并急切地问道："年轻人，家住何处？"戛梅禄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家族，讲述着他是山鲁曼皇帝的太子，在那个夜晚偶遇白都伦公主，便取下公主的戒指，把自己的戒指给公主带上，这一切都详细说给皇帝听，皇帝觉得这个故事十分离奇，便说："让你们这个美妙神奇的故事记录下来，好好保存，留传后代。让晚辈们一代一代留传下去。"

皇帝立即传令官员和证人。将白都伦公主和戛梅禄太子立下婚约结为伉俪；安排装修城楼，准备丰盛的宴会；满朝文武官员，军队和百姓都穿着节日的盛装，汇集在皇宫里，皇宫里里外外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吹打弹唱，共庆白都伦公主身体康复和

结婚庆典，这么隆重的庆贺，迟续了一周。

戛梅禄携带白都伦公主回国探亲

白都伦公主结婚以后，埃尤尔皇帝又设宴款待城内外的大臣和来宾，宴会的规模很大，宴席很丰盛。城内外一片欢腾，宴会持续了整整一月。戛梅禄与公主结婚的夙愿已了，与白都伦相亲相爱的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而后他不免思念起家乡和远方的父王、母后，那一天的晚上，梦中的父王忧愁地对着他说："孩儿，你怎么忍心这般对我呢？"接着又吟出他那忧伤的诗：

朦朦的月色令我担心、害怕，
我的双眼总是不停地看着夜空中数不清的星星。
我的肝脏啊！
你静一静吧！
不要太急躁，
心灵啊！
希望你能经受住磨难的考验
承受着他曾给你的烙痕。

睡梦里戛梅禄默默地看着父王脸上的忧愁，听着对他的怨言诗句，内心焦虑不安，忧心忡忡，失去了往日快乐和喜悦的心情。公主察觉到他的情绪不对很是惊讶，关心地问他。"有什么事令你悲愁呢？"戛梅禄把昨晚上梦中的经过叙述一遍给公主听，然后他们俩约好一同前往皇宫，向父皇禀告，请求皇上恩准回国探亲。埃尤尔皇帝慷慨地批准了驸马的请求。可是白都伦公主对父王说："皇上，孩儿不愿意和驸马分开呀。""原来如此。"皇帝接着说，"你就和他一起去吧。"皇帝批准白都伦公主和戛梅禄一同回国探亲，并要求他俩在一年以后回来看望双亲。公主和戛梅禄高兴万分。感谢皇帝的厚爱，并急切地吻着皇帝埃尤尔的

手，以示感谢。

皇帝埃尤尔尽心地安排着公主和戛梅禄回国探亲一事，将旅途中所需的一切用品，包括骆驼、马匹、粮草、帐篷、车辆，以及钱财和护卫，都准备齐全，并决定了出发日期，在出发前，皇帝赠送驸马戛梅禄十件很漂亮的宫服，这些宫服绣工精致，嵌着珠宝，还挑选了最好的良马十匹、骆驼十只、昂贵的财宝无数，把爱女交给戛梅禄，要他好好照顾。一直送到城外很远的地方，皇帝埃尤尔才与他们难舍难分地含泪道别。

戛梅禄和爱妻白都伦率领一群人马奔赴旅途，一天接着一天地，不停地奔波，一个月以后，走到了一片辽阔的水草地域。于是停下休息。吃喝完毕，公主白都伦感到疲倦极了，便到帐篷里睡了。戛梅禄随后走进帐篷去照顾她，偶尔发现她胸前的那颗红光闪闪的红宝石，形如苏木。于是顺便取下来仔细观赏，他见宝石上雕刻着一些字，但却不明其中之意。他十分惊奇，他想："红宝石一定有其重要的含义，否则她不会这么看重它，戴在贴身的胸口处，她将它放在如些神圣的地方，可能是小心谨慎以防弄丢吧，哎！红宝石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其中又有什么神秘的含义呢？"

戛梅禄追赶大鸟

戛梅禄为了查看红宝石，走到帐篷外，在阳光下细心地观赏，忽然间，一只大鸟迅速扑过来，叼走了他手中的红宝石，飞向空中，戛梅禄此时可急坏了，追随大鸟而去，大鸟飞行的速度正好能让戛梅禄追上它。它飞得很低，沿着地面飞向前方，戛梅禄紧追着大鸟，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越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连续不停地追到太阳下山了。夜暮时分，大鸟停留在一棵大树树梢上休息，而戛梅禄则迷茫地站在大树下，此时又饥又渴又累。他想往回走，然而天已经黑呼呼的不能辨别去向。他觉得这次可能有断送性命的危险，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叹道："现在已没有

挽救的方法。祈求万能的主呀！救救我吧。”然后就躺在大树下，不一会儿便睡着了。

第二天的清早，戛梅禄在睡梦里醒过来，只见高大的树梢上，大鸟正伸展着大翅膀向前起飞，于是戛梅禄又随即追上，大鸟今天飞行的速度比昨天就慢多了，简直在戛梅禄力所能及的速度内，戛梅禄感到很有趣，他自己对自己说，“主呀，大鸟怎么会明白呢，它昨天按我奔跑的能力飞行，而今天它好像知道我累了，只是慢慢地跑着，并按我力所能及的速度飞行，万能的主呀，我发誓，这件事真的是十分怪异！我必须跟随到底，弄个明白，总之摆在我面前的是死和活两条路，大鸟飞向何处，我就跟到何处。最终它总该飞往有人居住的地方吧？”

戛梅禄继续追随大鸟，夜晚睡觉，白天行走，一路上一边走一边寻找野果当饭吃，渴了喝河边的水。经过十天的追逐，眼前总算出现了一座人口较拥挤的都市，此时大鸟飞速前进，瞬间飞进城内，戛梅禄失去了大鸟的去向，他很惊讶，自顾自地说道：“感谢主呀，我总算顺利地到达这个都市了。”然后他来到河边坐着休息一会儿，把自己清洗了一番，他看到自己孤独一人流失他乡，既困惑又难过，既饥饿又疲倦，回想往日在皇宫里与亲人们欢聚一团，快乐幸福地享受着无忧无虑的优越生活，不禁伤心得泪如雨下，他吟诵着：

我只想遮住由你那方遇到的一切，
它恰恰情愿坦露自我，
我的双眼难以入眠，
在我备感疲惫，失望至极之时，
我高声疾呼：
命运啊！
你不用可怜我，
也不必让我的生命在困境和险厄中延伸。

戛梅禄与花匠

戛梅禄吟诗完毕，歇息了一阵，慵懒地站了起来，缓慢地毫无目标地走入城里，从街道的东边走向街道的西边，自始至终没有遇到一个人，这个都市座落在海边，他从面对海洋的那个城门里走出来，走呀走呀，走到一片茂盛的果树林里。他正犹豫不决，徘徊不定之时，一个花匠从那边的果树林里走了出来，向他示意问安，迎接他的到来。他说："感谢真主，你已幸运的脱离了人们对你的伤害，顺利地走到这里了，当大家还没发现你时，请到果园来吧。"戛梅禄惊慌地走到果树林里，颤抖地问花匠："城里发生了什么事吗？城里住的是什么人呀？"

"你不明白吗！城中全是瘟教徒。"花匠说，"向真主发誓，对我说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如何来的呢？"

戛梅禄向花匠诉说了自己的不幸经过。花匠很惊讶地说："孩子呀，你现在什么都不清楚。这里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距很远，水路需要四个月，陆路需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这里的货物用船运往伊斯兰教的国家在那儿销售，每年只航行一次，第一个靠岸的地点是艾补奴斯，随后又在哈里多突靠岸。它们都属于山鲁曼皇帝的领地。"

戛梅禄心里默默地思考着，目前的困境没有解决的办法。于是决定暂时留在园林里，帮助花匠干活，做一些体力活以维持自己的生计。然后便对花匠说："你愿意收留我吗？我可以帮你干活。"

"我知道了，答应你就是，"花匠满口同意了他的要求，并教他园林里各种栽培技术，比如下种、灌水、锄草……等等，并拿了一件很长的工作服让他穿上，戛梅禄就留下来当了一名花匠。在果园里忙着种地、浇水、除草等工作。戛梅禄的生活已经安顿好了，但是他孤独一人远离家乡，不能和妻子及家人团聚。他昼夜不安，忧心忡忡、伤心地流泪，一直不能安心住下来。

白都伦在丈夫失踪以后

白都伦从梦中醒过来，发现戛梅禄不在她身旁，戴在胸前的红宝石也无影无踪。她心里默默地沉思着，叹了一口气说："真主啊！我的主人去哪里了？他一定对此很困惑，并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于是拿着红宝石走了，这中间肯定发生了不一般的事，不然他不会弃我离去。但愿真主惩罚它。"然后她考虑了一番，心想："我若是把丈夫戛梅禄失踪的事让侍从们知道了，可能会使他们产生贪心的想法。看来我只能用策略来稳定这件事了。"想到这里，她马上拿来丈夫所有穿着的衣服、鞋子……等，装扮一番，再把披肩披在身上。安排宫女在自己的轿里坐着，然后走到帐篷外，传令侍从准备出发。

白都伦公主骑在马上，带领护卫人员奔向前方，她隐瞒着戛梅禄的失踪情况，自己则假装成戛梅禄，这并不会让任何人发觉，因为他们俩人的相貌和身形简直是一模一样。

白都伦公主率领着这群人马在旅行中，马不停蹄地日夜兼程，这天走到了一个靠近海边的都市，他们决定在都市的郊外停留住宿。她立刻了解到都市的基本情况，并且打听出这里是艾补奴斯市，是阿尔马诺斯皇帝的京都，这儿的皇帝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叫哈雅图·诺芬丝公主。

白都伦与阿尔马诺斯皇帝

当阿尔马诺斯皇帝听到白都伦公主率领的队伍于艾补奴斯城郊外留宿休息的讯息后，便派遣使者前去打听。白都伦的侍从对来到营里的使者说，在这留宿休息的是山鲁曼皇帝的儿子，因要回哈里多突，正好经过此处所以临时决定在此处留宿。于是使者回到宫里禀告。听了这个讯息，皇帝马上领着亲信大臣赶到城外，与白都伦在营帐中会面。白都伦上前欢迎，相互问候。然后，

阿尔马诺斯皇帝将白都伦请进皇宫里，摆设宴席招待她，用贵宾的礼节来招待她的随从，并将他们安排在宾馆里。

公主白都伦身着缀着珠宝的绣花衣裳，仪表堂堂，她在阿尔马诺斯皇帝的皇宫里舒服而平静地休息着。三日之后，皇帝前来看他，“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我现在已年逾古稀，但身边没有子孙，仅有一个女儿，跟你一样，长得清秀俊美，现在我年老体弱，已经没有处理国事的能力了，所以我决定将皇位传给你。如果你觉得我的国家还不错的话，就请你留下来，一来可以与我的女儿成为夫妇，二来接替皇位，封你为王，这样我就可以退休了。”皇帝对她说。

白都伦公主觉得有些羞涩，不好意思，汗水直往额头上冒，她低下头，暗暗寻思：“我身为女子，这该如何是好呢？如果我不同意而离开这儿，万一他派人来追杀我，我岂不是很危险。如果我依从他，到时秘密被发觉，可就惨了。唉，难道戛梅禄失踪，下落不明的灾难还不够我承担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只有留下来，并且保持沉默，事事依从他，才能保留性命，也只有等伟大的安拉来挽救了！”

白都伦公主做出决定之后，抬起头，对皇帝说“是”。皇帝高兴极了，召集臣相、大臣、文武官员和法官，并当着所有官员的面，宣布将王位传给白都伦，自己退位。白都伦头戴王冠，身着皇服，走上殿堂接受满朝文武的跪拜，赫然像个年轻男子，她的漂亮英俊，令人钦慕，谁都没有怀疑过她。

白都伦与哈雅图·诺芬丝

当了艾补奴斯的皇帝后，白都伦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拥护敬重，鼓乐齐鸣，全国同庆。同时，老皇帝阿尔马诺斯为哈雅图·诺芬丝预备嫁妆，随之婚典举行。这对新婚夫妻，俊美、靓丽，如一同升起的两个月亮，也如同时撞在一块的太阳。婚典结束，来宾们将蜡烛燃上，将这对新婚燕尔的佳人送入新房，拉上窗帘，这

才欢欢喜喜地散去。在烛光的映照下，白都伦与诺芬丝都默默无语。心情沉重的白都伦思念着戛梅禄，禁不住伤心泪流，念道：

远去的人啊！
我的心因你而怅然，
惟留下一丝性命。
我过去报怨失眠，
现在双眼竟让眼泪渗透；
只希望失眠可以延至今天。
你走后，
思念随后生长绵延。
你应问问，
分别之后我的境遇。
如非泪水流之均衡，
眼皮早已被毁坏。
我对安拉倾诉别离愁苦，
人们却不怜惜我的恋念、焦心。

念完，白都伦站起来盥洗、做礼拜，等到哈雅图睡后，便随意寻了个地方歇息。第二天，老皇帝阿尔马诺斯与太后来新房看望哈雅图，询问情况；公主将白都伦的表现一字不落地讲给父王与母后。

早晨，白都伦出了新房，便上朝听政，她端坐于王位上，受着臣相、大臣与文武官员的跪拜。他们赞颂着为她祈祷，面对她，并跪着亲吻地面。她笑逐颜开，待他们亲切温和；从臣相、大臣到文武官员及士兵们都得到了恩赐，所以大家都竭力诚心敬重、拥护于她，高呼万岁，全以为她是年轻男子。她逐步执掌大权，治理国事，下达命令，奖励好人善事，严惩恶行，大赦天下，减轻税收。这天她一直处理公事，时至黄昏，这才到后宫歇息。见哈雅图·诺

芬丝漠然独坐于新房中，于是走到她跟前坐下，温柔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压抑着伤悲的心情，随意与她说笑聊了一会，便站起来悄然擦掉悲伤的泪水，洗盥、做礼拜，等到夜深人静，哈雅图·诺芬丝沉睡后，便随意躺在一边睡下了。第二天天刚亮她就起床，做完晨祷，而后临朝，发布命令，一心治理国事。

老皇帝阿尔马诺斯又来到新房看望公主，与她交谈，探听新皇帝的表现，哈雅图·诺芬丝将白都伦所做的全都仔细禀告给老皇帝，末了说："父皇，我觉得如我夫婿这般智慧忠诚的人儿，真是世上少有的；可他经常不是伤心痛哭，就是轻声微叹。"

"亲爱的孩子啊！你多按捺一下；假如他还如此，我最终将解除他的皇位、将他赶出我国境内。"老皇帝宽慰着诺芬丝公主，脑子里依然筹划着如何对待白都伦。

晚上，白都伦返回后宫，步入新房，看见屋里烛光明亮，哈雅图·诺芬丝端坐在那儿，孤寂黯然。此情此景，不由地使她想起戛梅禄及她们夫妇俩于短时间内遇到的别离景象，不由自主地叹气哭泣。稍过了一会，她起身准备做晚祷，哈雅图·诺芬丝将她抓住，说："我的爱人啊！我父王待你不薄，你不觉得惭愧吗？"白都伦又端坐下来，说："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亲爱的。"

"我说这些无非是为你担心而已，我从未碰到过你这么自以为是的人；我父王已准备废除你的皇位，并将你驱逐出境。要是他恼怒起来，可能要杀了你呢。我说这些，是出于怜惜你，你仔细想想吧？"

听完诺芬丝的话，白都伦低下头，望着地面，觉得迷茫、忧虑。她暗想："如果我违背他，性命就不保；如果要是听从了，那么秘密就泄露了，真是让人难以决策的问题啊！话说回来我现在是艾补奴斯的皇帝，什么都把握在我手中；戛梅禄如果要回到他的国家，肯定要经此路，我与他肯定会在此地相逢。如今我迷茫困惑，天知道我该如何行事才好。就让我将所有的都依托给安拉吧！他可以帮我解决。"接着她勇敢果断地将自己的遭遇全部仔

细地向诺芬丝诉说了，临了叮嘱说：“以安拉的名义，我恳请你帮我严守秘密，不能泄漏半点风声，等我与戛梅禄相见之时，我会听从你的任何要求的。”

听完白都伦的述说，诺芬丝非常惊诧，非常怜悯她，帮她祈祷，盼求安拉帮她们夫妇早日相聚重逢，而且宽慰她说：“姐姐，不要忧郁着急，慢慢忍着点，等待万能的安拉解决吧！”她说完念着：

惟有忠诚的人，
可以遵守承诺。
秘密于心中，
如那禁封的屋子；
门上不但要上锁，贴上封条，
并且门锁的钥匙也已丢掉。

诺芬丝念完继续对白都伦说：“姐姐，古训说，自由人的胸怀，就像神秘的墓穴一样。你安下心来，我会严守这秘密，一点也不走漏这个消息。”

第二日早晨，做完早祷，白都伦便上朝听政，在王位上治理事务。此刻，老皇帝又来探望诺芬丝，公主诺芬丝赶紧将白都伦的改变告诉父皇母后，夫妻俩冰释前嫌，心意相投的情景述说给老皇帝。老皇帝闻后，顿时心情轻松，心旷神怡，备觉欢喜，预备丰裕的酒席，与公主和新皇帝同饮。自此岳丈与“女婿”过起了幸福美满日子。

哀伤的山鲁曼皇帝

打从戛梅禄太子与买尔祖旺一块儿去狩猎以后，山鲁曼皇帝就觉得心里惶惶不安，他努力克制这种心情，强迫自己期盼着，但是等到黄昏时，太子还没有回来，皇帝因而一夜未眠，辗转

反侧。夜晚是那么漫长，他始终牵挂着太子，在这种担心、忐忑不安的情绪中，终于盼到了破晓。旭日东升，他内心逐渐得到了些安慰，便满心欢愉地盼望着太子的回来。但是直到用膳时分，依然不见太子的踪影，他不觉生出一种别离之感，内心猛然冒出一股牵挂太子的冲动，他惊恐不安，失声地痛哭起来，衣服都让泪水打湿了。

悲伤地哭泣了一阵子，皇帝擦去泪痕，立即宣布旨令，指挥队伍快速打理行装，为找寻太子作远路出行的预备。因此他满怀着忧愁、郁闷的情绪，率领庞大的军队，气势磅礴地出了京城。他将队伍布署成六队。选定先锋，左卫与后卫等，往四面八方寻找太子，出发前，他嘱咐大臣："限明天所有人马于十字路口会合。"

根据皇帝的旨意六路人马向不同的方向进发，开始四处寻找太子。他们爬山越岭，不断地向前搜寻，就这样，走了许多的路，但直到太阳落山时，仍然没有发现太子的踪迹。他们连夜行进，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六路人马先后赶到十字路口会合。但是谁也不能确定太子走的是哪个方向，就在大家四处察看的关头，有人忽然看到被撕扯的碎衣片及残留的血肉，细细观察，依然可以看见碎衣片上的血痕，并且布片及肉块都朝着一个方向。

一见这种情形，山鲁曼皇帝顿时感觉心猛地被抽了一下，禁不住大喊一声，叫着太子的名字，顿时老泪纵横。不由得抽打自己的面颊、揪自己的胡子，扯自己的衣服。他已确信太子遇难了，所以越哭越悲哀。其他人也觉得太子肯定死了，也跟着皇帝一起落泪，把地上的泥土撒向自己的头，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伤心、痛哭。

皇帝毫不怀疑地认为太子死了，他觉得太子肯定是在路上被强匪杀了，或许是在山里遭到了野兽的攻击，便领着军队心情败坏地往回走。走到城里，便宣布旨意，为悼念死去的太子，举国上下的百姓都要穿丧服。而皇帝自己在皇宫里修了所名叫忧郁宫的房子，这样他每逢礼拜二和礼拜五上朝听政外，其它的时间

都静呆在忧郁宫里，过着离群独居的忧愁日子。

戛梅禄发掘出宝藏

流浪的戛梅禄终于在一个由老园丁看护的花园中落下脚，与老园丁相依为命。他时时回想起从前那些幸福舒逸的日子，所以整日哀愁泪流，甚至不时地靠念诗咏调来打发时光。“驶往伊斯兰国家的船到了年末就会出发。”老园丁时不时地宽慰着他。

一日，一直与老园丁生活的戛梅禄，看见百姓们三一群，五一伙，熙熙攘攘。戛梅禄正觉得纳闷时，老园丁过来说：“亲爱的孩子，你现在不用做工了，歇息歇息吧！今天百姓都在喜气洋洋地欢度佳节呢！不知这段时间有没有船去伊斯兰国家，我现在就去给你打听打听，你守护花园吧！顺便歇歇。”

老园丁离开后，园中只留下戛梅禄独自一人，他不由得又为自己那苦难多磨的经历哭泣起来。就这样，他不停地想，心中越来越焦急，越来越难过，泪流不止，以至于最后伤心地不省人事了。过了一阵，他渐渐地清醒过来，慢慢绕着花园的树散步。由于内心总是想着自己遭受的坎坷境遇以及别离的愁苦，心神不定的戛梅禄不留神摔倒了，那树枝儿把他的脸弄烂了，血痕累累，血泪交织。他抹去血痕，忍住泪水，把伤处用布绑好，整个园子里只有他流离失所、迷茫凄苦的身影在不停走动着。正在这个时候，他不经意地仰起头，发现树梢儿有对小鸟儿在打架，突然一只鸟掉了下来，而另一只则舒展翅膀离去了，显然这只已死了。稍过会儿，又有两只略大些的鸟儿飞到亡鸟的旁边，像是在哭泣，嘴里叽叽喳喳地叫着，并且扑闪着翅膀，然后它们用嘴和爪刨了个小坑掩埋了亡鸟，接着成双飞走了。不一会儿，那只得胜的鸟儿被它们叼着来到那掩埋鸟儿的小坑旁，随即也被啄死了，肠胃被叼了出来，皮肉都被啄烂了，两只鸟儿得胜而归，只见鲜血和皮毛散落在地上。

戛梅禄目不转睛地看完这些后，惊异极了。他看见有东西在

发亮，于是疾步过去，细细一看，却是一个嗉囊。他俯身捡起，扯开来，啊！原来是那个让他们夫妻分离的红宝石。他马上明白了事情是怎么回事，兴奋地昏了过去。一会儿，他醒过来，自语道："感谢安拉，这可是我与妻子欢聚团圆的好预兆，是个喜讯啊！"他捧着宝石，仔仔细细地观赏着，过了一会儿他找块布将它捆到胳膊上，觉得欢快鼓舞，心里充满了希望，"这真是个喜讯！"他暗想着。然后他慢慢地走回房里，等待老园丁回来，可是已经很晚了园丁依然未归，他便独自先睡了。

第二天早晨，戛梅禄起床后，依然用绳索把腰扎起来，拿着镐头和筐子，认真踏实地在花园里劳作。从这到那翻地，慢慢地挖到了一棵空心树下。镐头刨到树根时，便传出裂纹响，地面崩裂了，一个盖子显现出来。他掀起盖子，看见了门和阶梯。戛梅禄觉得惊奇，便顺着台阶走下去，一个翁顿、瑟睦德王朝时期的地窟展现在他面前。湛蓝色的墙面，无以计数的红色宝石把这个石头垒成的地窟照得光彩四射。戛梅禄高兴得手舞足蹈，看着这些财宝，自顾自地说，"霉运就要结束了，幸福欢乐的生活重现了。"

出了地窟，戛梅禄把盖子遮好。开始给花草树木浇水，直到黄昏。老园丁深夜才归来，对戛梅禄说："亲爱的孩子，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你很快就能重返故乡了。三日后，驶向艾补奴斯的船就要出发了，生意人此刻在准备船和货品呢！首先到达的伊斯兰教国家是艾补奴斯，到达后，大概再行六个月的陆路，就抵达哈里多突了。"戛梅禄眉开眼笑，不停地亲吻着老园丁的手，兴奋地说："老人家，你告诉了我一个喜讯，我也有个喜讯要给你说呢。"接着，他把自己无意中找到财宝的事情给老园丁讲了。听了后，老园丁欢天喜地地说："好孩子，我在这园里劳作了八个春秋，没发现任何东西；想不到你才来不满一载，倒找到了财宝。看来这些都是你的，更是你情绪转变，早日回故乡和亲人欢聚的动力啊！"

夏梅禄说："财物我们一定要平分。"随后领着老园丁到了地窟，将金光闪闪的财宝拿给他瞧。总计二十瓮的金子，两人各得十瓮。老园丁说："亲爱的孩子，花园里的橄榄惟独我们这儿才有的，时常有生意人将其贩卖到其它地方。你找个皮兜将金子放进去，上面放满橄榄，之后包好，用船载回去。"

夏梅禄马上着手，准备了五十个皮兜，放满黄金，顶上铺了层橄榄，而后包好，其中有个皮兜装着红宝石。全部准备好后，夏梅禄与老园丁聊着天，满怀信心地认为能顺利返回家乡，和亲人团聚了。他心里想着："抵达艾补奴斯，接着走陆路到哈里多突与父皇相见，到时就能探知我的爱人白都伦在哪儿了。孰知她是回故乡呢，还是径直回父皇那儿了？是不是在路上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坏事情呢？"

在等候出发的这段时间里，夏梅禄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他与老园丁倾心相谈，难舍难分，向他描述了一番鸟儿们撕杀的情景，很晚他们才睡。梦醒后，已是第二日早晨了，夏梅禄发现老园丁病倒在床，起不来了。第三天，老园丁的病更加重了，看来活不了多久，夏梅禄心里很伤心，很难过。正在这当口，园里来了船长和水手找老园丁，夏梅禄说老园丁生病了，"我们的船要去艾补奴斯了，那个想同行的年轻人在吗？"船长问。

夏梅禄答道："我就是。"随后就让水手把那些皮兜运上船。水手在运皮兜时叮嘱说："风向很好，正适合船行驶，你赶快来。"

"知道了，我很快来。"他匆匆将食物拿到船上，妥善放好，以便路上吃，随即他跑回花园，向老园丁道别。但是老园丁已经快咽气了，吸着气，进行着垂死拼搏。夏梅禄不舍得这样走，就在床铺跟前，陪他到咽下最后一口气，马上将他入殓，掩埋妥当，这才拼命去追船，奔到海滩，那船已顺风而行，乘风远去了。木然看着船儿渐小的影子，他手足无措，无精打采，一言不发地返回园里，难受得直打自己的耳光，把土往脑袋上撒。

这以后，他把花园租下来，承接了老园丁的遗愿，请了一个

人浇水灌溉，苦心管理。他随后再次准备五十个皮兜，去地窟把所留的黄金全都放了进去，顶上放满橄榄，之后包好，准备随时拿走。他外出四处探听，知道船每一年仅有一趟，只有明年才有机会。他心神不定，忐忑不安，回忆着独自所碰着的事，特别是把白都伦的红宝石给丢了觉得十分难受，难过得不停流泪。

白都伦与船长

当了艾补奴斯皇帝以后，白都伦强忍悲伤愁苦的心情，踏踏实实地治理国事，赢得了文武百官的尊敬和好感。她出去巡访，百姓们热热闹闹地相拥着为她高呼、祝福，说："你是老皇帝阿尔马诺斯的女婿，公主的夫婿。"但是每到夜深人息的时候，她就不由得为戛梅禄的孤寂落寞而痛哭。她时不时地与诺芬丝谈戛梅禄的事儿。一日，她隔着窗儿远望大海，瞧见一艘船开进海港。望着那船，她内心突然有一股很强烈的情感，焦灼不安，激动非常，她骑上马带大臣随从前去港口察看。那些人刚好在将货往下卸，她就跟船长探听装了些什么货。"启奏皇上，这次带的货有许多种，草药、眼膏、药粉、香水、钱币、布帛、兽皮、麝香、香料、檀香、罗望子和橄榄等等；我们那儿的主要土特产品就是橄榄。"船长回答说。

耳闻着船长说到橄榄，白都伦非常好奇，很想知道橄榄是什么样的，什么味儿，于是她对船长说："运来的橄榄多吗？"

"有整整五十个兜；但那个卖橄榄的没有一块来。"

"拿来我瞧一瞧吧？"

船长命令着，水手服从指挥，很快拿出橄榄，将它献给皇帝。白都伦瞧了瞧，说："我要这五十兜橄榄；要多少银两，我给你们。"

"这橄榄在我们家乡很便宜，卖橄榄的那个穷苦人，没及时上船，给掉下了。"

"这些橄榄在你们家乡价值多少？"

“一千块钱的价。”

“我给你一千元买下它。”她命令随从把橄榄带回去。

这天晚上，白都伦让佣人取包橄榄拿至后宫，她与诺芬丝共同细细品尝。她拿了一个大碟子，把皮兜往下一倒，碟子不光有橄榄，还有许多金灿灿的黄金。“怎么是金子啊！”白都伦问诺芬丝说。便吩咐佣人将其他的橄榄拿到后宫来，依次将它们开启查看，看见各个皮兜里均铺满了黄金，而所装的橄榄加起来还不到一袋。她细细检查一遍，发觉黄金里有颗红宝石。拾起来细看，这正是戛梅禄从她胸口上取走的那颗红宝石。看着这个非常喜欢的东西，白都伦极其高兴，大喊着，便昏过去了。

没多久，白都伦渐渐清醒了，暗暗道：“我和戛梅禄离别的起因就因为这颗红宝石，而如今它却成了喜讯。”她便对诺芬丝讲：又见到宝石了，是我们夫妇团圆相聚的预兆啊！

第二天早上，端坐于王位上的白都伦吩咐把船长带进来，船长接受命令走到皇帝跟前，跪拜在地上吻了吻，并规规矩矩地等待旨令。白都伦问：“那卖橄榄的生意人，你究竟将他扔在哪儿了？”

“启奏陛下，他和一个老园丁一起在信奉瘾教的地区生活。”

“如果不把他带来，你的船和你自己将要遭到的损伤，恐怕这是你意料不到的。”白都伦接着命令查封那商人的船仓，严禁再进行交易，并对他们说：“那卖橄榄的人欠我的债，如果你们不把他带到我这来，你们的货物将被查收，而且将你们处以死刑。”

遭受挟持的商人们，都与船长相议，表示愿集一些路费，让他驶船回国把人找回来。“请你无论如何把那个让我们倒霉的人带回来，解救我们的性命和物品吧？”他们诚恳地请求道。

白都伦与戛梅禄重逢

船长同意了商人们的意见，为实现他们的愿望，他迅速准备妥当，赶紧扬帆起航，一切顺利地回到故乡。船到岸后，正是夜深

人静之时，船长顾不了许多，与水手赶到园里找人。

寂静的黑夜，戛梅禄心神不定，想着自己的遭遇，想念着妻子，难过地哭泣，正在这个夜深不眠之时，猛听到叩门声，不觉一惊，爬起来，便开门去了。门一开，水手们二话不说，将他围住，抓到船上，立即开船启航。在浩翰无边的大海中连夜行驶了几天，戛梅禄一直都莫名其妙不明白到底怎么了。他向水手们打探被抓的原因，他们回答他说："你这坏人，欠艾补奴斯皇帝的债，还盗取了他的钱财。"

"向安拉发誓，我一生还从未去过那个地带，又怎会借别人的钱呢！"

水手们不与他争辩，开着船往艾补奴斯驶去。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将他领进皇宫去。白都伦一眼便认出他了，吩咐佣人把他带入澡堂洗澡，与此同时宣布解除禁令，获准商人们可以随意经商，而且赏赐了船长一件价值万金的衣服。深夜，她把事情向诺芬丝说了，叮嘱道："你要好好保密，我会想个主意解决问题留下一些材料给后人的。"

佣人领着戛梅禄进入澡间洗澡、熏香，洗完澡后，他穿上官衣，精神抖擞，犹如星儿一样英俊潇洒，然后回宫中拜见皇帝。白都伦尽力控制着激动的心情，依照计划一步步安排着。她首先给他封了爵位，让他在宫里担任职务，而且指派佣人侍奉他，赏赐给他骆驼和黄金，使他生活得很富裕。而后又多次提拔他，最终委任他掌管国库，把握财权。她时时和他接近，与之共商国家大事，而且还向臣相大臣们宣传他的才能，因而全部官员都很敬重他、佩服他。白都伦毫无节制地给他封赏，加官进爵，让戛梅禄不知所以然。因为他职位高钱财富有，所以从老皇帝阿尔马诺斯，到所有的官员、奴仆，几乎都敬重、恭维他，让他不知所措，也让他同时对这种反常的事情觉得诧异、害怕。他暗暗说："向安拉发誓，这种赏赐，中间必有原因。皇帝这样不寻常地敬重我，或许有什么计谋吧！我得告辞回家才行啊！"接着便去拜见皇帝，说："陛

下，蒙受皇上太多恩赐，日后不能再妄想非分，请求皇上批准臣辞职返乡，并且把赏给微臣的所有恩典都收还吧！”

“你既过着这样幸福的日子、又有无边的赏赐，又为何还想不通而告辞回故乡呢？”白都伦含笑说着。

“陛下，似这般毫无原因的赏赐一定是怪异的情况；更何况如我这等稚嫩的人，怎能担当其他元老才有资格胜任的职位呢！”

白都伦哄然乐起来，乐得都快倒地了。然后她说：“咱俩一块度日的情景，亲爱的，你快忘得差不多了吧！”接着她真诚地给他作自我介绍。戛梅禄此时才明白过来，她就是自己的爱妻白都伦。因为太高兴了，他不禁流下了欢欣的眼泪。

白都伦把自己的遭遇从头至尾仔仔细细给戛梅禄讲述了一遍，戛梅禄也向白都伦讲了分别后的经历。别离这么久，夫妇俩重新相逢，很是高兴。而后白都伦领着戛梅禄拜见老皇帝阿尔马诺斯，述说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讲明自己是戛梅禄的妻子和夫妇二人离群失散的缘故。老皇帝耳闻了白都伦的事儿，觉得惊异极了，嘱咐用金墨载录下来。他问戛梅禄：“王子，你愿被招为驸马与我的公主哈雅图·诺芬丝结合吗？”“我得和白都伦商议一下，因为她对我的情义是言语无尽的。”戛梅禄说道。

戛梅禄直接问询白都伦的想法。白都伦说：“此主意甚好，你就应允与公主结婚吧；从此，我就做她的一个奴仆，仔细侍奉她。以报她这样成全、优待于我，而且我们已经受到了她父王这么多的恩情了。”

戛梅禄与哈雅图·诺芬丝结成夫妇

戛梅禄将老皇帝想招他为婿的意思与白都伦相商后，白都伦欣然无异，丝毫不妒嫉。他高兴地把白都伦欣然同意及愿意做奴仆侍奉公主诺芬丝的情况禀奏给老皇帝。老皇帝听后非常高兴，立即上朝，召集臣相、大臣和文武百官在宝位上，向他们讲述

了戛梅禄与白都伦夫妇俩的坎坷经历和境遇，将自己准备招戛梅禄为婿，顶替白都伦为皇帝的意思向他们说了，并询问他们的意见。各官员听完老皇帝的所言，一致无异议，异口同声说："白都伦公主即为我们的驸马，也曾是皇帝，那么她的丈夫戛梅禄当然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皇帝，我们诚心欢迎他，愿意服从于他，不违背他的意见。"

老皇帝阿尔马诺斯见群臣都拥护这个建议，心里无比喜悦，非常得意地赶紧请来法官、证人和元老，为戛梅禄和哈雅图·诺芬丝订婚，而后举行结婚典礼，大摆酒席，招待来宾。并借以结婚和册封皇后的吉日，封赏大臣，大量筹措物资，救济贫苦的黎民百姓，大赦天下。百姓欢呼雀跃，纷纷前来庆祝。高呼皇帝万岁。

艾谟章笃与艾思武德

当了艾补奴斯皇帝后，戛梅禄命令减免税收，大赦天下，大胆勇敢地做了很多顺应当时情况的改革和让人歌颂的事。实现了国富民强、平安盛世的境况，而后他和皇后们过着相敬如宾、欢快幸福的日子。在这样富裕、享受的生活里，他将自己的从前山鲁曼皇帝的领土江山及其对他的抚育之恩典尽数抛开了，全都遗忘的干干净净。

光阴似箭，转眼一年过去了。戛梅禄的两个妻子各自都生了一个儿子，像太阳一样英俊漂亮。白都伦生下的叫艾谟章笃，诺芬丝生的叫艾思武德，一大一小。艾思武德较哥哥艾谟章笃长得更俊美。兄弟俩在皇宫里被照顾的细致周到，受到优越无比的养育。随着年龄的成长，皇帝请来有名的老师教他们读书认字，且给他们教灌学术、政治和武功，将他们锻炼、培育得俊美活跃、文武全材，个个出类拔萃。时至年为十七岁时，兄弟俩的身体已发育成熟，万般惹人喜爱，俩兄弟自小就在一块生活，大了以后，还是生活在一块，相互关爱，不分不离，生活得很是恬静舒服和欢乐，让人看了，有的羡慕，有的妒嫉。

时光飞逝，转眼之间，艾谟章笃和艾思武德长大成人。这时候，每回戛梅禄皇帝出外巡视，就让兄弟俩代理朝政，交替治理国事。话说这也算是宫廷的风流艳史，正当戛梅禄外出巡视，艾氏兄弟执掌国事时，皇宫里传出耸人耳目的丑闻：异母白都伦竟然爱着诺芬丝的儿子艾思武德，她单恋着他；而白都伦的儿子艾谟章笃被他的异母诺芬丝所追求。就这样，两个母后偷偷地，以寻常的母子感情作掩盖，私下里进行着不正常的爱情举动，相互勾引对方的儿子。他们一见到自己心爱的人，就喋喋不休，企图想完全霸占，不想让他离开。但是这只不过是她们自作多情而已，时间一长，相互都没能如愿，就失落得如入低谷一般；饭也吃不下，茶也不想喝，连睡眠都被这种不正常的爱情之火灼得无法入眠。

王子与皇后

有一天，戛梅禄皇帝又要去郊外狩猎，于是他像往常一样安排两位王子轮着执政，替他打理国事。首先是白都伦的儿子艾谟章笃王子执政；他端坐在皇位上，下达着惩恶扬善的各项指令。艾思武德王子的母亲诺芬丝就借此机会给他写了一封示爱的信，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爱恋他的心情，并说出想与他多多来往的想法。她拿出一块经麝香熏染的薄纱，将那封情书以及自己的一小束发丝一同放到里面，然后又用一块手绢将它包裹起来，这才让自己的一个奴仆将它交到艾谟章笃王子的手中。

可怜的奴仆全然不知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也就更加无法知道自己将要面临怎样的灾难了，他只知是一个劲地按照皇后的指令去完成任务。他匆忙地跑上朝廷，跪着吻了吻地面，接着就恭恭敬敬地将那封信递给了王子。艾谟章笃王子打开手绢看完信的内容以后，明白了皇后是个背叛了父王的奸诈的人，不由得火冒三丈，对女人这种无耻的行为痛恨不已，他大骂："主啊，请你把这种奸诈、狂妄、淫荡无耻、无情无义的女人全部灭亡

吧！”说着，他愤怒地拔出宝剑，对奴仆说：“你这个与坏人狼狈为奸的狗奴才！居然胆大妄为地帮着背叛父王的贱妇传递书信？你这个可恶而无耻的没用的奴才，真是罪该万死！”于是，王子把宝剑一挥，奴仆的头就落地了。他仍旧把信用手绢包裹起，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连忙到他母后那儿去，将这一切告之于她。接着向母亲诉说着自己的满腹牢骚，对那个淫妇大骂一通，道：“世上的女人真是一个坏过一个！我向伟大的真主发誓，如果不是要顾及父王和弟弟的面子，我肯定会冲进去，砍掉她的脑袋，就如那个狗奴才一样。”他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卧室，越想越气愤，弄得茶不思饭不想，整夜无法入眠。而皇后诺芬丝知道艾谟章笃王子看过信后大发雷霆，并气愤地砍掉了自己奴仆的脑袋，对此十分懊恼，于是便对王子痛恨不已，想借机报仇。因为这件事，她自己也被气得病倒在床。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轮到艾思武德当政了。他坐上皇位，下达惩恶扬善的命令，仔细打理着各种国事。此时，艾谟章笃的母亲白都伦皇后则心怀不轨的呆在后宫，她叫来了后宫里一位阴险狡猾并善于欺上瞒下的老女仆，向她叙述自己心中的秘密，接着便拿出笔墨给艾思武德王子写了一封情书，以表明自己爱慕、思念他的态度。写完后，她用麝香熏了一下信，便和自己的一缕发丝一起卷了起来，放到了一个缀满珠玉的绣花荷包里，让这个老女仆交给艾思武德王子。

老女仆依照皇后的指令，慌慌张张、鬼鬼祟祟地上了朝廷，等到人不多并且王子不太忙的时候，连忙将信呈了上去，接着便恭恭敬敬地退到一旁等候回话。王子看完信，知道了信中的内情，依旧将信叠了起来，放到了衣服口袋里。做完这一切，才开始大发雷霆，痛斥淫妇这种无耻下流的行为，接着便从宝座上一跃而起，拔出宝剑向老女仆砍去，杀死了这个老女仆。

艾思武德气得头脑发晕，无精打采地来到母亲那里，见母亲病倒在床，便向她叙述了自己的烦恼，并破口大骂白都伦以后，

才从母亲那儿出来，去见他哥哥艾思武德，并将这件事详细地对他说了一遍。最后他气愤的说道："我向真主发誓，如果不是因为怕得罪你，我一定会闯进去，砍掉她的脑袋。"

"我发誓，亲爱的弟弟，"艾谟章笃说道，"昨天我执政之时，也遇到了一件事，而且与你所遇到的事情相似；你母亲也写了一封内容相同的情书交给我。"接着，他详细的将他母亲诺芬丝爱恋自己的事说了一遍，然后说："以安拉的名义发誓，如果我不是要顾及你的面子，我非得冲入后宫，像砍掉奴仆的头那样解决她！"

那天晚上，两兄弟愁苦万分，感慨不已，互相倾述着自己的烦恼，破口大骂这种奸淫无耻的女人，就这样一夜未曾合眼。最终，两人一致认为，对于这件宫内发生的丑事要严守秘密，绝不告诉皇帝，以免两位皇后被处死。

第二天，戛梅禄皇帝带领着他的狩猎队伍回宫了，他坐上皇位与众臣们交谈了一阵后，便回到后宫中休息，当他看到两位皇后卧病在床，奄奄一息的样子，感到惊讶不已，忙问："两位皇后为何成这样了？"

原来两位皇后调戏王子未成，丑行暴露，便懊恼万分，惟恐王子将此事告诉皇帝，于是她俩商量着设计谋害王子，借此将他们害死。当皇帝狩猎回宫时，她们便强撑着从床上爬起来，亲吻了皇帝的手，颠倒黑白地对皇帝说："陛下，你可知道，你含辛茹苦，耗尽心力的将两位王子养育成人，可是他们却居然做出引诱皇后的无耻下流行为来辱没陛下。"

皇帝听皇后这么一说，顿时脸色大变，怒火上冲，气得昏头昏脑，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五一十地将它说给我听！"

"陛下，你知道吗？"白都伦首先说，"诺芬丝的儿子艾思武德王子总是给我写情书，想引诱我，我曾多次告诫他，但他却不知悔改。这一次您出外狩猎，他就借此机会用剑威胁我，企图奸污我，我不从，他就杀掉了我的女仆。"说着就不停的抽泣起来，然

后继续说道："陛下，请您一定要为我讨回清白呀！否则我只能以死相报了。这种奇耻大辱，叫我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苟且偷生呢？"

白都伦还在不停地哭泣，此时诺芬丝也开始抽泣起来，她也和白都伦一样编造了一个谎言，告诉皇帝艾谟章笃王子是如何引诱她的。然后她说道："请陛下为我做主，替我伸冤雪耻啊，不然我就要将此事告之我父王。"接着，两位皇后又开始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起来。

皇帝听完两位皇后捏造的谎话后，见她俩悲痛欲绝的样子，信以为真，因此勃然大怒，一跃而起，拿着宝剑，准备杀掉王子。正在此时，老皇帝阿尔马诺斯忽然驾到；他是因为知道戛梅禄皇帝刚从外边狩猎回来，所以特意前来探望他的。当他看到戛梅禄气急败坏地手拿宝剑，鼻孔冒血，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连忙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于是，戛梅禄皇帝将两位王子的无耻行为重新述说了一遍，然后说道："嗯，这次我一定不顾情面，严惩恶行，将两个不孝之子斩首示众。"

王子与财政部长

老皇帝阿尔马诺斯听他这么一说，也痛恨起两位王子来；他说："我的儿呀，你做得很对。他们两个卑鄙无耻的东西，请真主来处罚他们吧！对于这些欺瞒真主、胆大妄为的无耻之徒，都会受到主的处罚的。但是，我的儿啊！俗话说：'凡事不能只看眼前，应该要有远见。'对你来说，他们不管多么大逆不道，但毕竟仍是你的亲生骨肉啊，所以你最好不要亲自下手，以免自己受罪，日后又后悔不已。你只需吩咐一个大臣为你做这件事，让他将这两个畜生带到郊外，在那儿无声无息地处死，你就不会看到这残酷的事实了，古人说'眼不见为净'嘛。"

戛梅禄皇帝觉得老皇帝说得有理，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将宝剑收回到剑鞘中，立刻下令让管库的财政部长到这儿来。财政部长是一位年长的、经验丰富的老臣了。皇帝一见到他，便对他

说：“请将两位王子给我紧紧地绑起来，扔在两个箱子里，让骡子背着，命你亲自押送去郊外处决，并且用两个瓶子盛满他俩的血拿回来给我看。你立刻去执行，早去早回。”

“我知道了，遵从您的旨意，立刻去办。”部长说完便马上起身去完成使命了。刚巧，他一走出宫门，就在走道里遇上了两位王子。艾谟章笃和艾思武德两位王子一听说父王狩猎回宫了，于是便打扮得整整齐齐地准备去面见父王，祝贺他安全返回。财政部长看到他们，就对他们说：“两位王子，恳请你们明白，我只是一个任人使唤的部下，现在我遵从皇帝的旨意，去执行一项任务，那么两位王子是否也应该遵从皇帝的旨意呢？”

“没错，我们的确应该遵旨。”两位王子答道。

于是，部长拿出绳子将两位王子捆了起来，装在了两个箱子里边，把箱子放到一头骡子的背上，走出了京城，来到了人烟稀少的郊外，然后下马把王子放了出来。部长看着眼前这两位仪表堂堂的王子，不禁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最终他还是狠了狠心，拔出宝剑对他们说：“王子们，我对天发誓，我真的不忍心杀你们，对我来说要我杀死你们实在是很困难；可是，我毕竟只是一个奴仆，这件事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不过是奉皇帝之命来处死你们的。”

“我们心甘情愿地承受真主安排给我们的一切；你的行为是合理的，请动手吧。”说完，两位王子便相互告别，紧紧靠在一起，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以安拉的名义，老先生，”艾思武德王子说，“我请求你先杀死我吧，我不想亲眼看到自己亲哥哥的死而痛苦万分，就这样让我无牵无挂的死去吧。”艾谟章笃王子也这样请求部长先杀死他，说：“弟弟比我小，我真不愿看着他死去，那样我会心痛不已。”说完，两兄弟相拥大哭，部长看着他们如此动人的情景，也不禁被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两位王子相互依偎着，恋恋不舍，互相作最后的道别：“这都是两个阴险狡诈的母后设计出来的阴谋；你母亲想谋害我，而我

母亲则想谋害你；她俩狼狈为奸，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愿仁慈的真主能挽救我们了。我们永远是真主的，我们都将回到真主那儿去。”两兄弟说完又抱头痛哭。艾谟章笃王子对部长说：“老先生，我以真主的名义，请求你先把我处死吧，将我心中的怒火彻底消灭，不要再让它继续燃烧了。”艾思武德说：“不，不，求你先处死我吧。”艾谟章笃说：“好吧，就让我俩的脖子紧靠在一起，那么，他一挥刀就能砍掉我们两个的脑袋。”这样，两兄弟面对着对方，伸着脖子，靠在了一起，准备让部长来砍头。部长眼含热泪，将他俩捆在一起，拔出宝剑说：“我向真主发誓，两位王子，要处死你们真是让我为难；现在，你们是否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的？身前还有什么事要我替你们做的吗？有没有遗嘱？有没有书信需要我去传递的呢？”

“不，谢谢你了！我们并没有什么事需要你代劳，”艾谟章笃说：“关于遗嘱，我只想告诉你：在你处决我们之时，请你把我弟弟放到我的身体的下边，这样你的宝剑就能先砍到我。你执行完命令回去后，如果父王向你打听我们死前的情形，望你能顺便说一句：‘您的两个儿子向您问好！他们想问您：可否明白他们到底是犯了罪呢，还是被人陷害？您为何不查明他们当时的真实情况，也没去收集证据，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将他们处死了。’另外，请求你还要告诉他一声：‘红颜祸水！最毒妇人心啊！这世上的许多灾难，都是她们这些女人捏造出来的。’刚才我对你所说的一切，你可一定得明明白白地告之父王啊。我最后还请求你稍缓一下执行命令，以便我们兄弟之间能再多聊一会。”然后，他热泪盈眶地对艾思武德说：“亲爱的弟弟，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们哭也没用了，我们不要伤悲，古时候众多王侯将相的最终结局也就是我俩的前事之师。历代王朝，许许多多的王公贵族和黎民百姓不也是这样的归宿吗？”

部长听到两位王子的一席话，感动不已，不禁老泪纵横，失声痛哭，泪水把他的胡子都弄湿了。正当他拔出宝剑，挥手准备

朝两位王子砍去之时，他的那匹千金骏马猛然间竟一跃而起，转眼间就奔入了森林。他焦急万分，扔下手中的宝剑就追了过去。他看见那匹骏马在飞奔着、嘶叫着，地上的灰尘被弄得四处飞扬。当他正朝着骏马追过去时，从树林里突然蹦出一头十分恐怖、眼冒金星的雄狮。此时，部长的手里已经没有宝剑，看着狮子目露凶光地朝他走来，他已明白自己再劫难逃了，不由地感叹万分："真是无可奈何！只希望仁慈的真主来解救我了。这都是因为艾谟章笃和艾思武德，才会让我遇到这种倒霉的事。唉，这件事一开始就糟糕透了！"

两位王子就这样被牢牢地捆在一起，烈日当头，他俩被晒得喉咙冒烟，酷热难熬，就张开嘴大口喘着气悲惨地大叫起来。可是，这地方人烟稀少，十分偏僻，哪会有人给他们送水啊，因此他们失望极了。艾谟章笃感叹道："我宁愿快点被处死，免得在这儿活受罪。唉？也不知道老部长追马追到哪里去了！把我们捆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但愿他能尽快回来处决我们，总比我们在这儿忍受这种痛苦要强得多。""我的好哥哥，"艾思武德说，"我们还是忍一忍吧，相信仁慈的真主会来救我们的。他的马突然跑掉了，一定是真主的指示。可是，这样的炙热和口渴真够受的。"然后，他拼命地摆动着，终于将捆着的手臂挣脱出来了，接着他飞快地站了起来，为他的哥哥松开了绳子，拿起宝剑说："我向真主发誓，我们一定不会就这样从这儿逃走的，得打听到老部长的消息，了解了他到底怎样了才行。"这样，两兄弟便向森林里走去，追踪部长的下落。艾谟章笃对弟弟说："我看，部长及他的骏马应该还在森林里，他们不会走出森林的。"

"亲爱的哥哥，"艾思武德说，"你留在这儿，让我先到里边去打探一下。"

"不行，我不能让你独自一人进去；如果要进去的话，就让我俩一同进去吧！要生一起生，要死就一起死。"

于是，两位王子就朝森林的更深处走去，没多久他俩就看到

那位部长在凶猛的雄狮前吓得双膝跪地，双手高举，眼望天空，祈求真主的帮助，那样子就如一只弱小而可悲的麻雀。艾谟章笃王子不假思索地拔剑向雄狮刺去，一剑就刺瞎了雄狮的眼睛，将它杀死。部长获救了，他踉踉跄跄地从地上爬起来，看到两位王子感到惊讶不已；于是连忙在他们面前跪下，说："我以真主的名义发誓，两位王子，我不杀死你们，同时其他人也不能杀死你们；我将以我的性命来维护你们的生命。"他兴奋不已，从地上站立起来愉快地与王子相拥，询问他们如何解开绳索来到森林里边。于是，王子将他们如何被烈日晒得干渴万分而从绳索中挣扎出来并且追踪他的下落而走进森林的全过程都详细地说了一遍。部长听完这一切，十分感动，然后，和两位王子一同离开了森林。这个时候，王子对部长说："老先生，请您遵从父王的指令，将我们处决吧。"

"不，我绝不会杀害你们的！但是，为了能向皇帝复命，我会把狮血盛满两个瓶子，以此来证明你们已被处决了。现在，你们就赶快逃离这儿吧，世界如此之大，一定会有你们的容身之所。说真的，我还真有些舍不得你们呢。"说完，三人相拥而泣。接着，帮王子脱下衣服，放到包裹里，并且将自己的衣服与王子的交换，然后盛满了两瓶狮血放在身上，依依不舍地与王子含泪告别。他匆匆忙忙地回到皇宫，跪倒在皇帝面前，吻了吻地面。皇帝看到他因猛狮的惊吓而变得惨白的面孔时，以为是因杀死王子所致，因而欣喜不已，问道："命令执行了吗？"

"是的，陛下，"部长回答道，"一切都是遵照您的指令去做的。"说着就将盛满了鲜血的两只瓶子及两位王子的衣服递给皇帝。

"他们被处死时到底怎样？有没有叮嘱你一些事？"

"两位王子死前都十分平静安详。他们要求我对您说：我们向父王问好，我们不会怨恨您的。并且说，您要杀我们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请您记住一句话，最毒妇人心，女人是祸水，人世间

许许多多的灾难都是她们制造出来的。”

皇帝听完部长的陈述，渐渐低下了头，眼睛盯着地面；从王子给他的留言中，他已能感觉得到他俩是含冤而死的。这不禁又让他想起女人们偷偷摸摸的欺瞒举动，于是便将装有王子衣服的包裹解开，亲吻着衣服，失声痛哭，并细心地摸索着。在艾思武德王子的衣服口袋中他翻到了白都伦皇后写给他的情书以及书信中的发丝，看完以后，他恍然大悟，这才明白艾思武德王子的确是冤死的。然后，他又翻了翻艾谟章笃的衣服，在艾谟章笃的衣袋里也找到了诺芬丝皇后写给他的情书以及书信里卷着的发丝，他看完以后，明白了艾谟章笃王子同样也是冤死的。此时，皇帝拍着手叹了口气说：“我已无能为力了，只希望仁慈的真主能解救他们；我已亲自下令将我的两个孩子处死了！”他呼喊着两个儿子的名字，放声大哭，拍打着自己的脸，后悔极了。接着，他让一名工匠在一座宫殿中为两位王子修建了两座墓碑，上面刻着艾谟章笃王子与艾思武德王子的名字，将它称之为悲愁宫，自此以后，他不理朝政及妻室，整天就呆在悲愁宫里伤心痛哭。

艾谟章笃及艾思武德王子在路上

自从两位王子与老部长分开以后，他们就一路上游荡着，在人烟稀少的荒野中艰难地行走着，饿了就吃路旁的野果，渴了就喝河里的清水。他们夜以继日地整整走了一个月，看到了一座耸立在他们眼前的黑石山。从这儿向前走到底通向哪呢？他们不清楚，于是就细心地打探了一下，看到前面有两条路：其一是绕着半山腰而通向前方；其二则是直上山顶。他们犹豫着互相对看了一眼后，决定走上山的这条路。他们连续不断的走了五天。抬眼一看，前面一片苍茫、无边无际。他俩因不适应走这么远的路，再加上又在这种荒山野岭的环境下，两位王子觉得十分疲惫和失落。最终，他们明白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只好转身，朝另一条路走去，慢慢地试探着找出口。只走了一天的路，艾思武德

王子就感到累极了，他说："我的好哥哥，我看我是没法再朝前走了。""好弟弟，"艾谟章笃说，"加油啊，坚持住，真主会来救我们的。"于是，兄弟俩勉强支撑着接着朝前走了下去，一直走到天都暗了下来。艾思武德实在太累了，坚持不下去了，一下跌到了地上，流着泪说："我的哥哥，我真的不能再走了。"艾谟章笃就将弟弟放在自己的背上，背着走，走累了就坐着歇会，休息好了就继续朝前走，就这样走一会歇一会一直走到天都亮了。终于，他走到了一个山坡上，看到面前有一池清澈的泉水和结满果实的果树，他们高兴极了，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于是立即停住了脚步，吃着树上的果子，喝着清澈的泉水。

他们不舍得那些泉水和果子，再说艾思武德的双脚又肿又疼，无法行走，所以他们在这座高坡上好好地歇息了三天三夜，然后继续上路。他们艰难地行走了好几天，在他们处于疲惫而饥渴，几乎都快要死了的时候，在他们面前竟然出现了一座城市。他们互相看了看，感到惊喜万分，立刻就显得精神抖擞了，于是，满怀希望地朝那儿走去，满心欢喜地走到那座城市的附近。艾谟章笃对弟弟说："你先呆在这里，让我进去瞧瞧，打听打听这儿是哪儿，是什么国家，这样也就清楚我们背井离乡、爬山涉水的走了这么久，到底走到了哪里？如果我们那时候茫然朝那条通向山顶的路上走，我想即使走上一年也无法到达此处。感谢真主，我们终于顺利的到达了有人群的地方。"

"向真主发誓，好哥哥，我就如你的影子一样，所以得让我去打听才行。如果你去了，我独自呆在这儿看不到你，心里就总觉得忐忑不安，忧虑烦闷。"

"这样的话，那么这次就让你去了，记着快去快回。"

艾思武德与□教徒

艾思武德带了一些钱，与哥哥告别后向山下走去，进入到了这座城市里。他经过一条狭小的巷子时，遇到了一位年老的长

者，他长着一大束松松的胡须，而且分为两部分，落在了胸口上，手扶着拐杖，头上围着红头巾，看上去十分整齐、精神。艾思武德看着他这身打扮感到十分惊讶，于是走上前去问道："您好，老伯！去市场该怎么走呢？"长者笑着答道："孩子，你看起来像是外地人。"

"对，我的确是外地人。"

"你远离家乡到我们这儿来，真让我们感到欣慰！可是，你如何想去市场呢？"

"老伯，您有所不知。现在我的哥哥正在山中等候着我，我俩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儿的，一路上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三个月，如今终于来到了这座城市，所以准备去市场买一些吃的东西。"

"哦，太棒了！我祝贺你了！你可知道，现在我的家中正摆宴席接待客人呢，因而准备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美味。你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回家？到了我家以后，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不要你的钱，并且还给你介绍这座城市的情况。感谢真主！我的孩子，你遇上我真是你的运气。"

"好吧，我跟你回去，只是希望能尽量快一点，我的哥哥还在等我呢。"

长者笑了笑，脸上的表情是那么仁慈而祥和，他拉着艾思武德的手来到了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说："感谢真主！他指引着你逃脱了危险！"他领着他走进了巷子中的一座宽敞的大房子里。房子的客厅中央有一堆燃烧得很旺的火焰，火焰周围有四十位年纪较大的老人在叩头。艾思武德看到这种场面，惊得全身颤抖，也不清楚他们这群人的具体情况。这时，他听到这位长者朝那群老人说："瘪教徒们，今天是个幸运的日子！"然后继续喊道："埃子邦！"话一出，随即就有一位鼻子扁平，面容丑陋，高大得吓人的黑奴跳了出来；他依照长者的命令，用绳子将艾思武德牢牢地绑了起来。然后，长者对他说："你带他去地牢里，叮嘱监牢女

奴，要日夜不停地折磨他。”那群老人们一个个兴奋不已，说道：“棒极了，等到过节时，将他带上山杀了祭火。”

黑奴遵从长者的指令，将艾思武德关到了地牢里，把他交给监牢女奴看管。监牢女奴依长者的吩咐，毫不留情的折磨他、抽打他，以至于他被打得昏了过去，毫无知觉了，接着女奴留下一个馍饼，一碗盐水，就走了。直到深夜，他才渐渐地清醒过来。他看到自己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疼痛难忍，想想以前锦衣玉食的宫中生活，而如今却到了这种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受人折磨、成为囚徒的境地，不禁泪流满面。

他时而哭泣，时而低吟，一伸手则摸到了放在他跟前的馍饼和一碗盐水，于是端起来就吃，以留残生，吃完便安静地倒在了地上，既不能活动，也无法欣然入眠。就这样，直到天亮，此时监牢女奴进来了，帮他换衣裳。因为他浑身是血，而且被鲜血浸湿的衣服与身体贴到了一起，所以在脱衣服时，皮肤随着衣服被一块一块撕了下来。他感到钻心的痛，不由地大声哭诉起来：“真主啊！假如你真的想让我受折磨，就请再给得重一些吧。仁慈的主啊！你已看到了是谁在折磨我，那么就请求你替我复仇吧。”

监牢女奴遵从指令，残忍地用鞭子抽打着艾思武德，直到他再一次被打得昏迷过去了，接着她像上次那样在他跟前放了一个馍饼和一碗盐水后就走了。艾思武德手脚被铁镣铐着，关在地牢里，遍体鳞伤，鲜血直流，好长时间才气息奄奄地清醒过来。他倒在地上叫苦连天，不停地低吟着，想到他的哥哥以及以前的生活，情不自禁地伤心痛哭。

艾谟章笃与漂亮女郎

艾谟章笃在山上焦急地等待着，一直等到中午，弟弟仍没回来，不禁焦虑不安起来。他后悔与弟弟分开，因而悲痛万分，心里越来越感到恐惧和焦虑了，最后他不禁痛哭流涕起来，一边哭一边走下山，走进了城内寻找弟弟，他问路上的行人城里的具体情

形，人们告诉他说："这座城是瘧教徒的城市；城里的人们大部分都要拜火。"他又问艾补奴斯的位置，人们告诉他："从这到艾补奴斯要走一年的陆路，行六个月的海路。那个国家的皇帝是阿尔马诺斯，他为自己的女儿招了一位王子做附马，叫戛梅禄·宰曼，现在已经赐封为王了，他廉洁、公正、英明、果敢，是一位才德兼备的君王。"

艾谟章笃一听到人家谈论起父王，不禁感叹万分、泪流满面，他觉得有些难堪，踌躇不定、无路可寻。最终，他买了一些吃的，寻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了下来，准备用餐，但是一想起弟弟目前不知下落，就哽咽着吃不下去了。后来，为留住残生，他强迫自己吃了一些东西，接着站起身来，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逛荡着，寻觅着弟弟的踪迹。偶然间，他遇上了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裁缝，于是他在裁缝店里与这位裁缝师傅聊了起来，他诉说着自己不幸的经历，得到了裁缝的怜悯。裁缝对他说："如果你的弟弟落在了瘧教徒的手中，恐怕就很难再与他相见了。或许将来仁慈的真主会安排你俩见面的。目前，你是否愿意暂时留在我这里呢？"

"嗯，愿意。"艾谟章笃答道。于是，他就这样住在了裁缝店中。这位裁缝师傅十分关爱他，不时地安慰他，并且还向他传授做针线的手艺。很快，他便将缝纫技巧学到手了，完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有一次，他去海边洗衣服，然后又去了浴室洗澡，洗完后他更换了一套干净整洁的衣服，走上了街。正当他悠闲地在街上散步时，有一位身材苗条的漂亮女郎突然走上前来与他搭话，并且要求他带着她一同去吃饭。他不好意思回绝她，但又不方便带她去裁缝家，因而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垂着头一直朝前走。那位漂亮的女郎一直跟着他，走过大街，穿越小巷，仍然往前走。走了一阵，女郎感到累了，便问他："先生，你的家究竟还有多远呀？"

"就到了。"他答道，继续走着，来到了一条洁净的巷子里，当他走到巷子尽头时，发觉前面没有路了，于是感到心慌意乱、慌

慌不安起来，不由地暗暗感叹着："唉！我已无计可施了，只希望仁慈的真主来解救我了。"他摇了摇头，左顾右盼，发现巷子尽头有一栋房子，门是锁着的，大门两旁有两个石凳。于是他走了过去，坐在了一个石凳上，女郎也跟了过去，随即坐到了另一个石凳上，她问："先生，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呢？"

他垂头盯着地面，过了好一会才缓缓地抬起头说："我在等候我的奴仆，因为门钥匙在他那儿。我嘱咐他，让他为我准备好美味的饭菜和甘甜的美酒，等我洗澡回来好好地吃一顿。"他说着心里暗暗揣测着："或许这样一等，时间久了，她就自然会走开了，我也就能够摆脱她而回到裁缝店里了。"

等了好久，女郎耐不住了，说："先生，我们坐在这儿一直这样等，可是你的奴仆总也不回来。"接着她站起身来，拿起一块石头走到门口，想把锁砸开。"住手，"艾谟章笃急忙制止，"不必这么急躁，还是等奴仆回来开锁吧。"但是，她却不听劝阻，拿起石头向门锁砸去，门锁被砸坏了，她一推，门打开了。艾谟章笃看到女郎这种粗鲁的行为，问道："你怎么如此鲁莽？"

"哎呀！这又怎么了？反正这是你的家呀。"

"是的，这的确是我家，可是你为何要砸坏门锁呢？"

女郎不予理睬，昂首走了进去。艾谟章笃却立在门口，踌躇不前，心里感到恐惧而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此时，女郎问他："你难道不进屋吗？"

"你听着，我这就进屋。可是我的奴仆到现在仍没回来，我安排他的事，也不知道都准备好了没有？"然后，他心惊胆战地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走入了屋里。他抬眼一看，看到面前是一个宽大华丽的客厅，客厅周围环绕着四个宫室，里边的房间一个挨着一个，桌面上、椅子上全铺着绸缎，正中间是一个有八只角的喷水池，四周围点缀有珠玉的盘子，盘子里装满了香气溢人的水果；左边摆放着杯碗盘勺、蜡烛灯台，一应俱全，而且旁边就放着椅子，一看便知是吃饭聊天的地方。满屋都是家什，箱子柜子里

放满了衣服和金钱，地面上铺的是云石，很明显这是一个富裕的有钱人家。看到眼前的一切，艾谟章笃感到难堪而迷茫，心里暗暗感叹不已："这下我彻底完了！我已走投无路了，只求仁慈的真主快来解救我吧。"

不过，那位漂亮女郎却与艾谟章笃的心情不一样。她看到面前的情景，欣喜万分，兴奋不已。她高兴地对他说："先生，向真主发誓，你的奴仆并没忘了你的嘱咐，他已按照你的要求准备好了。瞧：地面已擦干净了，饭菜已做好了，水果也准备妥当了。我想，我来得正是时候！"艾谟章笃心里七上八下的，因为感到恐惧和焦虑，他已心慌意乱了，女郎唠唠叨叨说了一大串，他也没听进去。因而，她感到很惊讶，问道："哎呀！先生，你怎么一直站在那儿呢？"

艾谟章笃勉强的摆出笑脸，心里满怀忧虑，鼻子哼了一声，为难地坐在了女郎身旁，心里想着："等到房主回来，我就死定了！"他满面愁容，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暗暗想着："这户人家的主人肯定会回来的，到那时我该如何向他解释呢？他肯定会气愤地杀了我，哦，那我就完了！"

漂亮女郎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衣袖卷起来，端出饭菜，接着一点也不客气的吃了起来，她道："快吃呀，先生。"艾谟章笃无奈地只好和她一起吃着，但心里却十分不安，所以一边吃还一边不停的回头朝门口望去，生怕房屋主人回来。就这样，直到女郎吃饱了，并且等到她退去碗碟，端上水果，接着又取出美酒，打开酒盖，斟满了一杯递给他。他拿着这杯酒，直直地看着门口，心里暗暗想着："噢！此时如果房主回家，看到了我，可怎么得了啊！"

艾谟章笃与漂亮女郎在白和迪尔家里

艾谟章笃手拿酒杯，眼盯大门，正顾虑着无法喝下去的时候，房主忽然回来了。这家房主是皇宫里皇帝身边的一位大臣，这座房子是准备为自己休闲以及与朋友吃喝聊天的地方。他名

叫白和迪尔，是一位为人直率、豪爽、仁慈、大方而又有情有义的人。那一天，他是准备设宴招待几位知己到家里来喝酒聊天的。当他回到家里，发现大门敞开着，便缓缓地走了进去探着头看了看，此时艾谟章笃刚好与女郎一块坐在桌子旁，桌上摆满了美酒和水果。正当他探头往里看的时候，艾谟章笃也拿着酒杯回头来看，两人的目光正好相对。顿时，他的脸就吓得苍白，全身颤抖着，害怕自己会被杀死，于是心神不宁的坐着一动不动，不知如何是好。

白和迪尔看到他一副魂不守舍、恐惧万分的样子，连忙伸出手指放在嘴上，示意他不要出声，并打着手势让他出来。于是，艾谟章笃将酒杯放在桌上，站起身来，女郎连忙问他："你准备去哪里？"他轻轻点了点头，暗示他要去上厕所，便光着双脚走出了大门。他看到白和迪尔，便知是这家的房主，于是飞快地走上前去，吻了吻他的手说："向真主发誓，尊敬的先生，请您允许我向您解释一下，然后再处置我吧。"于是，他仔仔细细地将自己为何出走，为何远离家乡来到这儿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并且表明善自闯进来不是他的原意，全是女郎砸坏门锁做出来的行为。白和迪尔听完艾谟章笃所说的一切，了解了他的具体情形，明白他也是出生于贵族的王子，对他的境遇表示同情；于是他对艾谟章笃说："你必须按我的要求去做，我绝对保护你的生命安全，如果你一旦违背我，那我就会把你杀死。"

"我的生命和自由是你重新给予的；有何指令请快说吧，我绝对不会违背你的。"

"好的，那么请你立刻回到屋里，从容自如地坐在桌子旁。我随即就进去。当我走进屋里时，你就对我破口大骂，问我：'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而你要不理睬我的推辞，站起来就打我。不要对我心软，不然我就要杀掉你。好吧，现在你回屋里去，痛快地大吃大喝，想吃什么我就会为你们端出来。今天晚上，你就在此留宿，明天天亮以后再离开；这完全是为了礼待外乡人。我一直以

来都十分关爱外乡人，理所当然地我该敬重他们的。”

艾谟章笃亲吻了一下白和迪尔的手，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屋里，脸上立即显得红光满面。他进去后就对女郎说：“夫人，你是贵宾，能亲临鄙舍真是我的荣幸。”

“你怎么突然如此热情的对待我，真的令我惊奇万分！”

“向真主发誓，我的夫人啊！刚开始我以为别人偷走了我的一串项链；那是一串价值连城的项链，每一颗珠子就价值一万金币。刚刚我想起来出去检查了一下，发现它仍然完好无损地呆在那儿，所以我安心多了。不过，那个可恶的奴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一定得好好惩罚他一下。”接着，他与女郎一起兴高采烈地吃了起来。女郎听他这么一说，感到非常高兴，相互间无所顾忌，卿卿我我地吃得十分痛快。

到了傍晚，白和迪尔穿了一身奴仆的服装，系起腰带，和一般的奴仆一样穿着一双草制拖鞋，匆忙地跑到了艾谟章笃跟前，先向他问好，接着对他下跪，吻了吻地面，垂着头将手放在背后，做出一副犯了错请求饶恕的表情。艾谟章笃生气地瞪着眼睛朝他破口大骂：“你这个该死的奴仆！你死到哪去了，为何到现在才回来？”

“回主人的话，我刚才洗衣服去了，没想到您先回来了；尊敬的主人，您不是嘱咐我为您预备好晚饭吗？并不是午饭呀！”

“混账！你居然说谎来欺骗我。好，以真主的名义发誓，这回我一定得好好打你一顿。”然后，他起身将他推倒在地上，取出拐杖朝他的身上轻轻打了下去。但是，女郎却看着心里不够痛快，她自以为是地将艾谟章笃手里的拐杖抢了过去，拼命地朝白和迪尔身上打了下来。白和迪尔开始还能咬着牙挺着，可是终于他还是挺不住了，便哭了起来，请求饶恕。艾谟章笃发现有点不对劲，连忙制止她：“不要打了。”“不行，”女郎说，“你别插手，我要将所有的怨气都发到他的身上。”

艾谟章笃阻止她，将她手里拿着的拐杖抢了回来，这样白和

迪尔才喘口气从地上站了起来，他抹了抹眼角的泪水，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们。然后他将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点上了蜡烛。他每一次出入客厅时，都要被女郎恶狠狠地臭骂一顿。艾谟章笃实在有些不耐烦了，他对女郎说："向真主发誓，你能不能少说几句，不要咒骂我的奴仆了？"

白和迪尔勤劳而小心地服侍着他们，恭恭敬敬地为他们端菜送酒，一刻也不停息，一直忙到深夜，他感到十分疲倦，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就躺在客厅里睡着了。此时，女郎已喝得醉醺醺的，她听到白和迪尔在打鼾，就对艾谟章笃说："快，你替我将这把宝剑拿下来，砍下这个奴仆的脑袋。如果你不听从我的命令，那么我就要杀死你。"

"你为何要杀他？"

"我就是想杀死他；你不动手，那好，我就亲自动手了。"

"向真主发誓，我不允许你这样乱来。"

"我偏要这样。"说完，她拿着宝剑，拔了出来，准备杀死奴仆。

艾谟章笃暗自想着："这位先生对我们太好了，他细致入微地理解我们；因为要保全我的脸面，他宁愿假装成我的奴仆，低三下四地服侍我们。这样一位心地善良、宅心仁厚的大好人，我又怎能害他呢？绝对不行。"然后，他对女郎说："你要是一定要杀死我的奴仆，那么我想我应该比你更有资格来杀他。"于是，他将她手里的宝剑夺了过来，举起宝剑，对准女郎的脖子一挥，砍下了她的脑袋。

白和迪尔被惊醒过来，看到身边的艾谟章笃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手里的宝剑沾满了血迹，然后他又看到了地上女郎的尸体。他惊呆了，急忙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艾谟章笃将发生的一切详细的说了一遍，然后说："她是有意想害你，又不听从我的劝阻，因此才落到这样的结果。"

白和迪尔站起身来，朝艾谟章笃的额头吻了一下，说："先生

啊，你如果原谅了她，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事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必须在天亮以前，将她的尸体挪出去。”说着，他系上腰带，用一件衣袍将尸体紧紧包裹起来，扛上它，对艾谟章笃说：“你来自外地，对本城的情形不熟悉，所以你千万别乱跑，就呆在我家中等着我回来吧。如果在早上我回来了，我肯定会热情周到地接待你，尽最大的努力打探你弟弟的下落。但是，假如太阳升起来时我仍然没有回来，那就表明事情败露，我毫无指望了。这座房屋以及屋里所有的东西就全都归你了。祝你平安。”说完，他背起尸体走了出去，经过街道，穿过巷子，他来到了海边，准备将尸体扔到海里。但是，他走到海边没多久，就遇上了省长的巡视队，于是他被他们围了起来，他们细致地打量着他，一下就辨认出了他的身份，因而感到十分惊讶，他们打开衣袍，看到了里面裹着的尸体，便将他抓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巡视队将白和迪尔带入了皇宫，并上报给皇帝。皇帝一听气愤不已，说：“你这个罪孽深重的坏蛋，居然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是不是经常干这种杀人谋财的勾当？如今，你杀了人，窃了财，就想将尸体投入海里。你到底曾杀了多少人，快如实招来！”白和迪尔委屈求全地站在皇帝面前，低头不语。皇帝大喊一声：“你这个罪该万死的坏东西！快说，这个女人是谁杀的？”“陛下，”白和迪尔说，“这个女人是我杀的。我无计可施，只求仁慈的真主来解救我了。”皇帝大发雷霆，下令将他绞死，于是让刽子手带他出去行刑，并且同时下令让省长差人通告全城，让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白和迪尔犯了杀人罪，已被判处绞刑。

艾谟章笃依照白和迪尔的嘱咐，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等他回来，可是当太阳升起来时，白和迪尔仍然没有回来，他有些心慌意乱，忐忑不安起来，不免叹道：“我没有办法了，只希望仁慈的真主来解救他了。看，他到现在还没回来，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就在他满怀疑惑、忧心忡忡的时候，突然听到官差在大街上叫唤的声音，他顺着每条街道边走边叫，向城内的民众宣告白和

迪尔的罪行，以及正午时分处决的讯息。他听后不禁悲痛万分，失声痛苦起来，他叹了口气说：“我们都是归属于真主的，最终我们都将回到真主那儿去。女郎是我杀的，可他却为了救我，宁愿背负罪名，向真主发誓，这样不行，我绝不会让他这样因我而死的。”说完，他走出了白和迪尔家，又重新找了把锁将门锁好了，然后飞快的跑上了刑场，对省长大人说：“尊敬的大人，白和迪尔是无辜的，请不要杀死他。我以真主的名义发誓，他的确没有杀人，那个女郎是我杀的。”

省长一听到艾谟章笃的话，决定将他和白和迪尔一同带入皇宫，汇报给皇帝。皇帝朝艾谟章笃望了望，问：“是你杀了那个女郎？”

“是的，那个女郎的确是我杀的。”

“你为何要杀了她？快从实招来。”

“陛下，说起来话就长了。我所经历的事情让人惊奇不已，如果将他们一一记下来，可以以此来告诫后人。”接着，他便将自己的出身以及兄弟俩离家出走，中途失散等情况仔仔细细地述说了一遍。皇帝听完以后，觉得非常离奇，于是对他说：“听完你的经历，我现在全都知道了；对于这种情形，你所犯的罪的确是情有可原，按理也该饶恕你。我问你一句，你可否愿意留在宫里任丞相一职呢？”

“我遵从您的旨意。”艾谟章笃欣然接受了。

皇帝给予他和白和迪尔一些奖赏，而且还替他准备了一座宫室，并赐予他奴婢车马以及一切的日常所需，又供给他俸禄，还下了指令，命人为他找寻他的弟弟。

艾谟章笃任丞相一职以后，毫无怨言的在宫内处理大小事物，他赏罚分明，惩恶扬善，廉洁公正，将一切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但是遗憾的是，所有受命找寻他弟弟的人，查找了好长时间，搜遍了城内的所有街道和巷子，仍然没有找到他的弟弟。

艾思武德与□教祭师

艾思武德被瘪教徒囚禁在地牢里，整整关了一年，他们日夜不停地蹂躏他，抽打他，使他受尽了折磨。此时，到了快过瘪教徒节的时候了，祭师准备了船只，打算上山祭拜。他将艾思武德关到了一个木箱子里，搬到了船上，准备带他上山作祭祀。就在那一天，丞相艾谟章笃站在宫里朝海边遥望，看到许多人忙忙碌碌地在搬货上船，海边被人群拥挤得水泄不通，潜意识里他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心里觉得焦虑不安。所以他没有细想，立刻就下令侍从为他准备好马，他要带上随从去海边看看。来到海边，他命令随从搜查船舱。随从领命而去，来到了船舱，细致地检查船里的货物，但并没查出任何异常的东西。于是他只得带上随从，无精打采的返回宫中。回宫后，他想起弟弟到现在仍不知情况怎样，不免唉声叹气，伤心地痛哭起来。

丞相带领随从搜查完走了以后，瘪教徒的祭师连忙上了船，吩咐水手赶快起航。在海中航行的日子里，他们只是间隔两天才将艾思武德释放出来，随意给他一些吃的，然后又关了起来。就这样行驶了几天，在一座火山的附近，突然刮起了一阵旋风，海上波浪翻涌，船只飘流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被风浪吹打得失去了方向，在海上迷路了，最终他们漂到了一个海岸边，看到岸上建筑着一座宏伟高大的城市；这便是马尔佳娜女王的城市。

艾思武德与马尔佳娜女王

船靠岸以后，船长告诉祭师："老者，我们失去了方向，迷路了，我看现在只能到城里歇息几天，然后再等待上天的旨意了。"

"好吧，你说得对；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如果城里的女王差人前来询问，我们如何应付她呢？"

"我们关起来的那个伊斯兰教徒，让他换上奴仆的服装，装

扮成一个奴仆；女王看到了，我们就说自己是卖奴仆的贩子，其他的奴仆已卖出去了，只留下最后一个了。”

“这样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船长正安排水手收帆停船，准备上岸进城之时，马尔佳娜女王就带了随从来到了岸边。她大喊一声，船长连忙上前下跪，吻了吻地面，静候女王问话。女王问：“你的船上是什么货？船里有何人？”

“回陛下的话，船里有一个卖奴仆的贩子。”

“让他出来见我。”

祭师领着假装是奴仆的艾思武德登上岸来到了女王面前，朝她下跪，吻了吻地面。女王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陛下，我以卖奴为生。”祭师答道。

女王朝艾思武德望了望，以为他便是被贩卖的奴仆，问他：“你叫什么？”

“艾思武德。”他悲愁地答道。

“你认识字吗？”

“认识，我不仅识字，而且也懂得礼节。”

女王看到艾思武德那副忧伤悲泣的神情，不免对他产生了同情之心，她对祭师说：“这个奴仆我买了。”

“陛下，不行啊；因为其他的奴仆全卖完了，只剩下这一个是留着自己用的。”

“我一定要买下这个奴仆；我拿钱给你，要么你干脆作为礼物送给我好了。”

“不行，这个奴仆我不能卖给你，也不能送给你。”

女王气愤不已，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艾思武德就走。回到宫里，她差人给船长捎了封信，命令他当晚必须离开这儿，不然将收缴他的一切财物、摧毁船只。船长接到命令，愁苦万分，无精打采，他叹了口气说：“此次出海，实在是太不幸了！”然后他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天黑了就起航。他吩咐水手们：“你们好好的准备

准备，盛满水袋，晚上就扬帆开船。”

水手们遵从船长的命令，连忙准备起来，等候夜晚的来临。

艾思武德大难临头

马尔佳娜女王带着艾思武德回到宫里后，走到了沿海的一座城堡中，敞开窗子，设下了丰富盛大的晚宴，与他一同吃喝，然后又嘱咐宫女端上美酒，与他同饮。女王十分喜爱他，亲自敬酒给他，以至于他喝得醉醺醺的。艾思武德醉得迷迷糊糊地，站起来去上厕所。他离开城堡，看到面前的大门敞开着，于是就走了出去，朝前行走了一段路，走到了一个花团锦簇，果树茂盛的大园子里。他躺在了喷水池旁的一棵树上，尽情享受着园子里清新的空气，不一会儿便睡着了。

夜暮降临了，祭师吩咐水手们赶快起航："扬帆起航吧，时候到了。""知道了，遵命，"水手们一同答道，"可是，还得再等一等，我们还想到城里边盛上几袋水，以备中途饮用。"然后，他们带上水袋来到城里，围着城堡走了好几圈，只看到花园的围墙，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找到；没有办法，他们只得越墙而入，来到花园里找水。终于，他们走到了喷水池的旁边，看到躺在果树上睡着了的艾思武德；他们认真地打量了一番，认出是他，于是欣喜万分，连忙迅速地盛满水袋，带着他就跑，直到将他带上了船，他们告诉祭师："恭喜、恭喜！那个让马尔佳娜女王夺走的奴仆，我们已找到他了，而且已帮你带回来了。"接着，他们将艾思武德推到了祭师跟前。祭师看到艾思武德，高兴得大笑不已，欣喜万分。他大大的奖赏了水手们一番，然后催促他们立刻起航。

马尔佳娜女王在皇宫内等了好一阵，但艾思武德还是没有回来，于是她派人出去寻找。可是寻了好一会也没看见，于是她便点上蜡烛亲自带领随从走出了城堡。她看到花园的门打开了，就认为可能他在里边，便走进了花园里，在喷水池旁她找到了他的一只鞋子，随即就到四周认真查看了一番；但是，她查遍了花

园的每一个地方，一直找到天都亮了，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他的人。此时，她问身旁的侍从，贩卖奴仆的大船走了没有，侍从答道："昨晚二更时分他们便开船走了。"

她确信艾思武德准是让他们给抓走了，感到情形危急，气愤极了。她随即传出指令，让军中马上为她预备好十只大船，做好打仗的准备，备足枪支弹药，赶快出海追船。在出航之前她告诫军官说："如果追上了瘾教徒的大船，我一定重重有赏；可是，如果你们没追上，那我就会将你们统统杀死。"

听了女王的命令，军官和士兵们既惊喜又害怕，只得驾驶着十只大船出海追赶，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来航行。他们一直这样航行了整整三个昼夜，在这片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没有发现任何船只。直到第四天，他们终于在海面隐隐看到了瘾教徒的船只，于是急忙跟着追了过去，太阳下山之前，便追上了，并将它包围起来了。

这个时候，祭师正放出艾思武德在抽打他、折磨他。艾思武德被他蹂躏得不成人样、苦不堪言，苦苦哀求，就在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祭师发觉自己的船只已让马尔佳娜女王的战船给团团包围住了，于是他这才醒悟过来，明白自己的厄运到了，此劫难逃了，不由得害怕起来，他说道："就是你这个可恶的艾思武德！把我们给害惨了，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你而起。向真主发誓，在我死去之前，我一定得先杀了你。"然后，他嘱咐身旁的人，一起抓住艾思武德的四肢，将他投入海中。

艾思武德落入了海中，他拼命的舞动着双手双脚，与海浪拼搏着，一会浮上来，一会儿又沉了下去，处境十分险厄，最终他被翻涌的浪涛推到了海岸边。他死里逃生，渐渐地清醒过来了，张开双眼一看，原来自己已躺在了海边，并没有被海水淹死，真是幸运极了，心里不禁涌出一丝希望，心情也平稳多了。他缓缓地从地上站起来，将身上湿透了的衣服脱了下来，拧干水，平摊在阳光下晾着。他赤身裸体地坐在海边，回忆起自己的身世、境遇

以及所经历的各种灾难，不免悲痛万分，痛哭流涕，他感叹道：“真主啊！我如今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了。我所有的愿望、憧憬和信心全被这些灾难给毁灭了；面对这样悲凉、凄惨的遭遇，我又能向谁诉说，向谁哭泣呢？只能独自一人默默悲伤而已。”

他悲痛的流着眼泪，从地上站起身来，穿好衣服，准备从这儿出发，找寻回去的路；但他实在是太累了，孤身一人，无路可走，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自己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这种情形下，他也不甘心坐以待毙。他感到很迷茫，踌躇不定，最后他壮起胆子，毫无目标地朝前走去，在人烟稀少的田野里，孤身一人的前行。饿了就吃路边的野果，渴了就喝小河里的清水，他日夜不停地走了整整一天。到了第二天傍晚，他走到了一个能够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城市的地方，不由地欣喜万分，连忙加快了步子，匆忙朝城市走去，但是，当他来到城门前，城门已经关闭了，无法进城休息。事情就那么凑巧，这个城市其实就是他被瘾教徒囚禁了的那个城市。当然也就是他哥哥艾谟章笃担任丞相的那座城市。那个时候，因为无法入城，他只得回到城市旁边不远处的一个墓地，寻到一个暂且可以歇息的地方。他来到了路边的一个没有门的空坟，蜷缩起身子用衣服的袖子挡着脸睡了下去。

瘾教徒的祭师将艾思武德扔到海中以后，马上使出他的魔术，兴起大风大浪，以大雾作掩护，安全地摆脱了马尔佳娜女王战舰的重重包围，偷偷摸摸地逃回了自己的国家，带领水手们靠岸登陆。他兴高采烈地经过墓地，正准备入城之时，猛然看到艾思武德就睡在那个没有门的空坟里，心里感到惊奇万分，他说：“我得进去仔细瞧瞧。”说着便走了过去，认真地看了看躺在里边的艾思武德。他从上至下盯着他看了一遍，确认他正是艾思武德，就问他：“嘿！你还没有死啊？”接着，就立刻将他抓了起来，带回家里，用铁镣锁住他，狠狠地抽打了他一顿，把他关在了地牢里，将锁住他的钥匙交给了他的女儿薄丝苔妮看管，并吩咐她夜

以继日地鞭打他，折磨他，直到他死去为止。

薄丝苔妮遵照父亲的指令，用钥匙开启地牢的门，走进去准备折磨他。但当她看到艾思武德生得如此英俊时，就问道："你叫什么？"

"我的名字是艾思武德①。"

"哦，你的名字很吉利，祝你幸福，祝你前程似锦、吉祥如意。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不该被人折磨，我明白你是苦于无奈。"接着她耐心地劝慰他，并打开了锁住他手脚的铁镣，热情地与他聊了起来，询问他有关伊斯兰教的理论。于是，艾思武德将伊斯兰教的道义以及先知穆罕默德的最终目标和善行都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向她讲解一遍，深得她的钦慕、敬佩；并且因此而打动了她的芳心，于是她立即决定放弃拜火的想法，从此信奉伊斯兰教。自此以后，她就经常与艾思武德在一起，向他学教，做礼拜，暗地里还为他送汤送饭，熬鸡肉粥给他补养身子，以使他能更快地恢复体力，身体也更加健壮起来。

艾谟章笃与艾思武德重逢

有一次，薄丝苔妮从地牢出来，刚刚来到门外，就听到了一阵沿街叫唤的声音，那人喊道，"如果谁收容了一位年轻英俊的人，必须马上将他交上来，皇帝陛下一定会依他的需要奖赏他。不过，如果有人私自藏了起来而不上交者，一旦查到，就收缴他所有的财物，并且就地处决。"她记得以前艾思武德向她提到过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因而听到这个讯息，随即便明白了他就是皇帝要找的人。她急忙回到地牢，将这个讯息说给他听，然后他俩偷偷从地牢里逃了出来，径直朝皇宫走去。艾思武德来到皇宫，一看到艾谟章笃就说："向真主发誓，原来丞相就是我的哥哥艾

① 艾思武德：原本是"幸福"之意，所以当薄丝苔尼听到他的名后，便祝他幸福。

谟章笃啊！”与时同时，艾谟章笃也看到了艾思武德，兄弟俩相拥而哭，痛不欲生，当场昏了过去。宫里的随从大惊失色，手忙脚乱地围着他俩，采取抢救措施。

没多久，兄弟俩渐渐清醒过来。艾思武德将与哥哥分手后所经历的事情以及得到薄丝苔妮善待的事情，从头到尾祥细地述说了一遍；艾谟章笃十分感激她对弟弟的照顾。然后，他带着弟弟去面见皇帝，向皇帝汇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国王听完，下旨将那个祭师的所有财物全部收缴上来，并将他处决，以示民众。

艾谟章笃与艾思武德两兄弟再次相逢，又悲又喜，两人相互叙说着别后的境遇与牵挂。艾谟章笃也将自己遇到漂亮女郎，并与她在白和迪尔家里所经历的一段险情以及因祸得福，不但没被处死，反而担任了丞相的事情仔仔细细的对弟弟说了一遍。接着，瘟教徒的祭师被带了进来，皇帝下旨立刻将他处决。

“陛下，你真的一定要将我处死吗？”祭师问。

“是的。”

“这样的话，我想请求陛下稍等一会。”他低着头暗自思考了好久，然后抬头坚决地说：“真主才是惟一的主宰，穆罕默德是他的教徒。”他面对皇帝，宣称自己放弃瘟教，真心诚意地信奉伊斯兰教，决定改过自新，做一个忠诚的伊斯兰教徒。皇帝与其身边的人看到他的真心悔悟，都为他高兴。艾谟章笃和艾思武德两兄弟对他也相当尊重，将自己的身世与境遇全告诉了他。他听完后觉得十分惊讶，说：“两位主子，请你们收拾行装吧，我心甘情愿地护送你俩回国。”兄弟俩对他的善意表示感激，但是当他们一想起以前所经历过的遭遇，便感叹万分，悲从中来，情不自禁地伤心痛哭。祭师看着他俩伤心欲绝的样子，产生了怜悯之情，他劝慰他俩说：“你们不要悲伤；我相信，不用多久，你俩也会像聂尔曼和诺尔美那样幸福美满地全家团聚的。”两兄弟好奇地问：“他们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祭师就开始对他们讲起了关于聂尔曼与诺尔美的故事。

聂尔曼和诺尔美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库法城居住着一个富有的人，名叫勒彼尔·本·哈台睦，他的家境非常好。他有一个儿子，名叫聂尔曼·本·勒彼尔。一天，他从奴隶市场经过，见到有个奴隶贩子正贩卖一个女奴，那个女奴愁眉不展，她怀中躺着一个娇小可爱的女孩，于是他问奴隶贩子：

“这母女俩的卖价是多少？”

“五十块金币。”

“那好，我先立个字据，随后叫她主人去兑现。”

买卖双方办妥了手续，钱人两清后，勒彼尔将这母女俩带回家中。他的妻子见此忙问：“咦，这女奴是哪来的呀！”勒彼尔告诉妻子：“我从奴隶市场上买回了她们母女俩，你瞧她怀里的小女孩多么可爱，我很喜爱她。我敢肯定：她长大后，一定会是个美艳绝伦，无人可比的美人。”“你的眼光向来很准，”她妻子又转过身问那女奴：“你叫什么呀？”

“陶斐谷，夫人。”

“你女儿呢？”

“撒尔德，夫人。”

“很好，你是幸福的，那么买下你的人也会很幸福的。”夫人边说，边望向丈夫，想听听丈夫的意思，“你给这个小女孩取个名字吧。”

“叫什么呢？”

“我看就叫诺尔美怎么样？”

“很好，这个名字挺好的，就给她取名叫诺尔美吧。”

从那以后，诺尔美就在勒彼尔夫妻家与她们的儿子聂尔曼一起成长。时光飞逝，转眼就过了十年。十年后，聂尔曼和诺尔美都长大了，一个英俊潇洒，一个美丽动人。他们互相关爱，聂尔曼以妹妹来称呼诺尔美，诺尔美则叫聂尔曼为哥哥。

一天，勒彼尔将聂尔曼叫到跟前，轻声细语的说："孩子呀！你明白吗，诺尔美并不是你的妹妹，她是你的婢女。在你还躺在妈妈怀中时，我从奴隶市场上将她买了回来，然后抚养她长大，也就是为了让她能好好服侍你。以后，你不用叫她妹妹了。""那么，就让她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吧。"聂尔曼十分高兴地去见他母亲，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他母亲说："孩子呀！她是你的婢女，我很喜欢她，你就娶她为妻吧。"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聂尔曼和诺尔美就在这个富足的家庭中又生活了几年。他俩都长大了，两人也更加漂亮了，尤其是诺尔美，她不但娇美、漂亮、可爱，并且识大体，能歌善舞，精通琴棋书画。在当时的库法城中，没有一个女子能与她相比，她的美名传到了很远的地方，家喻户晓。聂尔曼和诺尔美这对相亲相爱的年轻夫妻经常一起钻研学问，有时两人一起饮茶聊天，或者你弹我唱，两人的生活过得幸福美满。

库法城中还居住着一个人，叫汉昭祝，他是哈里发奥补督·买立克·本买尔旺委派到库法城的官员。他最大的特点便是喜爱溜须拍马。当他听到有关诺尔美美艳绝伦的传闻，心中暗自琢磨："若诺尔美真如传闻中所说的倾国倾城，且能歌善舞，我可得想尽办法将她弄到手。像这样的绝色女子，哈里发宫中可没有，到时我就把她进献给哈里发。"想到这，他将自己的管家婆叫过来，对她说："诺尔美是家喻户晓的绝代佳人，而且能歌善舞。她是富豪勒彼尔的婢女，你的任务是，先到他们家，想法接近诺尔美，跟她混熟，然后再用计将她骗出来。"

听了汉昭祝的指示，管家婆下去乔装改扮了一番，便执行她的任务去了。管家婆打扮成一个信徒的模样，上身穿着件粗布衣，脖子上戴着一副特长的念珠，上面的念珠只能以千计算。她左手拿拂尘，右手拄着拐杖，口里喃喃念叨着，一瘸一拐地走到勒彼尔的府邸前，敲了敲门。府中的奴仆打开门问她："你想干什么？"

“我不过是个让人怜悯的教徒，现在该进行午祷了，我想借你们家这块宝地做个礼拜。”

“老奶奶，这是聂尔曼·本·勒彼尔的府邸，屋里并没有做礼拜的祭台。”

“我也清楚屋里会没有做礼拜用的祭台。但是我在官府中担任管家，今天我刚好要出来修行，现在已是午祷时候了，我非得进屋去做礼拜不可。”

“这可不大好，我没有权利让外人进去的。”

“对我来说，哪怕是皇宫赏的宅邸我都能随便出入，难道聂尔曼·本·勒彼尔的府邸我还不能进去吗？”

管家婆和奴仆在门外争吵，刚好被路过此处的聂尔曼听到了，他来到大门口，微微一笑，便让管家婆跟他进了屋。进屋后，管家婆见到了诺尔美，不禁为诺尔美的美貌所惊诧。于是她为诺尔美祝福、祈祷，还说了许多话赞扬她的美丽。然后，管家婆便不再理睬周围的人，自顾自全神贯注的在屋中的一角做午祷了，她一直做到天黑，中间也没停下来歇会儿。诺尔美见了，对管家婆说：“大妈，您先歇一下吧！”

“夫人哪！如果想来世再获幸福，那么今世就得经受苦难。如果这辈子不能吃苦，那么下辈子想再获得幸福就很难了。”

“您先吃些东西，随后请你替我在主面前悔过，请求真主安拉宽恕我深重的罪孽。”

“感谢你，我正吃斋呢，所以不能吃东西。你就不同了，你年轻，刚好处于吃喝、享受的时期，主会赐福与你的。”

管家婆旁征博引，□□嗦嗦地说了一大堆劝诫的话，讨诺尔美欢心。诺尔美被她的话打动了，她对聂尔曼说：“这位大妈品德高尚，对主安拉忠诚，她面上泛着圣洁的光辉，就让她在我们家过段时间吧？”“行，”聂尔曼说：“那你就给她准备间房子，让她在里面静下心来修道，不要让别人打扰她。或许我们会凭借她的道行得到真主安拉的保佑，让我们白头到老，生生世世永不分开。”

那天晚上，管家婆便在聂尔曼的家中住下了。当晚，她整整一夜都在祈祷、做礼拜。第二天一大早，她便来到聂尔曼和诺尔美跟前，向他们辞行，并为他们祝福。诺尔美说：“大妈，主人已让我给你准备了一间房子，好让你在这安安静静地修行。但你现在准备去哪儿呢？”

“我在此感谢他的善意安排，愿真主安拉赐福与你，让你们此生都能生活富裕、快乐。我该离开了，如果真主不反对，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仍将来拜访你们，不过当我再次拜访时，但求你们的奴仆不要将我拒之门外。在今后的日子里，每逢礼拜过后，无论白天黑夜，我都会为你们祝福祈祷的。”

管家婆说完便离开了。诺尔美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她的离去恋恋不舍，为此而流下离别伤心的泪水。然而她一点也不清楚管家婆来他们家的目的。

计划刚进行便一切顺利，管家婆返回家，汉昭祝问她：“事情进展怎样？”

“我看到那个漂亮女子诺尔美了，她果真是美艳绝伦，没有哪个女子能比得上她。”

“假如你能将我交待的事情做好，用计将她骗出来，我会加倍犒赏你的。”

“希望大人能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行，就以一个月为限。”

于是，自那以后，管家婆每天奔忙于聂尔美家中，常常到聂尔曼家中拜访，每次都去得很早，而回来得却很晚，偶尔她还留在那儿住宿。对于她的来访，聂尔曼和诺尔美都热情地款待她，把她奉若神明。家中的人也视她为贵宾。一天，四周没什么人，管家婆小声地告诉诺尔美：“小姐，我来你们家，是希望为你祈祷求福，给你引见一位得道的老者，你希望获得什么，他都会为你祈祷的。”

“行，我以安拉的名义发誓，大妈，我就跟你去见那位长者

吧！”

“你先向老夫人禀报一声，我才能带你去。”

诺尔美拜见了聂尔曼的母亲，希望她能让聂尔曼允许自己跟随管家婆一起见一位长者，与那些贫苦的人一起做祈祷，求安拉赐福。恰在这时，聂尔曼从外面回来了，他刚一落座，管家婆赶紧送上一大堆的恭维话，想亲吻他的手，却遭到聂尔曼的拒绝。没办法，管家婆只好说了很多祝福的话，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管家婆又来到聂尔曼家，此时聂尔曼刚好出去了。她又低声说：“诺尔美，我昨天跟那位长者约好了，趁着聂尔曼外出之际，我们赶紧上那位长者那一趟，然后赶紧回来。”诺尔美去请求聂尔曼母亲的批准，说：“我以真主安拉的名义发誓，请您允许我跟这位真诚的信徒去道所，拜见那些道行很高的长者，我会在聂尔曼到家之前回来的，行吗？”

“若是被聂尔曼知道了，那可如何是好！”聂尔曼的母亲说。

“我们只在那逗留一小会儿，见一见场面就尽快回来，不会要很长时间的。”管家婆回答说。于是，用这个办法，管家婆将诺尔曼骗出家门，到了汉昭祝的家中，她领诺尔曼来到一间小屋内，随后禀报主人，任务已完成了，汉昭祝于是动身去看诺尔美。他见到诺尔美，马上被她的倾国倾城之貌所震惊，果然如传闻中那样是个绝代美女。汉昭祝生平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子。他暗自得意，赶紧给哈里发写了封信，并派遣五十名士兵将诺尔美护送至大马士革，进献给哈里发。出发前他再三嘱咐卫兵：“进宫后，将这封信和诺尔美献给哈里发，随后将回信尽快拿回来呈给我。”

卫兵领命出发了，他率领大队人马，一路上护送诺尔美前往大马士革。诺尔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整天以泪洗面。到达京城后，卫兵要求晋见哈里发，并将此事向他禀报了。于是哈里发安排了一间王宫让诺尔美住。

哈里发很开心，他兴奋地来到后宫对王后说：“汉昭祝花了

一万两黄金从库法城一位富豪手中买下一个女子，这是他写给我的信，人我已安排好住处了。”王后听后，忙说：“这真是件喜事，愿真主安拉保佑你。”哈里发的妹妹听说宫中又进来一位新人，也满怀好奇心去看望诺尔美。她见到诺尔美后不由得惊叹到，“啊，你真是美丽极了，就算花十万两黄金，哈里发也会觉得挺值的。”

“亲爱的姐妹，你能告诉我，这是谁的王宫，这又是哪个都市？”诺尔美向哈里发的妹妹询问道。

“你现在身处哈里发奥补督·买立克·本·买尔旺的王宫，在京城大马士革。你难道不清楚吗？”

“公主呀，我真糊涂了。”

“你的主人没跟你说过他以一万两黄金的价将你卖给哈里发了吗？”

听了公主的话，诺尔美不由得哭起来，她暗想：“我被人欺骗了！假如我告诉别人，我是被人骗到这的，没人会相信我这番话的，既然这样，我就保持沉默吧，过段日子再说。我想真主安拉会保佑我的。”想到这，诺尔美垂下头，一句话也不说，经过长途跋涉，风吹雨淋，她的脸上泛起红潮。公主见她如此害羞，心情也不平静，便悄悄地离开，让她能安心休息。

第二天，公主带上衣裳及装饰物去探望诺尔美，将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对哈里发说：“哥哥，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是当今少有的绝代佳人吧！”哈里发对诺尔美说：“你能不能揭开面纱，让我目睹一下你美丽的容颜？”诺尔美羞涩地低下头。哈里发对妹妹说：“瞧，她好像不开心呢，你劝慰劝慰她吧。”

诺尔美想起以前美好的往事，想到现在与聂尔曼天各一方，因而越想越难过，心中忧虑万分。诺尔美整天愁容满面，什么东西也吃不下，最终郁积于心，一病不起，体温也日渐升高，人也一天比一天消瘦。哈里发为她的病情很是担心，替他请了很多有名的医生给她治病。

就在管家婆将诺尔美骗出家门后没多久，聂尔曼便回家了。他坐在床边呼唤："诺尔美。"没有人答应，他站起身一边呼唤一边寻找，却仍不见诺尔美的身影。使女们一个个都吓得战战兢兢，全躲开不敢见他。聂尔曼来到母亲房里，见母亲双手撑着脸，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他问："妈！怎么不见诺尔美了。"

"诺尔美被那个忠诚的老妇人带走了，去拜见一个有名的长者去了，她说不用多长时间就会赶回来的。"

"她们什么时候出门的？怎么现在还没回来。"

"她俩一大早就离开家了。"

"你怎么能让她外出呢？"

"孩儿呀，那位忠诚的老妇人哀求我允许诺尔美与她同行。"

"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只祈求真主安拉能帮助我找回诺尔美了。"

聂尔曼唉声叹气，精神恍惚。他跑出家门，找到巡警问："你们干吗去了！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大活人被人骗走了，你们却不闻不问，我要到执政官那儿告你。"

"谁将你的亲人骗走了？"

"一个假心假意的老妇人，她穿一件粗布毛衣，脖子上挂着一串长长的念珠，那念珠得以千计数。"

"你说她在何处，你说出来，我们便会调查此事的！"

"她在何处，我哪清楚！"

"既然这样，没有亲眼见到的事，只有真主安拉最清楚了。"事实上他心里很明白是汉昭祝家的管家婆骗走了诺尔美。

"维持社会治安秩序一向是你和汉昭祝的责任，现在有人从我家将人骗走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那么，你去找汉昭祝吧。"

聂尔曼依仗着父亲是库法城中的大富豪，因而年轻气盛地前往汉昭祝处。在汉昭祝府邸门前，奴仆向汉昭祝禀报，聂尔曼求见。汉昭祝传令下去："请聂尔曼进来。"聂尔曼来到汉昭祝面

前，汉昭祝问他："你到此有何贵干？"聂尔曼便将诺尔美被骗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汉昭祝。汉昭祝假惺惺地叫来卫兵："传巡警，吩咐他将那个老妇人抓来。"汉昭祝心里很清楚巡警与管家婆相熟，但当巡警来到汉昭祝面前时，他还是对巡警说："我吩咐你火速抓获骗走诺尔美的那个老妇人。"

"没有亲眼目睹的事，只有安拉最清楚，其他人怎会知道呢？"

"我命令你骑马在各大街小巷仔细搜索，到每个村子城镇去打听、搜寻。一定得把诺尔美找回来，请速去办理！"然后他转身对聂尔曼说如果万一找不着，那么我和巡警每人送你十个女仆，以此作为赔偿。"

聂尔曼听了此言心中万分失望，他心情沮丧地回到家里，来到母亲跟前，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他母亲也非常伤心，陪聂尔曼一同落泪，母子俩无心安睡，一直流泪到了天明。聂尔曼的父亲听说此事后，赶回家来，对儿子说："孩子呀！汉昭祝可不是个好东西，这一切全是他安排的，他派人将诺尔美骗走。你不要因此而过分担忧，好人总会有好报，坏人终究逃不脱的，真主安拉会保佑你的。"

聂尔曼知道这一切后，气急攻心，结果一病不起，他这一病就是三个月，这些日子，聂尔曼身体日渐消瘦，一日比一日虚弱，医生们对此都毫无办法。看到这情景，父亲绝望了，他想儿子的性命只怕不会很长了。

一天，聂尔曼的父亲在儿子的床前坐着，正为儿子的病情担忧之时，库法城传来一个消息，说城中来了一位云游方士，他来自波斯国，据说他精通妙术，能卜测吉凶，医治百病。勒彼尔听后愁眉顿展，于是随即将这位云游方士请至家中，让他给儿子诊治诊治。他对这位方士敬重有嘉，将他视为座上宾，对他说："我儿子如今患病在身，有烦大师给我儿子看看。"云游方士听了，对聂尔曼说："将手递给我看看。"方士给聂尔曼把了把脉，又看了看

他的脸色，然后笑着对勒彼尔说，“令郎没有什么大碍，只不过是心病而已。”

“你说得很对，不过仍请大师仔细诊疗一下，看看他的病情怎样，请将情况都讲给我听，千万不要有所隐瞒。”

“他因与心上人分离才病成这样，而他思念的人如果没在巴士拉，便已到了大马士革。任何药都不能使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惟一的办法是让他们重逢，这样才能医好他的病。”

“如果大师能想出办法让他们得以重逢，老夫定会好好报答您的。为此我不惜花费我的财产，哪怕是要保障你安逸地度过晚年，也不成问题。”

“这样做并不难，很快他们就会重逢了。”说着，他转身面对聂尔曼，安慰他说：“不要泄气，振作起来，你尽可以幸福愉快的过日子。”然后，他又对勒彼尔说：“我打算带你儿子去一趟大马士革，如果真主安拉成全，那么此行一定会将他思念的人带回。”随后他又问聂尔曼：“你叫什么？”

“聂尔曼。”

“聂尔曼，现在你坐起来，真主安拉会赐福与你，让你和你的心上人重逢的。你一定要振作起来，打起精神，然后吃点东西。保住身体，我们随后便起程前往大马士革。”

云游方士做好出发的准备，勒彼尔支付给他一万金币，并为他准备妥一些骆驼、马匹、礼物以及路上可能需要的一些物品。待准备工作做好后，聂尔曼与父母辞行，便与云游方士一块踏上了去大马士革的旅途。一路上，他们经过了哈勒白，在城中打听一些情况，然而一无所获，然后他们继续上路到达了大马士革。到那以后，他们先停下来歇息了三天，然后便计划张罗开间药店，他们将店铺装修得很漂亮，非常引人注目，店内的搭板和壁柜里摆的全是些药瓶药罐。所有安排好了后，云游方士便对聂尔曼说：“聂尔曼，现在开始，你我便是父子关系了，以后你就叫我爸爸，我便称你为儿子。”聂尔曼答道：“我都清楚了，一切听您吩

咐。”

大马士革城的人们听说了此事后，便三三两两地前往波斯医生的药店观光。他们到店中看看那些药品，同时，人们也被聂尔曼的俊美所吸引。方士与聂尔曼在平时交谈时，全用波斯语，在那时，凡是富家子弟都会波斯语，由于波斯医生的医术高明，只要经他把脉，开好药方，病情马上好转，可称得上是立竿见影。因而没有多长时间，他的医术便名振全城，大马士革的城民，无论是王宫贵族，或是平民百姓，男女老少，都知晓他的大名。

一天，有一个老妇人来到了药店前，她骑着一头装饰得特别阔气的驴子。老妇人吆喝着停了下来，对医生说："这位先生，麻烦您帮我一下。"医生忙从店堂内走出来，在医生的帮助下，老妇人下了驴。然后她问道："你是否就是人们言传的刚来此地的波斯医生？"

"对，正是我。"

"我女儿现在病得很重。"老妇人说完从怀中取出一个药瓶，将它拿给医生。

医生看了看手中的药瓶，沉吟了一会儿，说，"老夫人，请您将小姐的芳名告诉我，这样我可以替她卜算卜算，何时服药最理想。"

"她叫诺尔美。"

波斯医生一边在手掌中写些什么，一边算着，随后，他说："人们生病都源于五行的天象，请您将她的出生地告诉我，这样我能更好的对症下药，她是在哪儿出生长大的，现在年龄多大了。"

"她有十四岁了，出生在库法。"

"她来这多长时间了？"

"刚到还没几个月呢。"

"我看开这些药比较好……"随后医生列出了许多药名。

"对我来说，要找全这些药很难，看在真主安拉面上，就请您

给我们配全这些药吧。”说完，她在柜台上放上了十枚金币。

医生用眼睛瞅了一下聂尔曼，让他去给这位老妇人将药配好。老妇人看见聂尔曼，两眼直愣愣地看着他，然后接口说到：“这孩子跟我们家姑娘长得可真像。”她回过头问波斯医生：“他是你的助手，还是你儿子呀？”

“他是我儿子。”

“当老妇人开始和波斯医生说话的当儿，聂尔曼从老妇人口中听到了诺尔美的名字，他的心激动得跳个不停。虽然他听了医生的吩咐，去给老妇人配药，然而却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他配齐药，然后将药盛在一个盒子里，并且偷偷将写下的纸条塞进药盒，纸上写着这么一些内容：

当我看到诺尔美的时候，
肃武德[①] 谈不上是幸福
祝美禄[②] 也远没达到美丽，
他们都说，
“将她遗忘吧，
如她般美丽的人儿，
我可以赠你十双”
可那些美人中，
都没有谁与诺尔美一般模样。
我此生都不会将她遗忘，

然后，他用库法文在盒外写上一行字“聂尔曼·本·勒彼尔封”，随后将药盒交给老妇人。

---

① 肃武德：幸福之意。
② 祝美禄：美丽之意。

老妇人带上药回到宫中，她把药盒交给诺尔美，说：“小姐，你知道吗？大马士革来了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我以前都不曾见过这么高明的医生，他仅仅看了那个药瓶，然后知道了你的名字，随即便诊断出你生了什么病，还给你开了很多药方。这些药都是他儿子给配的。他的儿子生得英俊清秀，我在城中还没见过这么清秀的小伙子。他家的药店备有各种药物，城中像这样药物齐全的药店也少有。”

诺尔美拿着药盒，低头一看，见药盒上有聂尔曼的名字，她的脸色马上变了，心中猜想：“不用说，药店的医生肯定了解到了一些有关我的情况。”她问那位老妇人：“你能为我描绘一下那小伙子长得怎样吗？”

“医生称他为聂尔曼，他的右眼角有一道伤疤，看起来眉清目秀，身上穿的很华贵。”

“愿安拉赐福与我，保佑我。好吧，赶紧把药递给我吃。”

她脸上的愁容一扫而光，她一边吃药一边说：“这真是一剂良药。”她将药吃完后，突然看到盒中有一张纸条。她把纸条打开，看了纸条上的内容，心中全明白了。同时这也说明他正是自己的主人。此刻她心中的欢乐简直无法形容。老妇人看到诺尔美病情好转，心情也好了，她也开心地说：“这是个黄道吉日。”“老妈妈！”诺尔美对老妇人说：“我感到肚子空空的，你给我拿点吃的来吧。”老妇人马上要奴仆准备些吃的，给小姐端上来。

诺尔美的病完全好了。她在桌旁坐着吃东西，刚好这时哈里发奥补督·买立克·本·买尔旺来看望诺尔美的病情，见到她能吃东西了，心中十分高兴。看到哈里发心中开心，老妇人进言道：“陛下，我向您贺喜，现在诺尔美的病痊愈了，这都多亏城中刚来的那位高明的波斯医生，他的医术真的很神，我生平还从没见过这种名医，他仅给夫人开了一个药方，夫人的病就全好了。”

“那位名医将诺尔美的病医好了，你就送他一千金币吧，就算是感谢他。”

老妇人欣喜的领命去了，她兴高采烈的带上金币来到药店，把一千金币的酬金交给医生。并对他说，他医好的那个人是哈里发的王妃，同时还将诺尔美的一封信转交给医生。波斯医生拿到信后把它交给聂尔曼。聂耳曼一眼就认出是诺尔美的字。他欣喜若狂，一下子晕倒在地，过了一段时间，才缓缓的醒过来。那封信上写着：

因上当受骗而与亲人离别的诺尔美致主人聂尔曼：

看到主人来信，让我一扫愁容；欣喜万分。有如读到古诗名句：

佳讯传到，
让我重燃希望，
那写信的手呀，
从他指间倾泻出甜美的芳香，
如同回来的母亲抚育摩西，
也如同雅各手里约瑟的衬衫。

看着诺尔美所引的优美典故，聂尔曼心为所动、眼泪忍不住扑哧扑哧往下掉。老妇人见此情形，甚为讶异，忙问他："可怜的孩子，你为何哭得这么伤心？"波斯医生在一旁替他回答说："唉，你不知道，诺尔美是他的奴仆。现在他俩生不相逢，他如何能不悲伤的痛哭呢？还有，诺尔美是因思念主人才抑郁成疾的，她的病之所以能好，是缘于诺尔美得知主人来到身边，他们很可能相逢。要解开心病，我是无能为力的，只希望您能一表同情心，从中周旋，能促成他们重逢。这一千金币，你先收着，日后我们会重谢你。""你是诺尔美的主人。"老妇人问聂尔曼。

"千真万确，我正是她的主人。"

"可能事实就是如此，诺尔曼经常提到你呢！"

聂尔曼将他与诺尔美的情谊和经历原原本本告诉了老妇

人。老妇人听后说：“可怜的孩子，看来只有我才能让你们破镜重圆了。”然后，她骑上毛驴，赶回王宫。她来到诺尔美跟前，对她说：“小姐，我想你是因为与主人聂尔曼·本·勒彼尔分别才伤心痛哭，因为郁结于心，以致病倒了吧？”

“这么说来，你已知道我俩的故事了，我们的事对你而言也没什么可保密的了。”

“你尽管放心，小姐。我以真主安拉的名义发誓，我会倾尽我的全力让你们俩破镜重圆的，就算拼上我的老命也在所不惜。”

于是一天，老妇人带着一个包裹来到药店，包裹里全是些女人的衣物和装饰品。老妇人对聂尔美说：“我曾与诺尔美聊起你，我想她对你的思念只会比你对她的牵挂更深。若你有胆识肯以生命做赌注，我会想办法带你进宫，让你们能见上一面，然后再计划计划怎么将诺尔美救出王宫。只有这样，诺尔美才有希望逃出宫来。

“这个办法很好，愿安拉赐福与你。”

接下来，老妇人便忙开了，她给聂尔曼梳理头发、修眉，煞有介事的将聂尔曼装扮起来，让聂尔曼穿上女人的衣裳，并穿戴上女人们的饰物。这一切完成后，老妇人开始仔细地打量聂尔曼。经过装扮后的聂尔曼真是漂亮极了。老妇人看后发自内心的赞美到，“这是真主安拉造化的尤物，我以真主安拉的名义起誓，你看上去比诺尔美更漂亮。”于是，老妇人又教他怎样像女人似的行走，说：“你先迈小步，轻盈摇曳地走几步给我看看，这样我就能知道你走路的样子是否像女人。”

聂尔曼遵从老妇人的吩咐，在她面前按她所说的学女人走起路来。他试着走了几步，老妇人细心观察了一会儿，觉得他走起路来还像那么回事，于是老妇人说：“有一点点像了，但仍须多模仿练习，假如安拉成全，明天可能有机会进王宫。到时进了王宫你遇着卫兵或是奴仆，你都别开口，只做出一付柔顺的样子低着头，别紧张也别拘束，有我在身旁周旋，不用担心，愿真主安拉

保佑我们。”

第二天清晨，老妇人又到了药店，她再次替聂尔曼装扮，为进宫做准备。聂尔曼随老妇人来到王宫大门前，老妇人走在前面，聂尔曼紧随其后，王宫看门人拦住聂尔曼，想阻止他进宫，这时老妇人厉声喝斥说：“你们这些混账，也不看看这是谁，她可是哈里发的王妃诺尔美的奴婢，竟敢不让她进去。”然后她又回过头吩咐聂尔曼说：“跟我进宫去吧。”

聂尔曼在老妇人的带领下进了王宫，一直走到了通向后宫的门前。老妇人叮嘱聂尔曼说，“你不用胆怯，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然后往左转，继续前走，迈过五道门，在第六道门的那间房子便是为你准备的了。你只管前去，没有什么担心的，要是遇到什么人，也别开口，只管前走，不要探头探脑，踌躇不前。”说完后，老妇人将他带到守卫旁，守卫说：“她是谁？”老妇人说：“这是小姐刚买的奴婢。”

“哈里发吩咐，没有他的指示，谁也不能擅自闯入后宫；你赶紧将她带走，我不会让她进宫的，我必须忠于职守。

“官爷，你可得想明白，你难道不知道，主上如今最宠爱的妃子便是诺尔美；自王妃病好后，主上还不曾施恩于她以示庆贺，如今买来一个奴婢供她支使，要是让小姐知道你阻挡女仆一事，她一定会发怒的。一旦小姐生气，你可就要小心你的头了。”于是老妇人转身对聂尔曼说：“你进去吧，别听他的，只是不要将门卫阻止你的事禀告给小姐。”

聂尔曼小心地走进后宫，心里总念挂着左转、左转，谁知却糊里糊涂往右转了，他也牢记着要过五道门，在第六道门旁才是他的房子，可不知怎的，也许是心神不宁，不知不觉来到第七间房子。他抬头一看，只见他来到一间金碧辉煌的房间，屋里铺设的是绫罗绸缎，门窗的帷幔和帷帘全是巧夺天工的织锦绣品，房间的香炉余烟袅袅，房里芳香沁人心脾。一张床紧挨着墙边，床上铺着的也是锦被。他仔细观察了一下，随后沮丧地坐在床边，

不知如何是好！恰在此时，哈里发的妹妹与一位奴仆走进房来，见有个人坐在床边，以为是宫中的奴婢，于是走上前问他。“喂，你是哪儿的婢女，叫什么名字？怎么会到这来呢？”聂尔曼对这一连串的问题一问三不知，她又接着问他：“你是不是我皇兄的奴婢，你是不是惹他生气了，如果这样，我去向他求求情，让他宽恕你。”对此聂尔曼仍是一言不发。哈里发的妹妹便打发她的奴仆到门口去看看？还嘱咐她：“不要让其他人闯进来了。”随后她又上前，认真地看了聂尔曼一会，说：“奴仆，我看你怎么那么陌生，以前没在宫中见过你。你倒底是谁？叫什么？你是如何到这的？”聂尔曼还是不开口。这下公主可火了，她一挥手，掀掉聂尔曼的面纱，一下就看出了破绽。聂尔曼这下慌了，忙开口说：“夫人，你收留我吧，就当我是你的仆人吧，我请求你的帮助，请你做我的庇护人。”

“那没什么要紧的，你先告诉我你是谁，你是怎么到我房间来的？”

“夫人，我叫聂尔曼·本·勒彼尔，诺尔美原本是我家的奴婢，被汉昭祝骗进宫，因此，我才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进宫了。”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公主劝慰聂尔曼，随即将女仆叫过来，对她说：“你去一趟诺尔美房中，将她请到这儿来。”

再说那个老妇人，当她到了诺尔美那儿后，便问：“你与你的主人聂尔曼见面了吗？”

“我以安拉的名义发誓，我没见到他。”

“糟了，说不定他迷失了方向，闯到其它房间去了。”

“惨了，这下我们肯定没命了，现在我们也无计可施，只希望真主安拉能保佑我们。”

老妇人与诺尔美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满面愁容，这时，公主的女仆来到诺尔美的房间，说：“我家主人让我请小姐到她那儿去一趟。”

“行，你去回禀你家主人，我随后就到。”诺尔美打发走女仆

后，两人都猜测："是不是聂尔曼误闯到公主的屋子里，被她看出了破绽。"

诺尔美忐忑不安地赶到公主那儿。到了那儿，公主对诺尔美说："你家主人现在就在我屋里，他可能找错地方了，安拉成全你俩，你们都不要太担心。"

听了公主的这番话，诺尔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来到聂尔曼跟前，他俩紧紧相拥，深情亲吻。一对相亲相爱的人喜获重逢，两人都异常兴奋，结果俩人全昏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两人才慢慢醒过来，公主对他俩说："你们先坐下商量商量，我们该好好计划一下，得想个办法将这个问题解决。"

"这个我们都清楚，一定会遵照你的吩咐，我俩的事全靠公主的鼎力相助。"

"我以安拉的名义发誓，你们尽管放心，我会竭力帮助你们，不会害你的。"于是她又打发女仆。"去弄些食物给我们吃。"

女仆将准备好的食物拿来，公主便与聂尔曼、诺尔美一起进餐。他们在一起愉快地交谈。聂尔曼叹了一声，说："不知道这件事会如何发展。"公主说："聂尔曼，你是真心爱诺尔美吗？"

"夫人，你瞧我这样子，正是因为思念她，我才因此日渐消瘦。"

"以安拉的名义发誓，你们是一对恩爱的年轻人，无论是谁都不能将你们分散，如今你们只管放心的呆在这儿，尽情享受两人在一起的欢乐时光吧！"

聂尔曼、诺尔美听了公主的这番话满心喜悦，诺尔美更是开心，她向公主要来琵琶，弹唱一曲：

奸戾人想尽诡言，
一心让我们天各一方，
我俩与他们向来并无宿怨。

谗言充斥在我们周围，
能助我们的人却少之又少，
我们应珍惜生命，珍爱泪水，
为此该与他们周旋，
我会抽出利剑，
让心中的怒火如洪波汹涌，
如火山爆发。

他们欢畅的举杯歌唱。然而就在人们淋漓痛饮之时，哈里发突然来到宫中。他们见到哈里发，赶紧跪下参见。哈里发一眼看到诺尔美手中的琵琶，说："忠心感谢安拉，你的病痊愈了。"随后见宫中有一个陌生人，便问道："皇妹，这个陌生人是谁呀？"

"皇兄，她是我一个善解人意的奴婢，因为有她在身边，诺尔美的病才好得这么快。"

"我以真主安拉的名义发誓，她长得真漂亮。这样好了，我吩咐人将诺尔美住房旁边的那间小屋整理整理，就安排她在那儿住下吧。"

公主见哈里发兴致正高，赶紧敬他一杯酒，大大颂扬了他一番，随后邀请他一起共享快乐时光。哈里发也敬诺尔美一杯，并请求她为自己弹唱一曲。诺尔美接过酒，喝了两杯，哈里发想再敬一杯，此时诺尔美拿起琵琶，开始弹唱：

我欣然喝下两杯，
主上又递给我第三杯，
我手提长裙，
看着这杯美酒，
飘飘然而又矜持，
在寂寥无人的夜晚，
我仿佛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

哈里发被歌曲深深打动了，诺尔美的歌声清悦动听，哈里发大大称赞了她的歌喉，并夸奖她歌美词也美。哈里发陪着她们一直玩到夜深人静。公主见哈里发的兴致正浓，于是说："皇兄，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是一个关于富贵人家的事情，你想听一听吗？"

"哦，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说来听听。"

"很久以前，库法城中住着一个年轻小伙子，叫聂尔曼·本·勒彼尔。他有一个女仆，受到他的宠爱，而他的女奴也深深爱上了主人。他俩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人很恩爱，情深意重。过了几年，两人都长大成人了。他们俩你有情我有意，于是许下誓言愿两人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偏偏这时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女仆因上当受骗，被人以一万枚金币卖进宫，成了皇帝的宠妃。而聂尔曼对女仆却是日思夜想。最后他离开家乡，历尽千辛万苦，不畏长途劳累，访遍邻国，只希望能找回他心爱的女仆。一路上，他经历了种种磨难，受尽无数的风吹雨打，最终得到一个消息，听说他钟爱的人在京城王宫里。于是他想方设法混进宫中，尽管这样他有可能丢掉性命，但为了见到心爱的人，他顾不上这么多。他来到宫中与女仆相见，两人还来不及好好叙谈，此刻皇帝驾到，他见到这种情况，不问原由，立即下令，对这对年轻人判处死刑。你瞧这位皇帝行事真是太草率了，不由分说就降人死罪，他这样做是不是很不妥？"

"这件事听来真叫人惊讶。我认为凭以下三个原由，皇帝应完全宽恕他们。一、因为这对年轻人真心相爱；二、他们身处宫中应受到皇帝的庇护；三、皇帝给平民百姓判刑时更当谦虚、谨慎。他怎能如此轻率呢？这位皇帝与其他国君相比，实在不算英明。"

"皇兄，听了您这番话，我们恳请主上能说到做到，只是许多事例表明，当事到临头时，皇帝在对自己与平民百姓之间事情的处理上却仍有不恰当之处。"然后她转过头对聂尔曼、诺尔美说："你们俩都起来吧！"她又对哈里发说："皇兄，这便是诺尔美，她因被汉昭祝蒙骗，来到宫中，并进献给陛下。他在写给陛下的信

中谎称诺尔美是他用一万金币买下的。她旁边的便是聂尔曼了，诺尔美的主人，是勒彼尔·本·哈台睦的儿子。现在我替他俩向皇兄求情，看在祖辈的情份上，饶了他们，希望你能让他们离宫，还他们自由。让真主安拉赐福于他们，保佑他们吧！他们刚才便处于你的威名之下，还共享你的美味。因为我心怀同情，才斗胆替他们求情，希望你不要加害他们，不要给他们定罪。”

“皇妹，你此言极对，我要说到做到，在判处自己的行为也不能有失公正，”然后他问诺尔美：“这是你的主人？”

“对，他就是我的主人——聂尔曼。”

“好吧，你们都无过错。我原谅你们的行为。还你们自由。”哈里发接着问：“聂尔曼，你又是如何得知诺尔美的消息的呢？有人告诉你她在王宫吗？”

“皇上，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你吧，我以我祖先的名义发誓，我此言句句是实，绝无半点虚假，现在我将我的故事告诉皇上。”

于是聂尔曼便将自己的出身、家庭告诉皇上，接着说到波斯医生为他所做的一切，以及老妇人又是如何帮助他，将他带进宫中，随后他又是如何迷失方向，误闯皇妹屋中。他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哈里发。哈里发越听越奇，连忙派人将波斯医生请进宫中。他说：“这样的有识之士，我们应该重用。”

波斯医生进宫后，哈里发如见故人，重赏了医生，并让他留在宫中。并且也赏赐了聂尔曼和诺尔美及老妇人。聂尔曼、诺尔美在宫中度过了愉快的七天，过着舒适的生活，然后，他们希望哈里发允许他们回到家乡。哈里发高兴地答应了。于是这对幸福的年轻伴侣，走在了回家的路上，他们顺利地回到库法，与家人团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白头偕老过一生。

大　团　圆

听完祭师所讲的关于聂尔曼和诺尔美的故事，艾谟章笃和艾思武德非常惊讶，他们都说这真个是神奇的故事。两兄弟安安

心心，高高兴兴地睡觉了。

第二天，艾谟章笃、艾思武德两兄弟相伴进宫晋见皇帝，皇帝热情地接见了他俩。皇帝与他们两兄弟谈得很投机，恰在这时，传来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还听到有人叫救命，随后便有士兵进来禀报，有敌国正入侵。皇帝闻听此言，脸色大变。臣相艾谟章笃毛遂自荐，说："我到外面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艾谟章笃匆匆忙忙的赶到城外，城外聚集了大批军队，做好了进攻的一切准备。敌国军队的领帅见到艾谟章笃，猜到他便是皇帝遣来的使臣，于是便领着他去晋见自己的主上。艾谟章笃来到入侵国的营帐里见到了他们的皇帝。艾谟章笃面见皇帝，在他面前跪下，吻了吻地面。然后抬起头来。却见到皇帝是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皇帝对他说："实话跟您说吧，我是马尔佳娜女王，来此的目的只是为了找到我的一个年轻奴隶，此外别无他求。假如在城中找到此人，那么便什么事都没有了，如果没找到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得大战一场。"

"女王陛下，你能否告诉我，你的奴隶叫什么，他长得什么模样？"

"我的奴隶叫艾思武德。那时，他与瘟教会的祭师一块来到我们国家，祭师不愿将他卖给我，我却强行将他留在身边。可就在那天晚上，祭师又把他悄悄带走了。"

女王向艾谟章笃详细讲述了艾思武德的模样。艾谟章笃一听，心中明白女王要找的正是他弟弟艾思武德，于是他说："感谢真主，我们国家现在算是有救了。女王陛下要找的那个人，正是我的弟弟。"接着，他将他们兄弟俩的遭遇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外漂泊的故事全都告诉了女王，女王听后觉得非常惊奇，但一想到已经找到艾思武德了，继而又十分高兴，并重重嘉奖了艾谟章笃。

艾谟章笃回到宫中把他所了解的事情全向皇帝禀报了，皇帝听说此言，马上眉开眼笑了，并吩咐艾谟章笃和艾思武德到城

外接女王进宫。他们与女王见了面,正热烈的交谈着,忽然天地间扬起尘土,从滚滚尘埃中又冲出一队人马,他们身披盔甲,手执利器,将城围得严严实实的。见此情况,艾谟章笃两兄弟大吃一惊,暗自猜测:“我们是真主安拉的子民,最终都要回到真主面前。现在我们面临的军队,多半是仇敌的人马,现在我们与女王的事情并未最终取得妥善处理,如果此时他们再攻进城来捕获我俩,我们国家必定会被人占领的。”

于是艾谟章笃临危不惧,他打开城门,经过女王马尔佳娜的营地,来到刚到那批人马的军营中向皇帝打探消息。这批军队的首领是埃尤尔皇帝,他是群岛与七幢宫的掌管人。艾谟章笃来到皇帝眼前,跪在地上,吻了吻地。皇帝对他说:“我是埃尤尔皇帝,因为找寻我丢失的女儿途经此处。我的女儿白都伦在外漂泊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没回家,现在我也不知她身在何方,并且他丈夫戛梅禄也没有任何消息。我想向你们打听一下,是否知道他们的消息。”

听了皇帝此番话,艾谟章笃心中想了一下,他明白,眼前的皇帝是自己的母亲白都伦的亲生父亲,也就是说他眼前站着的正是自己的外祖父。艾谟章笃将头缓缓抬起,然后跪倒在地亲吻着地面,对皇帝说他便是白都伦的儿子。埃尤尔国王一听此言,一把将艾谟章笃拉入怀中,祖孙俩相拥痛哭流涕,说:“感谢真主,我的乖孩子,我们一家人总算相逢了。”

接着,艾谟章笃告诉皇帝,母亲白都伦和父亲戛梅禄现在在艾补奴斯居住下来,他们俩现在都挺好的,同时也告诉了皇帝,他们两兄弟如何惹得父亲大为恼火,并吩咐财务大臣将他俩处以死刑。幸亏财务大臣同情他俩,将他们悄悄释放了。皇帝埃尤尔听后,安慰他说:“不用担心,我此刻便带着你们兄弟俩到你父亲那儿去,向你父亲求情,希望你们父子能冰释前嫌,那么我便也可以与你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安享晚年了。”

艾谟章笃听了外祖父的话万分高兴,他连忙跪在地上亲吻

地面，感谢外祖父将为他所做的一切。随后，他带着皇帝的奖赏，高高兴兴地回到宫中向皇帝禀报了这一切。皇帝听了愈加惊奇了，于是下令准备好盛大的宴席，并且带上成群的牛、羊、骆驼、马以及食物，送给马尔佳娜女王和埃尤尔皇帝，同时也将这件事告诉了马尔佳娜女王。女王听后说："既然我有幸能遇上这等巧事，我愿跟随皇帝往来于两国之间，为你们和解献上微薄之力。"

皇帝与女王刚要出城迎接埃尤尔皇帝，只见城外再度扬起滚滚尘烟，一下变得天昏地暗起来，还听到军马的嘶叫声，并夹着军号战鼓声，从尘烟中又冲出一队兵马，同样也是披盔戴甲的。兵临城下，皇帝见到此番情形，说，"这天本是喜庆的日子，感谢真主让我与两国修好，现在又来了一批军队，相信我同样也能与他修好。"于是他命令艾谟章笃和艾思武德两兄弟："这批人马来势汹汹，这可是我生平没遇到过的。你们出城去打听一下是怎么回事，一定要记住随机应变。"

艾谟章笃两兄弟打开城门，外出前往第三批来到的军营之中谈判。来到军前，意外见到这批军队的首领竟是父亲戛梅禄。兄弟俩连忙跪在地上拜见父亲，戛梅禄见到两个儿子，一把抱住他俩，伤心痛哭，他久久地拥抱着自己的两个儿子，舍不得放开，并且对儿子说当初是他错了，赶走了儿子，他一直在孤独与郁闷中生活。艾谟章笃和艾思武德将外祖父埃尤尔也在此地的喜讯告诉了父亲。听到这一消息，戛梅禄连忙上马，让儿子带着他去见埃尤尔皇帝。埃尤尔皇帝听到女婿即将前来的消息，欣喜万分，亲自出营相迎。两人分别多年，却在异乡重逢，都热烈地交谈着，感叹事情实在是太巧了，他们都没有想到。

艾谟章笃和艾思武德两兄弟兴高采烈地回到宫中，向皇帝禀报了这一情况，皇帝听后非常高兴，于是吩咐准备更盛大的宴席，准备迎接各国国君。同时吩咐送大批的食物、牛、马、羊、骆驼赏赐各军，正当举国同庆的时候，突然见到城外再度飞扬起尘土，天空中充斥着尘埃，并且夹杂着军号和战鼓声。又一支军队

兵临城下，如滚滚春雷般的来势汹汹，马蹄杂乱声越来越近，一支威武之师来到城前。军队全都身披黑盔甲，军队的将领是一个老人，他身着黑战袍，头发长长的，垂至前胸，来人气度不凡，让人一见便心生惧意。皇帝没想到又有一支军队来到城外。他很紧张，对在座的各位君主说："今天一天，我有幸能与在座几位国君见面，真得感谢真主。你们所有的人都是德才兼备之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一支军队再次光临我国城下，此番不知是福是祸，这该如何是好呢？"

"皇帝无须担心，"那些皇帝们劝慰他说："现在我们这有三个国家的国君，每位君主都带领着一支军队，假如来者是仇敌，我们便与你共同作战，就算来人的军队比我们多出三倍，我们也能战败他们的。"

正当各国国君计划着怎样击败敌军时，那支军队遣来一个使节，来至城门外，请求进见皇帝。士兵将他带进宫中，使节跪在地下，吻了吻地面说："我们的国王因寻找多年漂泊在外的王子，途经此处，他已很久都没有王子的消息，如果你们知道王子正在此城中，就请将他交还给我们皇帝，那么两国便不会发生什么事了，不然两国交战必会祸及国民？"

"我们国家并无此人，请问贵国皇帝该怎么称呼？"

"我们皇帝叫山鲁曼，为哈里多突的皇帝。"

戛梅禄听到从使节口中说出山鲁曼三字，便惊呼一声，马上昏了过去。当戛梅禄醒来后，悲痛欲绝地将艾谟章笃和艾思武德叫到跟前说："儿子呀，你们赶紧跟使节到城外拜见哈里多突皇帝，他正是你们的祖父呀，请告诉他，我在城中的这个好消息。他正是我的亲生父亲呀，为了找寻我，他一定一直愁眉不展地，甚至还穿上了丧服。然后，戛梅禄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各国国君，皇帝听了这些连连称奇。

在众皇帝的陪伴下，戛梅禄走出城门，去拜见父王山鲁曼。父子异地相逢，抱头痛哭，他们太高兴了，两人都晕了过去，过了

好一会儿才缓过来。戛梅禄告诉父王他在离开父皇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众皇帝纷纷祝贺他们父子相逢。在众皇帝的陪同下，山鲁曼进了宫。皇帝再摆宴席，邀请山鲁曼皇帝。此时各国国君都相聚在异国，席间，还为两对佳人——艾谟章笃与祭师的女儿薄丝苔纪、艾思武德与马尔佳娜女王——举行了婚礼。

在此，众皇帝都非常高兴，没想到一家人在异地相逢。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地度过了这一天。随后马尔佳娜女王首先告辞，临行之前，众皇帝再三吩咐要常常保持联络，其他的国君则乘兴前往艾补奴斯。

这一行人来到艾补奴斯，戛梅禄拜见老皇帝阿尔马诺斯。将途中与两个儿子重逢的消息告诉了他。埃尤尔皇帝则径直来到后宫，见到了女儿白都伦。父女相见，慰籍了心中的思念之情。

埃尤尔皇帝在艾补奴斯呆了一段日子，随后带着女儿白都伦以及外孙艾谟章笃夫妻俩回国了，他年老了，准备将王位传给艾谟章笃。戛梅禄也因想念家乡，在老王阿尔马诺斯的应允下也随父亲回到哈里多突，王位则传给艾思武德。

老百姓听说戛梅禄父子要回国了，举国欢庆，将国都打扮得喜气洋洋的，并且带着家里的老老小小到城外迎接他们的皇帝，全城开开心心地庆贺了一个月。戛梅禄也接过父王手中的大权，治理国家，出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他也深得百姓爱戴直到终老。